

中医解周易

(唐) 孙思邈 (明) 张景岳 等撰

九州出版社
FUZHOU PRESS

中医解周易

(唐)孙思邈 (明)张景岳 等撰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医解周易/（唐）孙思邈等撰。——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8

ISBN 978-7-5108-1568-3

I. ①中... II. ①孙... III. ①中医学-关系-《周易》-研究 IV. ①R2-0②B221.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67477号

中医解周易

作 者 （唐）孙思邈 （明）张景岳 等撰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版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6开

印 张 21.5

字 数 344千字

版 次 2012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1568-3

定 价 43.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出版说明](#)

[备急千金要方 \(唐\) 孙思邈](#)

[序](#)

[论大医习业](#)

[论大医精诚](#)

[论治病略例](#)

[医旨绪余 \(明\) 孙一奎](#)

[太极图抄引](#)

[太极图](#)

[太极图说](#)

[不知易者不足以言太医论](#)

[问三才所同者于人身何以见之](#)

[命门图说](#)

[右肾水火辨](#)

[问十二支土多十二经火多之义](#)

[问五行金木水火土之义](#)

[问五行土无定体](#)

[《医通》节文 附《医通》绪论章](#)

[后序](#)

[类经图翼 \(明\) 张景岳](#)

[太虚图](#)

[阴阳图](#)

[五行图](#)

[五行生成数解](#)

[五行统论](#)

[气数统论](#)

[类经附翼 \(明\) 张景岳](#)

[医易](#)

[卦气方隅论](#)

[医原图说 卷上 \(清\) 金 理](#)

[周子太极图](#)
[赵氏太极图](#)
[新撰人身太极图](#)
[赵氏命门图](#)
[新撰命门图](#)
[命门太极图](#)
[藏府太极图](#)
[人道体乾图](#)
[合说周子、赵氏二图](#)
[说新撰人身太极图](#)
[说赵氏命门图](#)
[说七节之旁中有小心](#)
[命门杂说](#)
[说命门、藏府太极图](#)
[三焦图](#)
[三焦命门说](#)
[心藏图、心包图](#)
[两肾图、命门图](#)
[上、中、下焦图](#)
[宗、营、卫气图](#)
[六味地黄丸图](#)
[逍遥散合洛书图说](#)
[补中益气汤法河图说](#)
[四君子汤法洛书说](#)
[四物汤法河图说](#)
[生脉散图说](#)
[二陈汤图说](#)
[上卷补遗](#)
[医原图说 卷下 \(清\)金 理](#)
[建两仪之体](#)
[宣四时之用](#)
[建两仪之体说](#)
[宣四时之用说 附：辰辨](#)

[阴阳立体图说](#)
[阴阳成用图说](#)
[五行之体图说](#)
[五行之用图说](#)
[八卦阴阳定体图说](#)
[八卦阴阳著用图说](#)
[八卦阴阳生成图说](#)
[八卦阴阳升降图说](#)
[八卦阴阳主老图说](#)
[八卦阴阳用少图说](#)
[则图立极图说](#)
[则书示象图说](#)
[又则书示象图说](#)
[图书兼则流行图说](#)
[气化则图图说、形化则书图说](#)
[生生图说](#)
[中病图、传经图说](#)
[阴阳图说](#)
[藏府图说](#)
[推原天地图说](#)
[日升图、月恒图](#)
[日中鸡月中兔说](#)
[北斗太极图说](#)
[论易理（清）章虚谷](#)
[医易一理（清）邵同珍](#)
[叙](#)
[叙](#)
[自叙](#)
[太极两仪四象八卦配五藏周身图](#)
[太极两仪四象八卦督任呼吸天根月窟配人身图](#)
[人身脑气血脉根源脏象论](#)
[目视耳听论](#)
[鼻臭并呼吸舌味并声音论](#)

[气血论](#)

[明理论](#)

[阴阳论](#)

[先天神气论](#)

[医易通说](#)（清）唐容川

[缘起](#)

[考辨](#)

[总纲](#)

[太极](#)

[两仪](#)

[四象](#)

[先天八卦](#)

[河图](#)

[洛书](#)

[天干](#)

[地支](#)

[花甲](#)

[医易详解](#)（清）唐容川

[后天八卦](#)

[八方卦位](#)

[八卦取象](#)

[人身八卦](#)

[重卦](#)

[六子](#)

[辟卦](#)

[月候](#)

[交易](#)

[变易](#)

[不易](#)

[互卦](#)

[爻位](#)

[序卦](#)

[杂卦](#)

[引伸](#)

[群经见智录 \(清\) 恽铁樵](#)

[《易经》第五](#)

[余之太极第六](#)

[《内经》与《易经》第七](#)

[五行之研究第八](#)

[四时为主第九](#)

[甲子之研究第十](#)

出版说明

明代医学家张景岳曾说：“宾尝闻之孙真人（孙思邈）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医易相通的思想，已经为古今中外学者所公认。本书收录了有关古代名医论述中医与周易的著作十数部（《备急千金要方》、《医旨绪余》、《类经图翼》、《类经附翼》、《群经见智录》为节选本），希望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易学与医学之间的渊源。《中西汇通医经精义》，对中西医汇通学派影响颇大，我们也一并收录于后。

备急千金要方

(唐) 孙思邈

序

夫清浊剖判，上下攸分，三才肇基，五行俶落，万物淳朴，无得而称。燧人氏出，观斗极以定方名，始有火化。伏羲氏作，因之而画八卦，立庖厨。滋味既兴，疴瘵萌起。大圣神农氏愍黎元之多疾，遂尝百药以救疗之，犹未尽善。黄帝受命，创制九针，与方士岐伯雷公之伦，备论经脉，旁通问难，详究义理，以为经论，故后世可得依而畅焉。春秋之际，良医和缓，六国之时，则有扁鹊。汉有仓公仲景，魏有华佗，并皆探赜索隐，穷幽洞微，用药不过二三，灸炷不逾七八，而疾无不愈者。晋宋以来，虽复名医间出，然治十不能愈五六，良由今人嗜欲泰甚，立心不常，淫放纵逸，有厥摄养所致耳。

论大医习业

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并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尔者，如无目夜游，动致颠殒。次须熟读此方，寻思妙理，留意研究，始可与言于医道者矣。又须涉猎群书，何者？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百家，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旺，七耀天文，并须探赜，若能具而学之，则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

论大医精诚

张湛曰：夫经方之难精，由来尚矣。今病有内同而外异，亦有内异而外同，故五脏六腑之盈虚，血脉荣卫之通塞，固非耳目之所察，必先诊候以审之。而寸口关尺，有浮沉弦紧之乱，腧穴流注，有高下浅深之差，肌肤筋骨，有厚薄刚柔之异，唯用心精微者，始可与言于兹矣。今以至精至微之事，求之于至粗至浅之思，岂不殆哉！若盈而益之，虚而损之，通而彻之，塞而雍之，寒而冷之，热而温之，是重加其疾，而望其生，吾见其死矣。故医方卜筮，艺能之难精者也。既非神授，何以得其幽微？世有愚者，读方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故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深自误哉！

论治病略例

夫天布五行以植万类，人禀五常以为五脏，经络腧府，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易》曰：非天下之至赜，其孰能与于此？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始终循旧，省病问疾，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决诊，九候曾无仿佛，明堂阙庭，尽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已。夫欲视死别生，固亦难矣。此皆医之深戒，病者可不谨以察之而自防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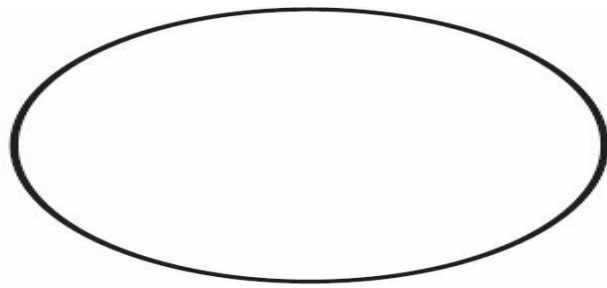
医旨绪余

(明) 孙一奎

太极图抄引

生生子曰：天地万物，本为一体。所谓一体者，太极之理在焉。故朱子曰：太极只是天地万物之理。在天地，统体一太极，在万物，万物各具一太极。即阴阳而在阴阳，即五行而在五行，即万物而在万物。夫五行异质，四时异气，皆不能外乎阴阳。阴阳异位，动静异时，皆不能离乎太极。人在大气中，亦万物中一物耳，故亦具此太极之理也。惟具此太极之理，则日月动静之间，皆当致夫中和，而不可须臾离也。医之为教，正示人节宣天地之气，而使之无过不及。攻是业者，不能寻绎太极之妙，岂知本之学哉！故具太极图抄于首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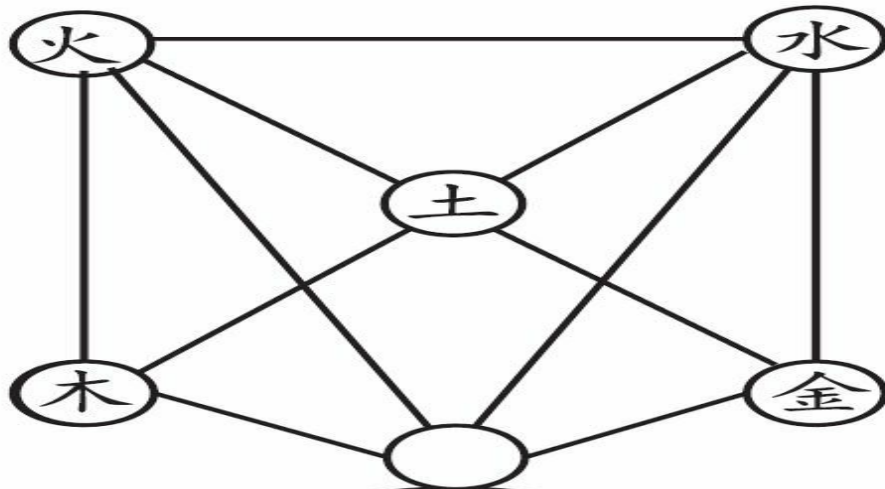
太极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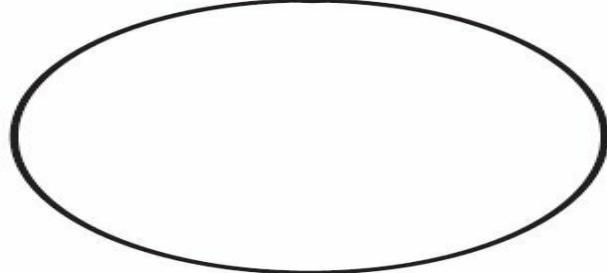
阳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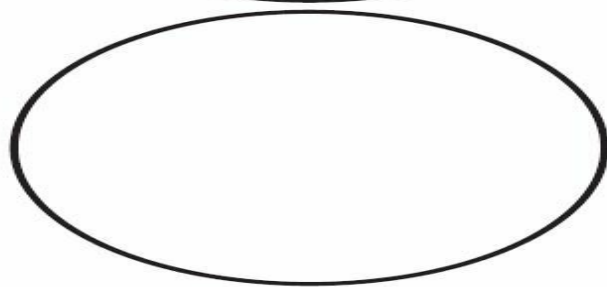
阴静



乾道成男



坤道成女



万物化生

太极图说

山阳度氏曰：上之一圈者，太极本然之妙也。及其动静既分，阴阳既形，而其所谓上之一圈者，常在乎其中，盖本然之妙，未始相离也。至于阴阳变合而生五行，水火木金土各具一圈者，所谓分而言之，一物一太极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复会于一圈者，所谓合而言之，五行一太极也。然其指五行之合也，总水火木金而不及土者，盖土行四气，举是四者以该之，两仪生四象之义也。其下一圈，为乾男坤女者，所谓男女一太极也。以见太极之妙，流行于天地之间者，无乎不在，而无物不然也。

《中和集》曰：上之一圈者，释曰圆觉，道曰金丹，儒曰太极。所谓无极而太极者，不可极而极之谓也。释氏云：如如不动，了了常知。《易·系》云：寂然不动，感而遂通。《丹书》云：身心不动，以后复有无极真机。言太极之妙本也。是知三教所尚者，静定也。周子所谓主于静者是也。盖人心静定，未感物时，湛然天理，即太极之妙也。一感于物，便有偏倚，即太极之变也。苟静定之时，谨其所存，则天理常明，虚灵不昧，动时自有主宰，一切事物之来，俱可应也。静定功夫纯熟，不期然而自然，至此无极之真复矣，太极之妙应明矣，天地万物之理悉备于我矣。

不知易者不足以言太医论

生生子曰：天地间非气不运，非理不宰，理气相合而不相离者也。何也？阴阳，气也。一气屈伸而为阴阳动静，理也。理者，太极也，本然之妙也。所以纪纲造化，根柢人物，流行古今，不言之蕴也。是故在造化，则有消息盈虚；在人身，则有虚实顺逆。有消息盈虚，则有范围之道，有虚实顺逆，则有调剂之宜。斯理也，难言也。包牺氏画之，文王彖之，姬公爻之，尼父赞而翼之，黄帝问而岐伯陈之，越人难而诂释之，一也。但经于四圣则为《易》，立论于岐黄则为《灵》、《素》，辨难于越人则为《难经》，书有二，而理无二也。知理无二，则知易以道阴阳，而《素问》，而《灵枢》，而《难经》，皆非外阴阳而为教也。《易》理明，则可以范围天地，曲成民物，通知乎昼夜。《灵》、《素》、《难经》明，则可以节宣化机，拯理民物，调燮札瘥疵疠而登太和。故深于《易》者，必善于医。精于医者，必由通于《易》。术业有专攻，而理无二致也。斯理也，难言也，非独秉之智不能悟，亦非独秉之智不能言也。如唐祖师孙思邈者，其洞彻理气合一之旨者欤！其深于《易》而精于医者欤！其具独秉之智者欤！故曰：不知《易》者，不足以言太医。惟会理之精，故立论之确，即通之万世而无弊也。彼知医而不知《易》者，拘方之学，一隅之见也。以小道视医，以卜筮视《易》者，亦蠡测之识，窥豹之观也，恶足以语此。

问三才所同者于人身何以见之

生生子曰：人之与天地万物同者，同此理气也。朱子曰：人之与物，本天地之一气，同天地之一体也。故能与天地并立而为三才。《皇极经世》曰：天有四时，地有四支。四支各有脉也，一脉三部，一部三候，以应天数。神统于心，气统于肾，形统于首，形气交而神主其中，三才之道也。《撝宁生卮言》曰：天地非大气鼓鞴，则寒暑不能以时，潮汐不能以讯，霜露冰雪不能以其候；人身非此气鼓鞴，则津液不得行，呼吸不得息，血脉不得流通，糟粕不得传送也。《内经·阴阳应象大论》曰：天气通于肺，地气通于嗑，风气通于肝，雷气通于心，谷气通于脾，雨气通于肾。六经为川，肠胃为海，九窍为水注之气。《卮言》曰：人首尊而足卑，天地奠位也。脾肺相为母子，山泽通气也。肝胆主怒与动，雷风之相薄也。心高肾下，水火不相射也。此人之所以与天地参而为三也。

命门图说



此即
中间太极也
动气

生生子曰：天人一致之理，不外乎阴阳五行。盖人以气化而成形者，即阴阳而言之。夫二五之精，妙合而凝，男女未判，而先生此二肾，如豆子果实，出土时两瓣分开，而中间所生之根蒂，内含一点真气，以为生生不息之机，命曰动气，又曰原气，禀于有生之初，从无而有。此原气者，即太极之本体也。名动气者，盖动则生，亦阳之动也，此太极之用所以行也。两肾，静物也，静则化，亦阴之静也，此太极之体所以立也。动静无间，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其斯命门之谓欤！

《素问》曰：肾藏骨髓之气。又曰：北方黑色，入通于肾，开窍于二阴，藏精于肾。

《难经》曰：男子以藏精。非此中可尽藏精也，盖脑者髓之海，肾窍贯脊通脑，故云。

生生子曰：“三十六难”言肾有二脏，其左为肾，右为命门。命门者，诸精神之所舍，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故知肾有二也。“三十九难”言：五脏亦有六脏者，谓肾有两脏也。其

左为肾，右为命门，命门者，精神之所舍也。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其气与肾通。细考《灵》、《素》，两肾未尝有分言者，然则分之者，自秦越人始也。追越人两呼命门为精神之舍，原气之系，男子藏精，女子系胞者，岂漫语哉？是极归重于肾为言，谓肾间原气，人之生命，故不可不重也。《黄庭经》曰：肾气经于上焦，营于中焦，卫于下焦。

《中和集》曰：阖辟呼吸，即玄牝之门，天地之根。所谓阖辟者，非口鼻呼吸，乃真息也。越人亦曰：肾间动气者，人之生命，五脏六腑之本，十二经脉之根，呼吸之门，三焦之源。命门之义，盖本于此。犹儒之太极，道之玄牝也。观铜人图，命门穴不在右肾，而在两肾俞之中，可见也。《难经》虽有命门之说，并无左右水火之分，何后人妄臆指命门属相火耶？顾《灵》、《素》三阴、三阳、手足十二经，配合皆有定偶，以象十二时、十

二月、十二律之意。今又以命门为属火，则当统之于何经？十二经既无所统，则两肾皆属少阴水可知。《黄庭经》曰：两部肾水对生门。左肾为壬，右肾为癸，生门者脐也。或曰：然则《脉诀》何谓命门配三焦属相火也？余曰：此高阳生之误，戴同父辩之已详。三焦是手少阳经，配手厥阴经为表里，乃手经配手经，火配火为定偶也。岂有手配足，火配水之理哉！滑伯仁《难经本义》注曰：命门其气与肾通，则亦不离乎肾，其习坎之谓欤？坎者水也，易谓上下二坎相重，阴而又阴，故曰习坎。手心主为火之闰位，命门即水之同气欤！命门不得为相火，三焦不与命门配亦明矣。虞庶亦云：诸家言命门为相火，与三焦为表里，按《难经》只有手心主与三焦为表里，无命门三焦表里之说。据此，则知诸家所以纷纷不决者，盖有感于《金匱真言篇》王注，引《正理论》谓三焦者有名无形，上合手心主，下合右肾，遂有命门三焦表里之说。夫人身之脏腑，一阴一阳，自有定偶，岂有一经两配之理哉！夫所谓上合手心主者，正言其为表里。下合右肾者，则以三焦为元气之别使而言之尔。知此则知命门与肾通，三焦无两配，而诸家之说，不辩而自明矣。或曰：如子所云，则命门属水欤？予曰：右肾属水也，命门乃两肾中间之动气，非水非火，乃造化之枢纽，阴阳之根蒂，即先天之太极，五行由此而生，脏腑以继而成。若谓属水、属火、属脏、属腑，乃是有形质之物，则外当有经络动脉，而形于诊，《灵》、《素》亦必著之于经也。或曰：然则越人不以原气言命门，而曰右肾为命门，何也？予曰：此越人之妙处，乃不言之言也。言右肾，则原气在其中矣。盖人身之所贵者，莫非气血，以左血右气也。观《黄帝阴符经》曰：人肾属于水，先生左肾，象北方大渊之源，次生右肾，内有真精，主五行之正气。越人故曰：原气之所系，信有核欤！或曰：《灵》、《素》命门有据乎？予曰：《阴阳离合篇》有太阳根起于至阴，结于命门。至阴穴名，在足小趾外侧。启玄子注曰：命门者，藏精光照之所，则两目也。《灵枢》亦曰：命门者，目也。盖太阳乃肾之表，目者，宗脉精华之所聚，故特以精华之所聚处，而名之为命门也。

右肾水火辨

或曰：人皆谓右肾属相火，相火即少火。观坎之象，则知肾具水火之道，一阳居二阴间为坎，水火并而为肾，故惟坎加习也，子以右肾为属水，然则其说非与？余曰：以惟坎加习，斯其说所以非也。夫坎，水也，上下皆坎，《易》故曰习坎。观先天图，乾南坤北。后天图，离南坎北。五行火高水下，故仙家取坎填离，以水升火降，既济为道。谓采坎中之一阳，填离中之一阴，此还乾坤本源之意也。坎离是兑待之义，如彼谓一阳居二阴之间，无乃指一阳为火耶？然则离以一阴居二阳之间，又作何说也？夫物物具五行，五行一阴阳，阴阳一太极，五脏均有此金木水火土，何乃指坎中之阳为火，指右肾为少火也。坎中之阳，即两肾中间动气，五脏六腑之本，十二经脉之根，谓之阳则可，谓之火则不可，故谓坎中之阳，亦非火也。二阴即二肾也，肾既皆阴，则作一水一火并看者，亦非矣。不然，坎中之阳，尚不可以火目之，而右肾又何可以属火哉？或曰：子是之言固矣，彼北极玄帝象下有龟蛇者何说也？且昔沙随程可久曰，北方常配二物，故惟坎加习，于物为龟为蛇。余曰：此何可以证水火并而为肾之谬也。盖龟蛇乃道家寓意处，谓蛇属心火，龟属肾水，能降此二物，不使妄动，庶坎离得以交媾，而身中之丹可成。若肾则封藏之本，精之处也，安可牵扯龟蛇而与之同类并观哉！断乎其不可矣。

问十二支土多十二经火多之义

有以十二支问于生生子曰：十二支属水火木金者各二，土属有四者何也？生生子曰：万物生于土，而归于土。土属四维，寄旺于四季之末，故土有四也。土也者，在人以脾胃应之；四肢属脾，四肢犹四维也。脏腑皆藉脾胃以为养，犹万物皆藉于土也。又问：人之十二经，金木水土各二而已，火独有四者何也？生生子曰：有令德之君，必有调元赞化之臣，然后纲维立，教化行，而成无为之治。假令君非相以赞密勿，何能帅百执事，恪恭厥职？三焦、包络，亦犹是也。包络有护持之功，三焦有承宣节制之效。何以见？盖荣卫出于三焦，而所以营于中，卫于外，大气搏于胸中以行呼吸，使脏腑各司其职，而四肢百骸奠安者，孰非相火斡旋之功哉！古人以药譬兵，以身譬国，良以此夫。丹溪曰：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以有生，信然。

问五行金木水火土之义

生生子曰：夫五行者，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咸有所也，何以然？《素问·运气》曰：水之为言润也。（阴气濡润，任养万物也。）火之为言化也。（阳在上，阴在下，毁然盛而化生万物也。）木之为言触也。（阳气触动，冒地而生也。）金之为言禁也。（阴气始，禁止万物而收敛。）土之为言吐也。（含吐万物，将生者出，将死者归，为万物家。）水生于一，《灵枢经》曰：太一者，水之尊号。一，数之始也。天地未分，万物未成之初，莫不先见于水。先地之母，后万物之源。以今验之，则草木子实未就，人虫胎卵胚胎皆水也，故天一生水。一，阳数也。子，北方水之位也。子者，阳生之初，故水曰一。地二生火。二，阴数也。午，南方火之位也。午者，阴生之初，故火曰二。天三生木。三，奇之数。木居东，东亦阳也，故木曰三。地四生金。四，偶之数。金居西，西亦阴也，故金曰四。天五生土。五者，奇之数，亦阳也。土应西南长夏，故土曰五。以上下左右合而观之，卒莫不有一定之理，而人身应之。午位居上，故火旺于午，在人以心应之，故心居上。子位居下，水旺于子，在人以肾应之，故肾居下。卯位居左，木旺于卯，在人以肝应之，故肝居左。酉位居右，金旺于酉，在人以肺应之，故肺居右。中者，土位，土居未，在人以脾胃应之，故脾胃居中。此五行不易之定位也。（观五行一定之理，则火不在下部，尤可见矣。）

问五行土无定体

问：五行土无定体，寄旺四季各一十八日，何长夏一月土又独主之？生生子曰：朱子云，天有春夏秋冬，地有木火金水，人有仁义礼智，皆以四者相为用也。论岁气流行之序，一岁之中，有春夏秋冬四时，木火金水各主一时，以行其气，虽不言土，而土在四季中矣。土又独主长夏一月者，盖长夏建未，未位西南，乃土正旺之地。顾五行之理，顺而相生，无少间断，彼冬之水，生春之木，春之木，生夏之火，夏火正炽，曷能使其生金，徒有伤之而已。火旺则土相，故以土继之，是火生土，而土生秋金，秋金生冬水，冬水复生春木，乃可生生无穷。《礼运》曰：播五行于四时。周子亦曰：五行顺布，四时行焉。是四时之内，固备五行之气也，由是而土独主于长夏也。

《医通》节文 附《医通》绪论章

生生子曰：余尝称宋儒谓：为人子不可不知医为知言已。观《韩氏医通》，益证斯言为匪欺也。韩飞霞为亲习医而余泽遍物。阅其集方楷当，而修制合宜，其投剂多奇中，有以哉！余惧其术没没也，用采其论药数款附于集，令后人识有韩飞霞云。

《医通》绪论章

飞霞子曰：天地万物，气形成也。不位不育，病之时也。人之养气践形而致中和者，医之道也。夫医而至于针砭药饵，第二义矣。《易》无妄九五曰：无妄之疾，勿药有喜。孔子曰：无妄之药，不可试也。此最上义也。得医之最上义者，气之冲，神之化，皆此身之真息以踵也。卢扁指竖子，华佗剖肠腑，白玉蟾呵臀痛，药饵云乎哉！针砭云乎哉！

风土异宜，自然气隔，古分南北二政，自今輿图以河界南北，而江之东，关之西，可类从矣。南北云者，阴阳之轨，四方之毂，八风之辐辏也。

人之禀赋，参天两地，一气流布而已。气失其平之谓疾，疾甚之谓病，三才相因之谓机，机动之谓时。《阴符经》曰：天发杀机，移星易宿。地发杀机，龙蛇起陆。人发杀机，天地反覆。又曰：食其时，百骸理，动其机，万化安。又曰：三才既宜，三盗既安。呜呼！此可以契医之三昧矣乎！

医之理，可比《周易》，针砭药饵，即卜筮法也。丹溪云：冷生气，高阳生之谬言。予谓冷生气是复卦，热生风是姤卦，即天根月窟之化机。《内经》所谓亢则害，承乃制者也。故王安道论曰：《易》也者，造化之不可常者也。惟其不可常，故神化莫能测。

《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不测之谓神。世之攻医卜而自小焉者何也？

后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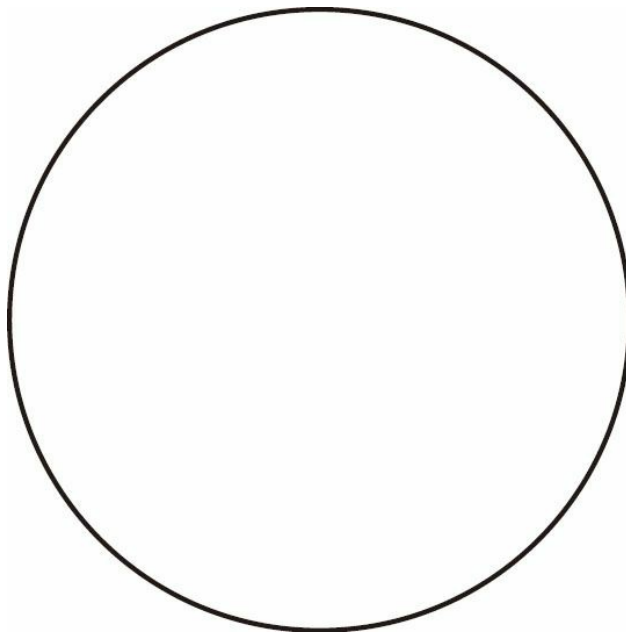
余昔为大易，彀大都以生生之谓易，此为一言以蔽之者。易者，意也，圣人立象以尽意。意，生意也。太极不生不化，而仪象八卦，常生常化，故生生之意足以尽易矣！学人士求之造化，而初不体之吾身，论说虽精，何裨世道哉！夫人一身，太极何处寻觅，而阴阳五行，生生自在。东方木，属肝，主魂；西方金，属肺，主魄；南方火，属心，主神；北方水，属肾，主精；乃中央土，则属脾，主意。夫土者，五行之中气也，分旺于四时，而定位于长夏，故有土居其中，则温其水而生木，干其木而生火，凝其土于火而生金，融其金于土而生水。有土居其中，则金护土而不克木，木畏金而不克土，土制水而不克火，火顺土而不克金。是故相生固生，相克亦生，河图五、十居中，此太极生生之本也。吾人精神魂魄，惟意生生，而心肝脾肺，以脾生生，岂惟羲周心易则然，即炎轩医旨，亦所不能外者。吾尝以世鲜知《易》者，正以不知生生之意，而医家者局于术也，则亦以不知生生之《易》乎！孙东宿先生，医出于儒，而称生生子，则不问可知大意矣。而其所著书，首举太极图，而言不知《易》者不足为太医。病脉方药之元，总得所谓生生之说。东宿之于《易》也，深乎！夫《易》不可为典要，随时从道者耳。而医也，急标缓本，亢则害而承乃制者，抑亦何尝之有哉！东宿之书，以随证用药终焉，其又得太极生生之用矣！夫一中为造化，而四时为迭运，此天、地、人同一太极生生之《易》也。吾将以是疗人心而还人性，东宿以是起人病而延人命。所以继述羲轩而恢弘天地大生之德者，其在斯乎！是书也，奚啻绪余已哉！语绪余，则生生之全体洋溢矣！

时万历上章摄提格夷则之吉三一生昌阳友人陈履祥光庭父顿首书。

类经图翼

(明) 张景岳

太虚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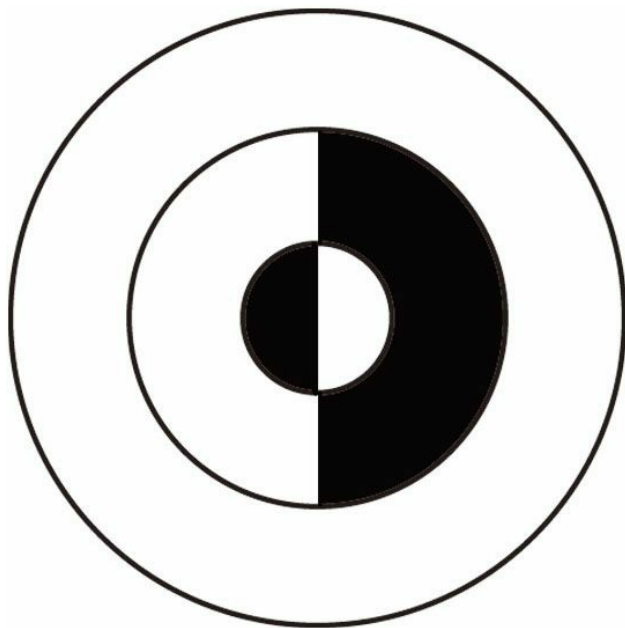
太虚者，太极也，太极本无极，故曰太虚。《天元纪大论》曰：太虚寥廓，肇基化元。此之谓也。

太极图论

太极者，天地万物之始也。《太始天元册》文曰：太虚寥廓，肇基化元。老子曰：无名天地之始，有名天地之母。孔子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邵子曰：若论先天一事无，后天方要着功夫。由是观之，则太虚之初，廓然无象，自无而有，生化肇焉，化生于一，是名太极，太极动静而阴阳分。故天地只此动静，动静便是阴阳，阴阳便是太极，此外更无余事。朱子曰：太极分开，只是两个阴阳，阴气流行则为阳，阳气凝聚则为阴，消长进退，千变万化，做出天地间无限事来，以故无往而非阴阳，亦无往而非太极。夫太极者，理而已矣。朱子曰：象数未形理已具。又曰：未有天地之先，毕竟先有此理。先儒曰：天下无理外之气，亦无气外之理。故理不可以离气，气不可以外理，理在气亦在，气行理亦行。夫既有此气，则不能无清浊而两仪以判；既有清浊，则不能无老少而四象以分。故清阳为天，浊阴为地，动静有机，阴阳有变。由此而五行分焉，气候行焉，神鬼灵焉，方隅位焉。河洛布生成之定数，卦气存奇偶之化几。有死有生，造化之流行不息；有升有降，

气运之消长无端。体象有常者可知，变化无穷者莫测。因而大以成大，小以成小，大之而立天地，小之而悉秋毫，浑然太极之理，无乎不在。所以万物之气皆天地，合之而为一天地；天地之气即万物，散之而为万天地。故不知一，不足以知万；不知万，不足以言医。理气阴阳之学，实医道开卷第一义，学者首当究心焉。

阴阳图



《阴阳应象大论》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

阴阳体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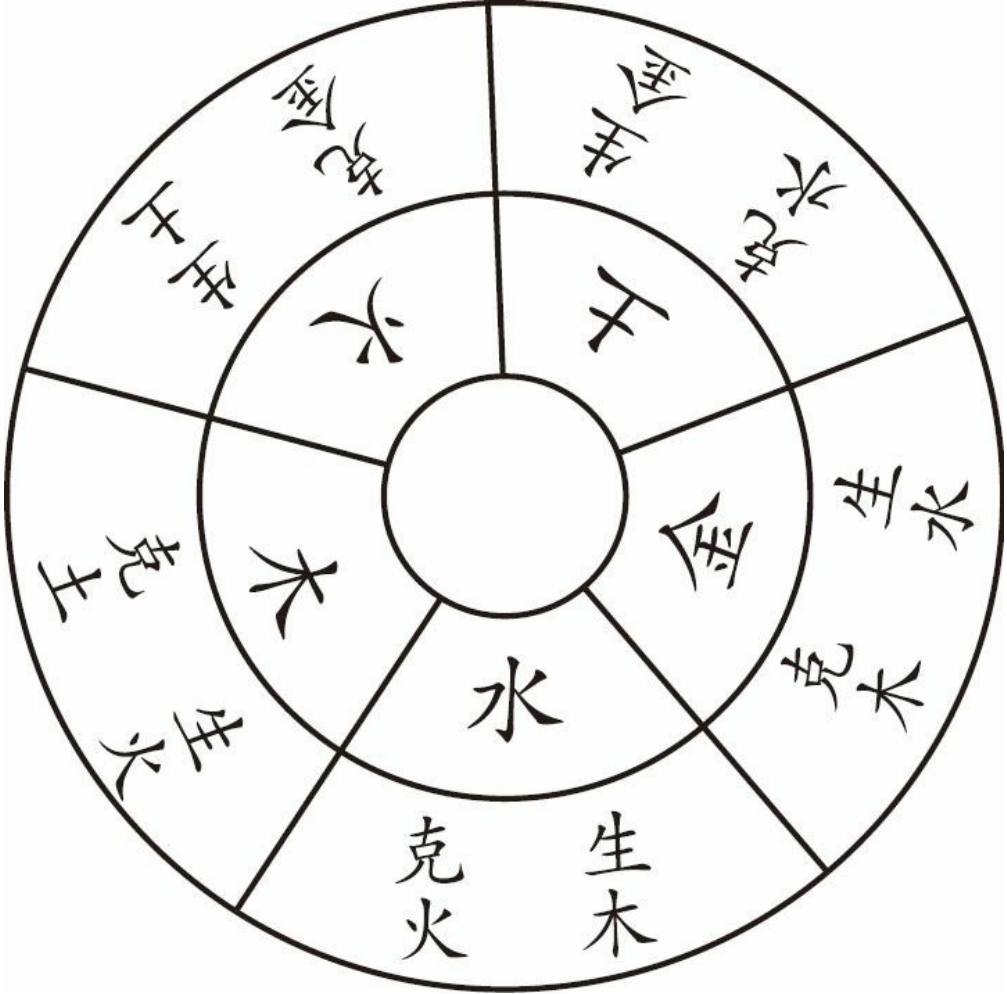
体象之道，自无而有者也。无者先天之气，有者后天之形。邵子曰：天依形，地附气，气以造形，形以寓气。是以开物者为先天，成物者为后天；无极而太极者先天，太极而阴阳者后天；数之生者先天，数之成者后天；无声无臭者先天，有体有象者后天。先天者太极之一气，后天者两仪之阴阳。阴阳分而天地立，是为体象之祖，而物之最大者也。由两仪而四象，由四象而五行。程子曰：四象者，阴阳刚柔也。阴阳生天，刚柔生地。朱子曰：天之四象，日月星辰是也；地之四象，水火土石是也。邵子曰：天生于动，地生于静。动之始则阳生，动之极则阴生，静之始则柔生，静之极则刚生。阴阳之中，又有阴阳，故有太阴太阳少阴少阳，刚柔之中，又有刚柔，故有太刚太柔少刚少柔。太阳为日，太阴为月，少阳为星，少阴为辰，日月星辰交而天体尽；太柔为水，太刚为火，少柔为土，少刚为石，水火土石交而地体尽。又曰：物之大者，莫若天地。天之大，阴阳尽之，地之大，刚柔尽之。阴阳尽而四时成，刚柔尽而四维成。四象既分，五行以出，而为水火

木金土。五行之中复有五行，阴根于阳，阳根于阴，阴阳相合，万象乃生。本乎阳者亲上，本乎阴者亲下。在天为风云雷雨，在地为河海山川，在方隅为东南西北，在气候为春夏秋冬。东有应木之苍龙，西有属金之白虎。南方赤鸟，得火气而飞升；北陆玄龟，得水性而潜地。人禀三才之中气，为万物之最灵，目能收万物之色，耳能收万物之声，鼻能收万物之气，口能收万物之味。故二五之气，无乎不具，万有之技，无乎不能。天之四象，人有耳目鼻口以应之；地之四象，人有气血骨肉以应之。三百六十骨节，以应周天之度数；一万三千五百息，以通昼夜之潮汐。故邵子曰：头圆象天，足方履地，面南背北，左东右西，直立两间之中，正居子午之位。又曰：天有四时，地有四方，人有四肢。指节可以观天，掌文可以察地。得气之清而正者，为圣为贤；得气之偏而浊者，为愚为不肖。近东南者多柔而仁，近西北者多刚而义。夷狄亦人而暴悍无礼，以地有偏正，气有纯驳，禀赋所使，不期而然。故左氏以民之善恶，本乎六气，谓阳禀多者刚而烈，阴禀多者懦而柔。躁戾者阳中之恶，狡险者阴中之乖。是以水性主动而偏则流，火性主急而偏则烈，木性多和而偏则柔，金性多刚而偏则狠，土性多静而偏则愚。至若禽兽草木，动植飞潜，无情有性，莫不皆然。禽兽横生，草木倒生，横生者首东尾西，倒生者枝天根地，亦皆有五气之殊，四方之异。以动者而言，得木气则角而仁柔，得金气则齿而刚利，火性者飞而亲上，水性者潜而就下，土性者静而喜藏。西北之虫，鳞甲而多蛰；东南之虫，羽毛而常腾。以植者而言，得东气者多长而秀，得南气者多茂而郁，斯二者春夏荣而秋冬落；得西气者多强而劲，得北气者多坚而曲，斯二者春夏落而秋冬荣。凡万物化生，总由二气。得乾道者，于人为男，于物为牡；得坤道者，于人为女，于物为牝。乾类属阳者多动，坤类属阴者多静。方隅岁月，气有不同，万物适值其气，随所受而成其性。气得中和，则天为至粹，地为至精，人为至德，飞为鸾凤，走为麒麟，介为龟龙，草为芝兰，木为松柏，石为金玉；气得偏驳，则天有至眚，地有至幽，人有至戾，飞有鸱枭，走有狼虎，介有虺蜴，草有毒吻，木有枳棘，石有礞砾，孰非阴阳之体象。再自其形迹之有无而言，则昼夜旦暮，朔晦望弦，阴晴寒热，大小方圆，高下升降，左右先后，夫妇男女，言动语默，呼吸表里，浮沉出入，俯仰向背，血气脏腑，轻重粗细，前后头尾，皆体象之有形者也；又如动静幽显，盈虚消息，声音律吕，志意善恶，曰鬼曰神，曰魂曰魄，曰变曰比，曰微曰极，皆体象之无形者也。然有此必有彼，有对必有待。物各有父母，分牝牡于蜉蝣；物各一太极，包两仪于子粒。如蚊喙至微，能通血气；虱睛最眇，亦辨西东。用是而推，则至广至极，至微至精，随气而聚，触几而生，大不可量，小不可测，何莫非阴阳之至德，化工之精妙，亦岂可以造作而形容者欤！至若奇偶相衔，互藏其宅，一二同根，神化莫测。天为阳矣，而半体居于地下；地为阴矣，而五岳插于天中。高者为阳，而至高之地，冬气常在；下者为阴，而污下之地，春气常存。水本阴也，而温谷之泉能热；火本阳也，而萧丘之焰则寒。阴者宜暗，水则外暗而内明；阳体宜明，火则外明而内暗。声于东而应于

西，形乎此而影乎彼。浴天光于水府，涵地影于月宫。阳居盛暑，而五月靡草死；阴极严寒，而仲冬荠麦生。此其变化之道，宁有纪极哉？第阴无阳不生，阳无阴不成，而阴阳之气，本同一体。《易》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至哉坤元，万物资生。夫始者天地之立心，生者天地之作用。惟其以无心之心，而成不用之用。此所以根出于一而化则无穷。故有是象则有是理，有是理则有是用。孰非吾道格致之学，所当默识心通者哉？余尝闻之滑伯仁云：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原，显微无间，得其理则象可得而推矣。使能启原而达流，因此而识彼，则万化之几，既在吾心，而左右逢原，头头是道矣。孰谓阴阳体象之理为迂远，而可置之无论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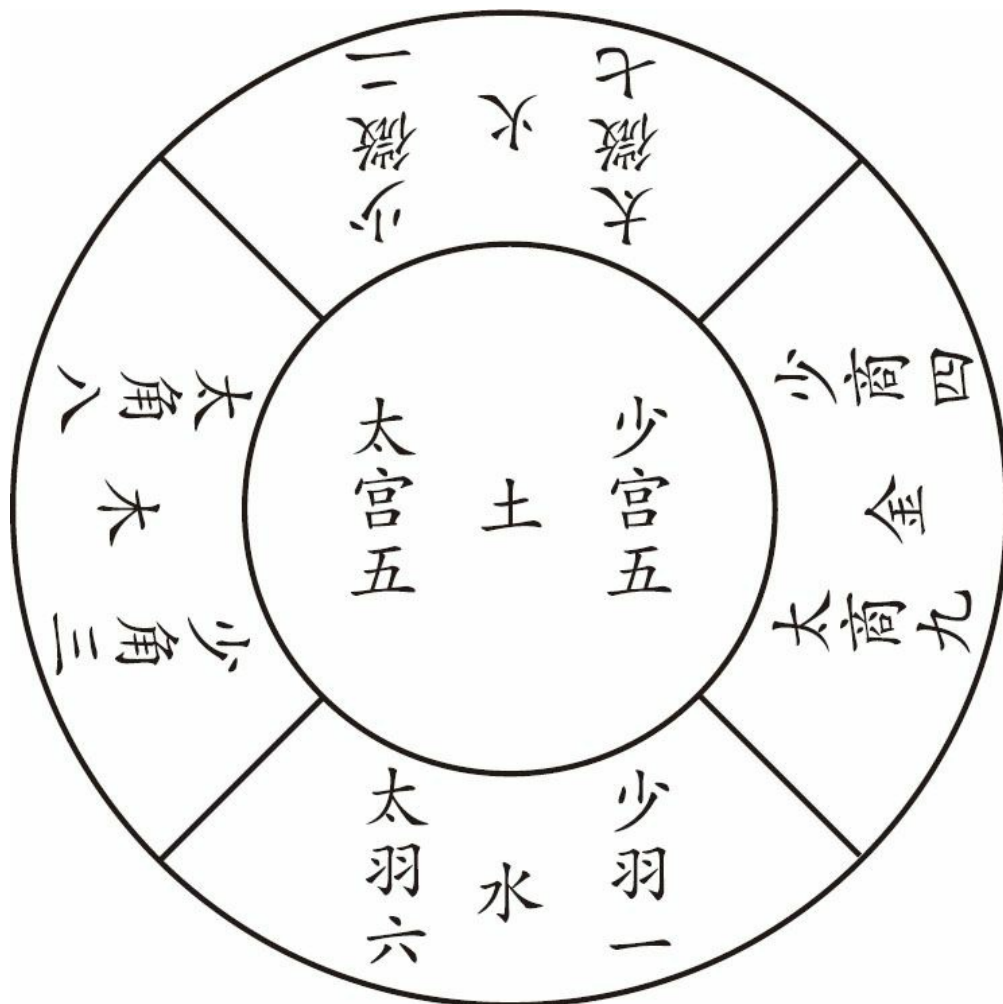
五行图

五行生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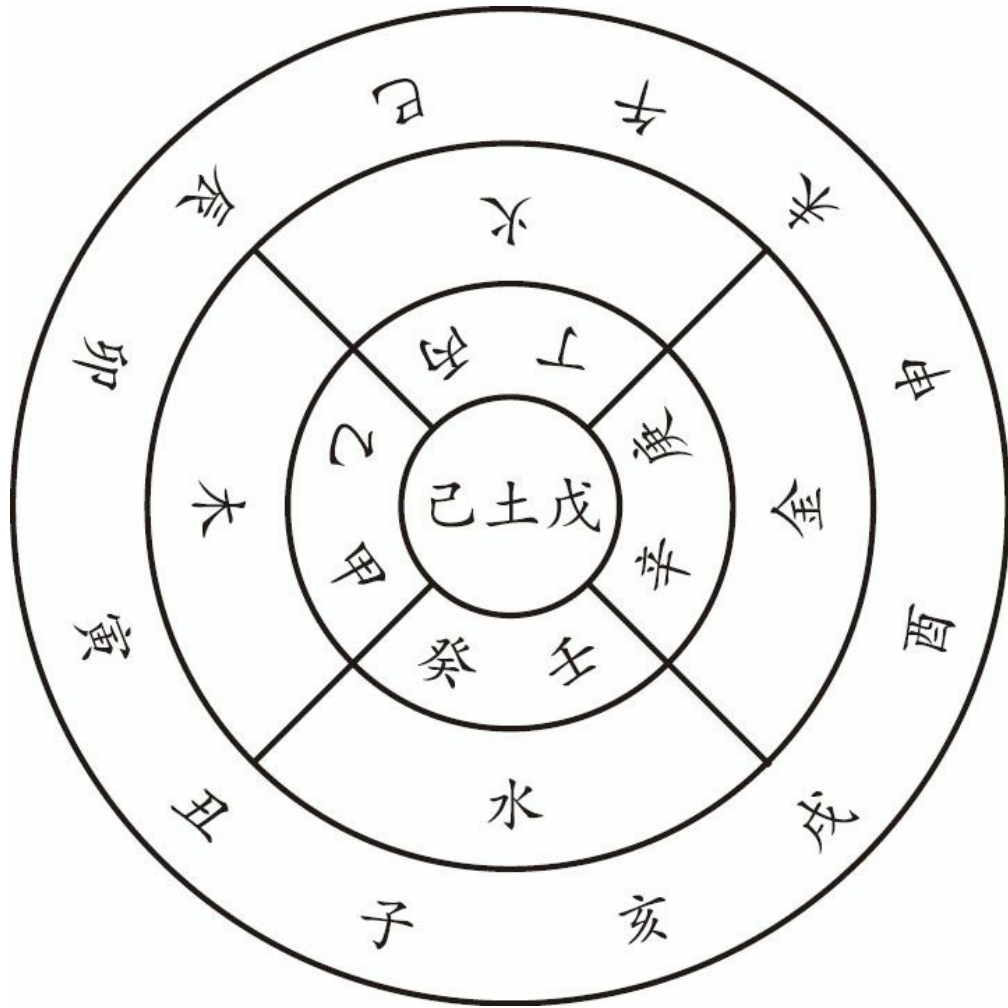
木火土金水，相生谓之顺。木土水火金，相克谓之逆。

五行生成数图



此即河图数也。五少者其数生，五太者其数成。土常以生，故不言十，有解。

干支所属五行图



东方甲乙寅卯木，南方丙丁巳午火，西方庚辛申酉金，北方壬癸亥子水，辰戌丑未壬四季，戊己中央皆属土。

五行生成数解

五行之理，原出自然，天地生成，莫不有数，圣人察河图而推定之。其序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夫五行各具形质，而惟水火最为轻清，乃为造化之初。故天以一奇生水，地以二偶生火。若以物理论之，亦必水火为先，以小验大，以今验古，可知之矣。如草木未实，胎卵未生，莫不先由于水，而后成形，是水为万物之先，故水数一。化生已兆，必分阴阳，既有天一之阳水，必有地二之阴火，故火次之，其数则二。阴阳既合，必有发生，水气生木，故木次之，其数则三。既有发生，必有收杀，燥气生金，故金次之，其数则四。至若天五生土，地十成之，似乎土生最后。而戴廷槐曰：有地即有土矣。若土生在后，则天三之木，地四之金，将何所附？且水火木金，无不赖土，土岂后生者哉？然土之所以言五与十者，盖以五为全数之中，十为成数之极。中者言土之不偏而总统乎四方，极者言物之归宿而包藏乎万有，皆非所以言后也。再以方位阴阳之理合之亦然。如水王于子，子者阳生之初，一者阳起之数，故水曰一。火王于午，午者阴生之初，二者阴起之数，故火曰二。木王东方，东者阳也，三者奇数亦阳也，故木曰三。金王西方，西者阴也，四者偶数亦阴也，故金曰四。土王中宫而统乎四维，五为数中，故土曰五。此五行生数之祖，先有生数而后有成数，乃成一阴一阳生成之道，此天地自然之理也。虽河图列五行之次序，而实以分五行之阴阳，阴阳既有次序，气数必有盛衰，如《六元正纪大论》云寒化一、寒化六、灾一宫、灾三宫之类，皆由此数而定。岐伯曰：太过者其数成，不及者其数生，土常以生也。谓如甲丙戊庚壬五太之年为太过，其数应于成，乙丁己辛癸五少之年为不及，其数应于生。惟土之常以生数者，盖五为数之中，土居位之中，而兼乎四方之气，故土数常应于中也。虽易系有天十成之之谓，而《三部九候论》曰：天地之数，始于一，终于九焉。此所以土不待十而后成也。先圣察生成之数以求运气者，盖欲因数以占夫气化之盛衰，而示人以法阴阳、和术数、先岁气、合天和也。其所以关于生道者非浅，观者其毋忽之。

五行统论

五行者，水火木金土也。五行即阴阳之质，阴阳即五行之气，气非质不立，质非气不行。行也者，所以行阴阳之气也。朱子曰：五行质具于地而气行于天。其实元初，只一太极，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天得一个四，地得一个四，又各有一个太极行乎其中，便是两其五行而已。故河洛图书具阴阳之象，分左右中前后以列五行生成之数焉。先儒曰：天地者，阴阳对待之定体；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者，阴阳流行之次序。对待非流行不能变化，流行非对待不能自行，此五行所以流行于天地中而为用也。故大挠察天地之阴阳，立十干十二支以著日月之象。十干以应日，天之五行也，甲阳乙阴为木，丙阳丁阴为火，戊阳己阴为土，庚阳辛阴为金，壬阳癸阴为水；十二支以应月，地之五行也，子阳亥阴曰水，午阳巳阴曰火，寅阳卯阴曰木，申阳酉阴曰金，辰戌阳丑未阴曰土。干支出而六甲成，运气分而时序定。所谓天地相临，阴阳相合，而生成之道存乎其中。故五行之化无乎不在，精浮于天则为五星：水曰辰星，火曰荧惑，木曰岁星，金曰太白，土曰镇星。形成于地则为五方：水位于北，火位于南，木位于东，金位于西，土位于中。其为四时：则木王于春，火王于夏，金王于秋，水王于冬，土王于四季。其为六气：则木之化风，火之化暑与热，土之化湿，金之化燥，水之化寒。其为名目：则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穡。其为功用：则水主润，火主燠，木主敷，金主敛，土主溽。其为形体：则水质平，火质锐，木质长，金质方，土质圜。其为赋性：则水性寒，火性热，木性温，金性清，土性蒸。其为五帝：则木曰太皓，火曰炎帝，土曰黄帝，金曰少皓，水曰颛顼。其为五神：则木曰勾芒，火曰祝融，土曰后土，金曰蓐收，水曰玄冥。其为五则：则火以应衡，水以应权，木以应规，金以应矩，土以应绳。至若五谷、五果、五畜、五音、五色、五臭、五味、五脏之类，无非属于五行也。又如五行气数之异，阴阳之辨，亦有所不同者。若以气言时之序，则曰木火土金水，如木当春令为阳稚，火当夏令为阳盛，金当秋令为阴稚，水当冬令为阴盛，是木火为阳，金水为阴也。若以数言生之序，则曰水火木金土，如天一生水为阳稚，天三生木为阳盛，地二生火为阴稚，地四生金为阴盛，是水木为阳，而火金为阴也。此外如洛书、乐律、刘向、班固等义，序各不同，无非变化之道，而运用之机，亦无过生克之理耳。故自其相生者言，则水以生木，木以生火，火以生土，土以生金，金以生水。自其相克者言，则水能克火，火能克金，金能克木，木能克土，土能克水。自其胜复者言，则凡有所胜，必有所败，有所败，必有所复，母之败也，子必救之。如水之太过，火受伤矣，火之子土，出而制焉；火之太过，金受伤矣，金之子水，出而制焉；金之太过，木受伤矣，木之子火，出而制焉；木之太过，土受伤矣，土之子金，出而制焉；土之太过，水受伤矣，水之子木，出而制焉。盖造化之几，不可无

生，亦不可无制。无生则发育无由，无制则亢而为害。生克循环，运行不息，而天地之道，斯无穷已。第人知夫生之为生，而不知生中有克；知克之为克，而不知克中有用；知五之为五，而不知五者之中，五五二十五，而复有互藏之妙焉。所谓生中有克者：如木以生火，火胜则木乃灰烬；火以生土，土胜则火为扑灭；土以生金，金胜则土无发生；金以生水，水胜则金为沉溺；水以生木，木胜则水为壅滞。此其所以相生者，实亦有所相残也。所谓克中之用者：如火之炎炽，得水克而成既济之功；金之顽钝，得火克而成锻炼之器；木之曲直，得金克而成芟削之材；土之旷墁，得木克而见发生之化；水之泛滥，得土克而成堤障之用。此其所以相克者，实又所以相成也。而五常之德亦然：如木德为仁，金德为义，火德为礼，水德为智，土德为信。仁或失于柔，故以义断之；义或失于刚，故以礼节之；礼或失于拘，故以智通之；智或失于诈，故以信正之，是皆生克反用之道也。所谓五者之中有互藏者，如木之有津，木中水也，土之有泉，土中水也，金之有液，金中水也，火之熔物，火中水也。夫水为造化之原，万物之生，其初皆水，而五行之中，一无水之不可也。火之互藏，木钻之而见，金击之而见，石凿之而见，惟是水中之火，人多不知，而油能生火，酒能生火，雨大生雷，湿多成热皆是也。且火为阳生之本，虽若无形，而实无往不在，凡属气化之物，非火不足以生，故五行之中，一无火之不可也。土之互藏，木非土不长，火非土不荣，金非土不生，水非土不畜，万物生成，无不赖土，而五行之中，一无土之不可也。木之互藏，生于水，植于土，荣于火，成于金。凡发生之气，其化在木。即以人生而言，所衣所食皆木也。得木则生，失木则死，故曰人生于寅，寅者阳木之位也。由人而推，则凡动植之类，何非阳气？而又何非木化？此五行万物之中，一无木之不可也。金之互藏，产于山石，生诸土也；淘于河沙，隐诸水也；草有汞，木有镞，藏于木也；散可结，柔可刚，化于火也。然金之为用，坚而不毁，故《易》曰乾为金。夫乾象正圆，形如瓜卵，柔居于中，刚包乎外，是以天愈高而愈刚，地愈下而愈刚。故始皇起坟骊山，深入黄泉三百丈，凿之不入，烧之不毁。使非至刚之气，真金之体，乃能若是其健而运行不息乎？故凡气化之物，不得金气，无以坚强。所以皮壳在外而为捍卫者，皆得乾金之气以固其形。此五行万物之中，一无金之不可也。由此而观，则五行之理，交互无穷。故甲丙戊庚壬，天之阳干也，而交于地之子寅辰午申戌；乙丁己辛癸，天之阴干也，而交于地之丑亥酉未巳卯。天地五行挨相交配，以天之十而交于地之十二，是于五行之中，各具五行，乃成六十花甲，由六十花甲而推于天地万物，其变可胜言哉？然而变虽无穷，总不出乎阴阳，阴阳之用，总不离乎水火。所以天地之间，无往而非水火之用。欲以一言而蔽五行之理者，曰乾坤付正性于坎离，坎离为乾坤之用耳。

气数统论

气者天地之气候，数者天地之定数。天地之道，一阴一阳而尽之，升降有期而气候行，阴阳有数而次第立。次第既立，则先后因之而定；气候既行，则节序由之而成。节序之所以分者，由寒暑之再更，寒暑之所以更者，由日行之度异。每岁之气，阳生于子而极于午，阴生于午而极于子，阳之进者阴之退，阳之退者阴之生，一往一来，以成一岁。朱子曰：冬至前四十五日属今年，后四十五日属明年。子时前四刻属今日，后四刻属明日。邵子曰：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是俱言一岁之气，终始皆在于子半，而冬至之日，正当斗柄建于子中，是为一岁之首尾也。岁有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五刻者，以周天之度，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天之行速，故于一昼一夜，行尽一周而过日一度。日行稍迟，每日少天一度，凡行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五刻，少天一周，复至旧处而与天会，是为一岁。故岁之日数，由天之度数而定；天之度数，实由于日之行数而见也。岁有十二月者，以月之行天，又迟于日，每日少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又曰：百分度之三十七。积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与日合朔而为一月。岁有十二会，故为十二月。斗有十二建，故为十二辰。斗之所建地上辰，辰之所会天上次，斗与辰合而月建昭然矣。故十一月建在子，一阳卦复；十二月建在丑，二阳卦临；正月建在寅，三阳卦泰；二月建在卯，四阳卦大壮；三月建在辰，五阳卦夬；四月建在巳，六阳卦乾；五月建在午，一阴卦姤；六月建在未，二阴卦遁；七月建在申，三阴卦否；八月建在酉，四阴卦观；九月建在戌，五阴卦剥；十月建在亥，六阴卦坤，是为一岁之气而统言其月日也。月日既定，时序乃分，四而分之，是为四季，曰春、曰夏、曰秋、曰冬。春为阳始，阳始则温，故曰少阳，少阳数七，阴中阳也，其气木，自东而西，其令生，自下而上，春者蠢也，言万物之蠢动也。夏为阳极，阳极则热，故曰老阳，老阳数九，阳中阳也，其气火，自南而北，其令长，自长而茂，夏者大也，言万物之盛大也。秋为阴始，阴始则凉，故曰少阴，少阴数八，阳中阴也，其气金，自西而东，其令收，自上而下，秋者收也，言万物之收敛也。冬为阴极，阴极则寒，故曰老阴，老阴数六，阴中阴也，其气水，自北而南，其令藏，自下而闭，冬者终也，言万物之尽藏也。土为充气，其位象君，故不主时，分王四季，各一十八日。以五分而分四季，每分各得七十二日，以成一岁之数。然而一岁之气始于子，四季之春始于寅者何也？盖以建子之月，阳气虽始于黄钟，然犹潜伏地下，未见发生之功，及其历丑转寅，三阳始备，于是和风至而万物生，萌芽动而蛰藏振，遍满寰区，无非生意，故阳虽始于子，而春必起于寅。是以寅卯辰为春，巳午未为夏，申酉戌为秋，亥子丑为冬，而各分其孟、仲、季焉。由四季而分为八节，则春秋有立而有分，夏冬有立而有至。四季何以言立？立者建也，谓一季之气建立于此也。春秋何以言分？分者半也，谓阴阳气数中分于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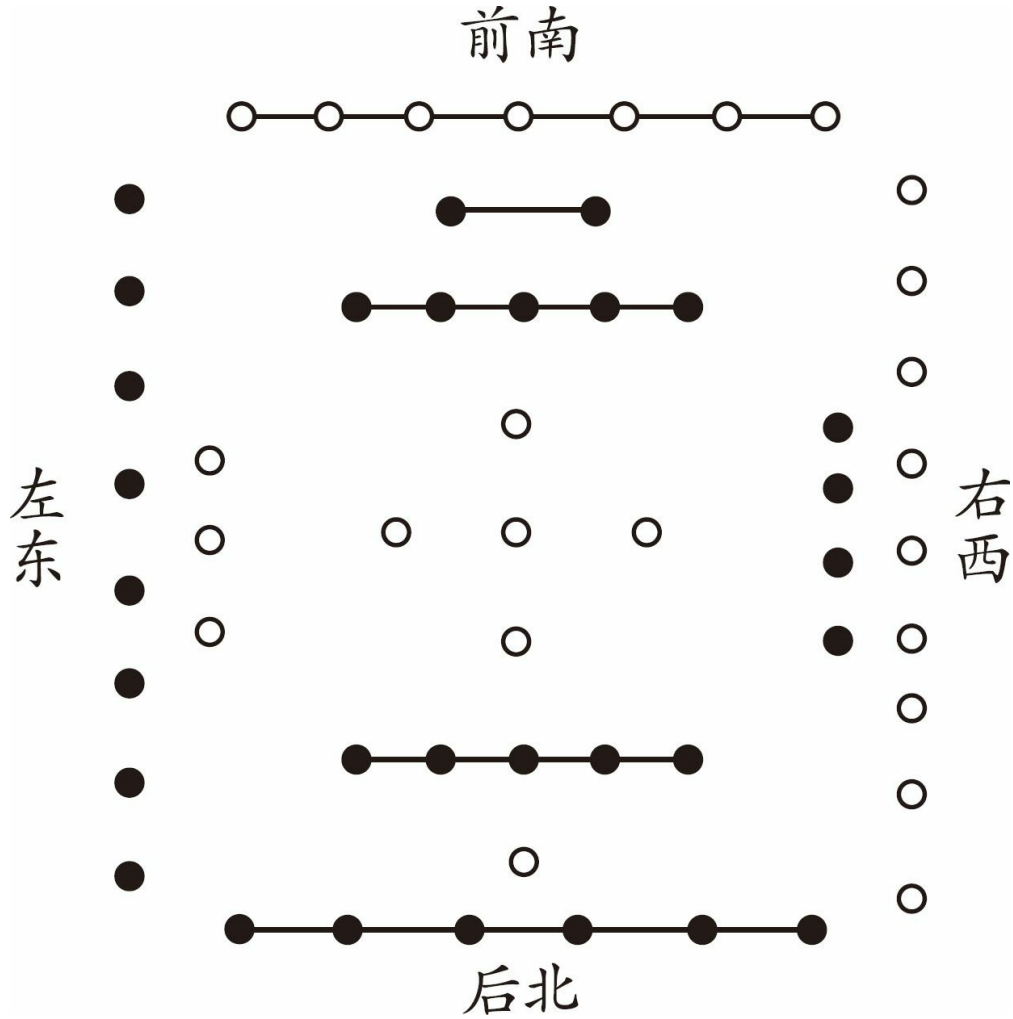
也。故以刻数之多寡言，则此时昼夜各得五十刻，是为昼夜百刻之中分。以阴阳之寒暄言，则春分前寒而后热，秋分前热而后寒，是为阴阳寒热之中分。以日行之度数言，则春分后，日就赤道之北（赤道者，天之平线，居两极之中，各去九十一度三分度之一，横络天腹，以纪经纬之度数也。日行之路，谓之黄道，月行之路，谓之白道），秋分后，日就赤道之南，是为日行南北之中分。故春分曰阳中，秋分曰阴中。夏冬何以言至？至者极也，言阴阳气数消长之极也。故以刻数之多寡言，则夏至昼长五十九刻，夜长四十一刻，冬至昼长四十一刻，夜长五十九刻，是为昼夜长短之至极。以阴阳之寒暄言，则冬至阴极而阳生，夏至阳极而阴生，是为阴阳寒热之至极。以日行之度数言，则冬至日南极而北返，夏至日北极而南返，是为日行南北之至极。故冬至曰阳始，夏至曰阴始也。《至真要大论》曰，气分谓之分，气至谓之至，至则气同，分则气异者是也。由四季而分为二十四气，则每季各得六气。如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为春之六气，而四季各六也。由二十四气而分为七十二候，则每气各得三候，如《礼记·月令》及《吕氏春秋》云，立春节，初五日东风解冻为初候，次五日蟄虫始振为二候，后五日鱼陟负冰为三候也。候之所以五日者，天数五以竟五行之气也。《六节藏象论》曰：五日谓之候，三候谓之气，六气谓之时，四时谓之岁也。然而一岁之中，复又有大六气以统之者，曰风热暑湿燥寒，分司天在泉，左右间气，以行客主之令。斯天地之气，如环无端，周而复始，而亿万斯年，运行不息矣。

类经附翼

(明) 张景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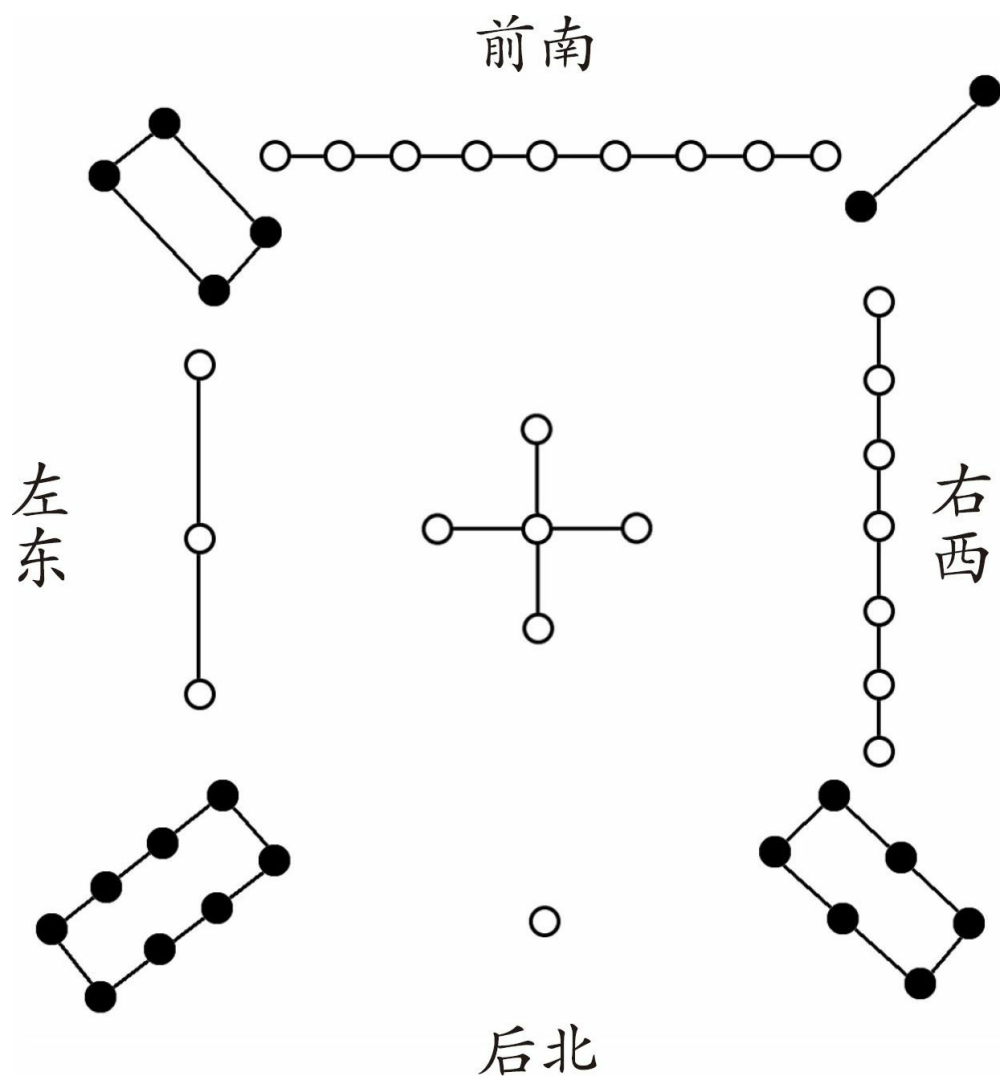
医易

(1) 河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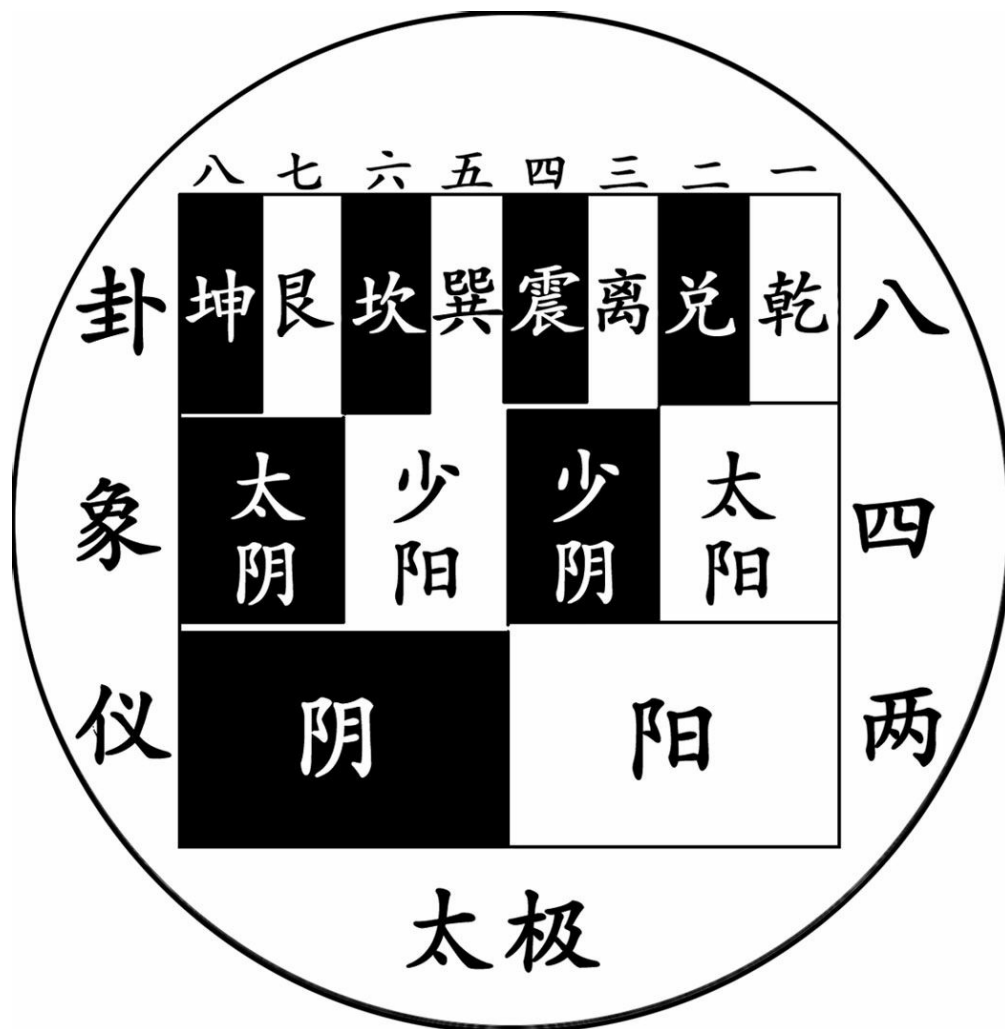
伏羲氏王天下，龙马负图出河。其数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伏羲则之以画八卦。

(2) 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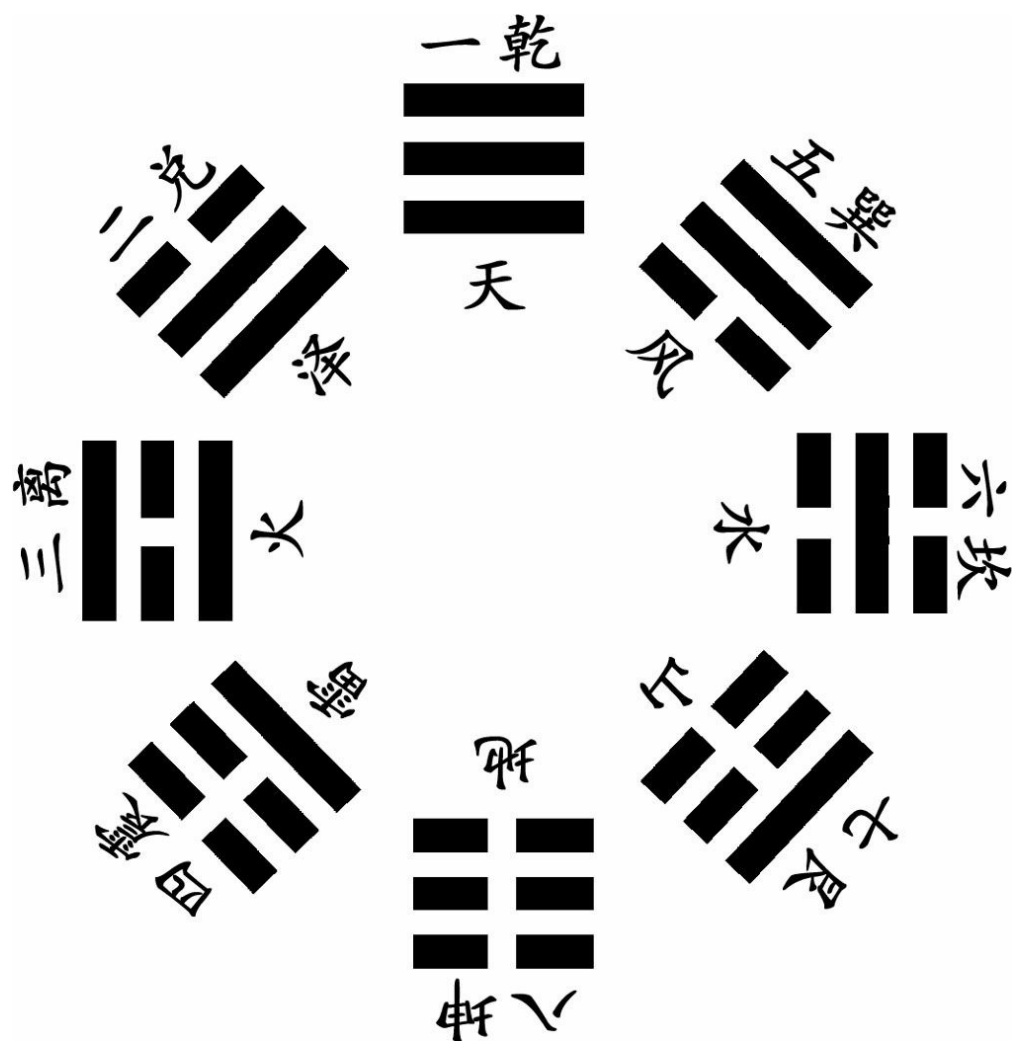
大禹治水，神龟负图出洛，文列于背。其数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五居于中。禹因以第之，以成九畴。

(3) 伏羲八卦次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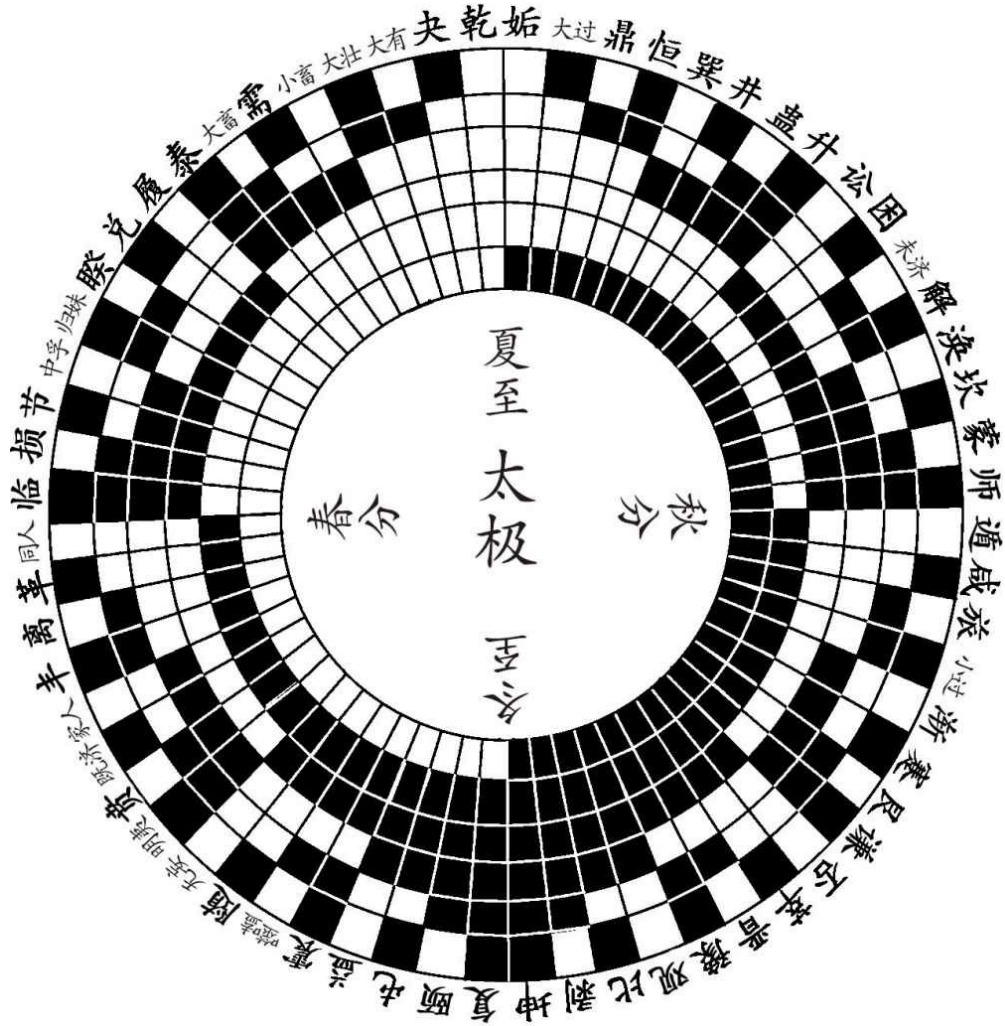
《易·系》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邵子曰：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是为八卦。自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尤见法象自然之妙也。

(4) 伏羲八卦方位



《易传》曰：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火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又曰：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兑以说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5) 伏羲六十四卦圆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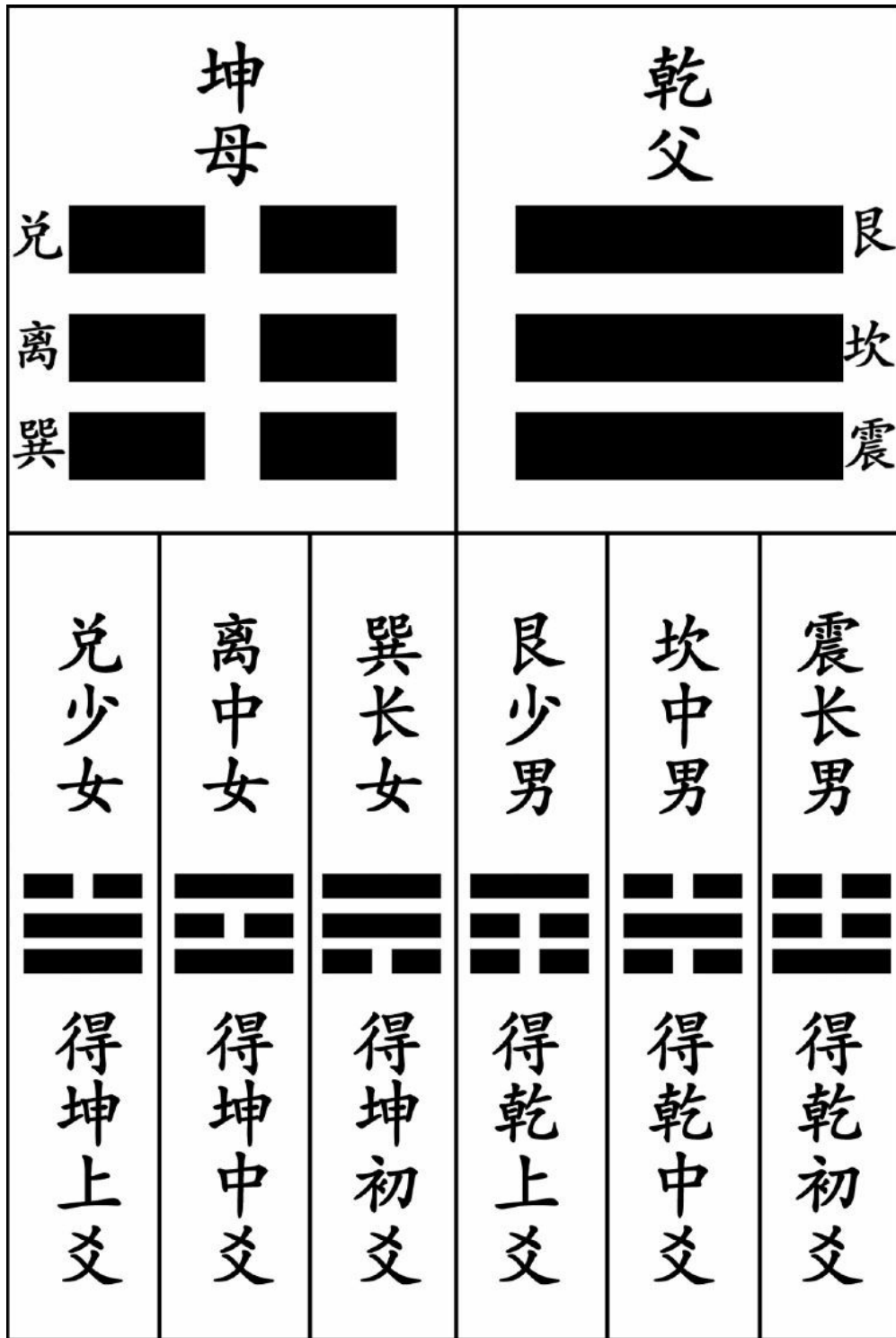


此图内为下卦，外为上卦。内卦之序，照前乾一兑二之数以定八卦方位。外卦之序，亦照前一二等数，挨次而加于内卦之上，遂成六十四卦，混然之妙，出自天成，固非可以造作为之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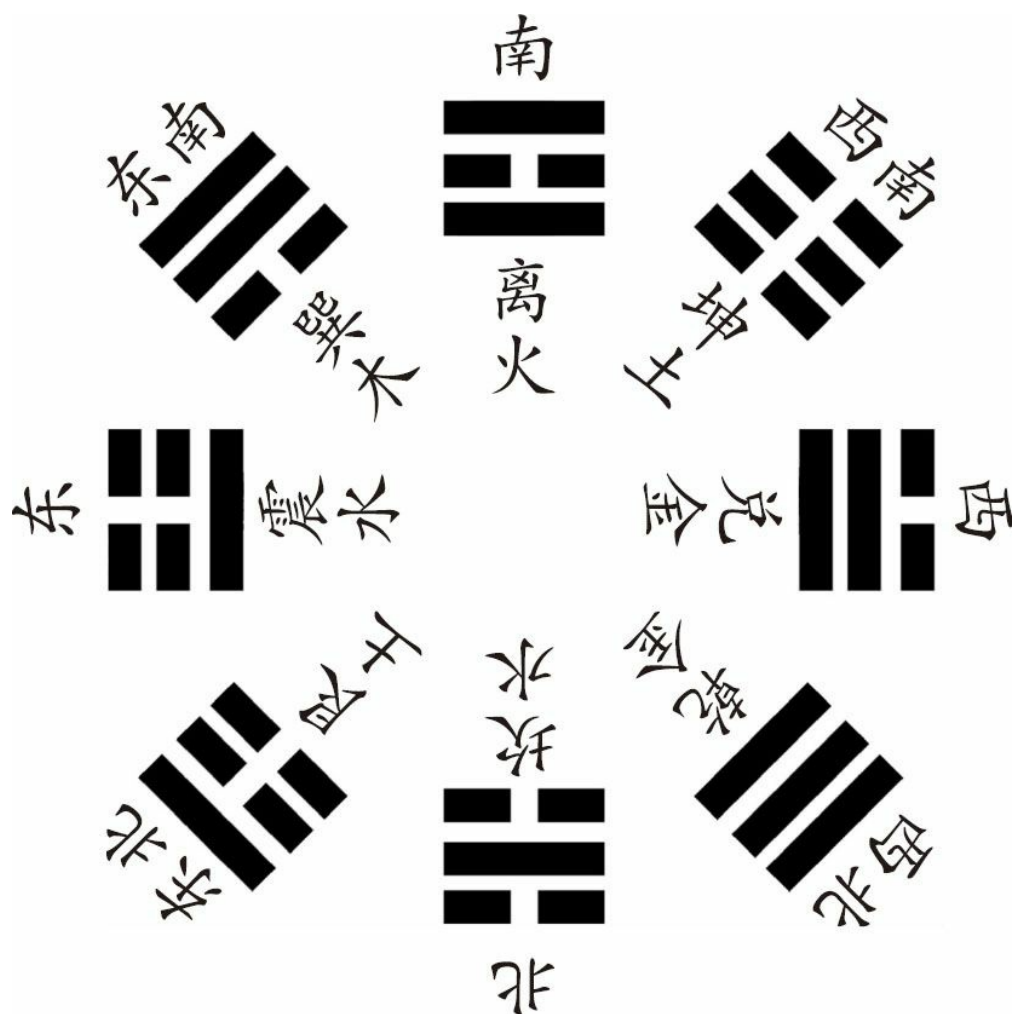
(6) 伏羲六十四卦方图

坤坤	艮坤	坎坤	巽坤	震坤	离坤	兑坤	乾坤
坤	剥	比	观	豫	晋	萃	否
坤艮	艮艮	坎艮	巽艮	震艮	离艮	兑艮	乾艮
谦	艮	蹇	渐	小过	旅	咸	遁
坤坎	艮坎	坎坎	巽坎	震坎	离坎	兑坎	乾坎
师	蒙	坎	涣	解	未济	困	讼
坤巽	艮巽	坎巽	巽巽	震巽	离巽	兑巽	乾巽
升	蛊	井	巽	恒	鼎	大过	姤
坤震	艮震	坎震	巽震	震震	离震	兑震	乾震
复	颐	屯	益	震	噬嗑	随	无妄
坤离	艮离	坎离	巽离	震离	离离	兑离	乾离
明夷	贲	既济	家人	丰	离	革	同人
坤兑	艮兑	坎兑	巽兑	震兑	离兑	兑兑	乾兑
临	损	节	中孚	归妹	睽	兑	履
坤乾	艮乾	坎乾	巽乾	震乾	离乾	兑乾	乾乾
泰	大畜	需	小畜	大壮	大有	夬	乾

(7) 文王八卦次序



(8) 文王八卦方位



《易传》曰：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

(9) 医易义

宾尝闻之孙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每窃疑焉，以为《易》之为书，在开物成务，知来藏往，而医之为道，则调元赞化，起死回生。其义似殊，其用似异。且以医有《内经》，何借于《易》？舍近求远，奚必其然？而今也年逾不惑，茅塞稍开，学到知羞，方克渐悟。乃知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而造化万物，人生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骸。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通源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予因默契斯言，潜心有日，管窥一得，罔敢自私，谨摭易理精义，用资医学变通，不揣鄙俚而为之论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

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乾坤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是故天生神物，圣人格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于是乎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顺性命之理，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刚柔相摩，八卦相荡，变在其中矣；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吉凶悔吝生乎动，而天地鬼神之为德，万物一体之为能，森乎昭著而无所遁乎易矣。伟哉人生，禀二五之精，为万物之灵；得天地之中和，参乾坤之化育；四象应天，四体应地；天地之合辟，即吾身之呼吸也；昼夜之潮汐，即吾身之脉息也；天之北辰为群动之本，人之一心为全体之君也。由是观之，天之气，即人之气；人之体，即天之体。故康节曰：思虑未起，鬼神未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谁？盖谓一念方萌，便达乎气，神随气见，便与天地鬼神相感通。然则天人相与之际，精哉妙矣，诚可畏矣。人身小天地，真无一毫之相间矣。今夫天地之理具乎易，而身心之理独不具乎易乎？矧天地之易，外易也，身心之易，内易也。内外孰亲？天人孰近？故必求诸己而后可以求诸人，先乎内而后可以及乎外，是物理之易犹可缓，而身心之易不容忽。医之为道，身心之易也，医而不易，其何以行之哉？然易道无穷，而万生于一，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八分为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以至三百八十四爻，万有一千五百二十策，而交感之妙，化生之机，万物之数，皆从此出矣。详而言之，则其所谓一者，易有太极也。太极本无极，无极即太极，象数未行理已具，万物所生之化原，故曰：五行不到处，父母未生前。又曰：杳杳冥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是为造物之初，因虚以化气，因气以造形，而为先天一气之祖也。医而明此，乃知生生化化，皆有所原，则凡吾身于未有之初，便可因之以知其肇基于父母，而预占其禀受之象矣。所谓一分为二者，是生两仪也。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天生于动，地生于静，阳为阴之偶，阴为阳之基，以体而言为天地，以用而言为乾坤，以道而言为阴阳，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是为有象之始，因形以寓气，因气以化神，而为后天体象之祖也。医而明此，乃知阴阳气血，皆有所钟，则凡吾身之形体气质，可因之以知其纯驳偏正，而默会其禀赋之刚柔矣。所谓二分为四者，两仪生四象也。谓动之始则阳生，动之极则阴生，静之始则柔生，静之极则刚生。太少阴阳为天四象，太少刚柔为地四体，耳目口鼻以应天，血气骨肉以应地。医而明此，乃知阳中有阴，阴中有阳，则凡人之似阳非阳、似阴非阴，可因之以知其真假逆顺，而察其互藏之幽显矣。所谓四分为八者，四象生八卦也。谓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也。乾，健也。坤，顺也。震，动也。巽，入也。坎，陷也。离，丽也。艮，止也。兑，说也。伏羲八卦分阴阳之体象，文王八卦明五行之精微。医而明此，方知阴阳之中，复有阳阴，刚柔之中，复有刚柔，而其对待之体，消息之机，交感之妙，错综之义，昭乎已备。则凡人之性理神机，形情病治，可因之以得其纲领，而会通其变化之多矣。自兹而四象相交，成十六事，八卦相

荡为六十四，分内外以配六爻，推九六以成蓍数，人物由之而成，万象因之以毕具。前阅圆图，即其精义，是图虽象乎万有，尤切夫人之一身，故曰先天图者，环中也。环中者，天之象也。六十四卦列于外，昭阴阳交变之理也太极独运乎其中，象心为一身之主也。乾南坤北者，象首腹之上下也；离东坎西者，象耳目之左右也。自复至同人，当内卦震离之地，为阴中少阳之十六，在人为二八；自临至乾，当内卦兑乾之地，为阳中太阳之十六，在人为四八；自姤至师，当内卦巽坎之地，为阳中少阴之十六，在人为六八；自遁至坤，当内卦艮坤之地，为阴中太阴之十六，在人为八八。阳生于子而极于午，故复曰天根，至乾为三十二卦，以应前之一世；阴生于午而极于子，故姤曰月窟，至坤为三十二卦，以应后之半生。前一世始于复之一阳，渐次增添，至乾而阳盛已极，乃象人之自少至壮；后半生始于姤之一阴，渐次耗减，至坤而阳尽以终，乃象人之自衰至老。纵观之，则象在初爻，其乾尽于午，坤尽于子，当二至之令，为天地之中而左右以判。左主升而右主降，升则阳居东南主春夏之发生，以应人之渐长；降则阴居西北，主秋冬之收敛以应人之渐消。横观之，则象在二爻，其离尽于卯，坎尽于酉当二分之中，为阴阳之半而上下以分。上为阳而下为阴，阳则日出于卯，以应昼之为寤；阴则日入于酉，以应夜之寐焉。即此一图，而天人之妙，运气之理，无不具矣。再阅方图，其义象地乾始于西北，坤尽于东南；天不足西北，故圆图之阳在东南，地不满东南，故方图之刚在西北，是皆伏羲之卦也。又若文王八卦，位有不同。伏羲出自然之象，故乾上坤下，离左坎右；文王合河图之数，故火南水北，木东金西。（此节自方图以下并河洛数义，详方隅、气数二论。）

质诸人身，天地形体也，乾坤情性也阴阳气血也，左右逢原，纤毫无间，详求其道，无往不然。故以爻象言之，则天地之道，以六为节，三才而两，是为六爻，六奇六偶，是为十二。故天有十二月，人有十二脏；天有十二会，人有十二经；天有十二辰，人有十二节。知乎此，则营卫之周流经络之表里，象在其中矣。以脏象言之，则自初六至上六为阴为脏，初六次命门，六二次肾，六三次肝，六四次脾，六五次心上六次肺；初九至上九为阳为腑，初九当膀胱，九二当大肠，九三当小肠，九四当胆，九五当胃，上九当三焦。知乎此，而脏腑之阴阳，内景之高下，象在其中矣。以形体言之，则乾为首，阳尊居上也；坤为腹，阴广容物也；坎为耳，阳聪于内也；离为目，阴明在外也；兑为口，拆开于上也；巽为股，两垂而下也；艮为手，阳居于前也；震为足，刚动在下也。天不足西北，故耳目之左明于右；地不满东南，故手足之右强于左。知乎此，而人身之体用，象在其中矣。以生育言之，则天地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天尊地卑，乾父坤母，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震坎艮是为三男，巽离兑是为三女。欲知子强弱，则震巽进而前，艮兑退而止；欲辨脉息侯，则乾健在东南，坤顺向西北；欲为广嗣谋，则畜坎填离宫，借兑为乾计；欲明布种法，则天时与地利，亏盈果由气，冬至始阳强，阴胜须回避。知乎此，而胎孕交感之道，存乎其中矣。以精神言之，则北一水，我之精，故曰肾藏精；南二火，我之神，故曰心藏

神；东三木，我之魂，故曰肝藏魂；西四金，我之魄，故曰肺藏魄；中五土，我之意，故曰脾藏意。欲知魂魄之阴阳，须识精神之有类。木火同气，故神魂藏于东南，而二八、三七同为十；金水同原，故精魄藏于西北，而一九、四六同为十；土统四气，故意独居中，其数惟五，而脏腑五行之象，存乎其中矣。以动静言之，则阳主乎动，阴主乎静；天圆而动，地方而静；静者动之基，动者静之机。刚柔推荡，易之动静也；阴阳升降，气之动静也；形气消息，物之动静也；昼夜兴寝，身之动静也。欲详求夫动静，须精察乎阴阳，动极者镇之以静，阴亢者胜之以阳。病治脉药，须识动中有静；声色气味，当知柔里藏刚。知刚柔动静之精微，而医中运用之玄妙，思过其半矣。以升降言之，则阳主乎升，阴主乎降，升者阳之生，降者阴之死。故日在于子，夜半方升，升则向生，海宇俱清；日在于午，午后为降，降则向死，万物皆鬼。死生之机，升降而已。欲知升降之要，则宜降不宜升者，须防剥之再进；宜升不宜降者，当培复之始生。畏剥所从衰，须从观始；求复之渐进，宜向临行。此中有个肯綮，最在形情气味。欲明消长之道，求诸此而得之矣。以神机言之，则存乎中者神也，发而中者机也，寂然不动者神也，感而遂通者机也，蕴之一心者神也，散之万殊者机也。知乎此，则财原其始，直要其终，我之神也；挥邪如匠石之斤，忌器若郢人之鼻，我之机也。见可而进，知难而退，我之神也；疾徐如轮扁之手，轻重若庖丁之刀，我之机也。神之与机，互相倚伏，故神有所主，机有所从，神有所决，机有所断，神为机之主，机为神之使，知神知机，执而运之，是即医之神也矣。以屈伸言之，如寒往则暑来，昼往则夜来，壮往则衰来，正往则邪来。故难易相成，是非相倾，刚柔相制，冰炭相刑。知乎此，则微者甚之基，盛者衰之渐；大由小而成，远由近而遍。故安不可以忘危，治不可以忘乱；积羽可以沉舟，群轻可以折轴。是小事不可轻，小人不可慢，而调和相济，以一成功之道，存乎其中矣。以变化言之，则物生谓之化，物极谓之变。阴可变为阳，阳可变为阴。只此一二，交感生成，气有不齐，物当其会，而变化之由，所从出矣。故阳始则温，阳极则热，阴始则凉，阴极则寒。温则生物，热则长物，凉则收物，寒则杀物，而变化之盛，于斯著矣。至若夷父羌母，蛮男苗女，子之肖形，虬髯短股，杏之接桃，梨之接李，实必异常，多甘少苦。迨夫以阴孕阳，以柔孕刚，以小孕大，以圆孕方，以水孕火，以紫孕黄，以曲孕直，以短孕长。知乎此，则可以和甘苦，可以平臙香，可以分经纬，可以调宫商，可以为蛇蝎，可以为鸾凰，可以为尧桀，可以为彭殇，庶胸次化同大象，而应用可以无方矣。以常变言之，则常易不易，太极之理也，变易常易，造化主动也。常易不变，而能应变；变易不常，靡不体常。是常者易之体，变者易之用。古今不易易之体，随时变易易之用。人心未动常之体，物欲一生变之用。由是以推，则属阴属阳者，禀受之常也。或寒或热者，病生之变也。素大素小者，脉赋之常也。忽浮忽沉者，脉应之变也。恒劳恒逸者，居处之常也。乍荣乍辱者，盛衰之变也。瘦肥无改者，体貌之常也。声色顿异者，形容之变也。常者易以知，变者应难识。故以寒治热得其常，热因热

用为何物？痛随利减得其常，塞因塞用为何物？检方疗病得其常，圆底方盖为何物？见病治病得其常，不治之治为何物？是以圣人仰观俯察，远求近取，体其常也；进德修业，因事制宜，通其变也。故曰不通变，不足以知常，不知常，不足以通变。知常变之道者，庶免乎依样画葫芦，而可与语医中之权矣。以鬼神言之，则阳之灵曰神，神者伸也；阴之灵曰鬼，鬼者归也。鬼神往来，都只是气。故曰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阳为天地之神，阴为天地之鬼。春夏为岁侯之神，秋冬为岁侯之鬼。昼午为时日之神，暮夜为时日之鬼。推之于人，则仁义礼智，君子之神，奸盗诈伪，小人之鬼。乐天知命，道德之神，阿谀谄容，势利之鬼。推之于医，则神圣工巧，得其神也；凡庸浅陋，类乎鬼也。精进日新，志惟神也，苟且殃人，心犹鬼也。察之形声，则坚凝深邃，形之神也；轻薄娇柔，形之鬼也。长洪圆亮，声之神也；短促轻微，声之鬼也。诊之脉色，则绵长和缓，脉之神也；细急休囚，脉之鬼也。清苍明净，色之神也；浅嫩灰颓，色之鬼也。是皆鬼神之征兆也。至若鬼神之原，尚有所谓。夫天地之鬼神，既不能出天地之外，而人物之鬼神，又安能外乎人心？是以在天地则有天地之鬼神，在人物则有人物之鬼神。善恶出之吾衷，良心自然难泯；强弱皆由阳气，神鬼判乎其中。以故多阳多善者，神强而鬼灭，多阴多恶者，气戾而鬼生。然则神鬼从心，皆因我造，灵通变幻，匪在他求。知乎此，而吉凶祸福之机，求诸心而尽之矣。以死生言之，则人受天地之气以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故气之为物，聚而有形，物之为气，散归无象。《丹经》云：分阴未尽则不仙，分阳未尽则不死。故原始而来属乎阳，是生必生于复，阳生而至乾；反终而归属乎阴，是死必死于坤，阳尽而归土。得其阳者生，故阳无十，阳无终也。得其阴者死，故阴无一，阴无始也。是以阳候多语，阴证无声，无声者死，多语者生。魂强者多寤，魄强者多眠。多眠者少吉，多寤者易安。故善操斯柄者，欲拯其死，勿害其生，将逐其寇，勿伤其君。阴阳聚散即其理，剥复消长是其机，而死生之道，尽乎其中矣。以疾病言之，则泰为上下之交通，否是乾坤之隔绝。既济为心肾相谐，未济为阴阳各别。大过、小过，入则阴寒渐深，而出为症瘕之象。中孚、颐卦，中如土藏不足，而颐为膨胀之形。剥、复如隔阳脱阳，夬、姤如隔阴脱阴。观是阳衰之渐，遁藏阴长之因。姑象其概，无能赘陈。又若离火临乾，非头即脏；若逢兑卦，口肺相连。交坎互相利害，入东木火防火。坤艮虽然喜暖，太过亦恐枯干。坎为木母，震巽相便，若逢土位，反克最嫌。金水本为同气，失常燥湿相干。坤艮居中，怕逢东旺，若当乾兑，稍见安然。此虽以卦象而测病情，以坎离而分水火，惟是坎本属水而阳居乎中，离本属火而阴藏乎内。故北方水地，一反存焉；南是火乡，二偏居上；东方阳木，八在其中；西是阴金，九当其位。可见离阳属火，半为假热难猜；坎水是阴，岂尽真寒易识？云从龙，风从虎，消长之机。水流湿，火就燥，死生之窍。倘知逆顺堪忧，须知假真颠倒。是以事变之多，譬诸人面，面人人殊，而天下之面皆相殊，古今之面无不殊。人面之殊，即如人心之殊，人心之殊，所以人病亦皆殊，此疾患之生，有不可以数计。今姑举

其大纲，而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神而明之，存乎人耳。然神莫神于易，易莫易于医，欲该医易，理只阴阳。故天下之万声，出于一阖一辟；天下之万数，出于一偶一奇；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天下之万象，出于一方一圆。方圆也，动静也，奇偶也，阖辟也，总不出于一与二也。故曰天地形也，其交也以乾坤，乾坤不用，其交也以坎离，坎离之道，曰阴曰阳而尽之。然合而言之，则阴以阳为主，而天地之大德曰生。夫生也者，阳也，奇也，一也，丹也。易有万象，而欲以一字统之者，曰阳而已矣。生死事大，而欲以一字蔽之者，亦曰阳而已矣。虽曰阳为阴偶而乾阳健运，阴为阳基而坤静常宁，然坤之所以得宁者，何莫非乾阳之所为？故曰如艮其止，止是静，所以止之便是动。是以阴性虽狡，未尝不听命乎阳，而因其强弱以为进退也。所以元贯四德，春贯四时，而天地之道，阳常盈，阴常亏，以为万物生生之本，此先天造化之自然也。惟是阳如君子，阴如小人，君子则正大光明，独立不倚而留之难，小人则乘衅伺隙，无所不为而进之易。安得春光长不去，君子长不死？惜乎哉？阳盛必变，逝者如斯。故日中则昃，月盈则亏，亦象夫阳一而阴二，反觉阴多于阳，所以治世少而乱世多，君子少而小人多，期颐少而夭折多，此后天人欲之日滋也。是以持满捧盈，君子惧之。故圣人作易，至于消长之际，淑慝之分，则未尝不致其扶阳抑阴之意，非故恶夫阴也，亦畏其败坏阳德，而戕伐乎乾坤之生意耳。以故一阴之生，譬如一贼，履霜坚冰至，贵在谨乎微，此诚医学之纲领，生命之枢机也。是以《易》之为书，一言一字，皆藏医学之指南，一象一爻，咸寓尊生之心鉴。故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虽不言医而义尽其中矣。故天之变化，观易可见；人之情状，于象可验；病之阴阳，有法可按。丽于形者，不能无偶；施于色者，不能无辨。是以君子将有为也，察之以理，其应如向，神以知来，知以藏往，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极其数，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精至神，其孰能与于此？与于此者，大其道以合天地，廓其心以合至真，融其气以生万物，和其神以接兆民。是谓得天地之纲，知阴阳之房，见精神之窟，搜隐秘之藏。然而易天地之易诚难，未敢曰斡旋造化，易身心之易还易，岂不可变理阴阳？故以易之变化参乎医，则有象莫非医，医尽回天之造化；以医之运用赞乎易，则一身都是易，易真系我之安危。予故曰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学医不学易，必谓医学无难，如斯而已也。抑孰知目视者有所不见，耳听者有所不闻，终不免一曲之陋。知易不知医，必谓易理深玄，渺茫难用也。又何异畏寒者得裘不衣，畏饥者得羹不食，可惜了错过此生。然则医不可以无易，易不可以无医，设能兼而有之，则易之变化出乎天，医之运用由乎我。运一寻之木，转万斛之舟，拨一寸之机，发千钧之弩。为虚为实者易之，为寒为热者易之，为刚为柔者易之，为动为静者易之，高下者易其升降，表里者易其浮沉，缓急者易其先后，逆顺者易其假真。知机之道者，机触于目，神应于心，无能见有，实能见虚，前知所向，后知所居。故可以易危为安，易乱为治，易亡为存，易祸为福。致心于玄境，致身于

寿域，气数可以挽回，天地可以反复，固无往而非医，亦无往而非易，易之与医，宁有二哉？然而用易者所用在于变，用医者所用在于宜。宜中有变，变即宜也，变中有宜，宜即变也。第恐求宜于变，则千变万化，孰者为宜？求变于宜，则此宜彼宜，反滋多变。有善求者，能于纷杂中而独知所归，千万中而独握其一，斯真知医易之要者矣。然而知归知一，岂易言哉？余忽于孔子之言有以得之，曰知止而后有定也。夫止即归之根，一之极也。盖病之止，止于生，功之止，止于成，恶之止，止于去，善之止，止于积。事之得失也必有际，际即止也。数之利钝也必有垠，垠即止也。至若一动一静，一语一默之间，无不皆有所止。止之所在，即理之窟也，即化之基也，即不二之门也。能知止所，有不定乎？既定矣，有不静乎？既静矣，有不安乎？既安矣，有不虑乎？既虑矣，有不得乎？所得者何？得诸易即得其变，得诸医即得其宜。然则得由乎虑，而虑由乎止。所谓止者，意有在而言难达也。姑拟其近似者曰：易有不易之易，宜有不疑之宜，即止所也。又拟之曰：必先于不摇不动处，立定脚跟，然后于无二无三处，认斯真一，亦止所也。夫止为得之本，得是止之末，得之生意萌乎止，止之实效归于得。观《孟子》曰：不动心。邵尧夫《不语禅》曰：请观风急天寒夜，谁是当门定脚人？此二子之功夫，谓不从止处得来耶？止之为义，神哉至矣！是诚医易之门路也。有能知此，则福胎于祸者，何祸不消？危生于安者，何危不却？夫是之谓养生主，何不可也？夫是之谓医国手，亦何不可也？又岂特以一匕之济，足云医易之义哉？嗟呼！圣贤之心，千古一贯，乐吾斯道，仁爱无穷，秘发鬼神，二竖奚从逃遁？玄同天地，六宫焉有西东？醉造化于虚灵，弄壶中之日月；运阴阳于掌握，滴指上之阳春。至精至微，蒙圣人之敦诲；其得其失，由自己之惰勤。五十学易，讵云已晚？一朝闻道，立证羲黄。即道即心，谁无先觉。余虽不敏，犹企医王。因尔重申其义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亦冀夫掖斯道之门墙。谨纪夫著论之岁月，则皇明之万历，壬子之一



卦气方隅论

天地之气，始于子中。子居正北，其名朔方，又曰幽都。幽者，隐也，微也，谓万物未生，幽隐未可察也。朔者，尽也，初也，谓阴气之极，阳气之始也。邵子曰：阳气自北方而生，至北方而尽。故《尧典》谓北方为朔易，朔易者，除旧更新之谓也。盖其自子至亥，周而复始，以成东西南北、春夏秋冬之位。子午为阴阳之极，卯酉为阴阳之中，是为四正。四正定而每隅间之以二，是为十二宫。每隅间之以五，是为二十四向。再按洛书九宫，位分八卦。伏羲八卦曰先天，其次则乾南坤北，离东坎西，以左右分数之，自南而东者，曰乾一兑二离三震四，自西而北者，曰巽五坎六艮七坤八；文王八卦曰后天，离象火而居南，坎象水而居北，震象木而居东，兑象金而居西，以次而数，则乾起西北，顺而左旋，曰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以周八宫也。先天以乾坤分天地而定上下之位，后天以坎离分水火而定南北之方。先天以乾居正南，坤居正北，其阳在南，其阴在北；后天以乾居西北，坤居西南，其阳在北，其阴在南。故先天以巽离兑虽为阴卦而本乎乾体，故位于上，震坎艮虽为阳卦而本乎坤体，故位于下；后天以乾来交坤，化为坎水而居北，坤去交乾，变为离火而居南，天体倚北而偏于西，故乾之退位于西北，地体属土而继乎火，故坤之寄位于西南，巽居东南，木先火地，艮止东北，因对坤方，乾父在北，故坎艮震三子随之而居下，坤母在南，故巽离兑三女随之而向前。先天以上下分左右，故以乾坤为纵，六子为横，后天以东西界阴阳，故以震兑为横，六卦为纵。先天以乾坤之末交二至，离为日，故升于东，坎为月，故生于西；后天以震兑之中当二分，自震而南，巽离为木火之地，自兑而北，乾坎为金水之乡，故《易传》曰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正以明东南春夏之盛，西北秋冬之衰。是先天者，所以言六合之象，后天者，所以明气候之详。故邵子曰：先天为易之体，后天为易之用也。夫天体正圆，面南背北。南北两极，乃其运转之枢。北极居上而为尊，南极居下而为对。邵子曰：天之阳在南，阴在北；地之阴在南，阳在北。天阳在南，故日处之；地刚在北，故山处之。《河图括地象》曰：西北为天门，东南为地户。《内经》曰：天不足西北，地不满东南。故曰天门无上，地户无下。又曰东南方阳也，阳者其精降于下，西北方阴也，阴者其精奉于上。故阳降于下，则阳盛阴微而东南之方常多热，阴奉于上，则阴盛阳微而西北之地常多寒。昆仑峙于西北，故西北高而多山，沧海浴于东南，故东南下而多水。高者多寒，下者多热。东南阳胜，则气为熏蒸，而春夏之气多烟雾，西北阴胜，则气为凛冽，而秋冬之气多风霾。中国形胜，居昆仑之东南，故天下之山脉皆起于昆仑，山脉之所起，即水源之所发。是以中国之山，自西北而来；中国之水，亦自西北而发。朱子曰：大凡两水夹行，中间必有山；两山夹行，中间必有水。试考中国舆图，其山脉发自昆仑，委蛇二

万四千三百余里而入中国，分大龙为三障于外，大河为两川于中，以成中国河山之胜概。由是四方立而有十二辰之会，二十八宿辨而有分野之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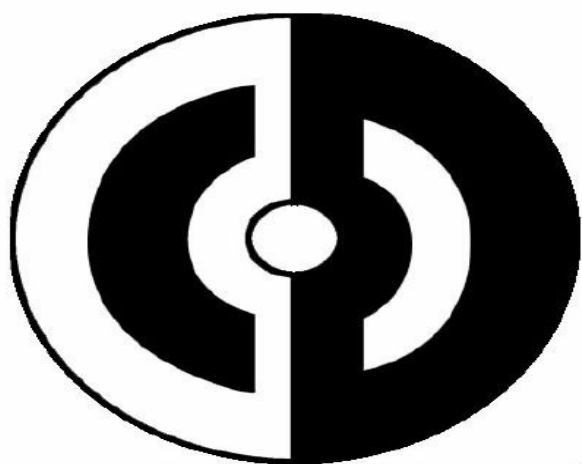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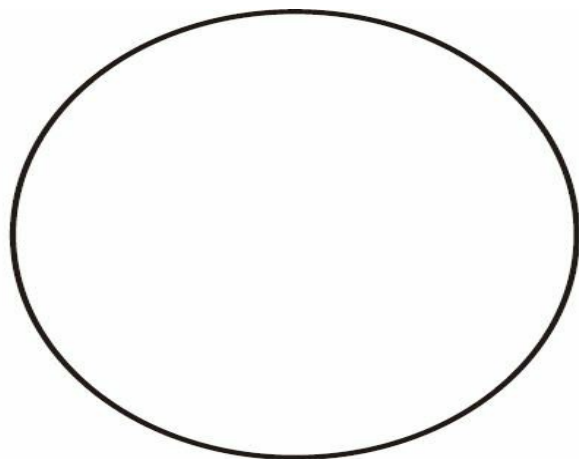
■。

医原图说 卷上

(清) 金 理

周子太极图

阅此图，天赋命于人之理可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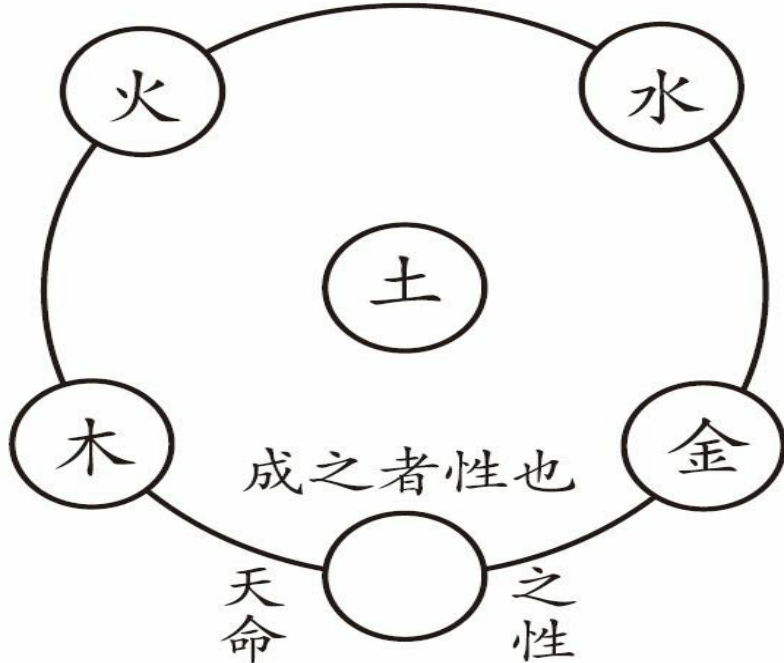
太极本象

中心一圈

阳之长居左上

阴之长居右上

继之者善也



稚阳居左下

稚阴居右下

成之者性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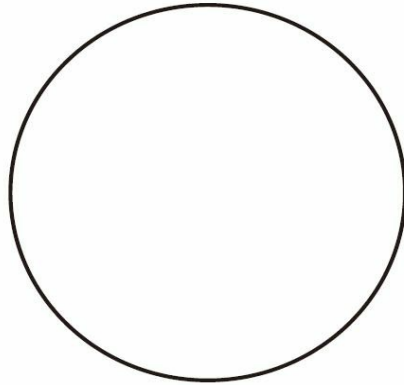
天命

之性

此图止于三，以下气化、形化二图即从此小白圈化生来，而周子乃申明其义也，赵氏太极小白圈以下之事也。

赵氏太极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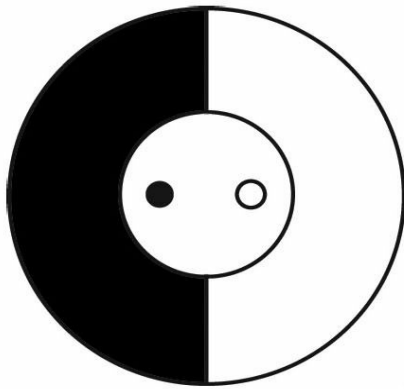
即周子第三图五行中之一小白圈



此图不得以周子太极上三图观之，当于五行图小白圈以下阐其理始合。

阅此图，人受生于天之道可见矣。

即周子第四图气化一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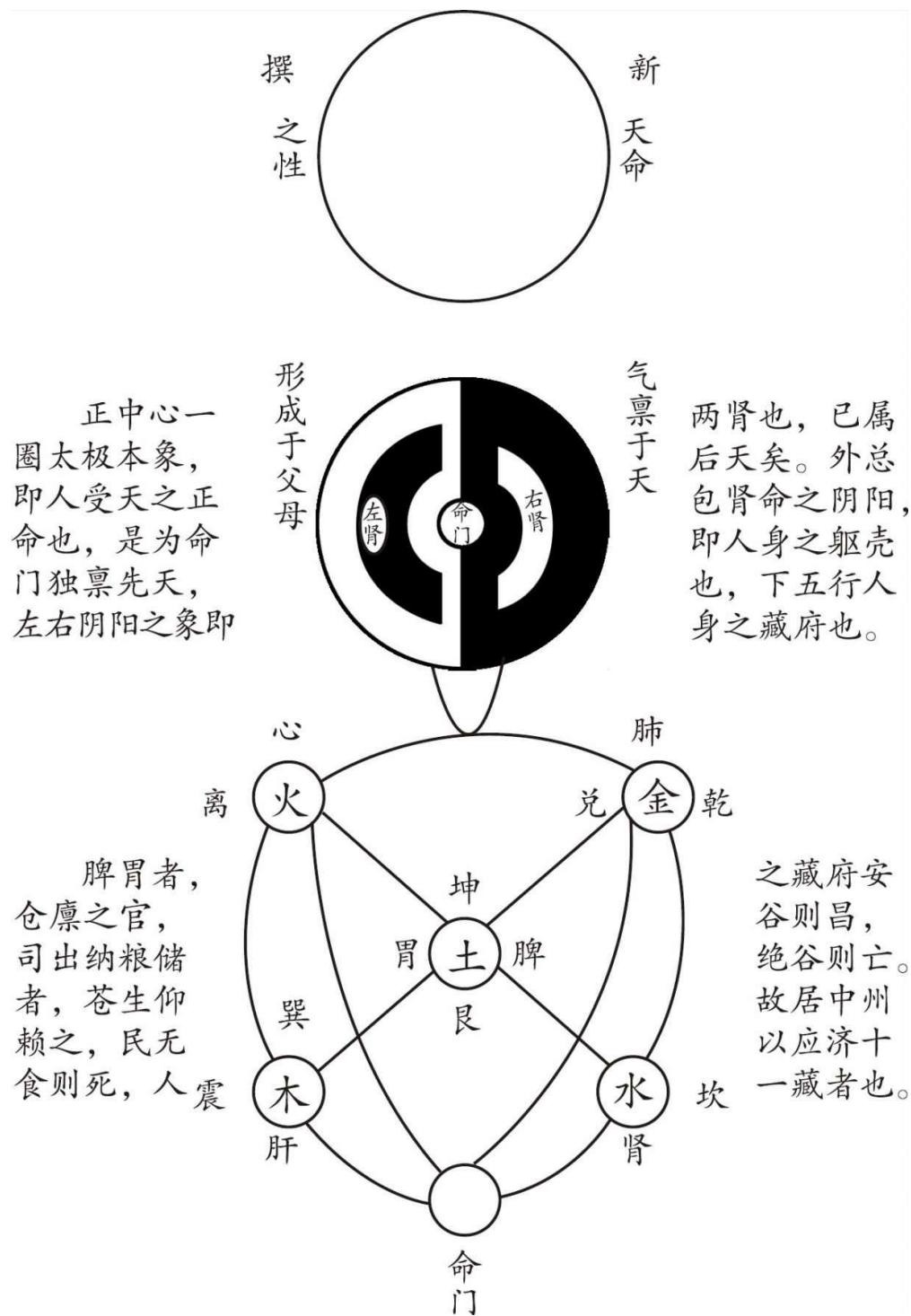
坤道成女

乾道成男

即周子第五图形化一圈

	阴水		阳火	
藏府配乎五行		土		形体生于父母
	木		金	

新撰人身太极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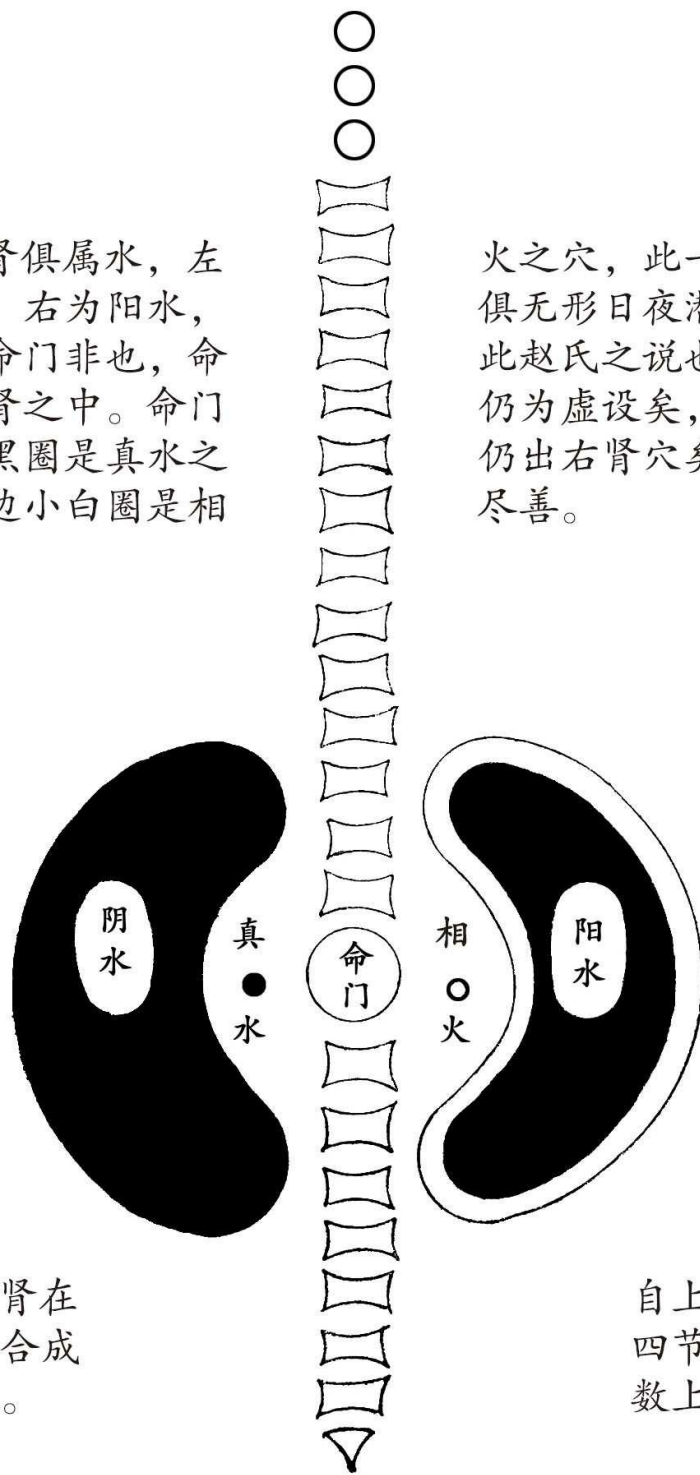
赵氏命门图

两肾俱属水，左为阴水，右为阳水，以右为命门非也，命门在两肾之中。命门左边小黑圈是真水之穴，右边小白圈是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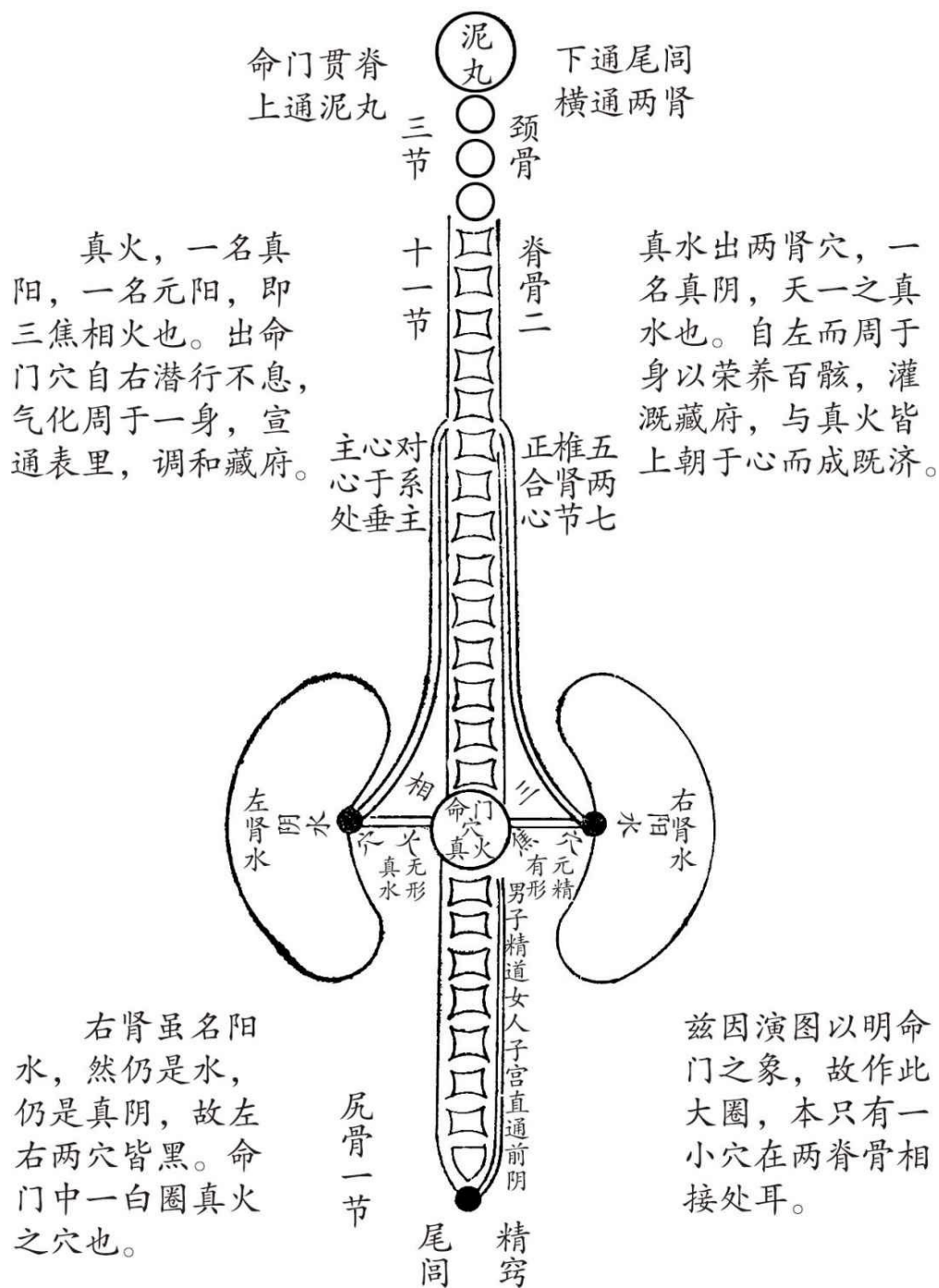
火之穴，此一水一火俱无形日夜潜行不息，此赵氏之说也，命门仍为虚设矣，而相火仍出右肾穴矣，犹未尽善。

两肾在人身中合成一太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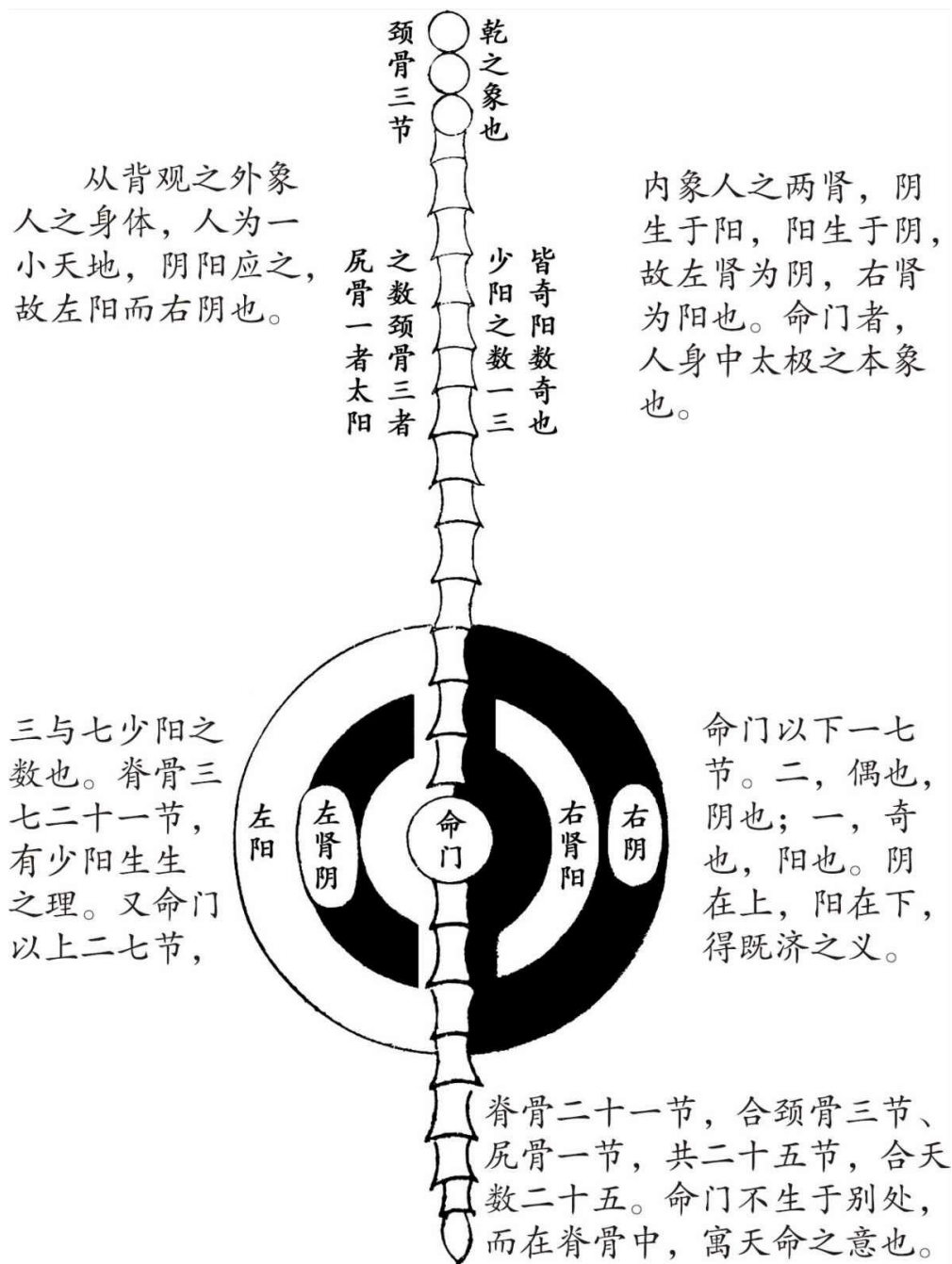
自上数下十四节，自下数上七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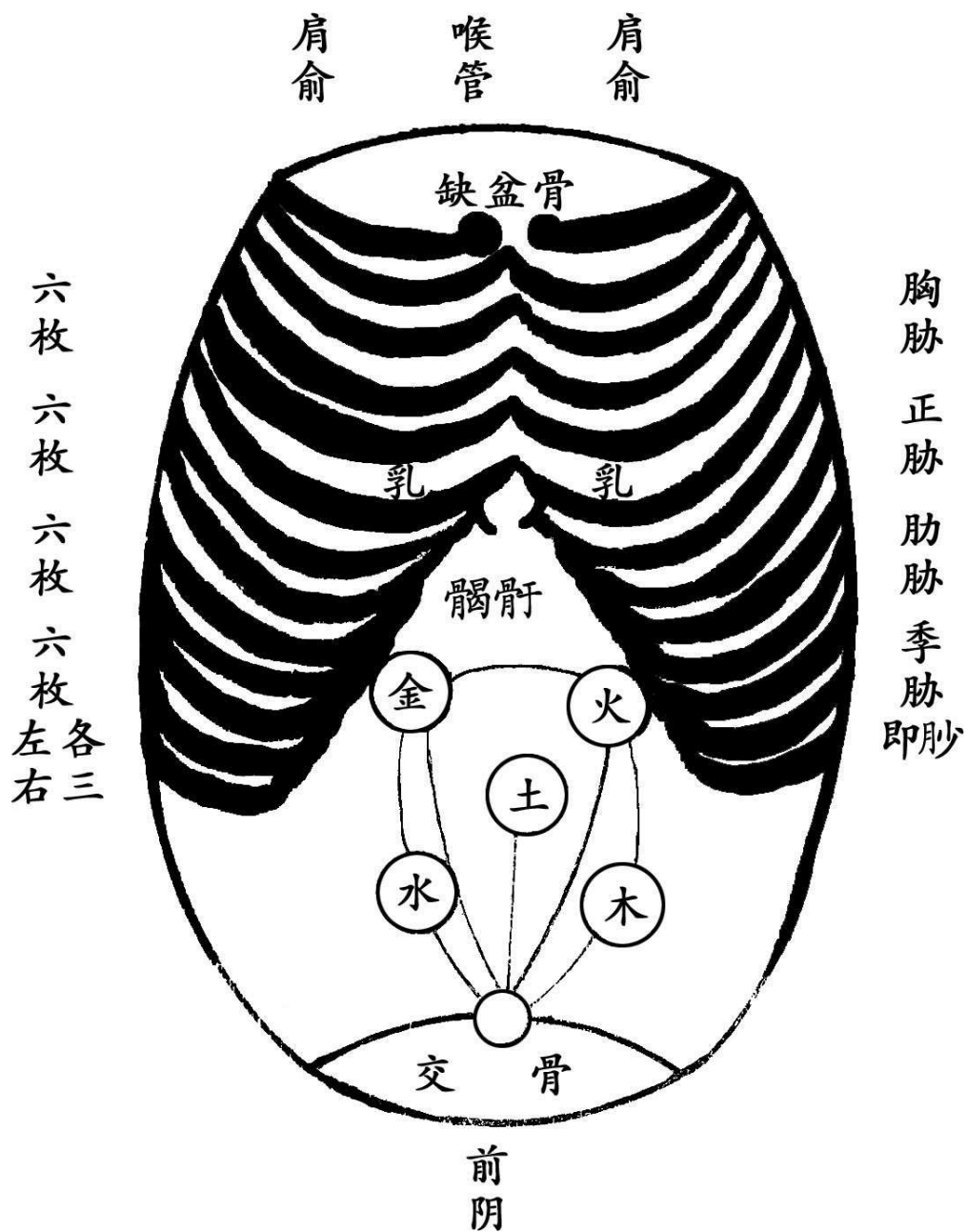
新撰命门图



命门太极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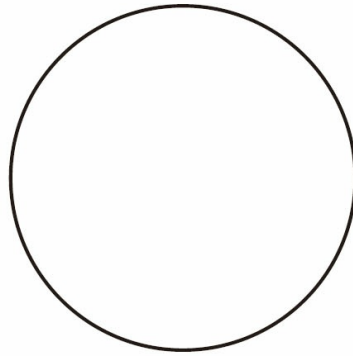
藏府太极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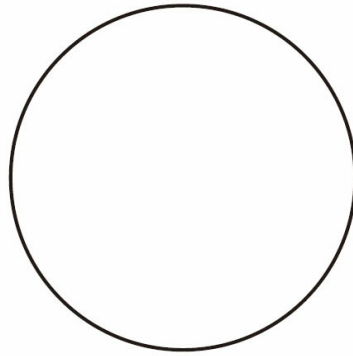
肋骨左右各十二，共二十四枚，四六二十四，四与六太阴之数也。缺盆骨，髑髀交骨左右各一，共六枚坤之象也。合肋骨二十四共三十枚应地数三十，中列五藏五行太极也，即赵氏第三图从面观之。

人道体乾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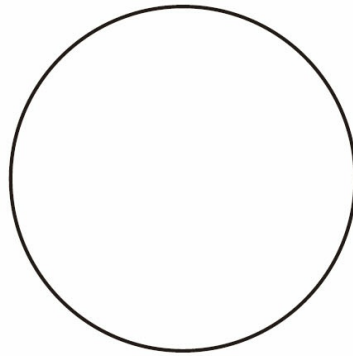
此即太极图化生万物之五行中一小白圈也。



此即气化图也。人禀于天而成，



于父母之初象，即胚胎命门也。



此即形化图也，中含人身藏府配合之五行，以上除周子赵氏三图余皆新撰。

合说周子、赵氏二图

周子太极图，法天象以明人道，面南观之，乃向阳以明道，南面而行令也。赵氏命门图（即人身太极图），就人身以明天道，面北观之，以其象在背，故以人背对南而北面视之也。第一图，先天无形之象也，两图同。第二图有象可拟即为后天，两图之左右阴阳各异者，周图明其用以该体，赵图明其体以该用也，周图天然东离西坎之象也。然坎属阳而离属阴，虽曰左阴右阳，无或不可，故阳根乎阴，阴根乎阳，天地间阴阳二气，无不交济，无不充满，虽分左右，其实未尝死死分左右也。赵图就人身水火分左阴右阳也，然水生于天一之阳，火生于地二之阴，虽曰左阳右阴，亦无不可。如曰左属水与血，右属火与气，左未尝无气，右未尝无血，于此可见水火之无不周遍，气血灌溉于百骸，阴阳充养乎一身，固无罅隙，岂又可以分左右乎？盖立言者不得已，故举理之有阴阳，以左右示人以象耳。在学者，不可拘泥于左右阴阳，而胶固其理也。第三五行，周子法河图以示象。河图东离西坎，故周图左火右水，河图左三右四，故周图左木右金，交而左旋以相生，赵图法洛书以示象，洛书左三右七，故赵图左木右火，洛书戴九履一，故赵图北水南金不交右旋以相克，位虽异而理则一也（上合说周子、赵氏二图。）

说新撰人身太极图

河图四九在右，洛书四九在上，故肺金居右之上。河图二七在上，洛书地二亦在上，故心火居左之上。肺阴也，心阳也，阳位左而阴位右，居高以底下，有父母之象，故经云：鬲育之上，中有父母，指心肺也。河图三八在左，洛书亦在左，而八居下，故肝木居左之下；河图一六在下，洛书亦在下，而六偏右，故肾水居右之下。河洛五皆在中，故脾土居中，且水位西北，木位东北，火位东南，金位西南，土位居中央，得五行相生之义，四时顺运之序。夫河洛者，明天地阴阳之道者也，亦本天地阴阳自然之道，以示人者也。人身之藏府部位，与天地阴阳自然之道，无不吻合。故曰：人为一小天地，天人岂有二哉！不特小云而已。（上说新撰人身太极图。）

说赵氏命门图

赵氏以太极形容肾命，为得其理矣，但相火、真水二窍，则是仍以右肾为相火，左肾为真水也。且既以两肾分阴水阳水，而又有二窍以生相火、真水，则命门一穴似属赘疣矣，与人身有何干系，而郑重称之曰命门耶？愚谓两肾皆水，虽分阴水阳水，然皆阴也，故二窍皆生水之穴也。若夫相火的在脊骨中间命门穴中生出，潜行不息，运化无穷，以温养乎一身，总摄乎诸藏，而为性命之根，生生之原，故曰命门，所谓一阳陷于二阴之间也。因僭定一图并陈于右以俟参考。（上说赵氏命门图。）

说七节之旁中有小心

经曰：七节之旁中有小心，玩味七节二字，以心君在鬲育之上，垂处正对第七节脊骨，自心数至命门亦七节，非特自尻上数至命门为第七节也。然自上之下七节为心与脊骨相去，自下之上七节为命门与脊骨相贴，人身藏府惟此二者皆正中而处，一生于上，一生于下，一位乎前，一位乎后，尊卑之位定，而君臣之道见。玩旁中二字，谓紧贴下第七节脊骨之前旁而中处，非偏非后，亦非左右两旁也。若但言旁则与脊骨相离矣，但言中则在脊骨之内矣，故连下旁中二字，后人何忽而不辨耶？玩有字，是有形有据者，非无而为有也。故脊中小窍乃命门穴也。非命门之体，其体则在两肾之间七节之旁中，有淡赤脂贴脊而垂生于两肾正中，如心之垂于肺叶中也。其象似脂非脂，如心而小，故曰小心，即丹源子所谓有形如掌之三焦也。主人生气，人死气散，其形缩成些小脂膜耳，有系焉，上通于心，下通前阴，即雷公所谓胞胎也。其穴则曰命门，其体则曰三焦，二而一者也。男子以藏精，女人以系胎，即相火之原，三焦之本也。玩小心二字，有形之义益明，若只此一穴，何不云七节之旁中有小穴，而乃谓之小心耶？以其似心而小，且以配心主也。故亦有心之名，而云小者，上既有心君，此则亚于心也。心为一身之主宰，命门乃一身之司命，故既名曰命门，又号曰小心，非心而有心之德也。《内经》云：主不明则十二宫危者，本言心主，或有以为命门也。若以主谓命门者大非。盖心，君火也；命门，相火也。一身之动静云为，实命门之火司之，然必禀命于心君，故曰相火也。安得称主而反谓心君为官乎？（心者君主之官，此官犹后人称皇帝，曰官家本三皇官天下之义，故官字上加君主二字，不得与十一官同看，赵氏亦未明此，故有一番辩论也。）又有谓心包为心主，引《灵枢》膻中者，心主之宫城为据，岂知膻中即心包，心主是指心君，宫城是指心包也。非以心包为心主，膻中为宫城也。心包所以卫心君者，又安得为心之主耶？夫在天为日，在地为君，在人身为心。故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人身岂独有二主哉？其以命门心包为主者皆谬。（上说七节之旁中有小心。）

命门杂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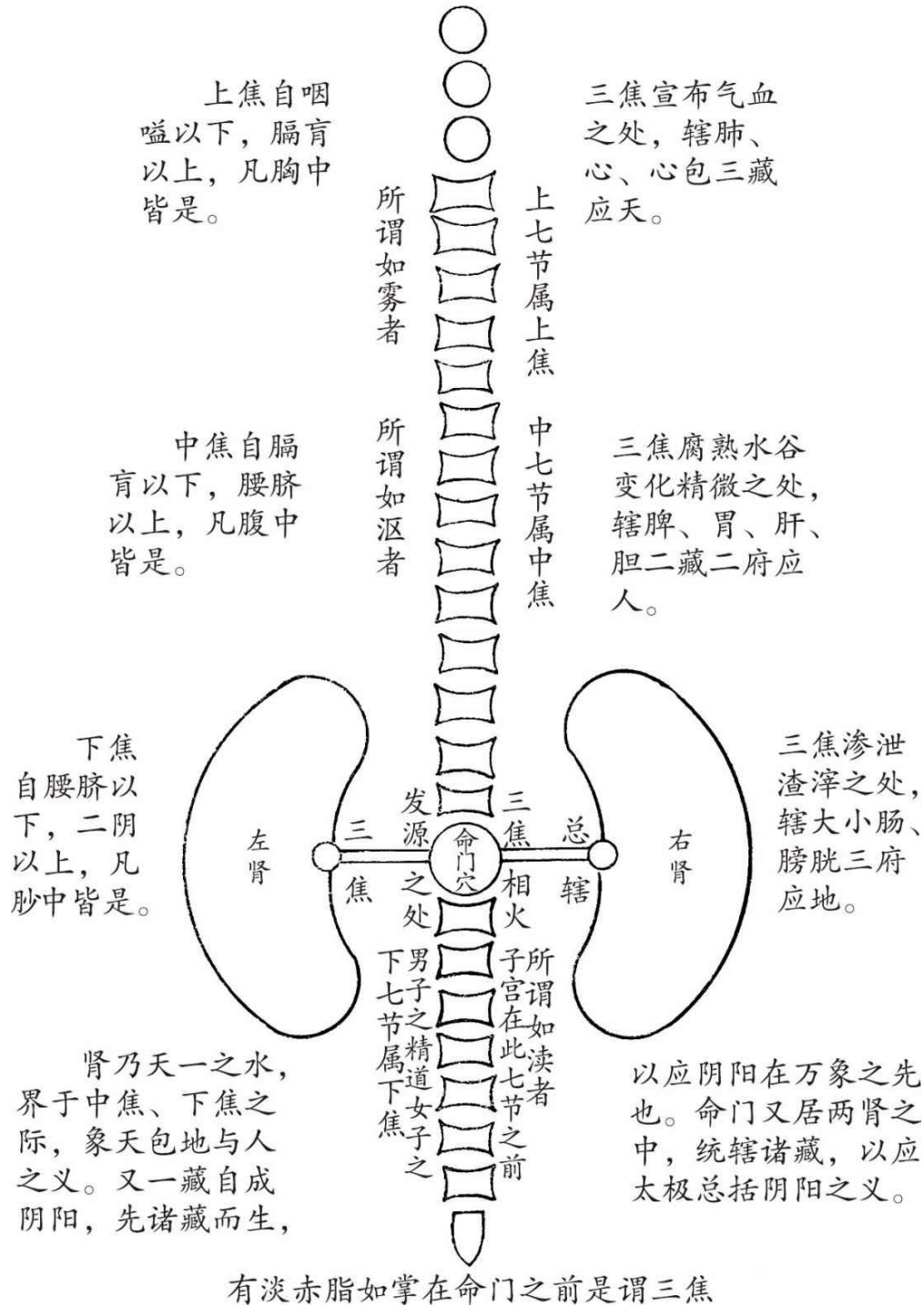
命门、肺、心包同为代君行事者，而责有攸分，更宜明辨。肺为华盖，居至高之位，而心君系焉，司一身之气，分布阴阳，调元赞化，是其责也。所谓秉国之钧者，心王之元老也。心王必曰子若有疏附矣。命门寄于两肾之中，而为十二经之帅，能守则邦国安，失守则邦国危，匡君御寇，是其责也。所谓维屏维翰者，心君之方伯也。心王必曰子若有御侮矣。心包则护卫心王，九重宣命，捍外卫内，是其责也。所谓出纳王命者，心王之近臣也，心王必曰子苦有奔奏矣。故命门外相也，心包内相也，肺廊庙之相也，皆所以代君行事，宣化播令者也。（上命门杂说。）

说命门、藏府太极图

命门相火者，龙也。肾精者，水也。肝火者，雷也。龙起而雷发，水腾翕然随之，有不期而至者，龙伏而雷息雨歇，寂然消散也。必相火动而肝火亦动，肾水随而沸腾，故肾精不能自泄，相火既动吸两肾之精，聚于命门，走精道而泄于前阴也。相火既动，精未泄而精已离宫，不能复返，多成恶疾，相火数动而阴精易竭，多成天柱，智者宝之。○龙起而雷随之，势所必然，亦知夫雷震而龙启蛰乎？故嗜欲与善怒，皆肝火也，肝火即是雷火，雷发之正，宣助生气，发之暴烈，即是不正，亦能害物。人之多嗜欲，多忿怒，即雷发之不正者，无不害物者也。故古人谆谆以惩忿窒欲为戒，盖多欲多怒，皆能煽动相火，销铄精神，岂特色欲为然？欲如毒龙，怒如暴雷，暴雷伤物，不复赘言，龙之游行，虽能布云雨，而所经之所，每致伤物。人之欲与怒，可不戒慎乎哉（上命门杂说。）

命门，先天也；两肾，阴阳也；藏府，五行也，皆合太极之义。背为阳为乾，腹为阴为坤，脊骨廿一节，尻骨一节，颈骨三节，应天数二十五，又颈骨（即天柱骨）三节象乾卦，其数奇，其形奇，奇阳也。肋骨廿四枚，缺盆、骹、交骨各二枚，应地数三十，象坤卦，其数偶，其形偶，偶阴也。其河、洛、太极、阴阳、五行乾坤，奇偶之理人身无不毕备。（上说命门、藏府太极图。）

三焦图



三焦命门说

按：三焦即命门相火也，以命门穴界于两肾中间，故曰三，以火逼于水，故曰焦。尝考扶桑之东，有尾闾焉，是海之泄水处，即天地之下窍也。故人之尻骨处，亦曰尾闾，法天地而名之也。夫尾闾者，日出于此，有石广厚，皆四万里海水注之辄焦，故又曰沃焦。命门居两肾之中犹日出尾闾之间，故养生家有海底日红之喻。真火奉养生身之至宝，性命之根也。中古以下人多不知撙节爱养，以致火亢而水竭，所谓少火生气，壮火食气，而每每戕生。古圣人因以沃焦之义，合肾命而名之曰三焦。谓人不知撙节爱养此两肾一命门者，终不免同焦而已矣。实悲悯生民之言，亦警戒生民之意也。后人但以上焦、中焦、下焦为三焦，而以三焦之原祇名曰命门，昧古人命名之意，截然分而为二矣。岂知命门者，三焦之原也。上焦、中焦、下焦者，三焦之所辖也。男子精道，女人子宫者，三焦之府也。又命门者，三焦之穴也，以其攸关于人之性命，故曰命门，相火发源于此，故为三焦之原，余所以谓三焦即命门者此也。心与心包，肾与命门（即三焦）有自相表里之象，因小肠膀胱分配之，不复言此矣。但以心包配三焦而成表里又为一藏一府也

余所谓三焦者，命门也。推古圣人之本意，而为是言也。举世之所谓三焦，乃上焦、中焦、下焦也。三焦相火出命门穴潜行于周身，日夜不息，是人之真火，以应天之真阳，故亦曰真阳。以人身藏府气血皆属后天，惟此火独为先天之火，故又曰元阳。直合太极一元之理，行于鬲上则如雾，是曰上焦；行于中脘则如沍，是曰中焦；行脐以下则如渌，是曰下焦。此上焦、中焦、下焦者，随三焦气化所至而上曰上，而中曰中，而下曰下，本廓然无有，必待真火之气化至而后如雾、如沍、如渌也。此如雾、如沍、如渌者，皆真火所为，非上焦、中焦、下焦自能如雾、如沍、如渌也。真火之气化不至，则上焦、中焦、下焦所谓如雾、如沍、如渌者，无复如雾、如沍、如渌矣，仍是廓然之虚也。譬诸天使至州郡之官廨，则州郡之官廨中有车有马有旌有旗有徒卒，及天使去无复有车有马有旌有旗有徒卒矣。而尚指廓然之官廨，曰此天使也。虽至愚者不道，道之而人必哗然笑之矣。舍命门穴中之真三焦相火，而贸然同声共指上焦、中焦、下焦廓然之墟，曰此三焦也。言之者不知误，循之者不知其误，惜哉！

凡十二藏，皆有体有用者，未有有用无体而亦得列为藏府者。故宗气、营气、卫气，皆有用而无体，故不为藏府所配，而诸书亦皆另立图以明之矣。何上焦、中焦、下焦者，有用而无体，独得列藏府之中。所谓宗气、营气、卫气皆胃气也，积于胸中则为宗气，出于中焦则为营气，出于下焦则为卫气。所谓上焦、中焦、下焦者，皆命门穴之三焦真火所

为也，行于上而如雾则为上焦，行于中而如沕则为中焦，行于下而如渚则为下焦。故上焦、中焦，下焦者，以三焦之相火所历而名焦也。亦犹胃气之积于胸中为宗气，出于中焦为营气，出于下焦为卫气之义耳。后人竟混指所谓上焦中焦下焦以为三焦者，大误。若以上焦、中焦、下焦合一而配一藏亦可，合宗气、营气、卫气为一而配一藏乎？何未之思也。

或曰据子所云，命门即三焦也。经云：三焦者，决渚之官，水道出焉。命门可谓之决渚之官乎？而能水道出焉乎？予曰：所谓决渚之官，水道出焉者，以其能如雾如沕如渚而后能水道出，故谓之曰决渚之官。所以如雾如沕如渚者，诚三焦之责，而非上焦中焦下焦之谓也。若夫上焦中焦下焦者，特三焦之所辖耳，何能自为如雾如沕如渚而任决渚之责，以出水道哉？且如肾主五液者，也非命门相火于中以鼓舞之、宣导之，则虽能主，未必能化，故主五液者肾也，化五液者命门也。人但知气化及于州都，小便自利，而不知火化及于州都，小便自利也。无命门三焦火以化之，亦不能自利耳。五苓散、肾气丸之用肉桂，乃得是理，曷非决渚而出水道乎？或曰：决渚出水道之说，既得闻命矣。然相火者，相臣之职也，故能代天宣化，恐于决渚之官不相称欤？曰官号不异朝制，或殊譬如参政之官，于宋则为相矣，于今则为道也。要知撰经文者，黄帝岐伯也。黄帝之世，是大禹疏凿九河之前，其时水患常多，厥责非小，故尧时洪水泛滥，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禹疏九河时，禹在方伯之列矣，而厥职是任子以斯时。决渚之官为何？如代天宣化，谅弗为过。

五藏六府皆有形象，独上焦中焦下焦无形象，既无形象，不应与心包络为配，致有疑心包络为亦无形象者，且上焦中焦下焦者三焦之分野，所谓三焦者，在两肾中间即命门也。命门穴者，三焦相火之所由出也。（虽有三之名，实一物也，非如上、中、下焦之截然分三部也。）总领藏府营卫经络内外左右之气，积于上焦，布于中焦，出于下焦。或谓三焦者，人之三元之气也。此三元之气者。命门三焦元阳之气，分布上焦中焦下焦者也，非上焦中焦下焦自有之气也。上焦中焦下焦者，既无所有，亦无所专，凭命门三焦行事之地也，岂可以为一府而配一藏乎？配一藏成一府者，自有命门，三焦相火在何？亘古以来遗而不察耶？夫命门穴在两肾中间，三焦相火之门户也。故命门即三焦也，有形质，有定位，直通前阴，男子以藏精，女人以系胎，代君火行事，故谓之相火，正合与心包为配，心包如果之壳，其体外著，所谓实而不满也为藏，三焦（即命门）如果之仁，其象内充，所谓满而不实也为府。若以空廓虚无之上、中、下焦为府，而反遗确然可据之两肾中之三焦余则未敢信也

心为离，以包络而成离象也。肾为坎，以三焦而成坎象也。心包三焦皆相火也。心包裹心之外，火著于外，离之本象也。三焦居肾之中，阳藏于阴，坎之本象也。非心包三焦，心与肾但有奇偶之数，阴阳之形而已。心肾本以水火之义而得名，坎离未若合心包三

焦而并著，其象于理为尤昭也。离火虽是阳，而卦属阴，为中女，以其得坤之性。又火生于地二也。坎水虽是阴，而卦属阳，为中男，以其得乾之性。又水生于天一也。以中女配中男，以火配水也，其位为未既，而其原本诸泰也，则心包为妇而藏，三焦为夫而为府，不亦宜乎？理本自然也。心包之代君行事者，宣命于朝廷也。三焦之代天宣化者，布政于邦国也。故三焦者，方伯之官，而司决渎之职，正如大禹之任，盖上古无兵荒之灾，而水荒之患为多，惟决渎可以奠邦泽民，故其命最重。三焦司决渎之责，使上焦、中焦、下焦疏通，则内外左右上下皆通，其灌溉周身，和内调外，荣左养右，导上宣下之功莫大焉。

所谓有体有用者，如手太阴肺，两耳六叶，如华盖而位高者，是其体也，司清浊之运化，为一身之橐籥者，是其用也。如手少阴心，状如莲蕊半垂镇膻中者，是其体也，具理而应事，为一身之主宰者，是其用也。以其类推十二藏皆得。故三焦之有脂如掌，居两肾中间者，是其体也，所以温养百骸宣通气血灌溉藏府为一身之司令者，是其用也。若夫上焦中焦下焦者，用有所假，而体则了无，阒然虚位，乃相火行事之处，岂得列为藏府，虽人身如水上之沤，而藏府不可同水中之月，是故行仁者人也，载道者身也，未有无其人而仁自行，无其身而道可成，无其体而藏府名者。

两肾中间有淡赤脂如掌而无岐，小于肾附脊而生著脊有窍，为命门穴，实三焦之穴也。其体之厚薄缓急直结，外应皮毛之祖密美恶，其理之纵横分人之勇怯，备详《灵枢》《本藏》《论勇》诸篇。男子以藏精，女人以系胞者，此也。越人同心包而谓之无形者，其意以包络与三焦同是些小脂膜，不如他藏之质实而坚者，故云然耳。若真无形，直如宗气、营气、卫气而已，岂得列为一府配一藏而成一经哉？

古圣人之立三焦为府者，本命门穴之三焦相火也。特假上焦中焦下焦为三焦宣化之所以示人，后人不体认古人之意，而漫然以相火所辖所历之上焦中焦下焦为三焦，相火而命门之三焦之原，但以命门称之，而与三焦为二，以致虚位之上焦中焦下焦得列为府，而与心包相配，有体有用之两肾中三焦反遗弃孤立而无配，久相承谬而不察，是不揣其本而齐其末者也。乌乎可夫？命门者三焦之原，一身之根本也，治则生，不治则死。譬如三军之命令，建则胜，不建则败。屏翰之大臣，守则活，失守则乱，其关系于人，岂浅鲜哉？故予独加审焉而为是论。

尝考经言，上焦如此，中焦如此，下焦如此，皆是三焦之气行，于上焦有上焦之事，于中焦有中焦之事，于下焦有下焦之事。（以三焦之气所之，故上曰上焦，中曰中焦，下曰下焦，此三焦只如作上部、中部、下部解，人之外体亦分上、中、下三部，故用焦字以别之也。）特指出上焦中焦下焦以示人，言详而易明也。其实三焦总辖之，故凡言三焦云云，有实指三焦者，有将上、中、下焦并言而总举三焦两字以该之者，辞同而义别，细玩乃见其本意。

又考经言心包络之脉起于胸中，出属心包络，下膈历络三焦，言自胸下鬲而直抵肾中三焦也。非上、中、下焦可知。若谓上、中、下焦既下鬲矣，何复言历络三焦，上焦岂亦在鬲下乎？又三焦之脉有云布膻中，散络心包下膈循属三焦，若以上、中、下焦为三焦，于胸腹中皆可云三焦矣。何在上只言布膻中散心包下膈而后言循属三焦，下焦二肠膀胱之分又不及之矣。曷不于膻中即言属三焦而后言下膈如心包之出属心包而下膈而三焦，必离却上焦而才云属下焦，又不及止于以中焦为属哉？明是命门为三焦可知矣。

又云下焦者，别迴肠注于膀胱而渗入焉。故水谷者，常并居于胃中，成糟粕而俱下于大肠而成下焦，则下焦之不能为下焦乃有成之者在，故能如渎而成下焦也，则下焦之本非三焦明矣，举下而上中可知矣。

三焦相火即命门相火也，潜藏于命门而默运于上、中、下三焦，以融养乎百骸者也。若别而为二，则三焦相火不藏于命门，又藏于何处？将充塞于腔中之空处乎？抑徒存其名而泯然无有其原乎？将充塞于腔中之空处，则燔灼其体，而成槁木矣。若泯然无有其原，则冰冷其体而为死灰矣。不知藏于命门浑然太极也，运于百骸霭乎阳春也。故相火之藏于命门犹神之藏于心也。命门之居于肾中，犹心之居于肺中也。心藏其神，寂然不动，应于万事，感而遂通；心不藏其神，则失守而为病；命门不藏相火，则沸腾而为害，可知命门者即三焦之原，非有相火散漫充塞于上、中、下三焦，而上、中、下三焦亦无有善藏相火之地，非三焦之即命门乎？故予又申说之命门为上中下三焦之主，相火之原也。上、中、下三焦为命门之使，相火之用也，总曰三焦。或谓有二，实未尝有二，如木之有本有枝，一木而已，将分枝本为二乎？

予论中凡言三焦即命门，言命门即三焦，若言今之所谓三焦，必加上、中、下字以别之。

古人或以上焦、中焦、下焦称三焦者，以三焦气化所至而言，后人竟以上焦、中焦、下焦为三焦者非是。

古人言上焦、中焦、下焦，即是三焦，言三焦即是言命门，后人便认定上焦、中焦、下焦为三焦，而更不知三焦之有本。所谓三焦者，竟以命门自为命门，而二于三焦矣。

命门本即是三焦，故命门之经络、脉病、药食、补泻悉依今之三焦，谱不用更改，兹惟推识其三焦之本来面目而已，谱本元二也。（《脉经》以右尺候命门，命门即三焦相火可知矣。）

人之躯壳象天地，气血应阴阳，藏府配五行，命门独禀先天所赋而生，含太极之理，先躯壳而生而反包躯壳之内，象太极在天地之先，而天地间无非太极可见，命门是人身之

根本，既有此身可不求诸其本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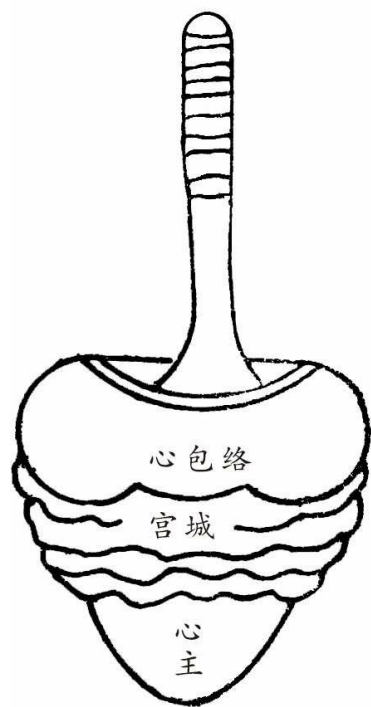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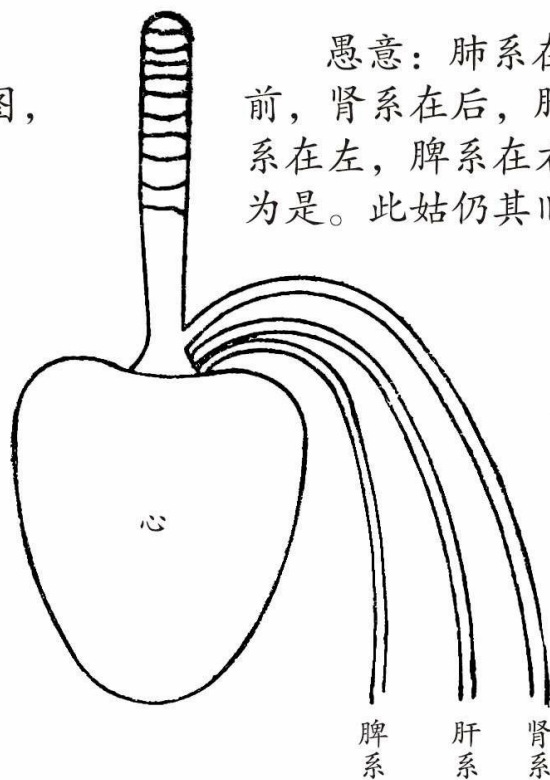
或疑命门两肾不可分为二图，予谓心与包络即可为二图，肾与命门亦可分作二图。今之上、中、下焦图，与宗、营、卫气图，恰是一对，因附六图于后，俾一阅了然。

心藏图、心包图

此以心为主，
故单举心为图，
业已昭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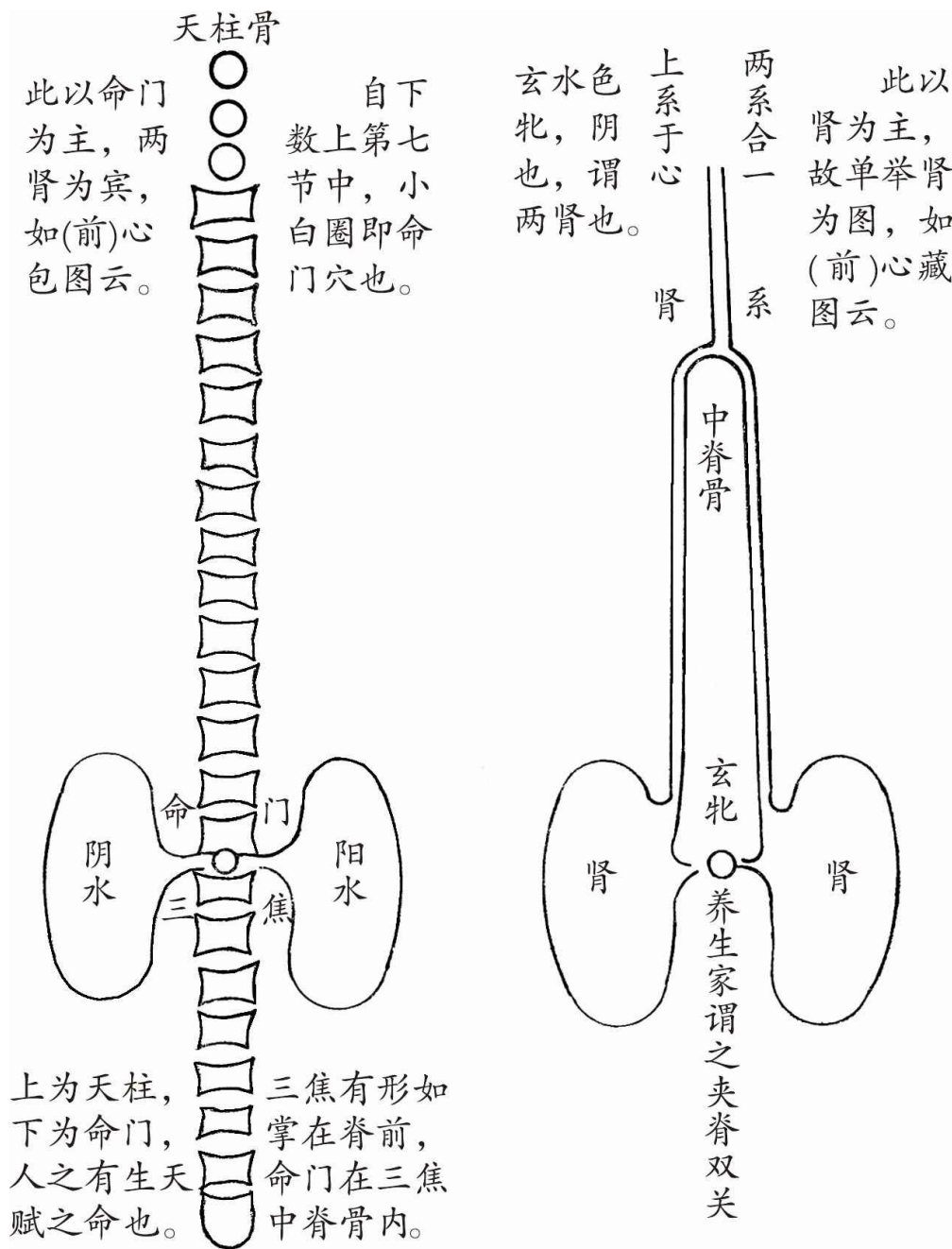
即肺系

愚意：肺系在
前，肾系在后，肝
系在左，脾系在右
为是。此姑仍其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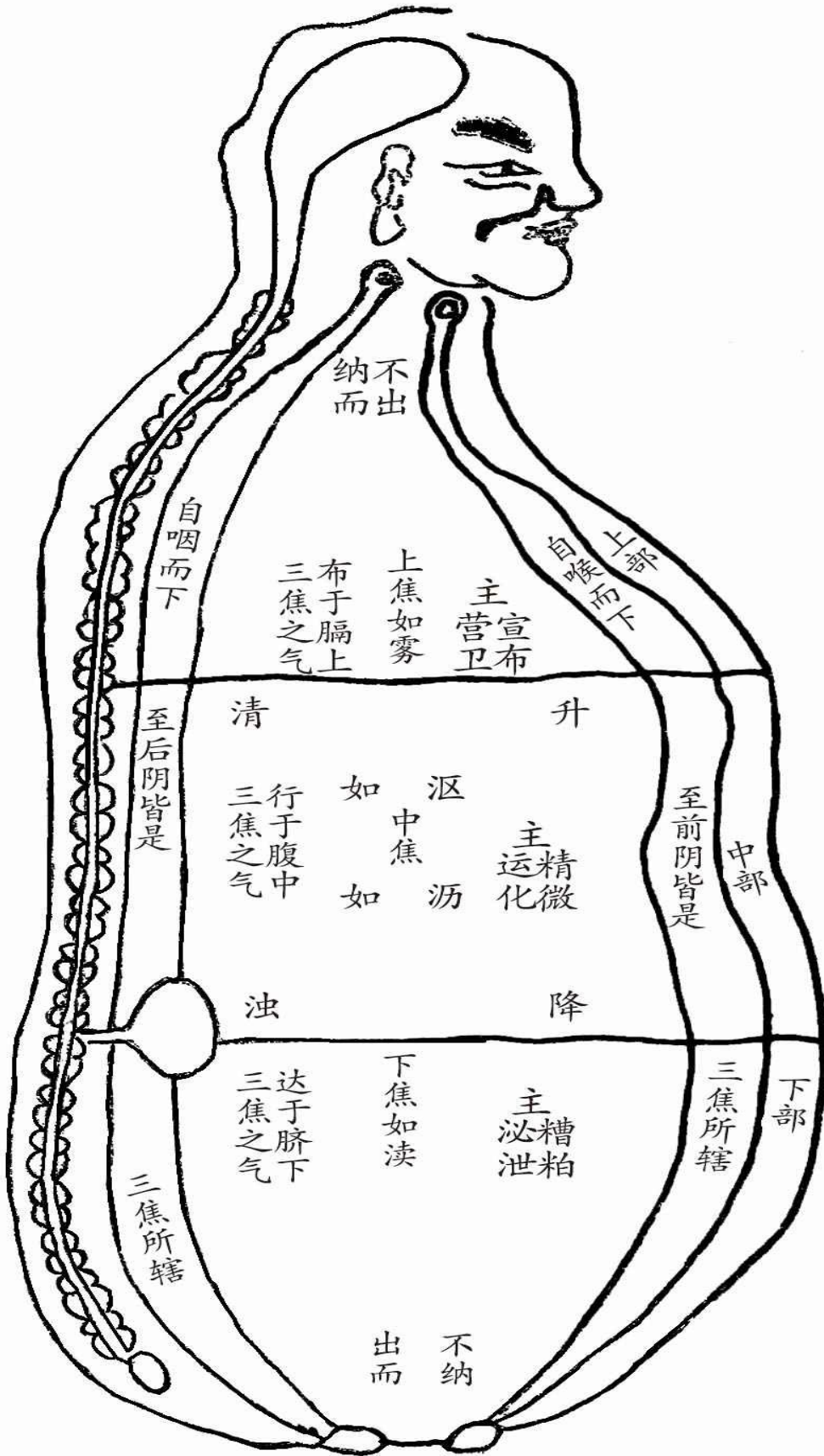


此以心包为
主，以心为宾作
衬，其象方明，
故并举为图。

两肾图、命门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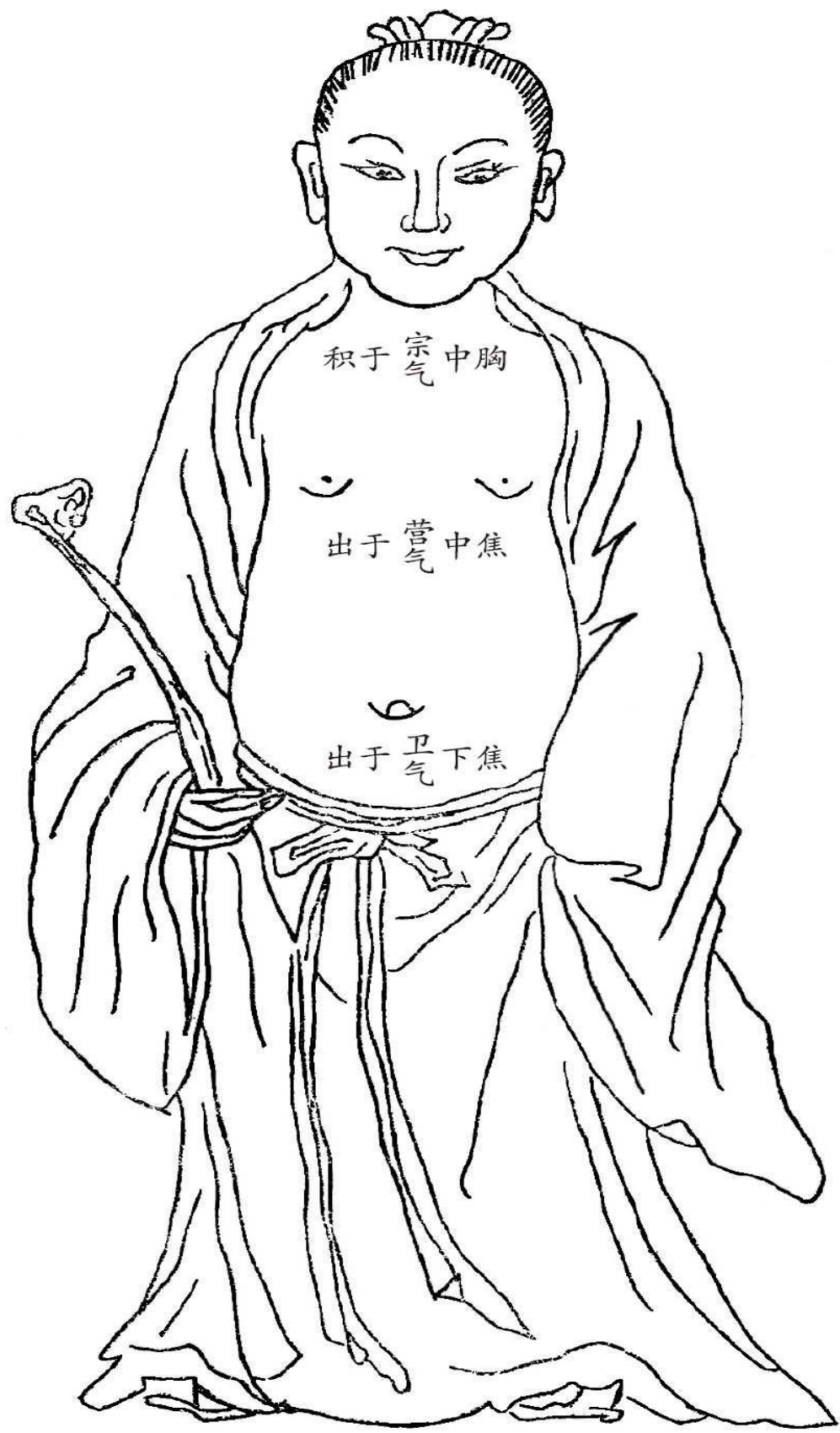
上、中、下焦图



上焦上而非下，故但云如雾，雾气腾而上之也。下焦下而非上，故但云如渎，渎水流而下之也。中焦可上可下，故或云如沍，或云如沥。沍气上而为泡也，沥水下而成滴也。

书中凡言三焦有指上、中、下焦者，有指三焦之原而云三焦者，宜别或尽有言上焦、中焦、下焦要作上部、中部、下部看者，又不必泥杀三焦也。

宗、营、卫气图



积于宗气中胸

出于营气中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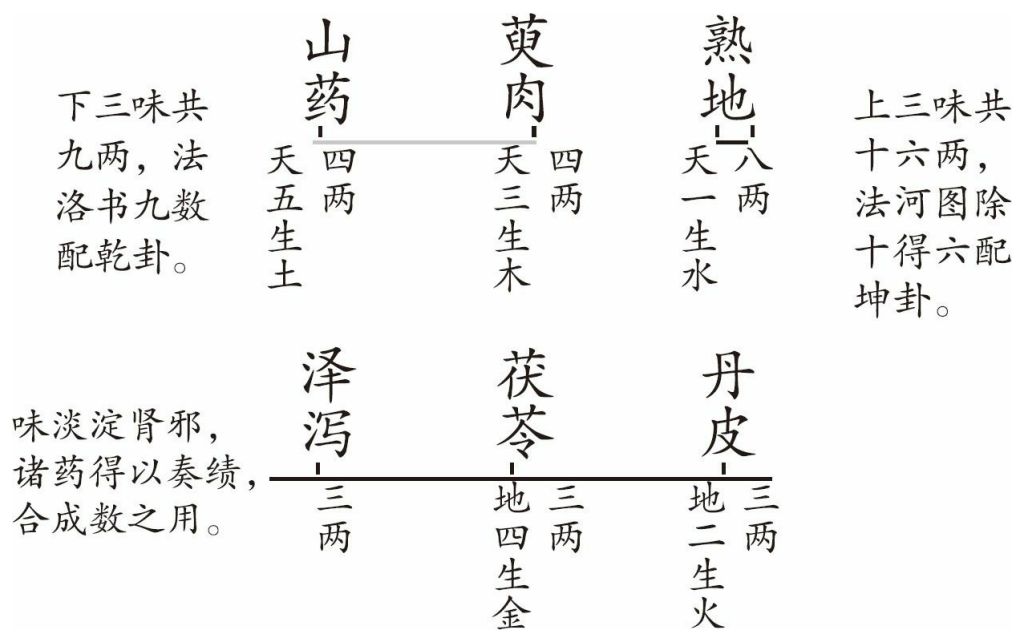
出于卫气下焦

六味地黄丸图

六味地黄丸，先天之主药；补中益气汤，后天之主药；逍遥散，和解治郁之主药；四君子汤，补气之主药；四物汤，补血之主药，合之为八珍，气血并补之主药。此数方皆合河图洛书之旨，故治病有奇功，欲识古人制方深意，必须细心静会，始得其中固有之妙理。因撰数图于下：

六味地黄丸图：

名曰六味而君，地黄以后天补还先天也，加味亦必法河洛。



先用井水无数煮地黄法太极，旋加泉酒十五两，再煮配天数十五为阳，合用白蜜十五两丸之，配地数十五为阴，二味并得三十两合地数三十，上药共得二十五两合天数二十五。

(1) 六味生成

熟地

地六成之
一与后五药合成六
天一生水
八两偶

萸肉

三合五地八成之
天三生木
四两偶

山药

五合五地十成之
天五生土
四两偶

丹皮

二合五天七成之
地二生火
三两奇

茯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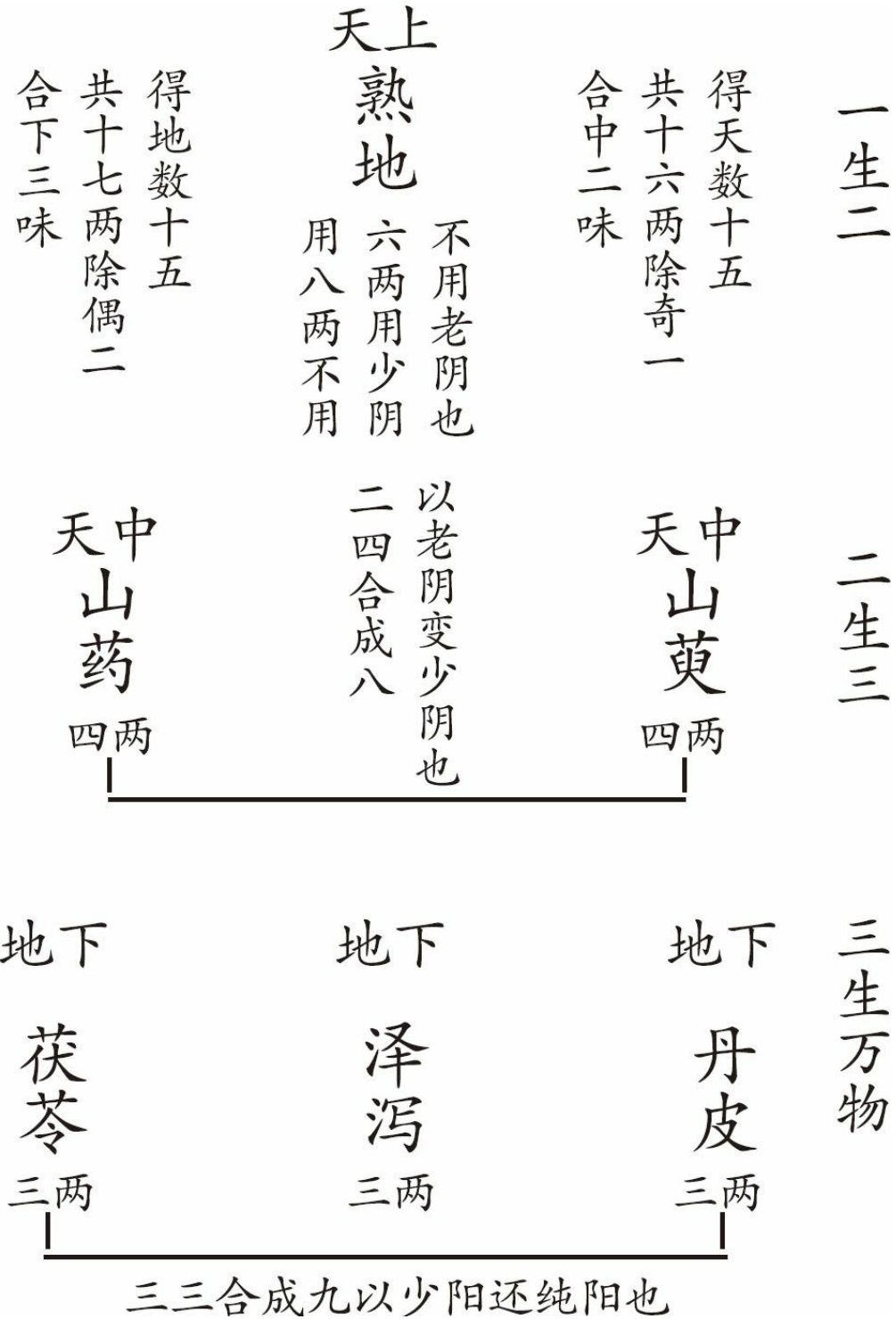
四合五天九成之
地四生金
三两奇

泽泻

以成成数之用
与上五药次第相合
三两奇

天阳也，反得偶数，阳根于阴也；地阴也，反得奇数，阴根于阳也。

(2) 六味次序



(3) 六味君臣



熟地滋阴补水之主药，故以为君。山萸温肝应春木生生之气，且肾肝同治，故次之为臣。山药理脾应旺四季，有土载四行之德，故又次之亦为臣。丹皮色赤入心，应夏火，故又次为佐。茯苓色白入肺，应秋金，故又次亦为佐。和平四藏俾无偏胜之虞，皆所以成补水之功。泽泻泻阴中之邪火，而诸药得施其力，为使者之职，以默济其功，世多不知，故虽又次之而实与熟地相以为对，而应乎冬水之令也。

(4) 六味丸合五行配五藏图

金肺茯苓

火心丹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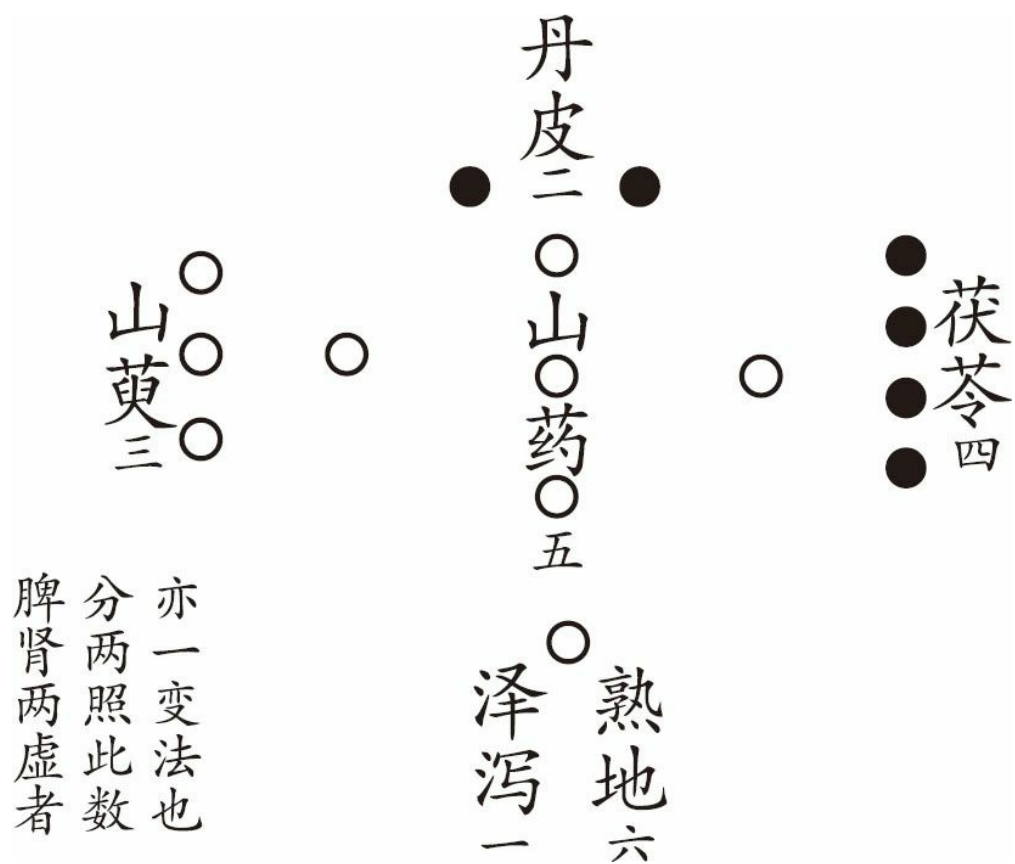
土脾山药

水

右肾泽泻泻火
左肾熟地益水

木肝山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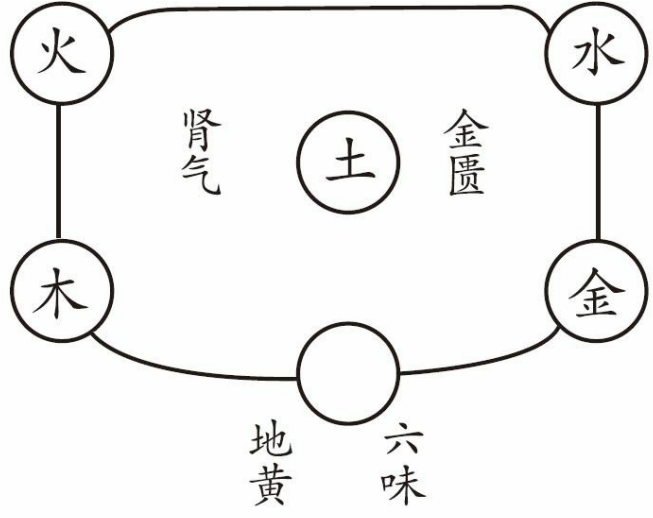
(5) 六味丸合河图



以使为向导，以君为殿后，前图地黄始，此图地黄终，滋补天真以地黄始终成功而诸药相赞其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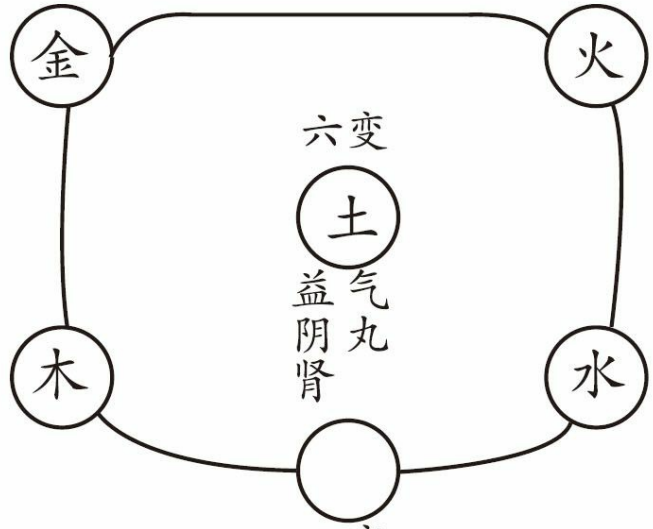
(6) 六味丸变化图

桂附八味
七味丸
柴地
芍黄



知柏八味
都气丸
八仙寿

三变
人参补气汤



四变
加味地黄丸

二变
滋阴肾气丸

五变
九味地黄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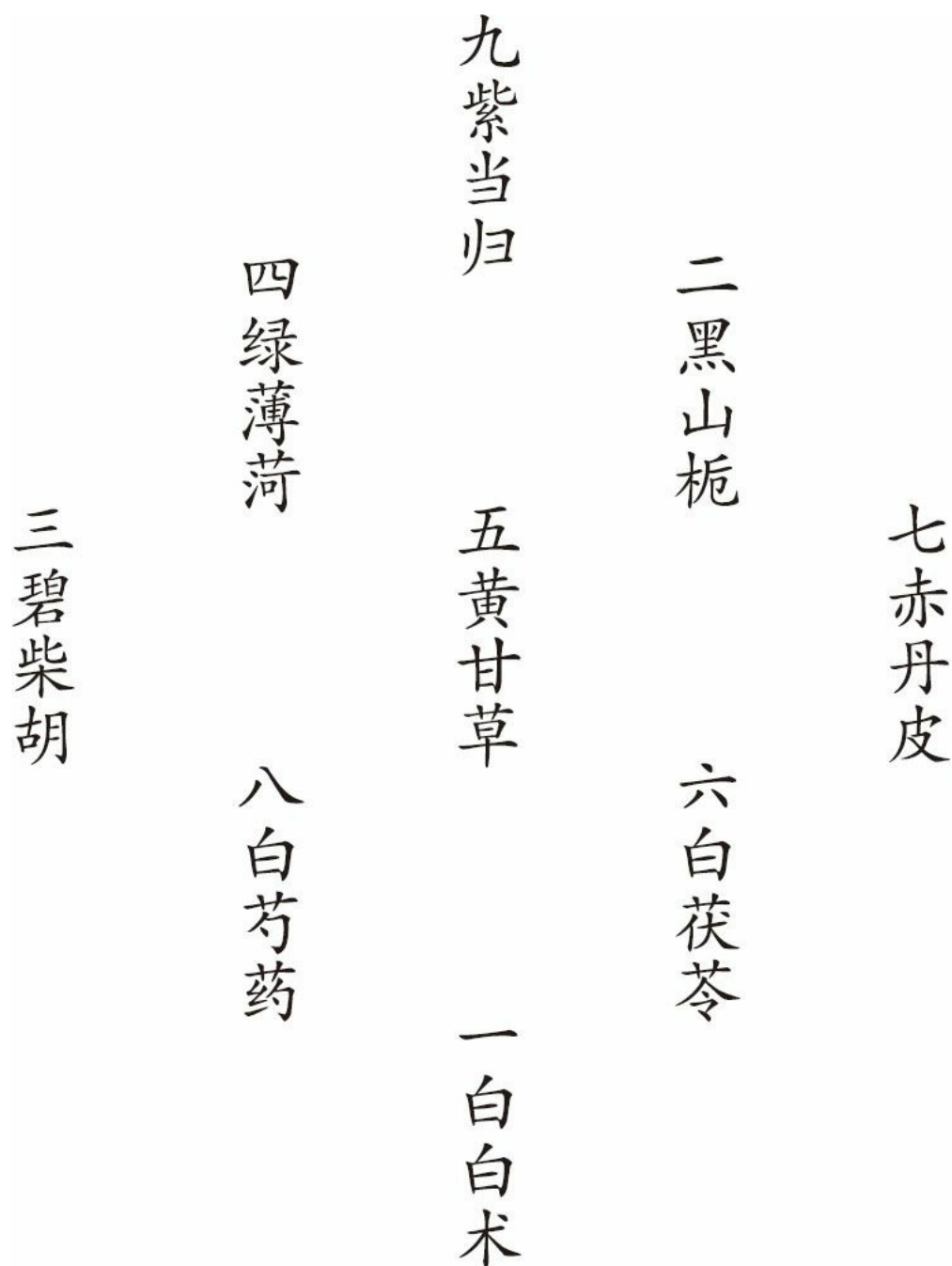
下法洛书

一变
滋肾生肝饮

上法河图

王冰云：壮水之主以制阳光，益火之原以消阴翳。当已有六味丸、八味丸之方矣。然皆大人之药，示施于小儿耳。至宋钱仲阳始以六味丸治小儿元气虚热者辄效，后世金谓仲阳于八味丸中去桂附而名六味也。不知仲阳前几千年，壮水之药更有何方？惜乎皆未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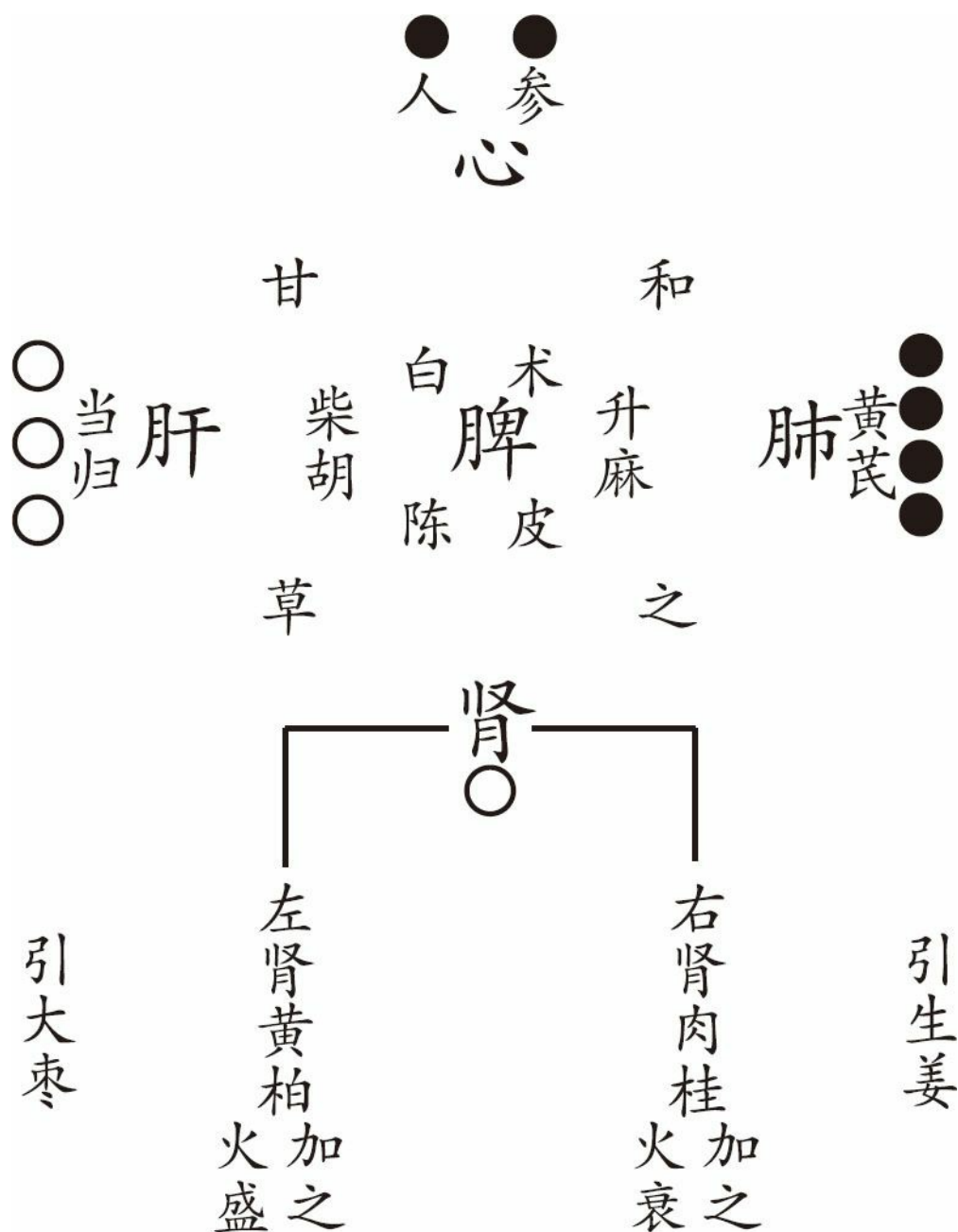
逍遥散合洛书图说



此加味道遥散也。按诸药之色，分配于洛书九宫。若古逍遥原方以生姜之辛热配七赤，大枣之黑色配二黑可也。然逍遥散非但平肝扶脾，亦解诸郁之良方。郁皆有火，所以栀子、丹皮之可必加。赵氏最得力于地黄、逍遥二方，故有风逍遥、雨逍遥之说。《易》

云：风以散之，雨以润之。用逍遥如春风吹拂，得遂扶疏，用地黄如甘雨渥霑，能回枯槁物情，未有不逍遥者也，因以河图洛书演其微妙云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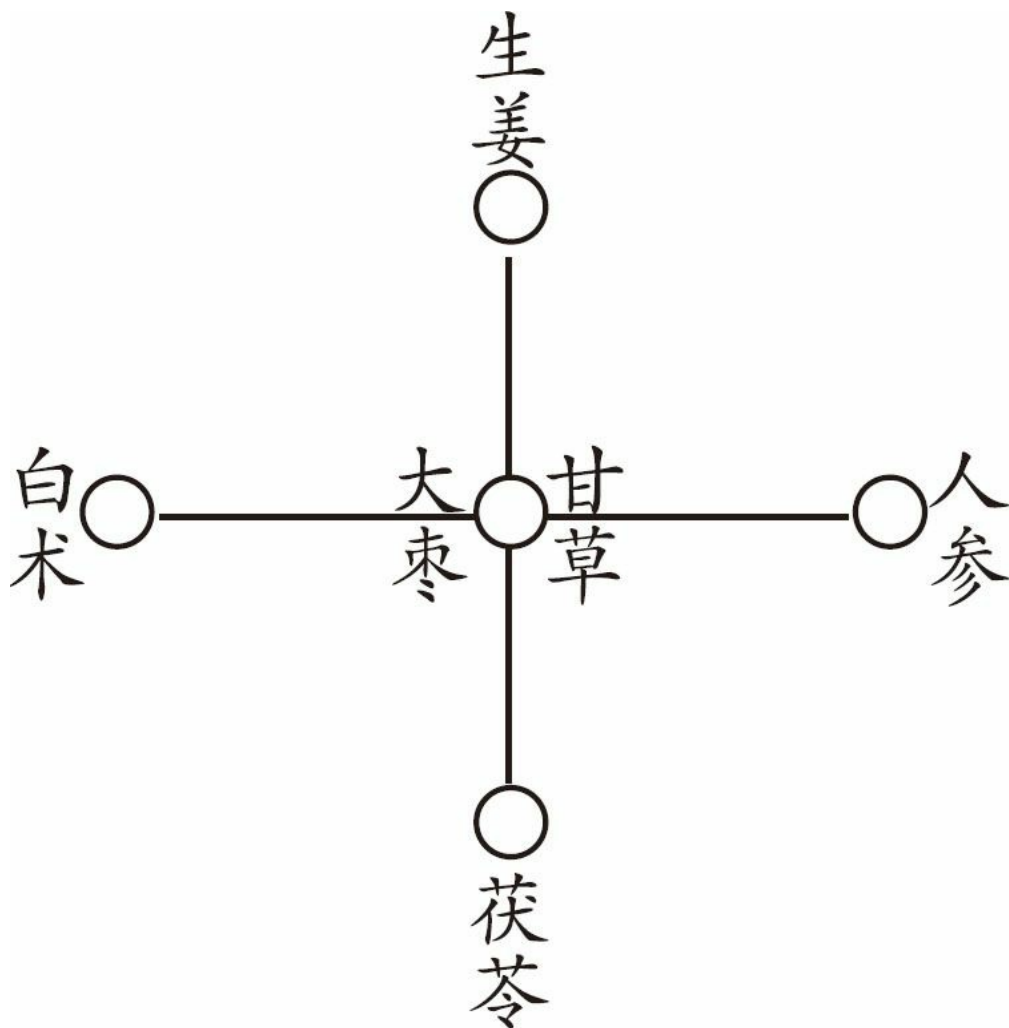
补中益气汤法河图说



补中益气汤，脾胃药也。土摄四行，故以河图中五、十配之。黄芪补气，肺主气；当归补血，肝藏血；人参养神，心藏神；白术燥土，陈皮宽中，柴胡左旋而上行，升麻右而复其本位，甘草和中且和诸药，寒加肉桂，火加黄柏。愚按：既无寒火衰者，亦可加桂，中气大虚，必用肉桂，补火以生土也。补中药中加黄柏，必阴火方可，若非阴火，宜加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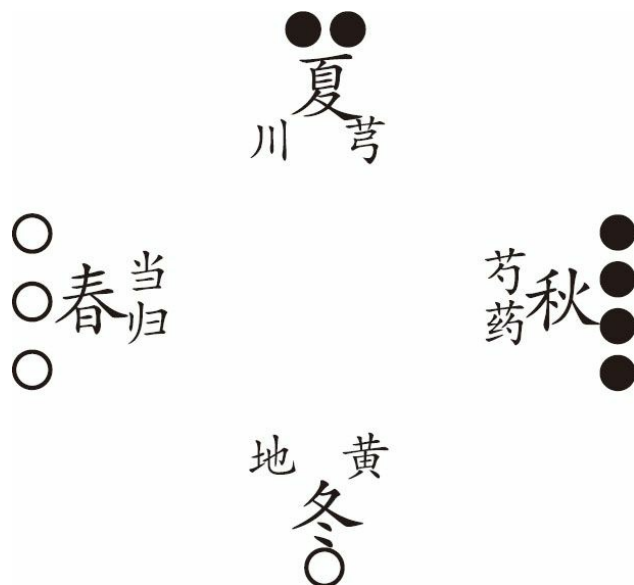
梔。盖山梔亦能泻三焦之火。故虚寒者，加肉桂，虚热者，加山梔，凡用补中益气汤，梔、桂皆必可加之药也。真阴亏损者，亦必藉脾胃强健，方可用滋阴药，以奏厥功。所以古人治病，皆以脾胃药收功而曰：补肾不如补脾也。因以补中益气汤演图于地黄、逍遥二方之后。

四君子汤法洛书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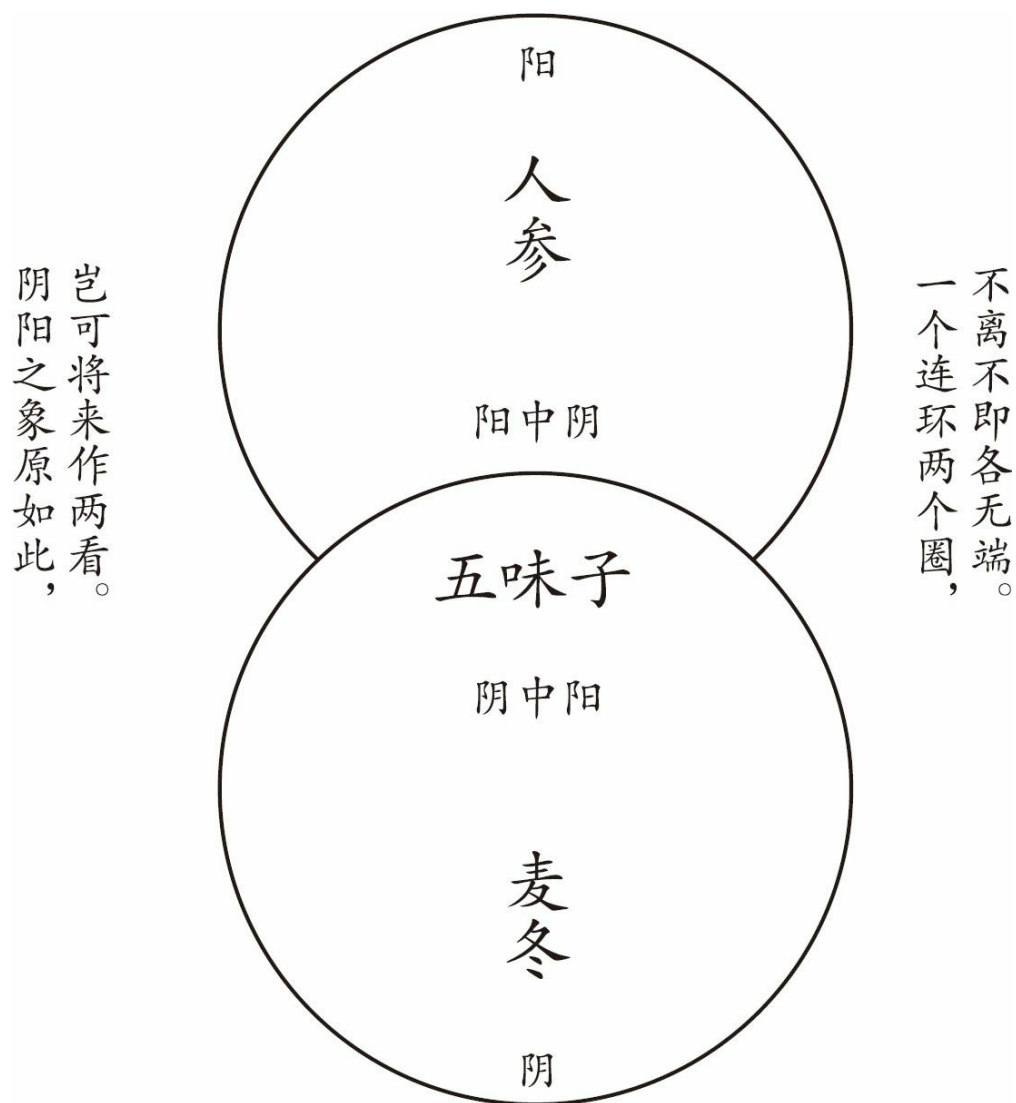
四君子汤法洛书，洛书为用，四君补气，气无形，故法洛书之用。白术燥湿，风亦燥湿。人参补气，肺为气主。茯苓利水而位水。甘草为九土之精而位土。姜性辛热，热从火化而位于火。枣味甘，脾家果也，亦位于土。

四物汤法河图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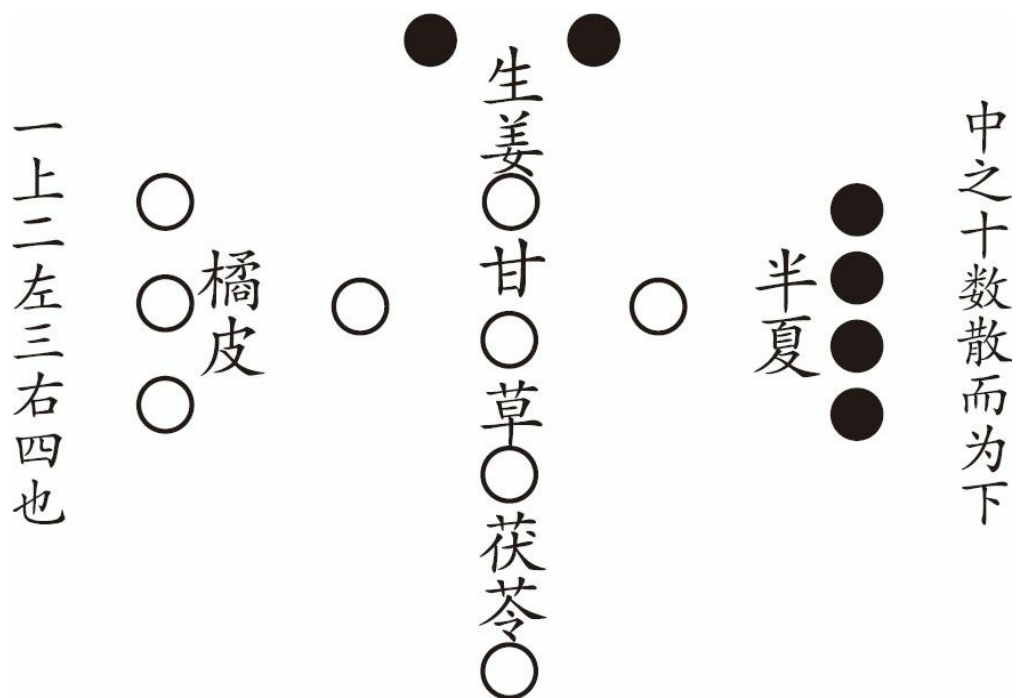
四物汤法河图，河图为体，四物补血，血有质，故法河图之体。当归甘温应春，川芎辛散应夏，芍药酸收应秋，地黄甘寒应冬。故元戎四物汤，按四时迭以为君。人之生也，气血为主，故以四君四物二图附焉。

生脉散图说



生脉散龙官方也，能斡旋元气于垂亡，故演以连环。连环具太极之理，有交媾阴阳之象。余用此方合六味治本元虚惫者，每有奇功，故附之。

二陈汤图说



二陈汤能和中化痰，功效不一，故演于河图中之十五。十五有包括诸数之义。本方加寒热补泻表里之药，可通治寒热表里虚实之症，故亦附之。

上卷补遗

太极图第一圈，只一圈，即先天也，即无极也。赵氏所谓未分之太极也。第二圈著阴阳之象，无极而太极也，是生两仪也，赵氏所谓已分之阴阳也。无极一圈，即伏羲之奇画而圆之也，所谓一也。太极一圈，即伏羲之偶画而对圆之也，所谓中也。天向一中分体用，中字勿看作虚字，为一之中解，一是一，中是中，试以二字形象辨之：一字惟一画而已，圆之即先天一圈，自然之无极也。中字则以一竖为中，两旁即阴阳二象，自然之太极也。其间妙理必心会乃得，以充赵氏之说。

水虽生于天一，乃阴物也，火虽生于地二，乃阳物也。盖水体阳而用阴，火体阴而用阳者也。水之性流动而自行，其体阳也，气寒而濡润，其用阴也；火之性潜藏而附物，其体阴也，气热而燥烈，其用阳也。河图地二生火于上，天一生水于下，阳统乎阴也，地天成泰也，以其用为主；洛书金上水下，木左火右，以纵为阴，横为阳，阴交乎阳也。水者天一所生，金者乾天合德，火者地二所生，水者得土则荣，又以纵为天，横为地，天参乎地也。以其体为主，金虽生于地四而质坚，刚木虽生于天三而性柔润，故天地之道，无不合阴阳之气，无不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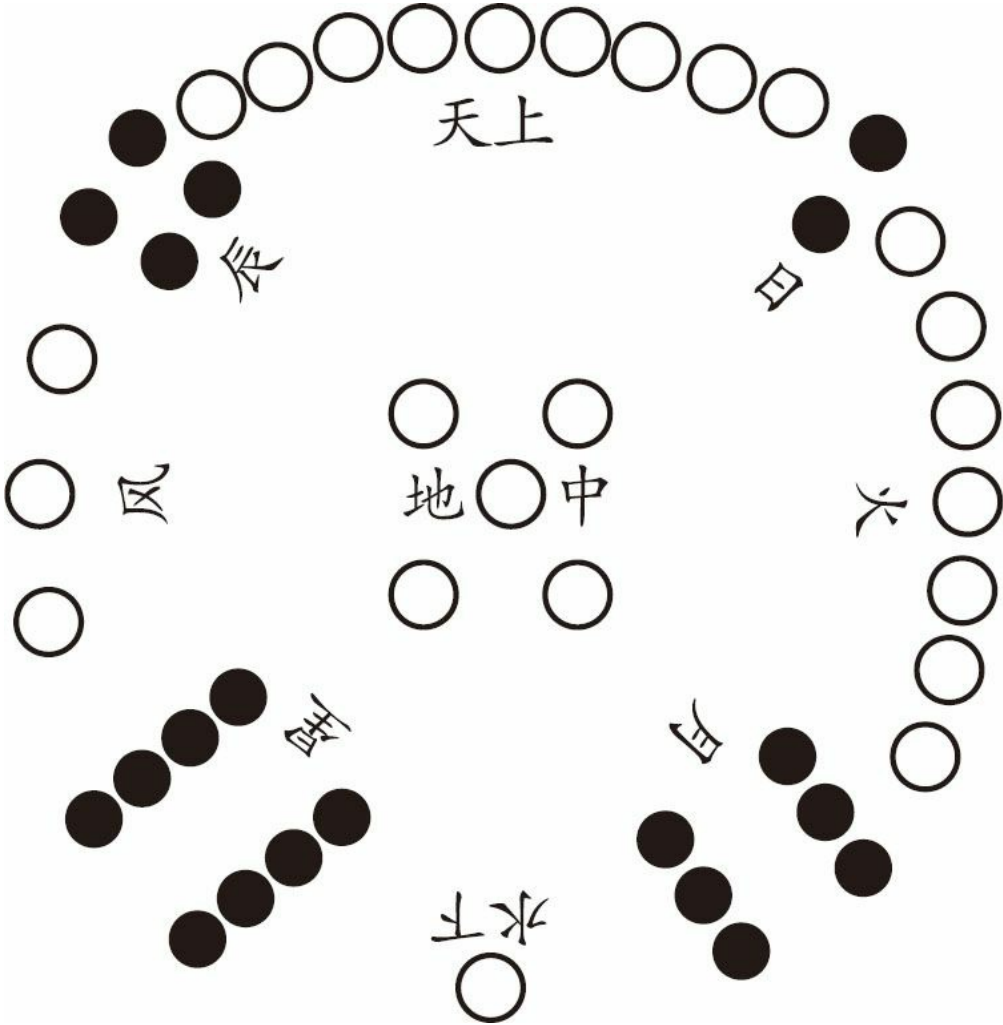
阴虚阳虚之症，自古有之，有八味补火，当即有六味补水，然观加桂、附之说，却是先制六味，后制八味，至汉张仲景始名之曰肾气丸，载之《金匱》又加牛膝、车前而名金匱肾气丸也。宋钱仲阳始以六味治小儿本元虚热者，后人谓仲景制八味丸，仲阳减定六味丸也。书中载一方，而所制之人名异出者间亦有之矣。此世久相传之误，上古用竹筒杀青，以漆为字，秦汉后始有纸笔，然皆抄写，五季始行刻，板漆筒久剥而为三豕之类，传写久尤多帝之讹，所谓十人传写乌焉成马也。汉、宋以前，神圣之医屡出，岂但有补水补火之论，而无补水补火之药，直待仲景始立补火之方，仲阳始定补水之方乎？未能无疑，因作此辩。上卷毕。

医原图说 卷下

(清) 金 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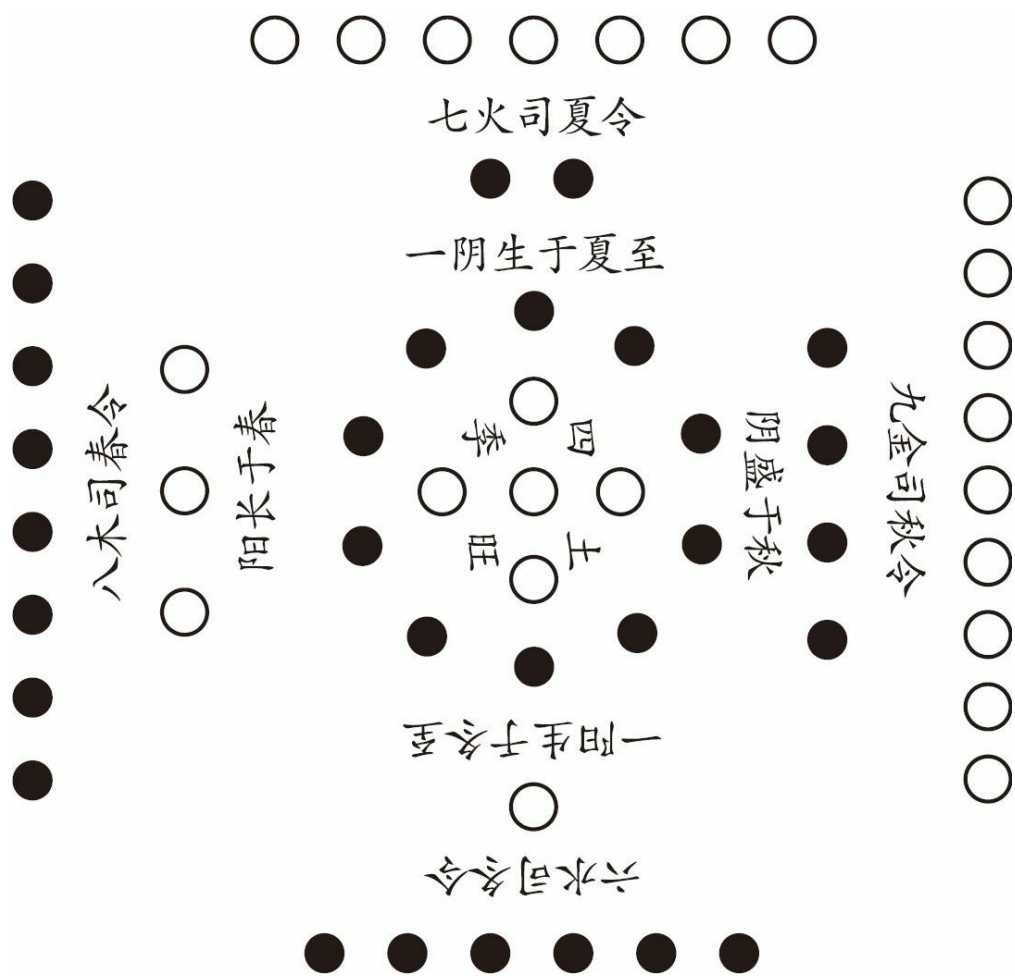
朱子五十岁以前，皆以九数者为河图，十数者为洛书，与蔡西山往复辩论。自五十一岁后，始从西山之说，以止于十者为图，止于九者为书矣。然卒未尝无疑，故又云：安知图之不为书，书之不为图也。盖河图体中用，洛书用中有体，二图义本相通，互为体用者也。暨阅喻春山《图书十八辨》，则以九数者为图，十数者为书。予著《图书辨翼》因宗其说，即宗朱子五十以前之说也。中有攸关于人身造化者，摘附数图于下：（下卷悉宗九图十书立说）

建两仪之体



外象诸天，内象地形，外圆内方，阳包阴也。外圆所以不息，内方所以镇静也。

宣四时之用



自东而南、西、北，四气循环，外方内圆，阴包阳也。外方所以不易，内圆所以流行。

建两仪之体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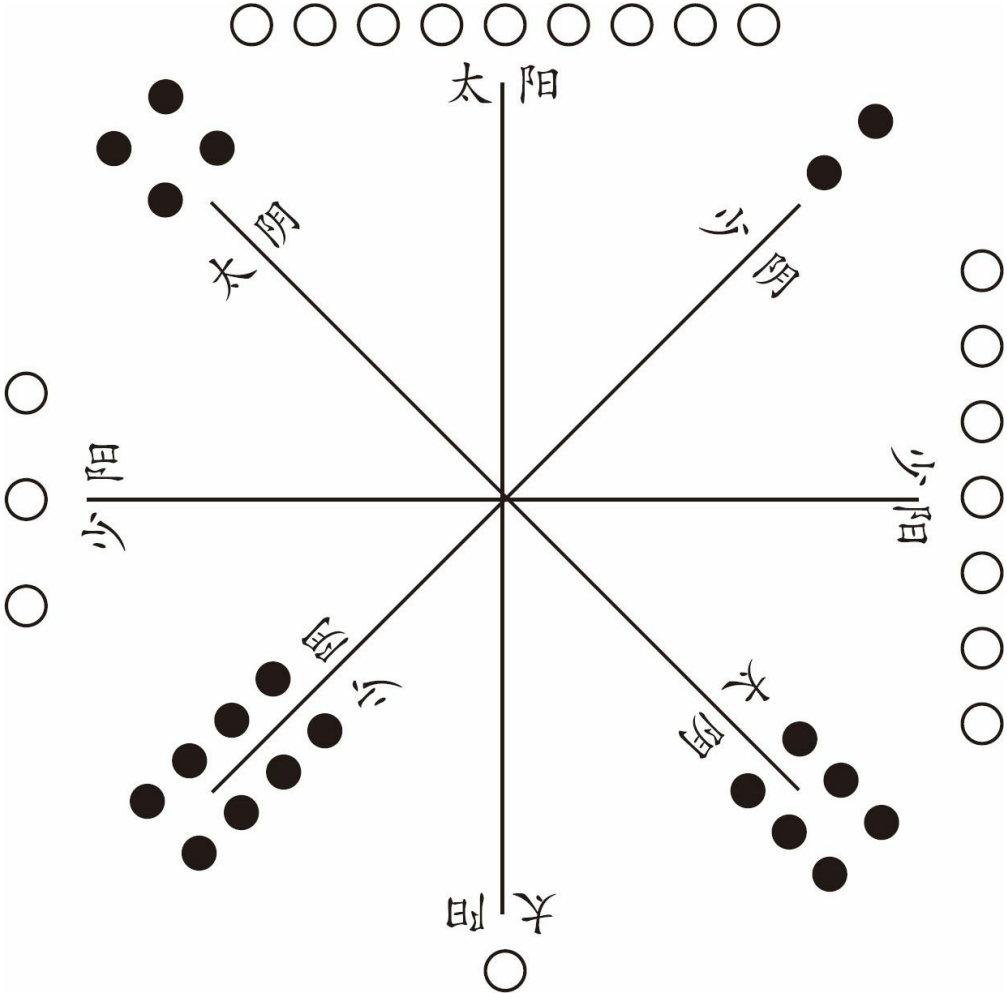
九为天，天覆于上，五为土，地镇乎中，一为水，水载于下。日太阳也，火亦太阳，二火即离中二点，故日光赤而长丽于天。月太阴也，水亦太阴，六水又为坤象，故月有魄而有晦。星少阳也，木亦少阳，八木又得离中虚象☲，故星亦长明而少赤也。辰少阴也，金亦少阴，四金即坎外之四点，故银河似水而昭回于天。（有《辰辨》附后。）三风木也，七火也，风火在天之内，地之外，而日月星辰随天运以循环，故宇宙之中，惟日月星辰地水火风八象长存，其余如雷、云、雨、露之类，皆有时而作，有时而息，非恒在之物，此河图建两仪之体也。

宣四时之用说 附：辰辨

六成水，水司冬令，八成木，木司春令，然阳始生于冬至而长于春分。七成火，火司夏令，九成金，金司秋令，然阴始生于夏至，而盛于秋分。冬阴也，而阳基之春八，阴在外，故寒未除而草木未荣。三阳长于内，故终气温而发生。夏阳也，而阴基之秋九，阳在外，故热犹在，而草木犹蕃，四阴盛于内，故终气凉而肃杀。此洛书宣四时之用也。（此天地自绘二幅体用图以示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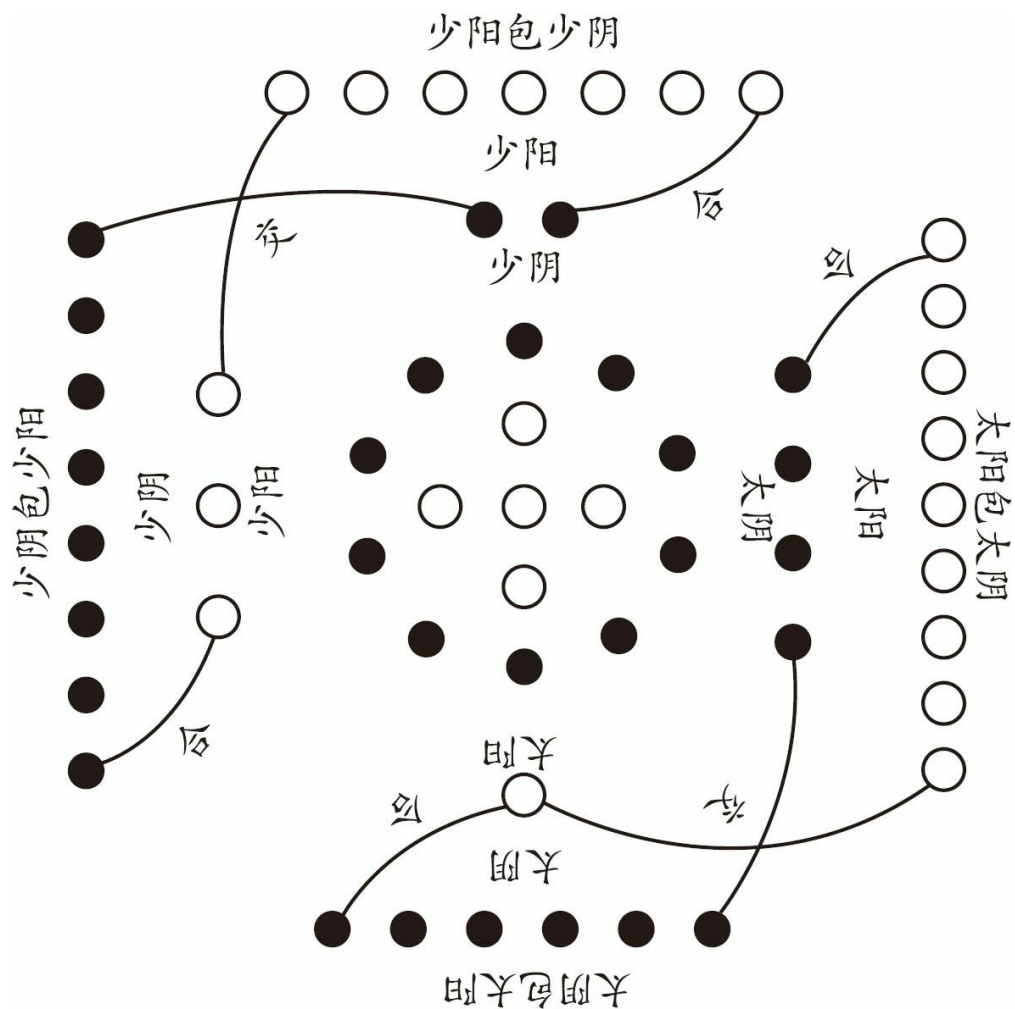
辰辨 人皆谓星之空处为辰，愚意星之空处即天也，不可以辰名之。《中庸》云：天之无穷，日月星辰系焉。凡有象可称系，星之空处本无象矣，何以谓之系？况星之空处即是天，何以又谓之系于天？上古圣人其必以天潢名辰，因秦火之后，无所证据，或以星之空处为之训诂。盖天潢一名银河，即云汉也。《诗》云：倬彼云汉，昭回于天。昭，明也。回，旋也，与日月星并明而旋转于天，以之垂象示人者。故《中庸》谓之系于天，曷不察？夫宇宙之内有象而亘古恒存者，日月星之外非云汉乎？故曰日、月、星、辰，辰即云汉也。若雷云雨露之类，则有作有息，不得与日月星并称系焉矣。且云汉本在星之空处，其形如炼，此必训诂有厥文，故仍误至今耳。

阴阳立体图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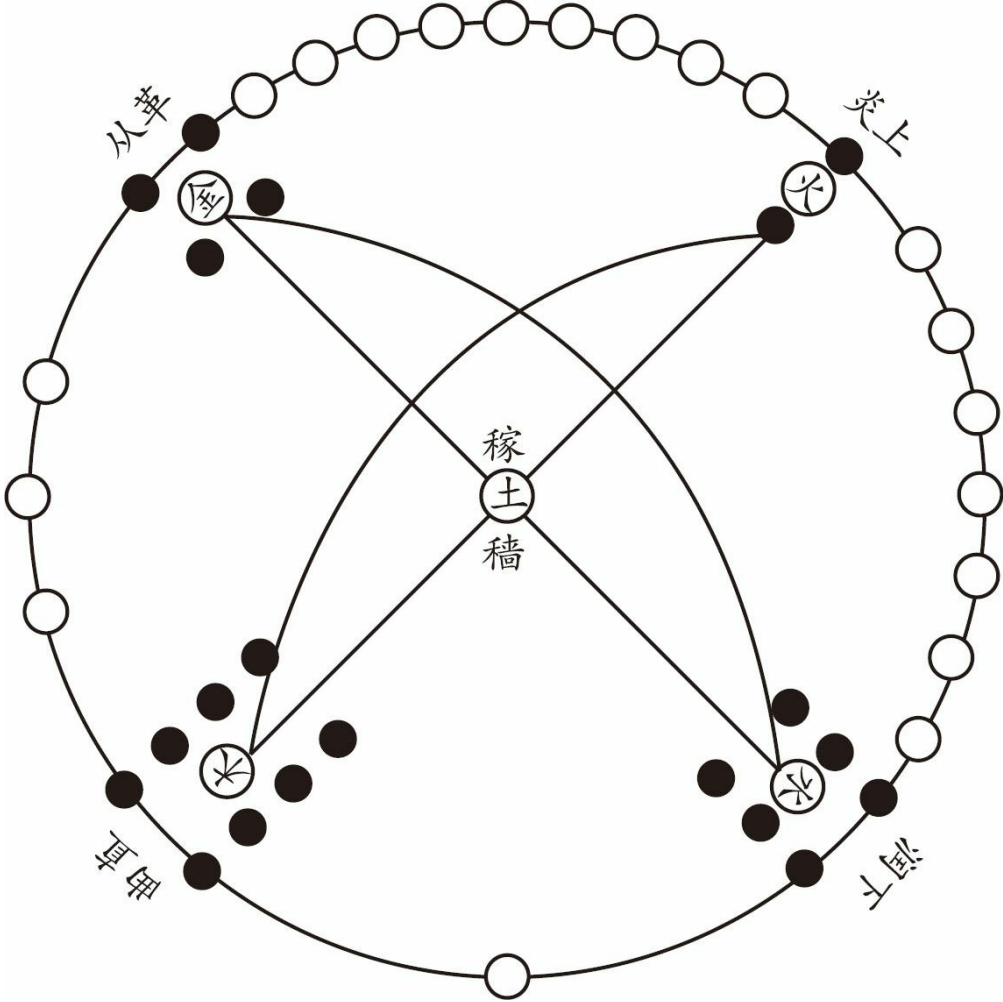
阴阳纵横错综，所以立体也。河图为体，故一九皆太阳，三七皆少阳，纵横相对；二八皆少阴，四六皆太阴，错综相射。阴阳纯一不杂，故谓之立体也。

阴阳成用图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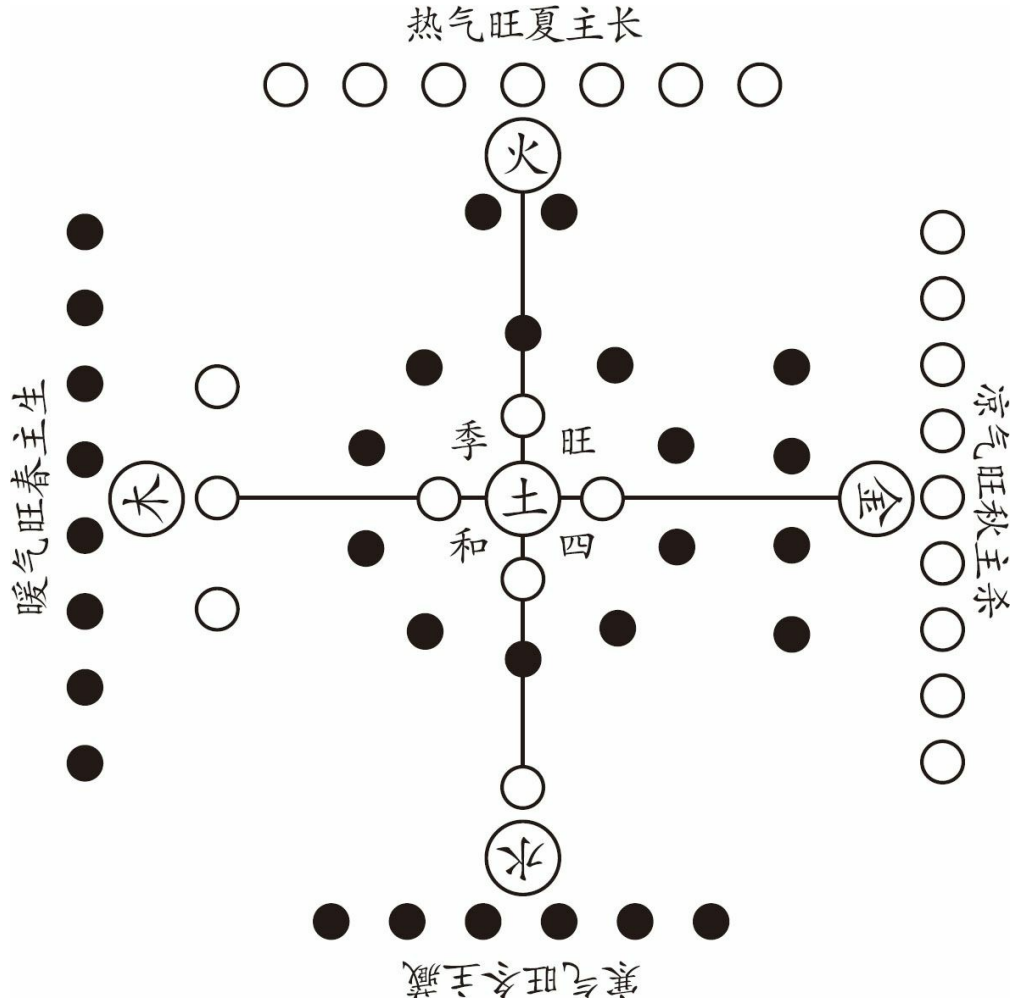
阴阳交合变化，所以成用也。洛书为用，故一九与四六交，三七与二八交，一六、二七、三八、四九皆相合。内，太阳变少阳，少阳变少阴，少阴化太阴。外，太阴化少阴，少阴化少阳，少阳变太阳，皆阴阳相配，故谓之成用也。

五行之体图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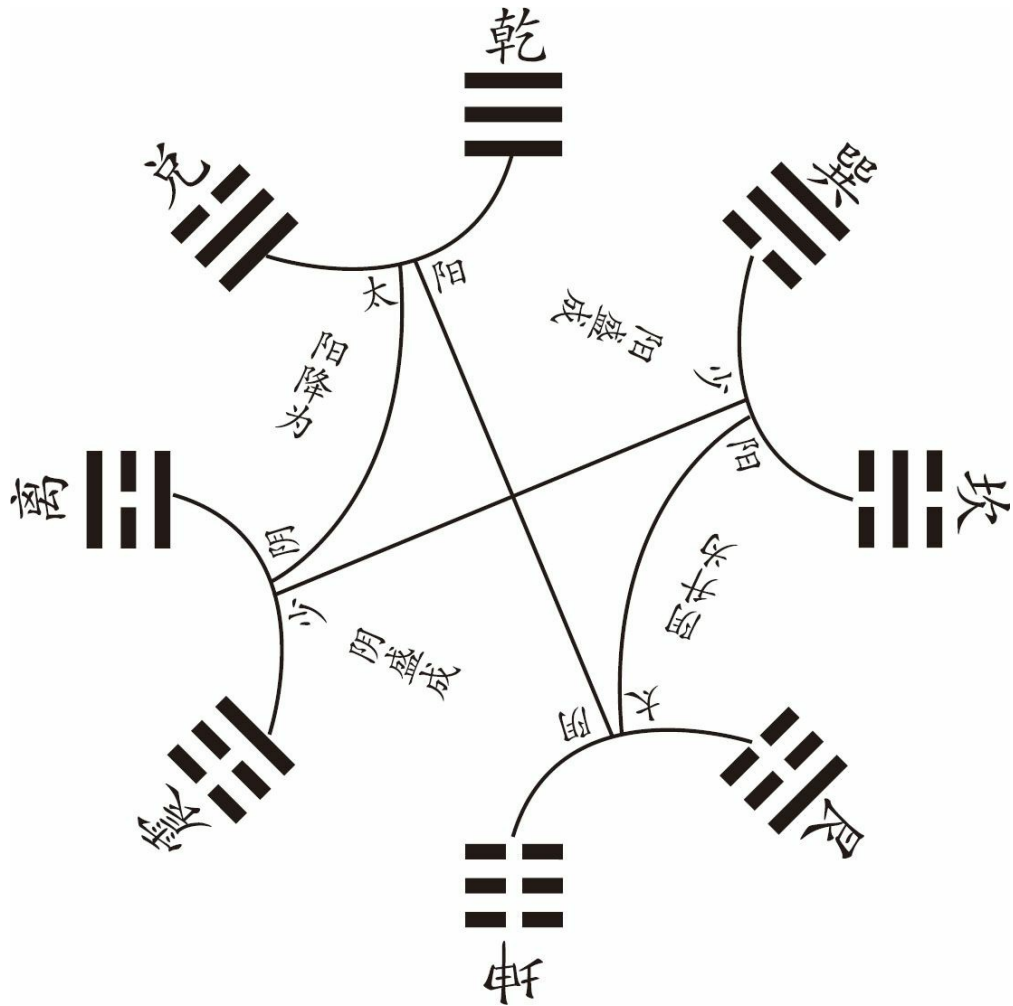
质为体，河图五行对待相生。五行之质，有时而相资相附也。

五行之用图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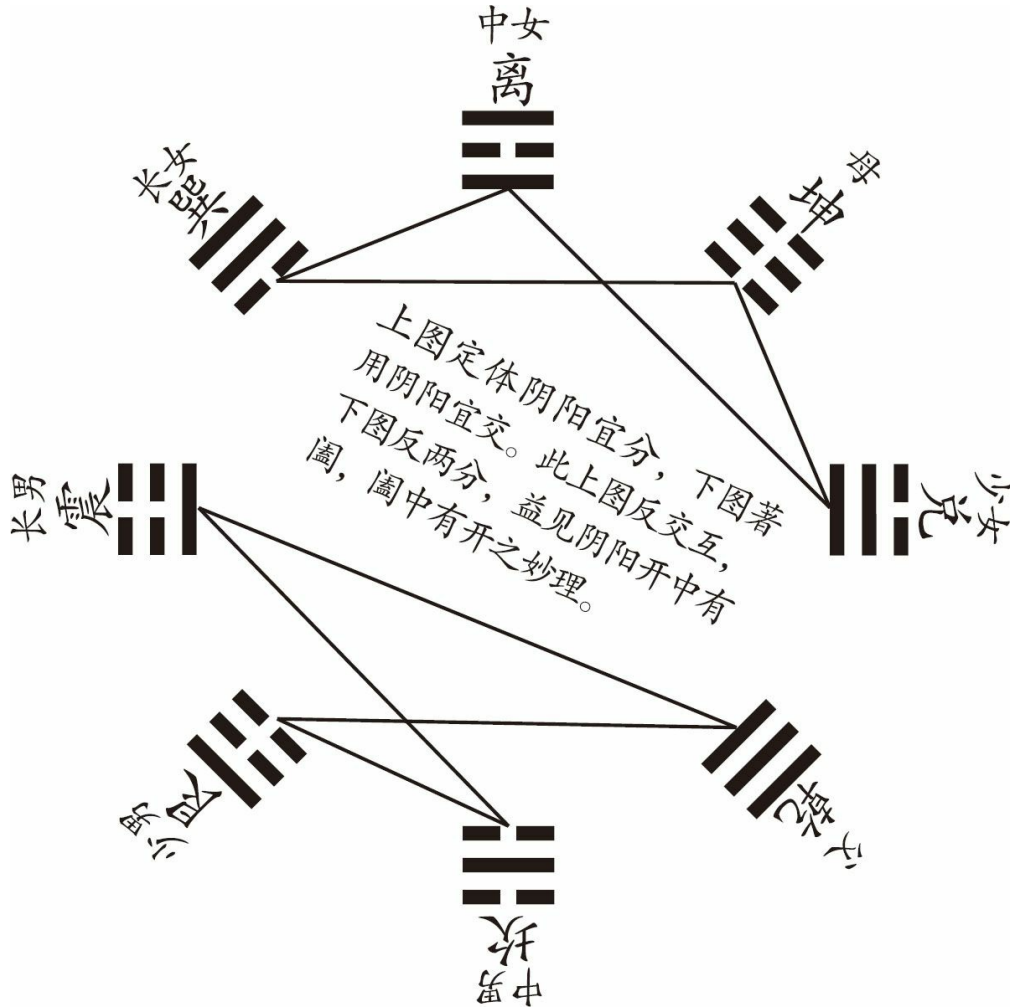
气为用，洛书五行对待则克。五行之气，有时而相胜相乘也。

八卦阴阳定体图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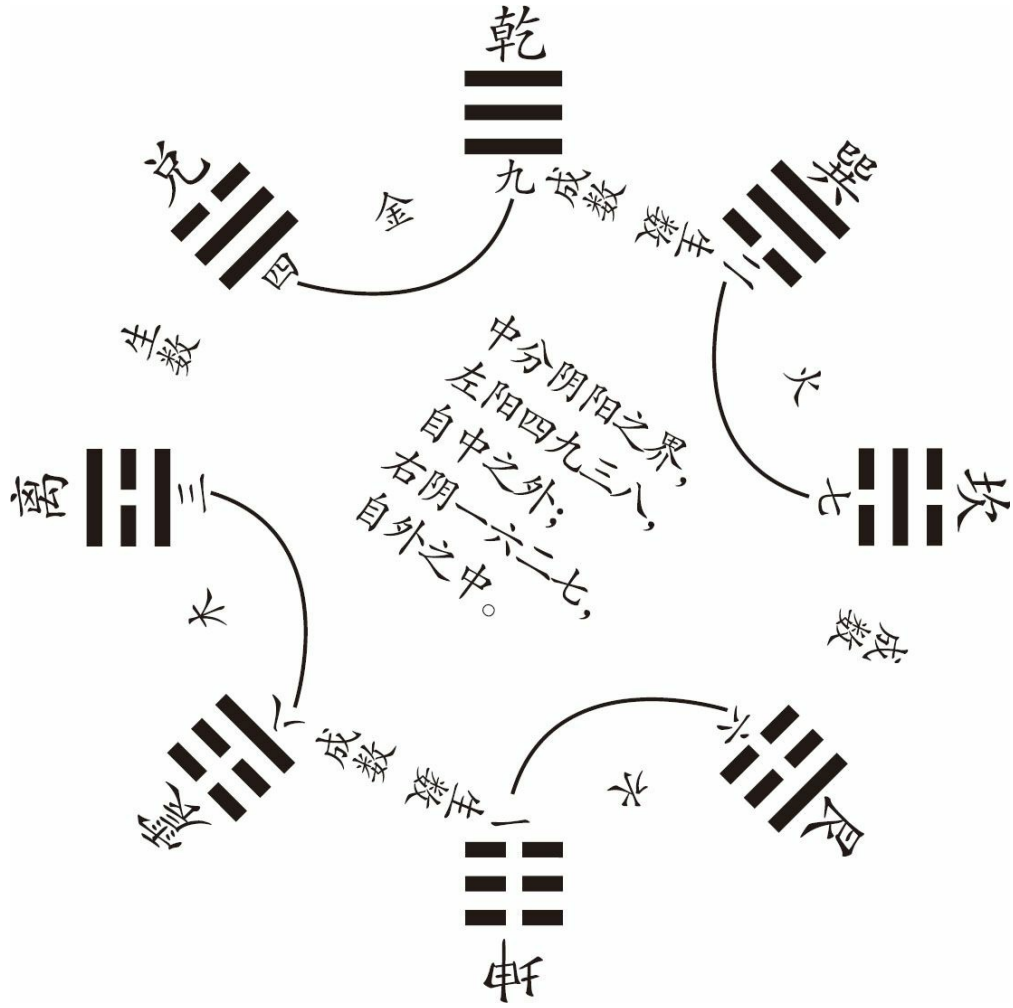
阳在上，阴在下，尊卑之义，以定体也。初阳降于阴，天道下施也。终阴升于阳，地道上承也。古人云：形而上者道，形而下者器。定体亦形以上之事也，故曰天道地道。

八卦阴阳著用图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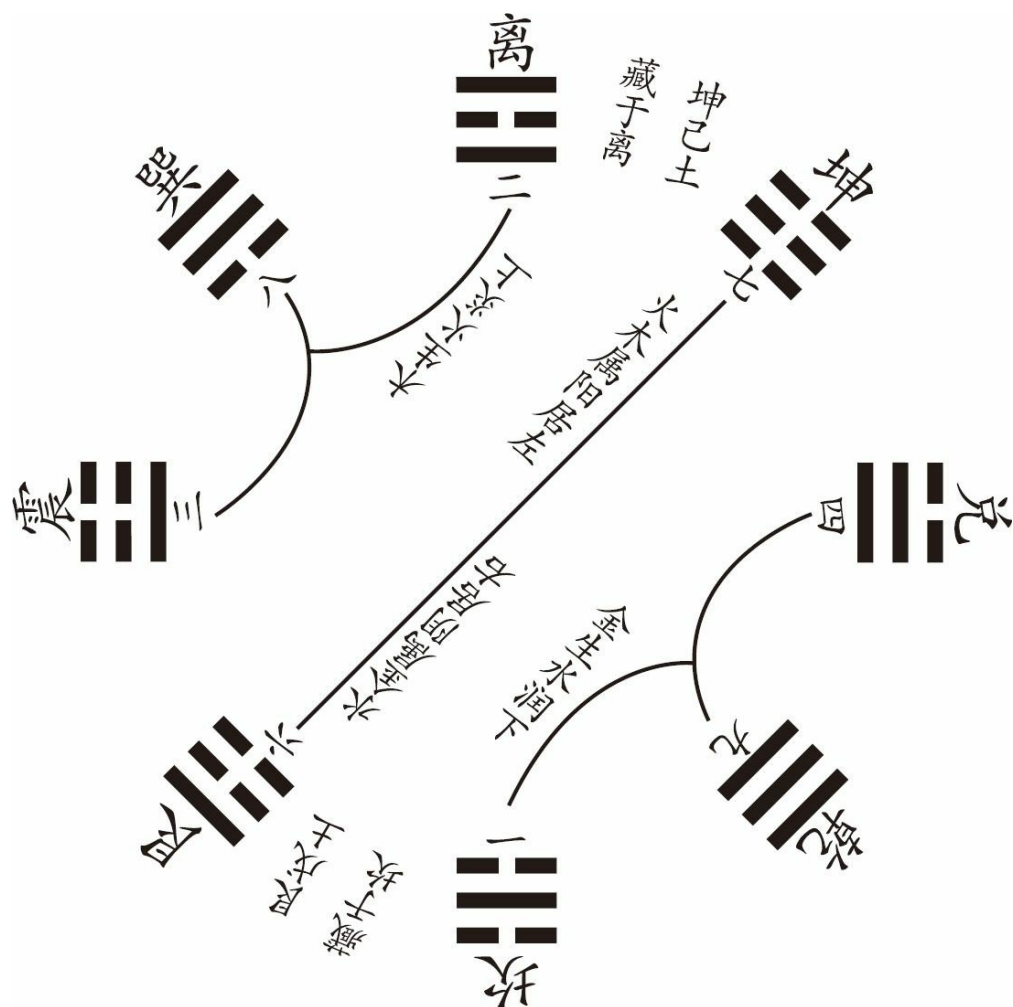
阴在上，阳在下，交感之象，以著用也。初阳交于阴，阳气上升也。终阴感乎阳，阴气下降也。著用亦形以下之事，故曰阳气阴气。上四阴卦寓偶象，下四阳卦寓奇象。

八卦阴阳生成图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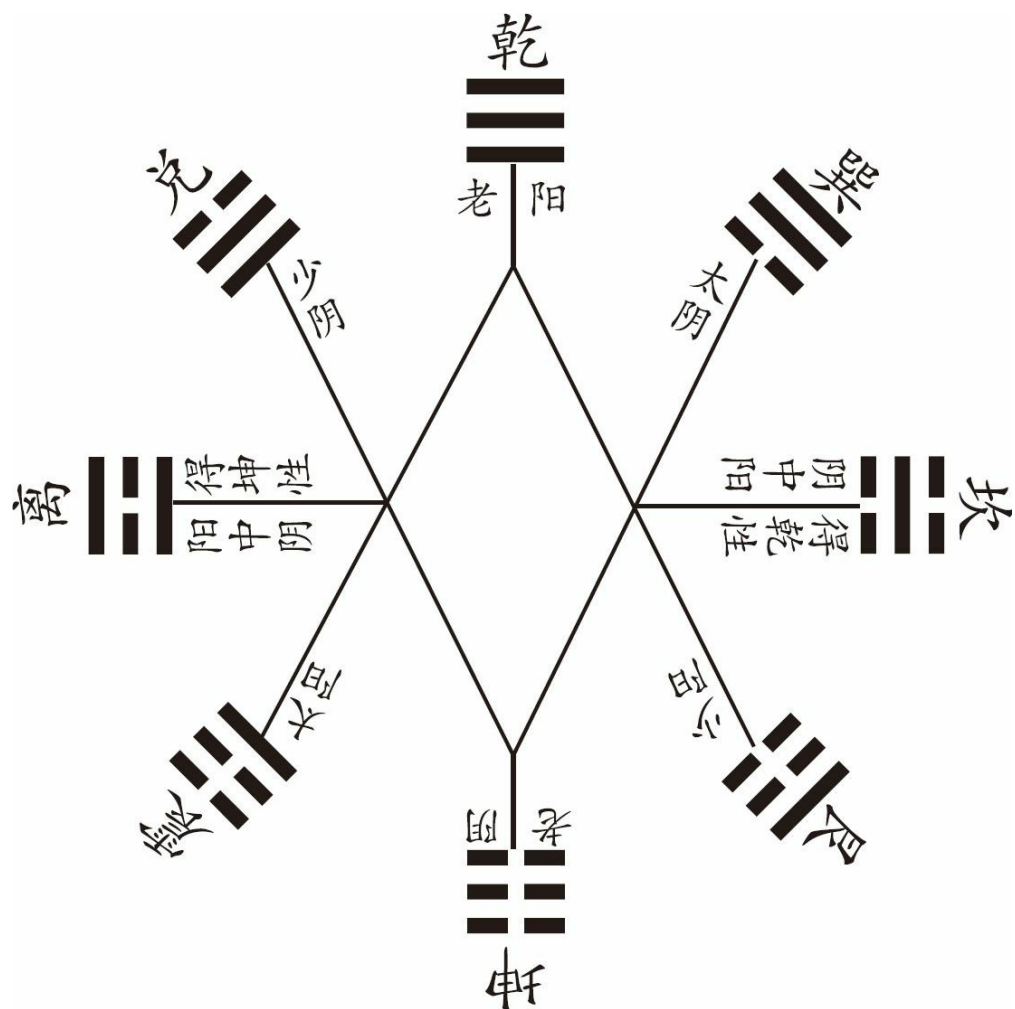
阳方四九三八皆自中而外，阳之生长也，必实其中而后能著于外；阴方一六二七皆自外而中，阴之收藏也，必坚其外而后能实其内。

八卦阴阳升降图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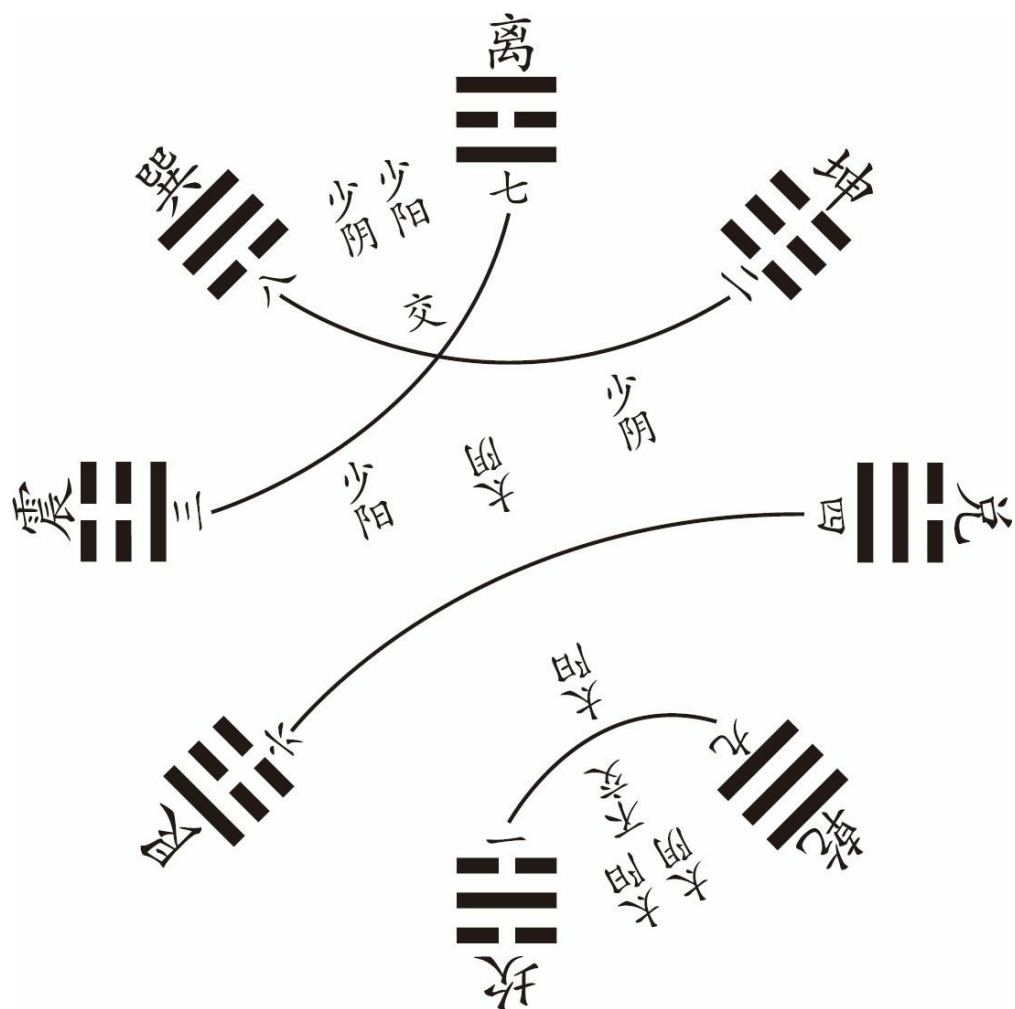
以上四图可见《图》《书》之本来妙理。伏羲画先天八卦象河图，文王演后天八卦象洛书。周子作四象图似先天八卦，作五行图似后天八卦。

八卦阴阳主老图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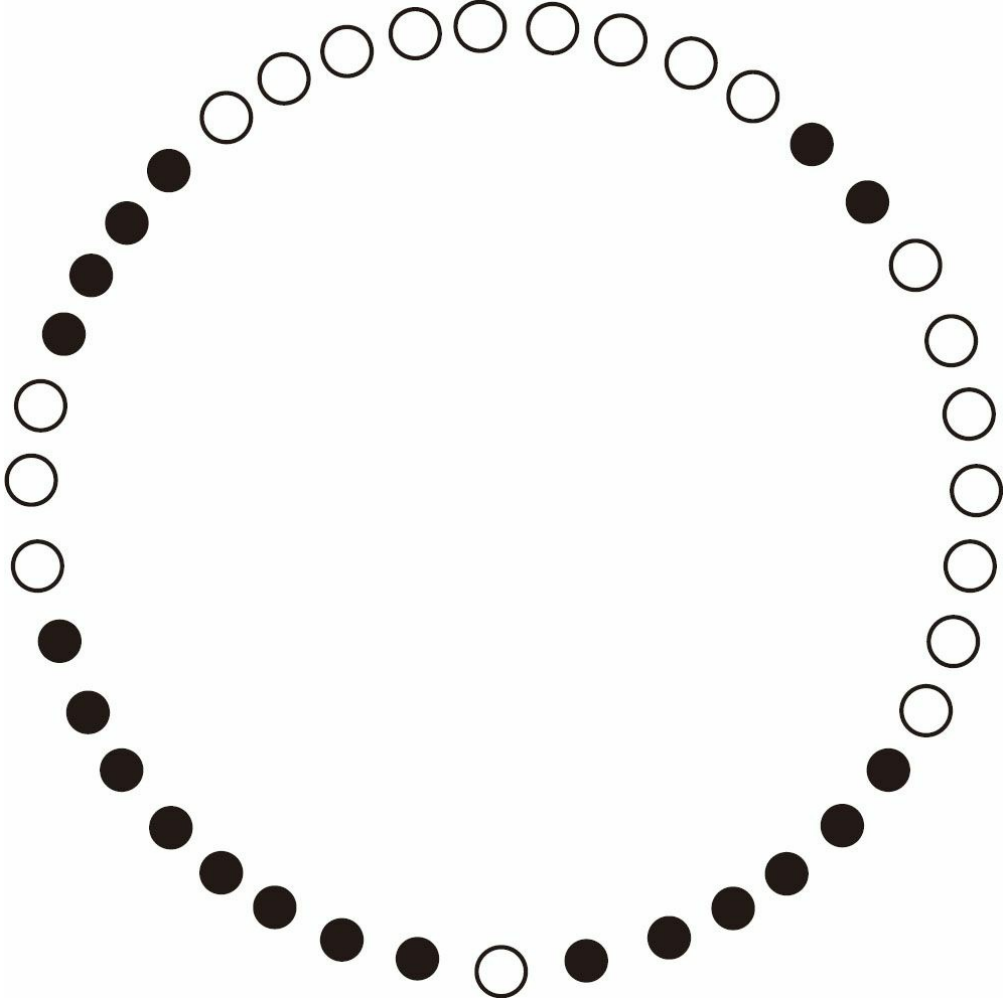
此阴阳之正，老阳老阴居中，二太二少居偏，坎得乾性，离得坤性，亦居中，此老者尊，而少者卑也。乾，阳也，夹于巽兑两阴之中。坤，阴也，夹于震艮两阳之中。此又阳中有阴，阴中有阳之义也。故坎离居于阴阳之间。

八卦阴阳用少图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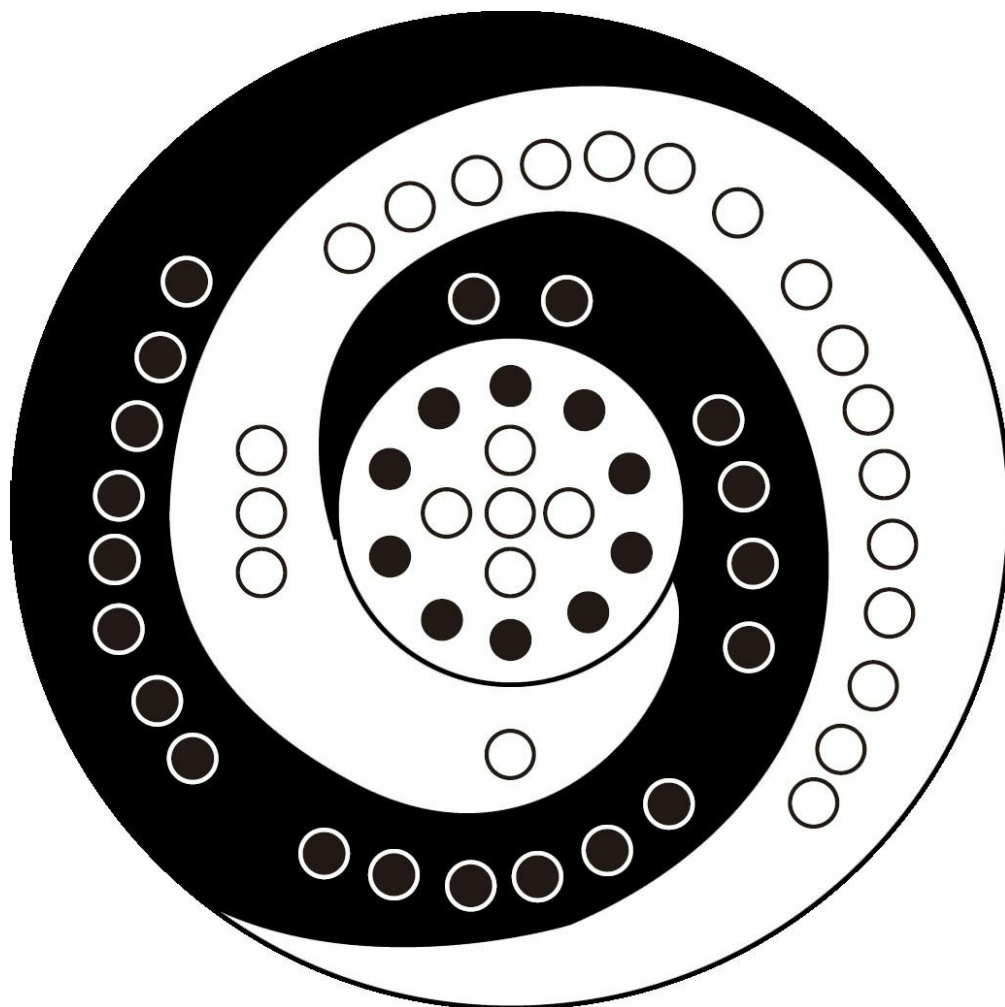
此阴阳之变，少者进而用事，老者退而不用，故八卦阴阳之所以用少不用老也。此图少阴少阳交而为用，太阳太阴不交而不用，其义同也。前后天八卦图，以二为离七为坤，此则以七为离二为坤，坤离合德也。

则图立极图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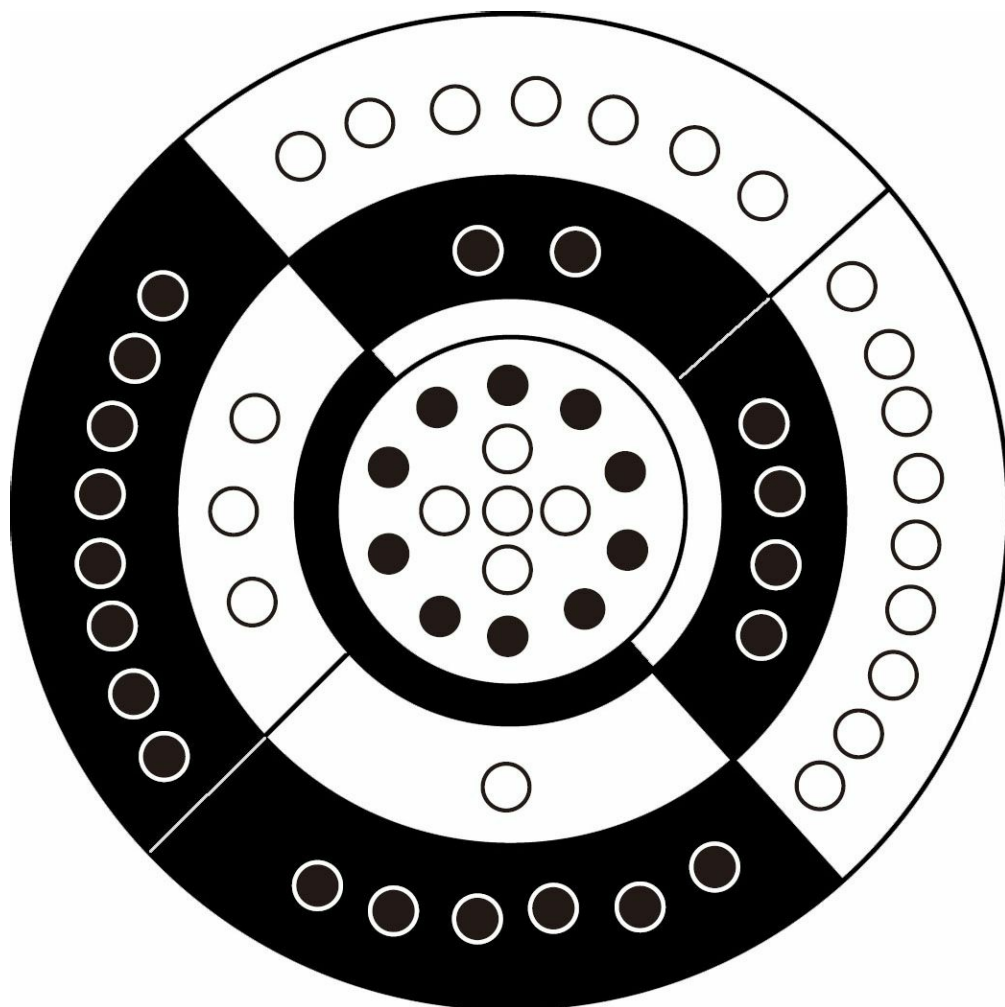
河图虚中，太极则之，则图立极，所以明天地之本原，造物之根柢也。即周子太极图之第一圈阴阳昆仑而无可分也。周演太极本诸河图洛书而未著其说耳，予故申明其义也。

则书示象图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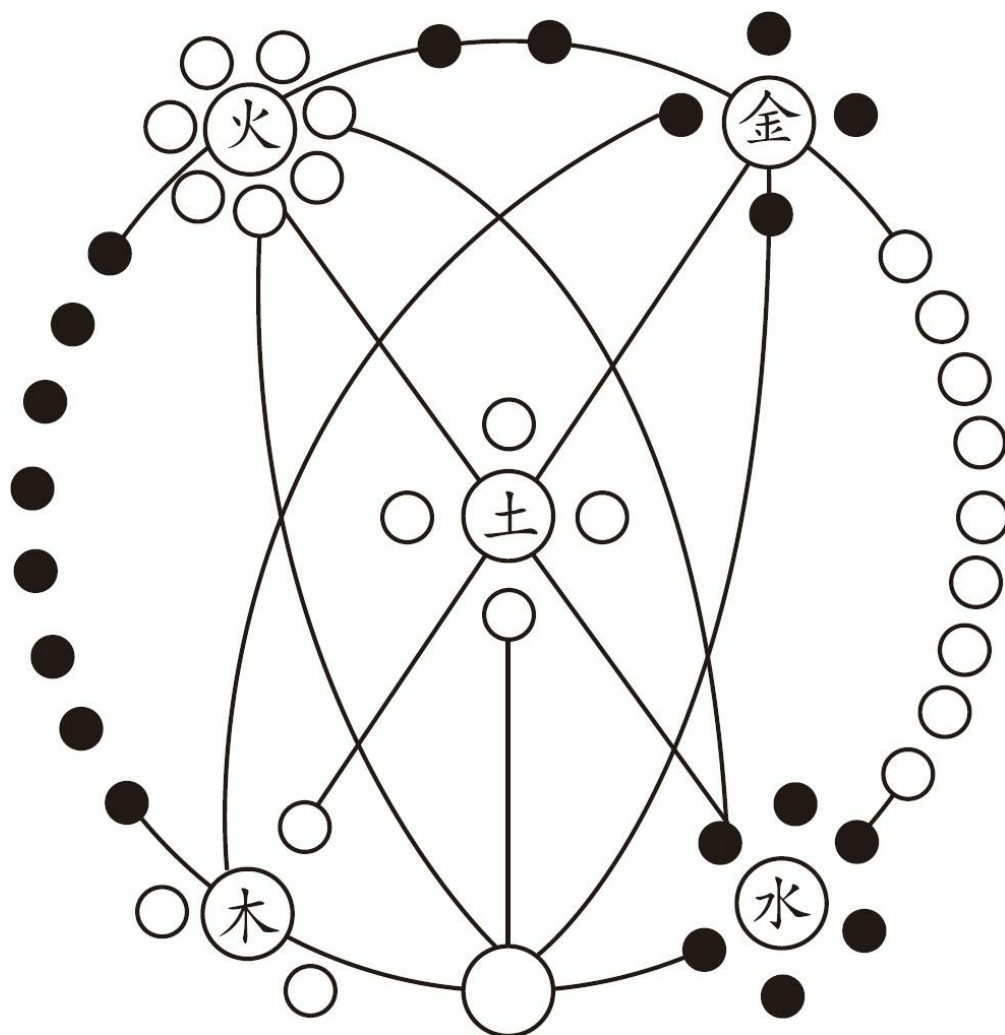
洛书阴阳互包，四象则之，则书示象，所以明阴阳之变化，造物之胚胎也。即周子太极第二图，阴阳分而为两仪也。予作是图出诸心悟，意谓古所未有，后阅来矣鲜。《易注》中一图与此同，信乎人人心中有易也。

又则书示象图说



前图本予自撰，暨阅来易乃有之，此先得我心者也。因复演此图，法周子四象之义，合十数之洛书为一，与前图并存之，可知道本自然，理无不具，非徒逞其巧思而好为穿凿也。

图书兼则流行图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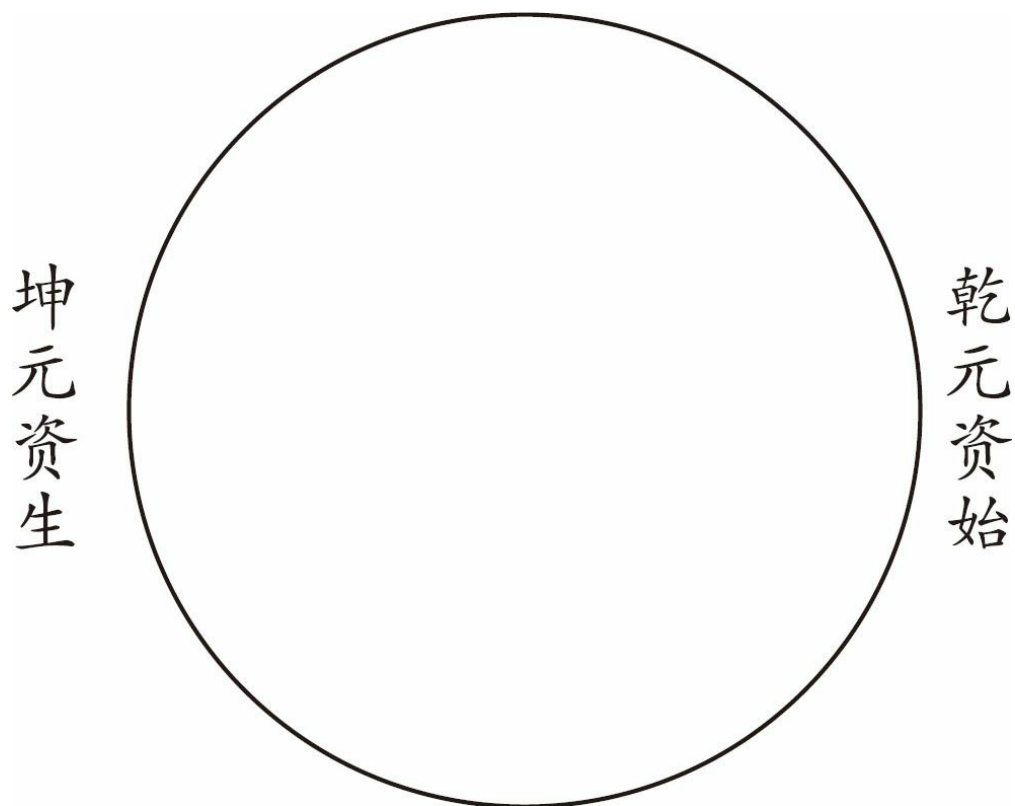
则图之象，则书之位，图书兼则著形，所以明五行之生克，造物之萌蘖也。即周子太极图之第三图，阴阳奇偶而成五行八卦也。河图洛书本互为体用者，故朱子云：安知图之不为书，书之不为图也耶？因宗喻春山十八辨九为图，十为书之说先体后用也。

一，数之祖也，故下之天一，即太极也。先儒谓理之在天，犹水之在地，以其运行无间之义一也。知水之在地，即知理之在天，天以理和万物，地以水润万物，其道亦一也。故此图以天一为五行之小白圈，以存太极之本象也。二，偶数也。以配一之奇，而成阴阳之祖也。故上之地二与下天一为对，得后天坎离之义也。左八，阴也，而居于三七两阳之间，成离卦之象。右九，阳也，而居于四六两阴之间，成坎卦之象，得先天离坎之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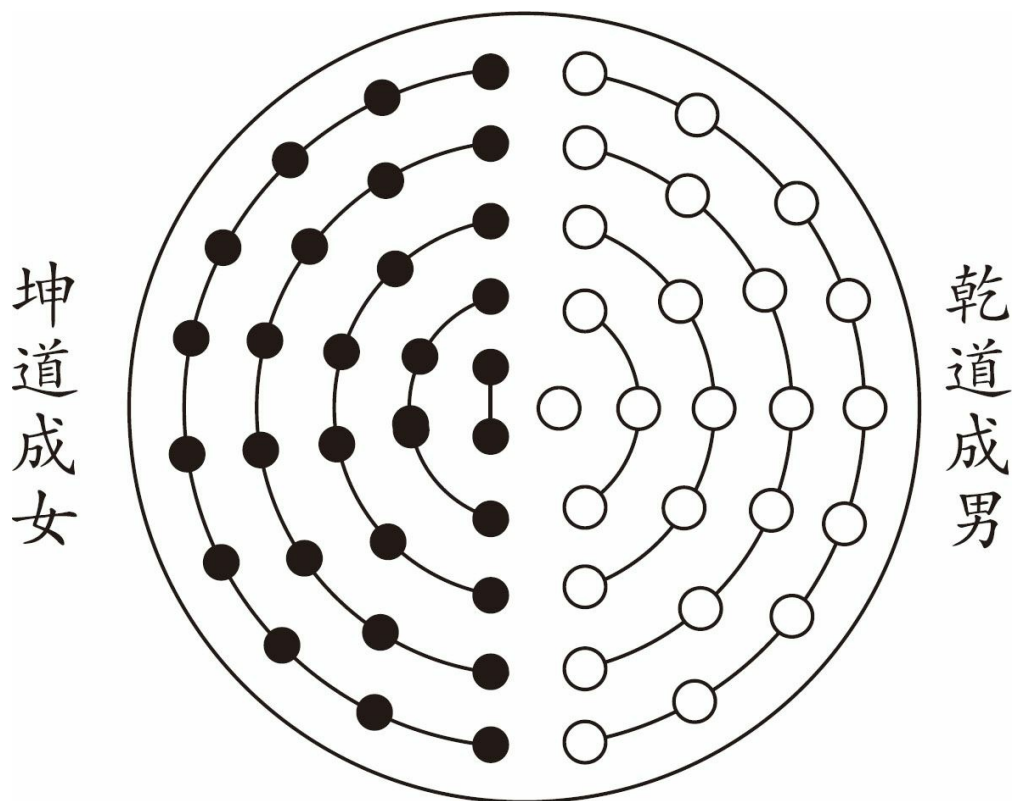
火为阳之阳，故居左之上，象太阳也；木为阳之阴，故居左之下，象少阳也；水为阴之阴，故居右之下，象太阴也；金为阴之阳，故居右之上，象少阴也；土居中，而统摄阴阳，象太和元气之流行于四时也。又上之火左而右金，阴生于阳仪也，下之水右而左木，阳生于阴仪也，左之木下而生上火，右之金上而生下水，阳升而阴降也。此即太极图中的五行，惟以金水相易其位耳。

气化则图图说、形化则书图说

气化则图图说：



形化则书图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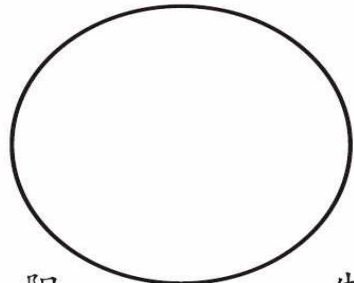
气化图中虚而同无极者，从无而生有，亦犹无极而太极之义也。形化图中实而各具一体者，自有而继有必有种而能生也，其成功一也，皆天也。知觉运动各遂其性，荣悴、开落各随其时，物物一太极而归统于一太极也。（此理本诸河图洛书，无非阴阳奇偶乾道坤道而已。故予即以《图》《书》之天数二十五，地数三十，著于形化一图之中。）

周子太极五图至第三五行图，其天地阴阳五行造化之道，已备得其旨矣。气化、形化二图，是承上三图而申明化言之义也。或谓五行图中一小白圈为存太极之体者，非四象图中小白圈是存太极之体。五行图中小白圈者，乃具太极之用也。天地之功用已全，而万物化生之根本也。气化、形化皆从此化生来，非外此而更有为气化、形化之道也。故予则图立极，则书示象，图书兼则流形，其天地阴阳五行造化之道，亦已备矣。而复述此则图之气化，则书之形化二图者，亦所以申明化育之理，以续于三图之后也。

生生图说

大 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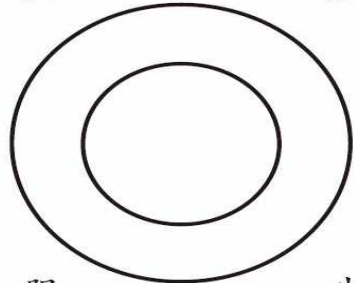
象天
先天元气
混混漠漠
生生之母



太易包乎
天地阴阳
而不易也

阳 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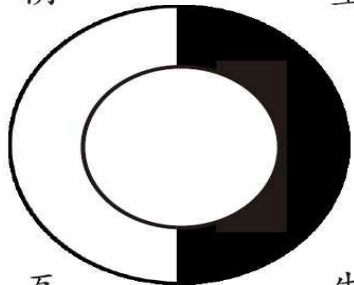
象日
一动而阳
生亦惟一
气块然耳



太初阳之
始生即天
之初生也

阴 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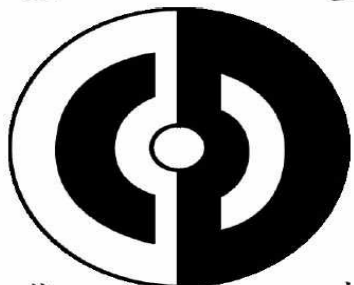
象月
阳之静处
即是阴生
两仪始立



太始阴之
始生即地
之始生也

互 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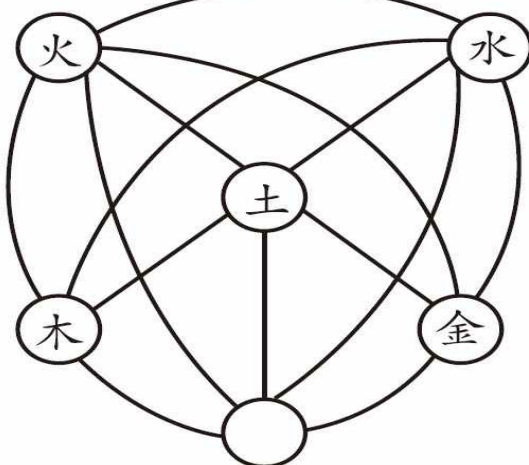
象地水
阳根于阴
阴根于阳
互生四象



太极阳极
生阴阴极
生阳元气
融而为水
结而为山

化 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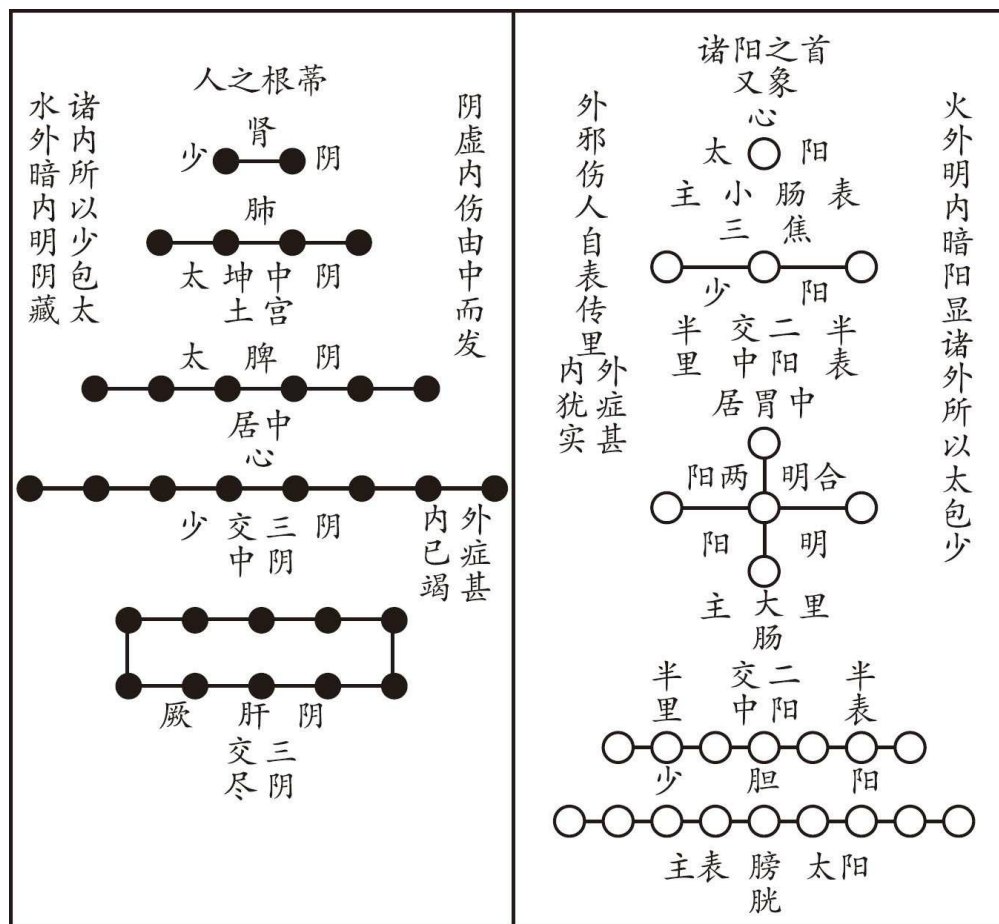
象万物
阳变阴化
而成五行
化生万物



太素庶物
流行素质
乃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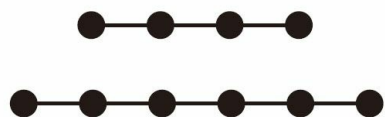
先天之义，无象可拟，无迹可见，所谓不动不变，鬼神莫能测也。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始有两仪；静极复动，动极复静，阴阳互生，始有四象；太阳为火，太阴为水，少阳为木，少阴为金，冲气为土，始成五行。阴阳五行化生万物，形以下者皆属后天，五行中之小白圈，化生万物之根也。同先天之象者，所谓先天原在后天中也。

中病图、传经图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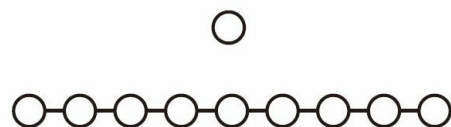


传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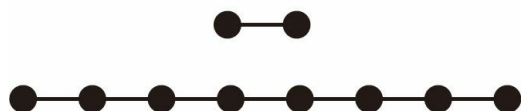
太 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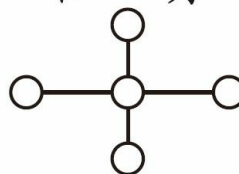
太 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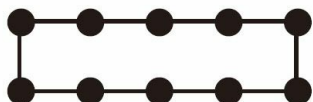
少 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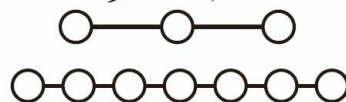
阳 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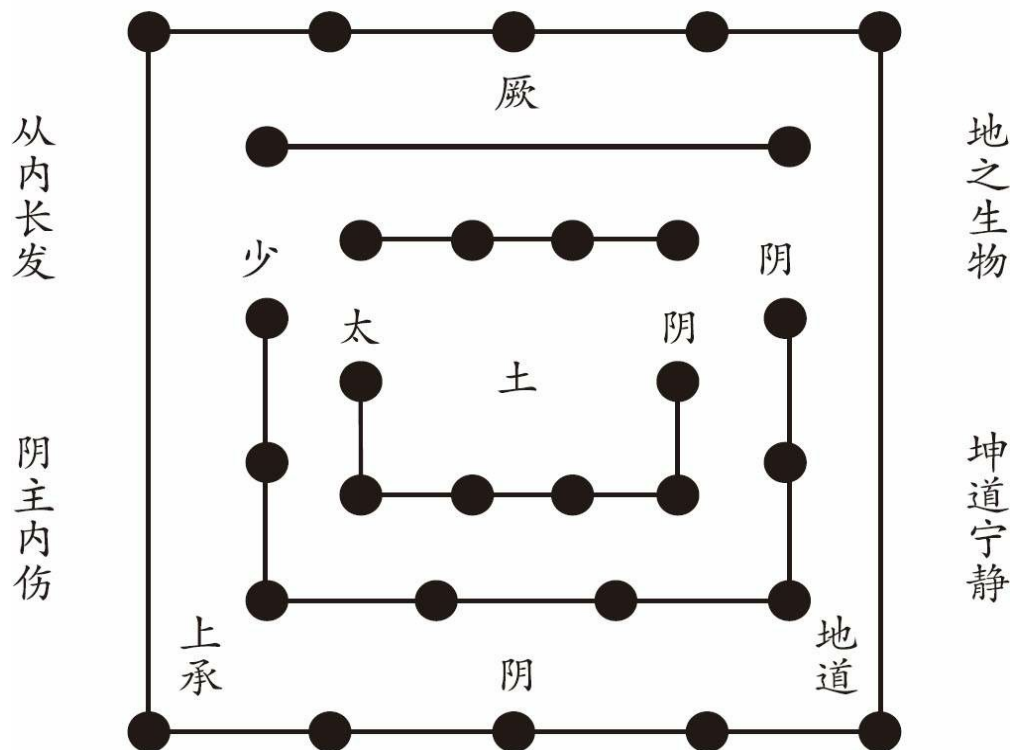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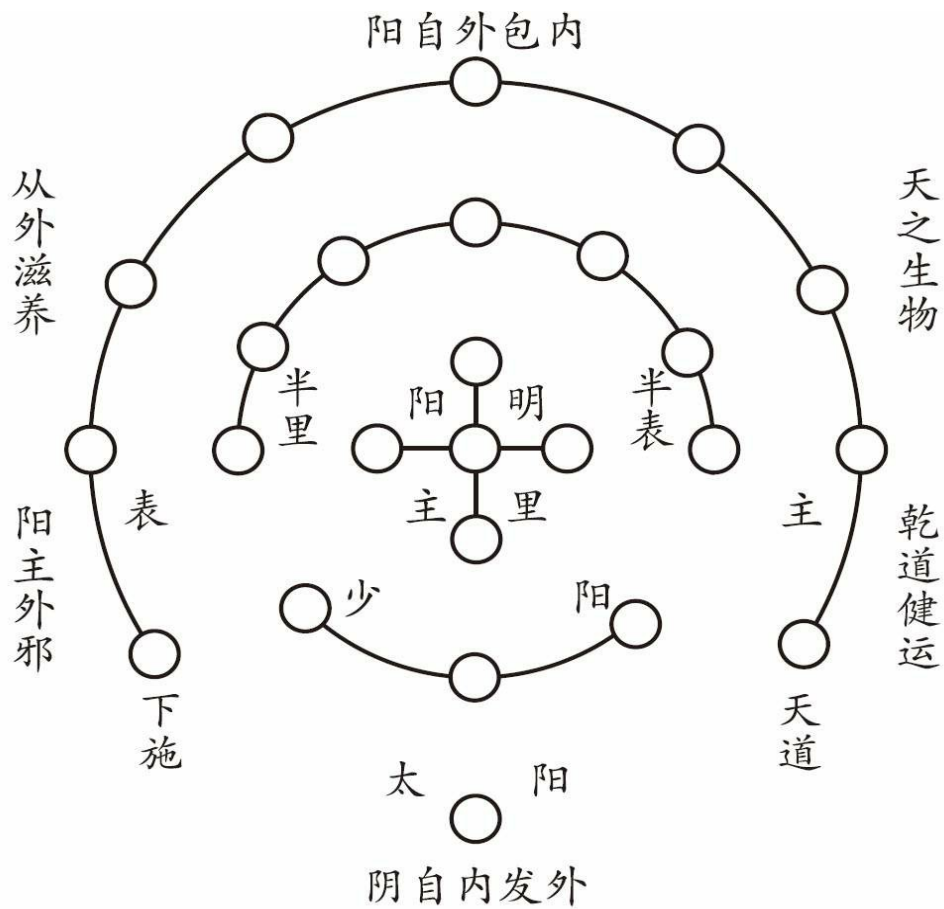
厥 阴



少 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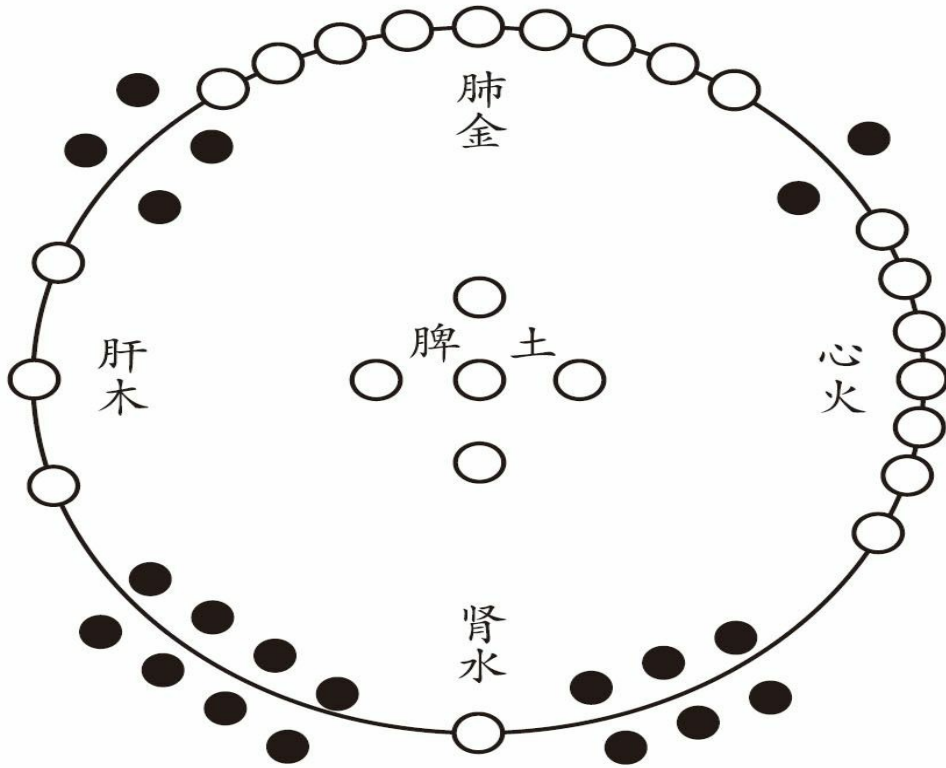


阴阳图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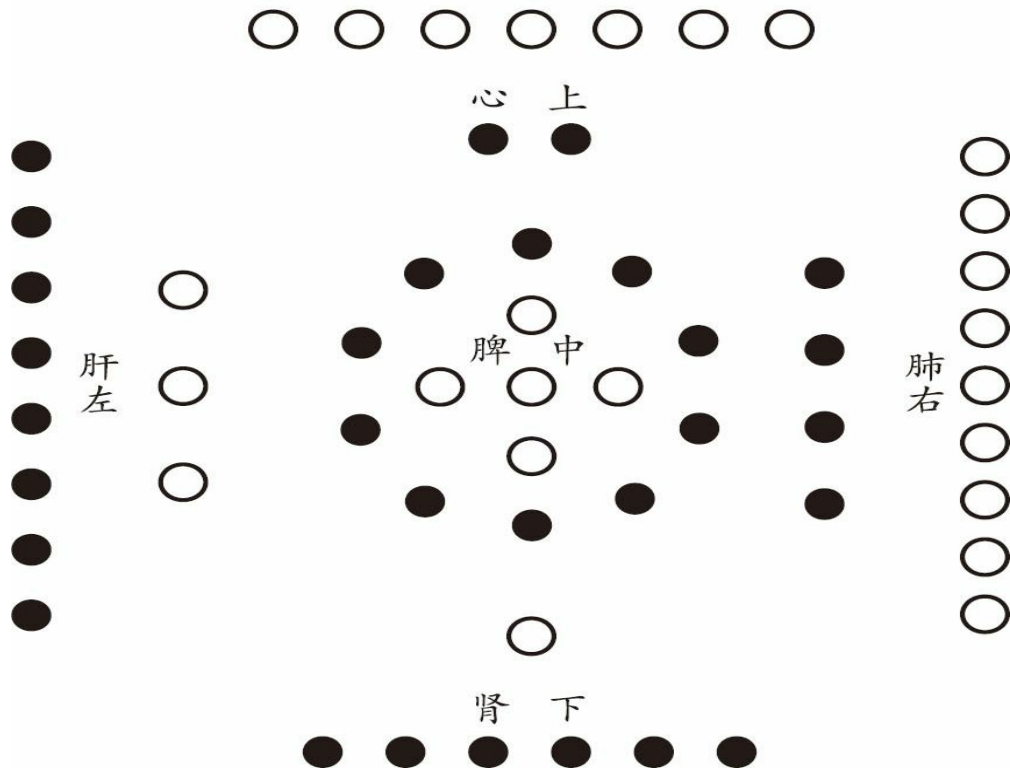


藏府图说

藏府定位



藏府所司



夫人为一小天地，故人身之藏府病证与图、书相契也。自天机泄露于图、书，伏羲一画基之，而阴阳变化五行生克始著，万事万理无不由之。病证之义，前图已见一斑。藏府之义，如肺属金，其位最上，即图之九金在上也；心属火，分虽尊，而位寄肺叶之下，即图之七火在右也；肝属木，位偏于左，即图之三木在左也；脾属土，位居中央，即图之五土在中也；肾属水，位居下，即图之一水在下也。此藏府之体也。心为君主，其责司人身之上部，即书之二七，火在上也；肺为相傅，共责司人身之右，即书之九四，金在右也；肝为将军，其责司人身之左，即书之三八，木在左也；脾胃为仓廩之官，其责司人身之中部，即书之五、十，土在中也；肾为作强之官，其责司人身之下部，即书之一六，水在下也。此藏府之用也。

肺管九节，象上九之数，六叶两耳八数也，八应在左而肺具于右；肝左三叶右四叶，乃左三右四之义，共计之七数也，七应在右而肝具于左。心一枚，而位上之二火，肾二枚，而位下之一水，心上肾下，纵也，即后天八卦之离南坎北也。肝左肺右，横也，即后天八卦之震东兑西也。一纵一横交易其数，亦阴阳互根之道也。且水、火、金、木，皆有相克之愆，令其数交易，则和平而无偏克之害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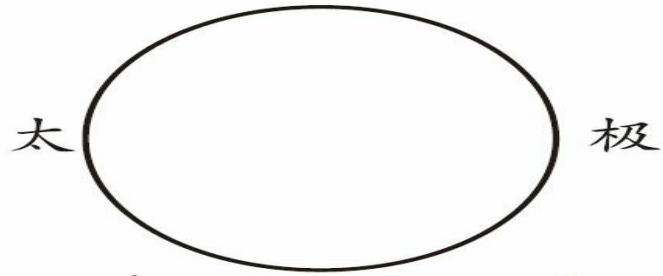
府为阳，藏为阴，如肺居上，大肠居下，诸藏府皆然，此阴上阳下，有相交之义。若府在上，藏在下，则阳上阴下而不交矣，此画一而不殊者也。藏府相配，远者极远，近者极近，如肺最上，大肠最下，心次上，小肠次下，一上一下，藏府辽隔。脾胃、肝胆，皆藏府相贴，肾膀胱则又一前一后，包络三焦则又一内一外（包络包心之外，三焦即命门居两肾之中），此又参差而不齐者也，天之生物其妙如此。

人之六藏六府，象律之阴阳各六，应十二月，肾多一枚，以象闰。两肾皆水，而右为阳水，即一阳生于冬至也。六藏六府之各具一形象，物物一太极也。总包于躯壳之中，象万物一太极也。虽各具其形，而一气贯通，无有阻隔，故五行之联络，深得其旨也。

予搜考群书，归宗于河洛，著《大圆宗旨》以明二仪之成形，三辰之示象。盖河图洛书乃天地启圣之心学，万理万事无不毕具，欲究天地之本来而可舍诸图、书者乎？兹摘其中三辰昼夜节候阴阳数图于下，以其与人疾病变患之际有关系焉。

推原天地图说

无极而



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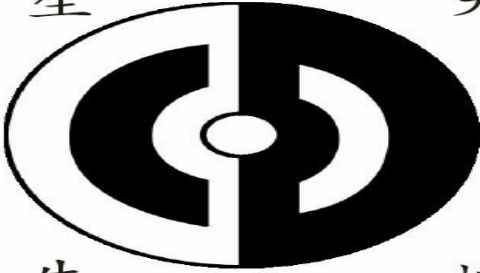
极

生

天

天

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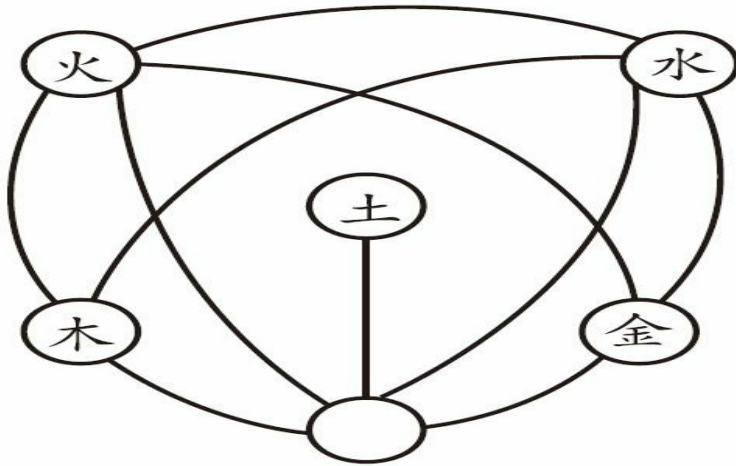


生

地

地

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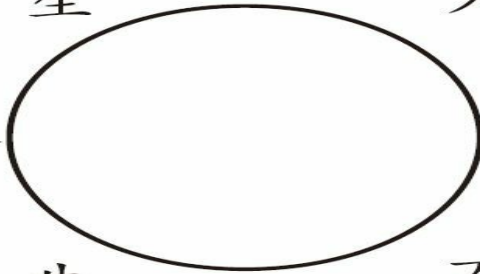


生

人

人

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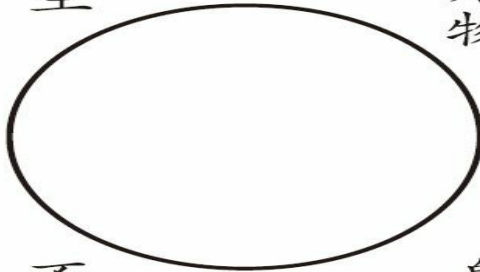


生

万物

万物

成



不

息

第一图无极（即先天太极也）：此即永静天，乃天之本体，造化之根柢也，不动而变，无为而成，惟诚惟一，至明至神，永不混沌，无始无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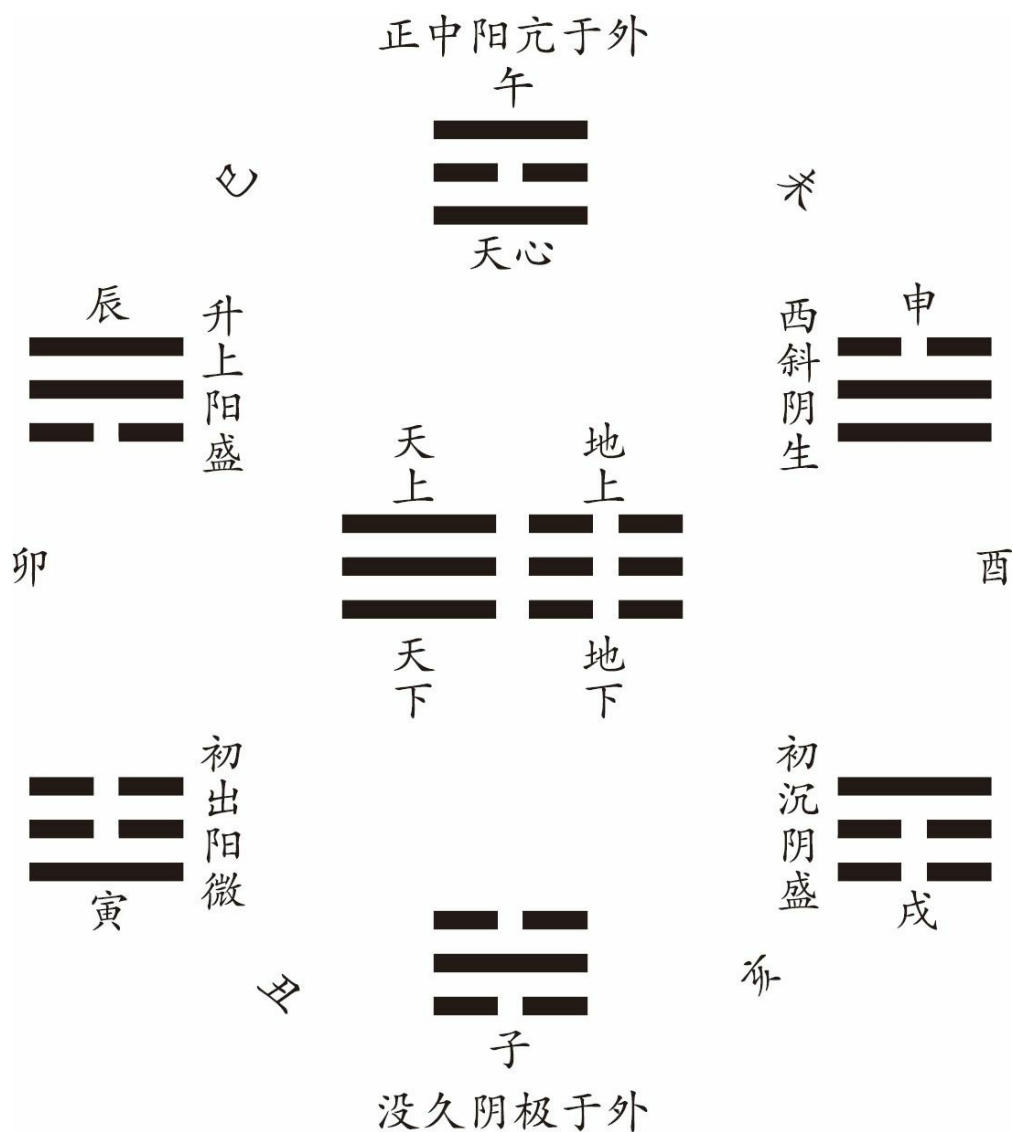
第二图天极（即阴阳太极也）：此即宗动天，又曰列宿天，乃天之用也。有动必有静，有始必有终，故不能无混沌。混沌则阴阳一度数息，而块然而无朕也。

第三图地极（即五行太极也）：此即日月五星天也，而地包乎其中矣。列宿随天度周旋，有常而不易。五星则度数各异，有变而屡迁，先阴阳列宿而混下之小白圈，即地也，化生万物之母。

第四圈人极，第五圈物极（即气化、形化也）：此人为一小天，虽禽兽草木亦各一其小天，以得气有全有偏，故有人、有禽兽草木之别，但天赋之性命，诚一而已。故二圈与第一图无异，混沌于此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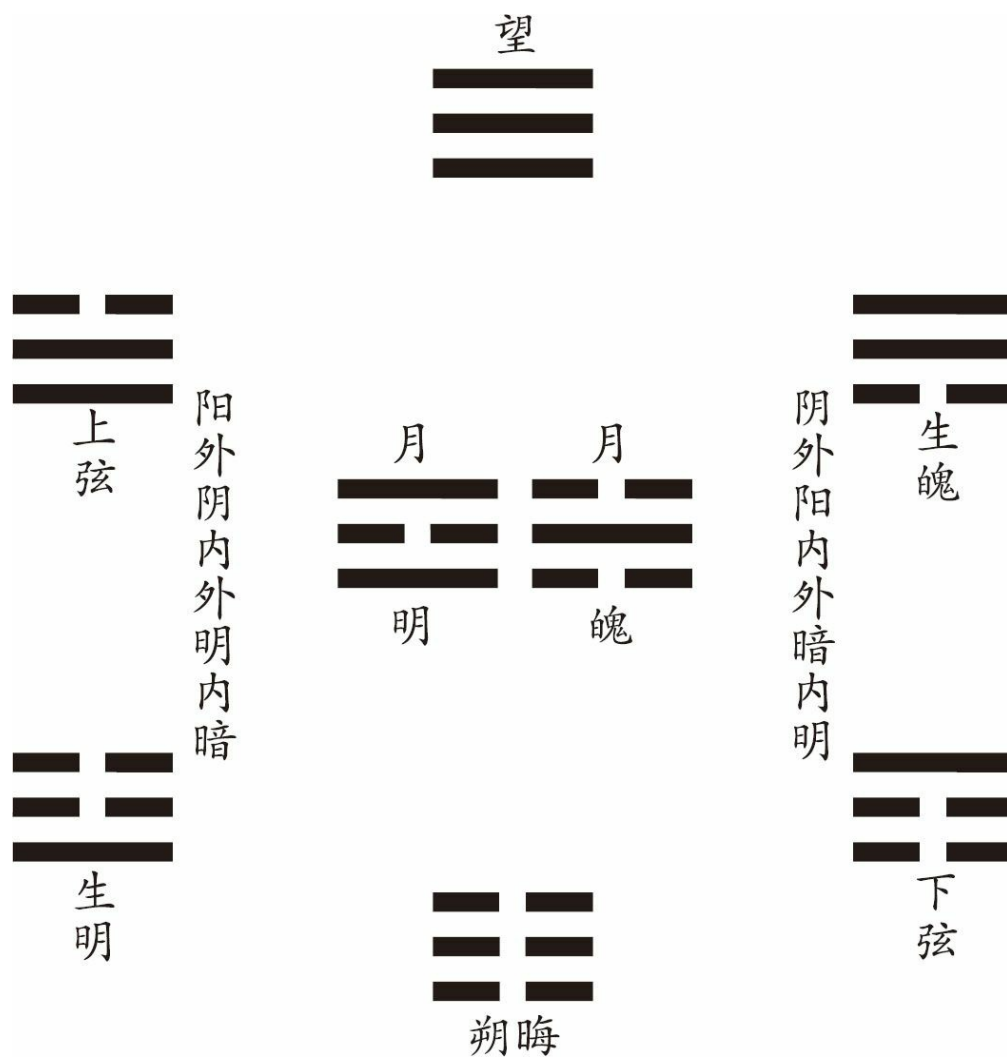
日升图、月恒图

日升图：



以后天八卦为日升，图取离居午位，正所谓日丽中天也。而夫阳始于亥而成于丑，古人尊阳而祖微，故以乾居西北艮居东北。若论正位，乾本应在东北而艮在西北，故《易疏》中曾演其义。

月恒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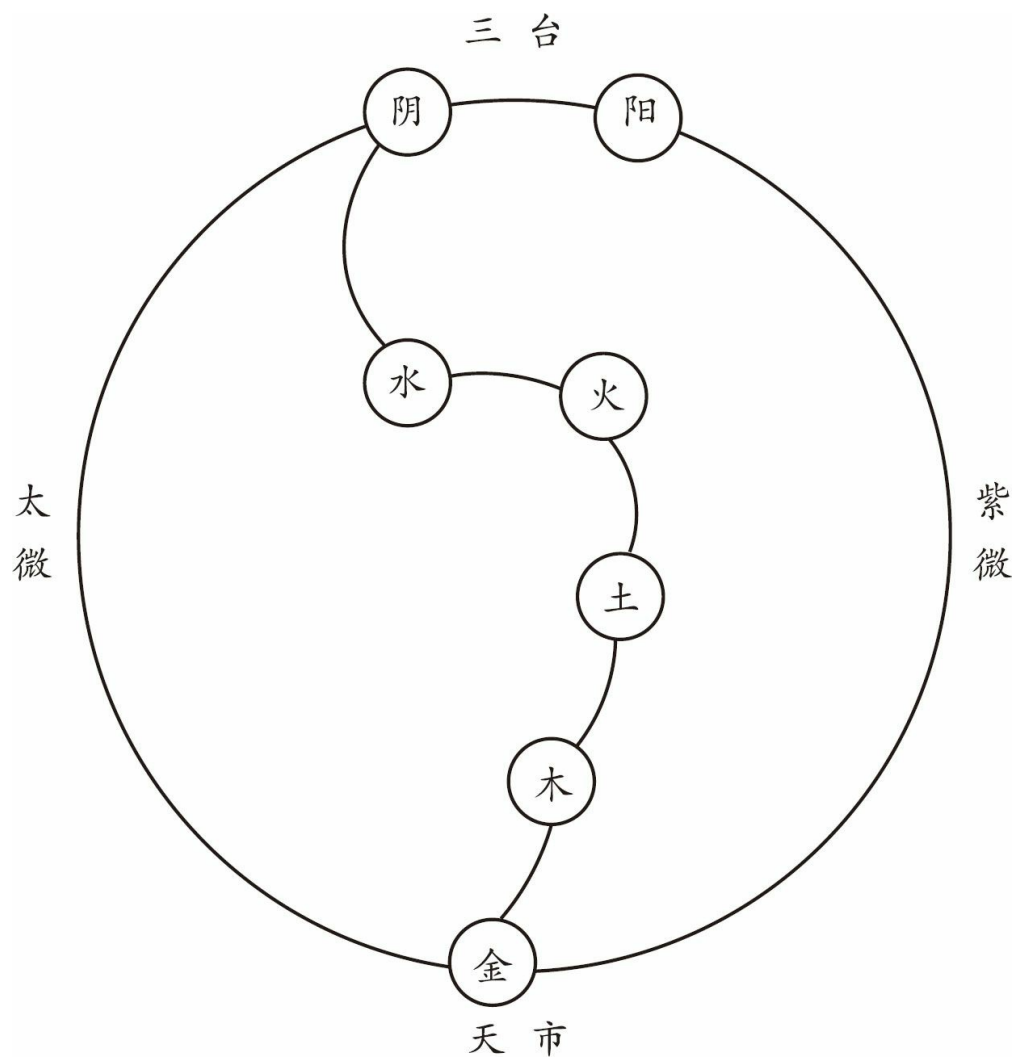


以先天八卦为月恒图者，阴暗而阳明，阴得阳始明也。奇为阳偶为阴，阳生则明生，阴生则魄生，上半月为阳，下半月为阴，日阴阳以日，月阴阳以月，故朔后生明，望后生魄，阳盈则望，阴穷为晦也。

日中鸡月中兔说

或谓日中有鸡，月中有兔，乃日出东方，正照西方酉位，酉为鸡；月出西方，正照东方卯位，卯为兔。如镜照物，影在镜中，故曰日中鸡，月中兔也。日月乃阴阳之精气结成，中无有物。即日宫天子，月殿嫦娥，亦寓言尔，非实有其事。更有谓后羿妻窃药奔月、吴刚用斧伐桂，暨八宝修月之说，皆齐东野人之尤者，奚足信哉！

北斗太极图说



此就北斗之位而左右阴阳之以图其象也。周子太极图则就人之左右而左右阴阳其图也。

周天缠度一太极也，列宿五星森罗万象也，南北二极即阴阳二象也。北极应阳，南极应阴，五星五行也。辰星应水，荧惑应火，岁星应木，太白应金，镇星应土。三垣，三才也。太微，为上垣应天。天市，为下垣应地。紫微，为中垣应人。二十八宿，四时二十四气也。（有建寅图并说在后。）

太极之道，阴阳五行而已，北斗七星已具其理。天枢，阳也。天璇，阴也。天玑，水

也。天权，火也。玉衡，土也。开阳，木也。瑶光，金也。北斗居天心，象太极之心也。三垣环之，间以三台，五座中皆有帝主，象河图洛书之五也，外又有二帝座其一大角也。角为二十八宿之宗主，造化万物者。故有赤大于此者一星，名之曰大角而主帝，以象天时也。其一心宿之中星也。天有心宿，如人之有心也。人之心主宰一身，为君主之官，故中一星赤大者主帝，以象人事也。又按紫微垣应象天，故左右二藩但以辅卫等名之。天市象地，故外藩以列国名之，太微象人，故外藩实以将相等名之。

北斗图中之阴阳五行，余心悟其理，以天玑主水，天权主火，玉衡主土，开阳主木，瑶光主金，按七星之名取义也。后阅星象书，有瑶光主水云云，及观北斗占二义皆有，余甚喜，有暗合古人之意。但以天玑主火，天权主水，与此稍异，然不若玑水权火合太极之象为更当耳。

论易理

(清) 章虚谷

或曰：治病不可偏阴偏阳。景岳以扶阳抑阴论医，自谓原本《易经》，实则误人不浅，而子驳之，是也。若谓易象本无此理，则未必然。试思夫子赞《易》，于乾之《象》曰大哉乾元，又曰乃统天。坤之《象》曰至哉坤元，又曰乃顺承天。夫坤何以不复言大，何以便言承天？坤之《文言》并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以地道而等之妻道、臣道，明乎地阴不敌天阳也。

答曰：大哉、至哉，皆赞美之辞，无所轩轻。夫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动极则静，静极复动，循环无间。而原其所始，则阳先阴后，阳倡阴随，阳施阴受，为造化自然之理。即以先后、倡随、施受，而观其性能功用，则乾阳为统天，而万物资始，坤阴为顺承，而万物资生。既以顺承为用，而比之人情世事，则如妻道、臣道也。故以乾比君德，而曰阳尊；坤比母仪，而曰阴卑。此尊卑二字，原从人情世事上立名，非阴阳之理，固有尊卑。所以言一阴一阳之谓道，见得二气流行，生化万物，其性能不同，其功能则一。故曰大哉、至哉，皆极赞之辞，何有尊卑哉！益可知伏圣卦象，止表阴阳流行生化，进退消长之理，并无文字语言，更从何处见其有尊卑扶抑之理耶？则尊卑扶抑之说，全是儒家为治世之道设喻而已。

其于地天泰卦曰：小往大来。天地否卦曰：大往小来。是明言阳大阴小也。

既是阳大，何故要扶之？阴小，何故要抑之？此扶抑二字，尤觉无谓。

至复卦则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不单曰见天心，而合言曰见天地之心。可见天地同赖此阳以为主宰，天地间所重，惟阳可知矣。纵不言扶阳，而扶阳之意，隐含言外。

此说更会意错矣！何异景岳之言统易者，惟阳极之谬见哉！天太极未判，本无阴阳之名，太极既判，仍是太极之体。故易初之一画即是太极之象。太极既判，则以☰奇表阳象，☷偶表阴象。☯合璧，仍是易初一画之太极。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错综变化，以表阴阳进退升降之理也。爻象表阴阳为太极之用，太极为阴阳之体，而用从体出。是故坤卦纯阴之象，即是太极静极之时。静极则复动，故坤卦变复，即是太极初动之际。所以言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岂非太极浑元之体乎？是观其用之初动，见其体之所在也。世多不识，故圣人明白教谕，特言天地之心，教人领会此意。由是可知心

为一身之主宰，则主宰天地者太极也。太极浑元未判，尚无阴阳之名。阳者，天也。今言主宰天地者为阳，何不竟言主宰天地者为天可乎？岂非举其末而昧其本哉！景岳谬误在此，故论先天后地之理皆错。先生得毋仍其谬乎？更云扶阳之意，隐含言外，尤为臆见而非理也。

故此扶阳抑阴四字，虽出朱注，实本孔子，如云为治世而言，则何不笔之于《诗》、《书》、《春秋》，而独见于《易》乎？

《诗》、《书》、《春秋》，论世间事迹，褒君子，贬小人，以明治乱之所由，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明阴阳进退消长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之道。《传》曰：阳，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阴，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是以阳卦比君子，阴卦比小人，故朱子言扶阳抑阴者，欲使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则世常治而无乱，所以上文有淑慝之分四字，岂非指君子小人而言。不然，阴阳流行，化生万物，安有所谓淑慝哉？若以喻言作实理，则错解《易经》，刻舟求剑，失之远矣。

故《易》象为大道之源，医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用治病也。若谓扶、抑二字，不为治世而设，试问天地阴阳，流行生化，谁能扶之抑之乎？若果能之，亘古以来，可无灾患矣。盍再思之。

就使为治世而言，亦必爻象确有此理，而后圣人言之；否则空言，早落边际，非四大圣人共成天地间第一部言道之书矣。世儒操笔，多落边际，贤人或有之，圣人则四通八达，面面俱圆必无是也。

上节既云扶阳抑阴四字，虽出朱注，实本孔子，是硬坐圣人有此意。此节言确有此理，而后圣人言之，是又硬坐圣人有此言。余实不解先生是何意见也。若爻象确有此理，定可明白指示，却从何处见之？断不能含糊笼统而泛说也。圣人之言，既面面俱圆，而无边际，则扶阳抑阴四字，已偏倚一边，岂反不落边际乎？何不思之甚邪？乃硬坐为圣人之言，不几于诬圣乎？且与上节虽出朱注四字，又相矛盾矣。

试即天地论。天体阳，包乎地外；地体阴，处乎地中。非阳大阴小确证乎？

阳既大矣，而又扶之，岂非更大？阴既小矣，而又抑之，岂非更小？夫一阴一阳之谓道，偏阴偏阳之谓灾。而扶之、抑之，反使其偏，岂不害道而致灾乎？可见爻象断无此理，圣人断无此言，不亦显然哉！究实而论，天不过清气，地不过浊滓。形虽大小，而阴阳之气，何有大小哉？若有大小，岂能生化万物乎？乃泥其形而昧其理，不可以论阴阳，即不可以谈《易》也。

体天地之阴阳者，日月也。日阳月阴，日大月小，日万古光明，月晦朔生死。且日行昼，月行夜，同运并行，而定昼夜四时寒暑，以日不以月，非阳为主，阴为辅乎？

此节无所深义，圣人因日以定月，因月以定岁，因岁分气候节令。拙集《论景岳篇》末，及《辨日月体象篇》，均畅发其义矣。日行速而高，月行迟而低。世人观之，以为高者其形必小，低者其形必大。殊不知月借日光以为光，故其形之大小等耳。月之本体无光，焉能知其大小哉？以其借光于日，光随日转，人居下一方观之，故有晦朔弦望之异，其月体岂有盈亏生死乎？总因世人，只能见形论形，不知理之所在，请观拙集各篇自明，可毋赘矣。

又即生人言之，男子阳，女子阴，男帅女，女从男，夫为妻纲，敌也云乎哉！

阳先阴后，阳倡阴随，阳施阴受，造化自然之理。故《易》言乾统天，坤顺承，诸义上已详明矣。且阳性既能帅阴，何故又要扶之？阴性既能承阳，何故又要抑之？更可见扶抑二字，断非圣人之意，亦非爻象之理也。

且孩提阳盛，生气日进，自幼而长而壮而强，步步生旺。五十以后，阴气主事，便衰而病而老而死，步步死机。阳之关系生命也如是，扶阳抑阴安可尽非乎？

若据此说，则必扶阳抑阴，为医学纲领矣。正是景岳似理非理之说，明明回护景岳也。开首既云余驳景岳为是，乃又回护之，殊不可解也。夫阴阳进退消长，而万物生长化收藏，出于造化自然之理。人为万物之灵，禀阴阳太极之气，而同其机括。试问少年生长之时，岂止阳旺而阴不旺乎？老年衰败之际，莫非止有阳衰而阴不衰乎？何以见少年为阳主事，老年为阴主事？果尔，则少年者，皆当用凉药助阴；老年者，皆当用热药助阳乎？惟阳生命所关，世之虚劳伤阴者，多不可治，莫非不关生命乎？可见仍是景岳之说，岂非回护景岳哉！

又曰：前已明言，子驳景岳为是，岂又左袒哉？今与子论《易》，非论医也。

答曰：医理且置，请问论《易》何如？

曰：医、《易》俱作自圣人。作医圣人，未尝不能作《易》；作《易》圣人，未尝不能作医。但医为疗病说法，着重在人身一边，从先天顺讲到后天。就教人顺承后天，阴平阳秘，足以治病便止。于《易》中逆追先天道理，不尽泄也。

医为疗病说法固然，但《灵》、《素》之言，从天地说到人身，从人身说到天地，互举互证，文如连环，三才一贯之道，畅发无余。先天后天道理，原已包括于中，在人自去

领会。先生将顺承逆追，打作两橛，还欠参悟。请观《灵》、《素》，返究《易经》，再论何如。

《易》则全为发明大道，必尽究先天后天如何，由后天而逆追先天，原其所始，要其所终，前无古，后无今，包括二氏，牵笼百家。圣人尽性至命实学，实在于此。

此亦老生常谈也。夫原始要终，知生死之说，人皆熟闻。然其所以为始，所以为终者，又谁能知之？故曰：不知生，焉知死？既不能知，徒执空言，正如盲者之摸象，摸着足者，言象如柱，摸着尾者，言象如帚。纷争不决，明眼旁观，未免失笑。是故虽为圣人之实学，实为吾辈所茫然，不过作老生常谈而已。

医家圣人所不尽泄者，《易》圣人都尽发之矣。

圣人都已尽发，何故世间犹无明《易》之人乎？盖所谓尽发者，文字语言也。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意不能尽理也。故曰：善《易》者不言《易》，良以《易》理，不在语言文字故也。世人但知文字语言，所以仍不能明《易》也。

盖医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

医经与《易经》，体同而用异，拙集屡申其义矣。既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遂有一截全体之见，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

圣人韦编谈《易》，不闻读医；假年学《易》，不闻学医，盖以此也。

圣人为治世之大道，不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达，不敢尝。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犹先于大道，何故？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医道也。其理则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故体同而用异也。

若仅以为治世说法，浅之乎读《易》，实浅之乎窥圣人矣。

圣人一生心事只为治世。若不为治世，实无一事，连《易》也不作也。且自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何往非为治世之道乎？六合以内，除治世事外，更有何事？六合以外，存而不论者也。正是先生浅视治世之道，非余浅之乎读《易》，浅之乎窥圣人也。岂不闻博施济众，尧舜其犹病诸？博施济众，非治世之事乎？可知治世之道，圣人犹曰难周，而先生反浅视之，则是先生之浅窥圣人，因而浅之乎读《易》矣。

子之学有根柢，能靠实《内经》阴平阳秘四字，所以剪裁诸医家得失，抑其太过，补

其不及，悉有规矩，不出准绳，得力乎此也。然惟其单靠此四字，所以于易家圣人，从后天逆天反先天功夫道理，转不理会。据朱子象上会得者深，言上会得者浅两语，作《论易》丹头。

读经先须明理，若靠实字句，即执一不通。执中无权，犹执一也，况可靠实字句哉！若拘执阴平阳秘四字，而悟其理，即不能知扶阳抑阴之为害矣。所以景岳尝诵阴平阳秘，而反以扶阳抑阴，为医学纲领，正因不悟阴平阳秘之理故也。是故得力在于悟理，医理如是，《易》理如是，天下万事，自古及今之理，莫不如此，即所谓头头是道也。悟一阴一阳之谓道，所以知阴平阳秘，精神乃治也。是故医理，即《易》理也。形而上者谓之道，先天也；形而下者谓之器，后天也。恬谈虚无者，先天也；阴平阳秘者，后天也。形上形下者，逆追顺承之旨也。《灵》、《素》固已备论，拙集《太极发挥》等篇，颇详其义，先生或未察之耶？然却非扶阳抑阴之功，此宗功夫实非《易经》道理也。

夫阴阳变化无方之谓易，故圣人精蕴在卦象，而非语言可形容。一涉语言文字，便落方隅，即非变化无方之妙理矣。所以朱子云，读《易》于象上会得者深，言上会得者浅。此真论《易》之丹头，读《易》之妙诀。非个中人，诚不足以语此。今先生之意，岂以朱子为非，反以拘执扶阳抑阴，硬作《易》理为是乎？或者，未曾理会得《易经》道理，将错用其功夫也。

其实朱子本意，以人执泥爻象，但从言上探索，不复进求其所以然，故以二语唤醒之，犹佛家以见月忘指提醒人一般意思。

可见朱子，正恐人执泥文字语言，欲以二语唤醒人。无奈世人，仍不能醒。非但执泥爻象，并将扶阳抑阴之譬语，硬作《易》理解会，而云爻象确有此理。正如执指作月，而实未曾见月，岂不辜负朱子之婆心哉！

羲圣画卦，原包全部《易经》道理。

卦象，月也；《易》辞，指也。指固在月外，非包在月内也。世之读《易》者，多执指作月，鲜能因指见月者。苟能见月，自然忘指，何至拘执文字语言，而费唇舌哉！

但人苦无门悟入，故文王作彖辞，开示大段，周公作爻辞，发明隐细；孔子申文王、周公之意，从后天兜转先天。如子之书，谓一线穿成，岂四圣人不一线穿成乎？

兜转先天者，想是无思无为，寂然不动，感而遂通之意也。拙集出余一手，故一意贯串。四圣之《易》，理则一贯，而意义不同。若谓文王即伏圣之意，周公即文王之意，

孔子即周公之意，岂不为复词赘语哉！不成其为圣矣。个中人，自能领略也。

如云：卦象爻系，各自为《易》，则《易》书当分为四部，不当合为一经矣。

扶阳抑阴四字，原是后儒为治世设喻，本非卦、象、爻、系之理。四圣皆发明阴阳进退消长之理，则共成一经。虽为一经，而四圣各有意义不同。故朱子云：文王之辞，早不是伏羲之意。今先生之言，是驳朱子也。或者先生高见，出于朱子，则非余小子所敢饶舌矣。

六十四卦，先儒或云定自伏圣，非始文王，此不必论。但文王作《象》，已有大过、小过、大畜、小畜、大壮、大有等卦名。凡言大者皆指阳，小皆指阴。可见阳大阴小，天地间至理。古圣人皆如此说，非出后人杜撰明矣。

天地间至理，既然阳大阴小，古圣皆如此说，则扶阳抑阴，断非圣人之语，必非《易》理，更可见矣。何故？一阴一阳之谓道，偏阴偏阳之谓灾。阳既大矣，而又扶之，岂不更大？阴既小矣，而又抑之，岂不更小？则偏胜甚矣，断非道也，《易经》岂有非道之理哉？偏胜为灾，圣人岂有致灾之言哉？乃云爻象确有此理，而后圣人言之，得非昧经理，而诬圣人乎？《圆觉经》云：圆觉之性，如牟尼珠映于五色，迷者谓珠体实有五色。世之论《易》者，执文言作《易》理，犹认珠体实有五色耳。

再就太极图言之，自古式不一。有《易》太极图，有古太极图，有周子太极图，有来氏之图，有道家之图。

图式纵多，理无二致，总不出阴阳未判名太极，太极动静生阴阳，阴阳为太极之用，太极为阴阳之体而已。拙集已畅发其义，譬如风雨晦明，变态万状，总不出天地阴阳气化流行之理。若泥其形而昧其理，则惑于多歧，莫知道之所在矣。

试就此图观之：☵上白者阳，天也；下黑者阴，地也。皆后天也，惟中宫为先天。

此图为太极动静而生阴阳之初象，若据此图，则阴阳固无大小。而先生言阳大阴小，天地间至理，则又自相矛盾矣，奈何？而况图象犹不能尽其理者。如天气下降为雨，下降者，阴也；地气上升为云，上升者，阳也。阴阳变化无方，只可意会，莫能言宣。言不能宣，图象焉能尽其理哉？故曰：赤水元珠，得之象罔，则泥象者犹失之，何况执泥文字语言，去理更远矣。

以后天言，则天地分列阴阳。自先天言，即天，亦阳也。惟先天一点，乃真阳耳。

观先生之言，自丹书中来，或者未曾理会得《易经》道理，故被丹书所迷也。丹书称先天为阳，后天为阴，每每牵引《易经》，似是而非，反乖《易》理。夫易有太极，而生两仪，两仪为天地，天地即阴阳。故又言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太极在天地未分以先，故名先天。天地未分，尚无阴阳之名，岂可凿称先天为阳乎？如可称阳，何以名太极哉？天地既分以后，阴阳五行俱全，岂可凿称后天为阴乎？如可称阴，何以名阴阳五行哉？岂不将名目理义，全然紊乱乎？凡事有名有义，而理在其中，所以顾名思义。名义且不识，无怪辨理舛谬矣。可见丹书为臆说，实非《易》理也。景岳既迷丹书之言，而以世儒扶阳抑阴治世之喻言，硬作《易》理，又以之论医，牵引《内经》阴平阳秘之文，而不辨其理。先生又承景岳之谬，惜哉！且如先天为真阳，岂后天为假阳耶？以其为假阳，故自先天言，即天亦阴也。天可称阴，世间男子，亦可称为女子也，故有巾帼丈夫之名乎？可发一笑。天既称阴，将以何字称地乎？敢问。

此阳胚胎天地，包含万象，仙佛圣贤，均从此出。道得之而仙，释得之而佛，儒得之而圣人。

天命之谓性，朱子曰：命犹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此天字，正指先天而言。盖一灵之性，赋于太极。太极生阴阳五行之气以成形，则谓之生，若命令之自上而下也。气化既尽，则五行阴阳消散，而太极毁，则灵去而谓之死。所以言原始要终、知死生之说。是故万物之生，莫不禀有先天之气，若草木无情，则但有气而无灵耳。今曰：道得之而仙，释得之而佛，儒得之而圣。岂止仙佛圣人方得此气，其余众生所未有者乎？且先天尚无阴阳之名，故称太极。今言此阳胚胎天地，此阳究为何阳乎？如此见解，恐少参悟功夫，或未可以谈《易》也。

三教同归，大《易》秘旨，尽性命功夫，全在乎此。历圣心传，未便明说，故以扶阳抑阴，指示门径。扶阳者，扶此先天之阳也；抑阴者，抑此后天之阴也。

以治世之喻言，作《易经》之实理，又以丹书先天为阳附会其说。此阳既能胚胎天地，尤必赖人扶之，此人者，何也？得非越出盘古、女娲者乎？观道门中书，自老氏以下，惟魏伯阳《参同契》，张紫阳《悟真篇》，犹不乖经旨，与儒理异用同归。其后丹书，如《唱道真言》、《性命圭旨》等，尚皆正宗，不失老氏之意。余则支离穿凿，臆说横陈，每必牵引《易经》作门面，窃祖师名目为标帜。甚至千奇百怪，流于邪僻，未曾潜心参悟者，无不为其所惑。是以旁门左道，邪教繁兴，流毒于世，实堪太息。如景岳之大言煌煌，不外丹书作蓝本，将《易经》、《灵》、《素》之文，牵合附会，眩惑于人，良可悼也。

夫历圣心传指示者，止有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八字而已，未闻有扶阳抑阴之说也。精一者，即至诚无息之旨也；执中者，即致中和，位天地，育万物之道也。是故《中庸》为历圣相传之心，《大学》为历圣相传之道。道不出乎心，心不离乎道。而其源，皆出于伏圣之《易》象也。既曰执中，又曰中和，更曰中庸，再曰君子而时中，则无论先天后天，阴阳气化流行，生成万物，断无偏倚一边之理；既为圣人，断无偏倚一边之言。扶阳抑阴四字，偏倚已极，原是后人为君子小人设喻，岂可硬作《易》理，诬为圣人之说乎？若不为治世设喻，试问先天后天，阴阳生化自然之道，人将何法以扶之抑之乎？于此亦可省悟其理矣。

犹之佛家，教外密传，凡夫安得知之？若云为治世而言，抑何谈之容易。静读《系辞》上下传，自然见得耳。

余固凡夫，虽静读辞传至终身，实亦一无见得也。若有一毫见得，即有一毫执着，即不可论《易》理也。先生此言，必有见得儒家之教外别传乎？教外别传，是在《易》理之外，更非余所能领略矣。佛家称教外别传，为释迦秘旨，自达摩始传中国，以非语言所能指授，故称教外别传。而以棒喝、竖指、擎叉、滚球等点化人，并非密传也。想先生亦系平日所误闻耳。

且夫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则圣人治国平天下，正是尽性至命功夫。所以言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是体用一贯之理也。明德为体，亲民为用。止于至善，则体用完全。然明体尚易，达用尤难。体者，道也；用者，权也。故曰：可与适道，未可与权。又曰：执中无权，犹执一也。今将体用打作两橛，以难者，反视为浅易，看得尽性至命四字，如买古董者，但见其希宝贵，不知其用处。呜呼！如斯谈儒理者，训诂之学也。不知儒理，焉能知《易》理哉！

嗟乎！道之不明也久矣。景岳昧于《易》理，执迷丹书先天为阳，后天为阴之言，又要穿凿扶阳抑阴四字，遂臆造阴多阳少、阳弱阴强等似是而非之说，使人难辨。大坏轩岐宗旨，为医门魔障，遗害不浅，余故辨之，以明轩岐之正道也。今先生拘执《易辞》，言阳大阴小，为天地间至理。阳既大矣，又要扶阳；阴既小矣，又要抑阴。自觉刺谬，不得已去丹书中寻出先天为阳，后天为阴二语来。言扶阳者，扶先天之阳；抑阴者，抑后天之阴。观起首言乾坤、言泰否、言天地日月、言男女老少、阳大阴小，原说后天之阳，辩论到理屈难申，忽改言先天之阳。先天既不可称阳，而前后自相抵牾，此所谓遁辞也。先生之言，虽与景岳小异，而病则同也。试思先天为根本，后天为枝叶，若云扶先天根本，理上还讲得过去；若云抑后天枝叶，则难解矣。譬如种树，根本固宜培，岂枝叶必当伐乎？如此粗浅意义尚且讲不过去，还说是历圣相传，指示之门径。如此门径，则为旁门曲径，

必使人走入魔道，断非历圣之所指示者。若不急急省悟，恐为害非浅矣。

且观先生之言，假名论《易》，阴为回护景岳，明眼自见，不可欺也。何故？若先生之言为是，则余之驳景岳为非。《易》象若为扶阳抑阴之理，即为造化自然之理。则治病必当扶阳抑阴为纲领，是景岳为是，而余为非。则阴平阳秘，不可为医学纲领矣。乃言不曾回护景岳，真欺人之谈哉！然而拙集却最喜人批驳，何故？盖凡至理，多难解会，愈辨驳，则愈明显。拙集中多入理之谈，而博洽聪明之人，犹且疑惑不解，况其下者乎？或至后世，横生谤议，则余不及登答，遂成千古疑团，岂非憾事？况余以一得之愚，亦不敢自信为是。若有当世高明，不吝赐教者，实为余之幸也，尤跂余望之耳。

医易一理

(清) 邵同珍

叙

仲兄芝诰好言易，需次于鄂，得交隐君子焉，实为江夏邵子葆丞刺史，每省予于湘，辄以邵子志高尚，弃官而济人，以医称道弗置口。盖邵子邃于易，精于医者也。辛丑夏，予将之晋，适足疾，侨寓汉皋，因延视之，疾良已，间与言医，则出所著书一册示余，曰《医易一理》，盍为我识数语，读既竟，客有谓余曰：善乎！邵子艺也，而进乎道矣，独惜明其体而未达其用也。予曰：不然，信如子言，则是举诸图说皆体也，非用也。夫邵子固明明以脾胃为太极者，言其体，以中宫为太极者，言其用矣。所谓大匠诲人，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也。世之学者引而伸，触类而长，变而通之以尽利，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则是书之津逮来兹者，夫岂浅鲜？客曰：善。因书以复邵子。

光绪辛丑七月朔郁平六笙陈璠谨序于汉皋客次

叙

伏羲画卦而不言医，医即在卦中也；神农知医而不衍卦，卦即在医中也。羲农一心也，故医易一理也。后世离而二之，非也。是以文王知其一也，故于《复·彖》言出入无疾；周公知其一也，故于损爻言损其疾；孔子知其一也，故于《无妄·小象传》言无妄之药不可试。迨至关闽濂洛诸大儒，皆邃于易，虽不言医，而保身养心之道靡不暗与医合。康节先生说易至千万言，且旁及草木飞走之性情，亦得神农尝药遗意。吾姻友邵葆丞刺史，少读易，长工医，晚年神而明之，作《医易一理》一卷，将人之全体配合八卦绘图贴说，简而明，精而当，补前人所未及。且葆丞之为人，舍热官而不为，甘心济世，每半日送诊而不以为疲，存心若此，真不愧康节后裔也。书成示余，余读数过，喟然叹曰：此伏羲氏之人欤！神农氏之人欤！亦安乐窝中人欤！

时光绪戊戌季秋姻小弟王景彝拜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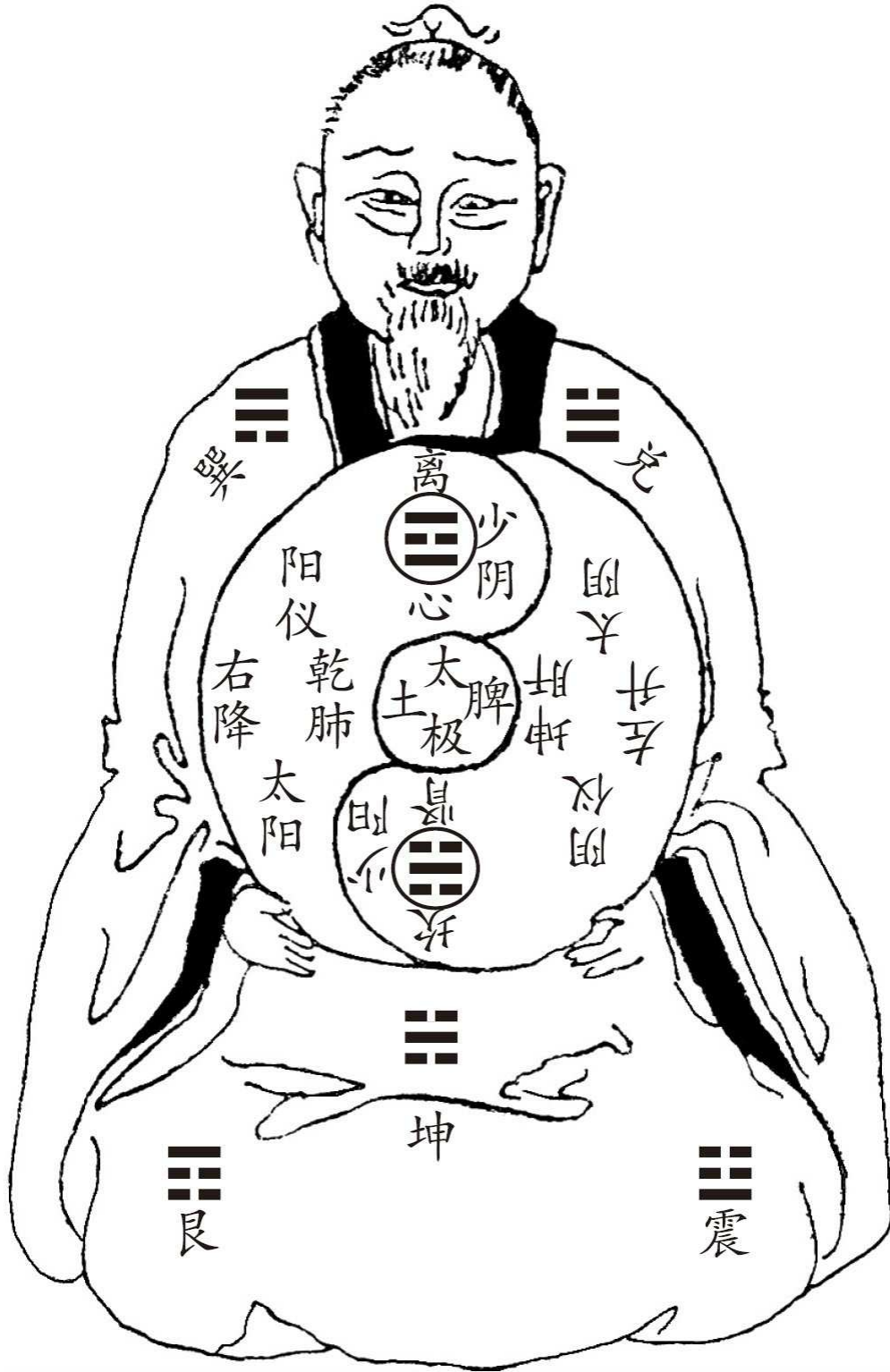
自叙

道咸之间，余年始壮，仲弟楚白方在髫龄，学业未成，旋丁兵乱，家本儒素，世习岐黄，愚兄弟读书之暇，兼肄《灵》、《素》、《金匱》、《千金》诸书，于医学源流稍窥门径。惟古人所论脏腑形象蓄疑已久，后见《医林改错》，又疑人亡气散，血脉不行，其脏腑形象未必仍如生前。遍览诸书，惜无有发明此义者。今年逾七旬，幸复粗适一弟子，需次浙中，余退老家居，无所事事，辄取周邵诸子，《参同契》诸道书，洎参医家著述，旁参互证，始于脏腑疑团涣然冰释，而后知医之理即易之理，易之用即医之用，贯通比附，不爽纤毫。今夫造化，一阴阳也，太极两仪，阴阳所由分也，四象，阴阳之太少也，八卦，阴阳之上、中、下也。譬之人身，脏腑、五官、呼吸、生育，皆应深求其当然之理，所谓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也。余故于内景之与《周易》相配合者，分别图说，一图以脾胃为太极者，明其体，言主宰之理，先天也，一图以中宫为太极者，明其用，言流行之气，后天也，名曰《医易一理》，蠡测管窥，未敢自信，因朋忝惠付梓，故叙其缘起如此。愿以就正有道，指其谬误，何幸如之！

光绪二十三年岁次丁酉孟冬上浣鄂城四九居士自叙于小安乐窝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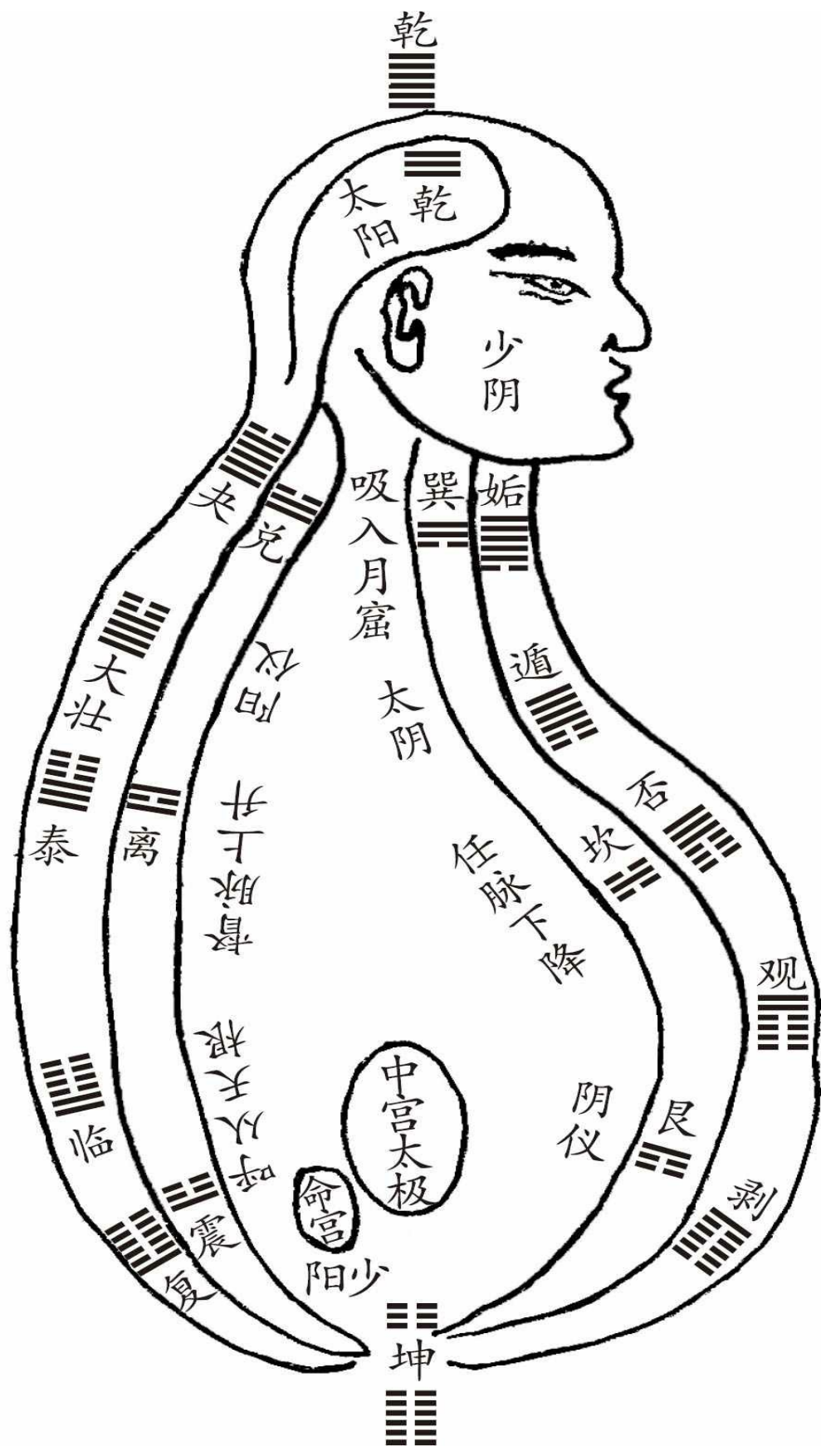
太极两仪四象八卦配五藏周身图

乾



六十四卦配人身图，《周易参同契》已详论之。盖天地一大太极，人身一小太极，即两仪四象八卦，人身亦具焉。脾土色黄居中，主静藏意，为诸藏资生之本太极也。肝属木，居下为地，主血藏魂，为果敢之主，木性上浮为升气之主，木居东方，其气从左而上升，是阳育于阴，于两仪为阴仪，于四象为太阴也。肺属金，居上为天，主气藏魄，司清肃之令，金性下沉，为降气之主，金居西方，其气从右而下降，是阴根于阳，于两仪为阳仪，于四象为太阳也。心属火，居上为日，藏神主性，性者神之未动，在肺之中，为灵明之府，阳中阴精，于四象为少阴也。肾属水，居下为月，藏精主命，命者精之未动，在肝之内，为化育之主，阴中阳精，于四象为少阳也。此五脏配太极两仪四象之义。乾为首为肺，坤为腹为肝，离为火为心，坎为水为肾，四卦配诸四脏。兑为左手，巽为右手，震为左足，艮为右足。四卦又为脾土，土居四维，脾主四肢，此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义。盖以人身脏腑气血之升降动静言之也。至于易之取象于身，则八卦又各有其义存焉。乾健也为首，阳尊居上也；坤顺也为腹，阴广容物也；坎陷也为耳，阳聪于内也；离丽也为目，阳明于外也；兑说也为口，折开于上也；巽顺也为股，两垂而下也；艮止也为手，折如指垂也；震动也为足，刚动在下也。是以《易》之为书，一卦一辞，皆藏身体之形意，一象一爻，咸寓尊生之心鉴，故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系辞焉以尽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虽不言医而意尽在其中矣。

太极两仪四象八卦督任呼吸天根月窟配人身
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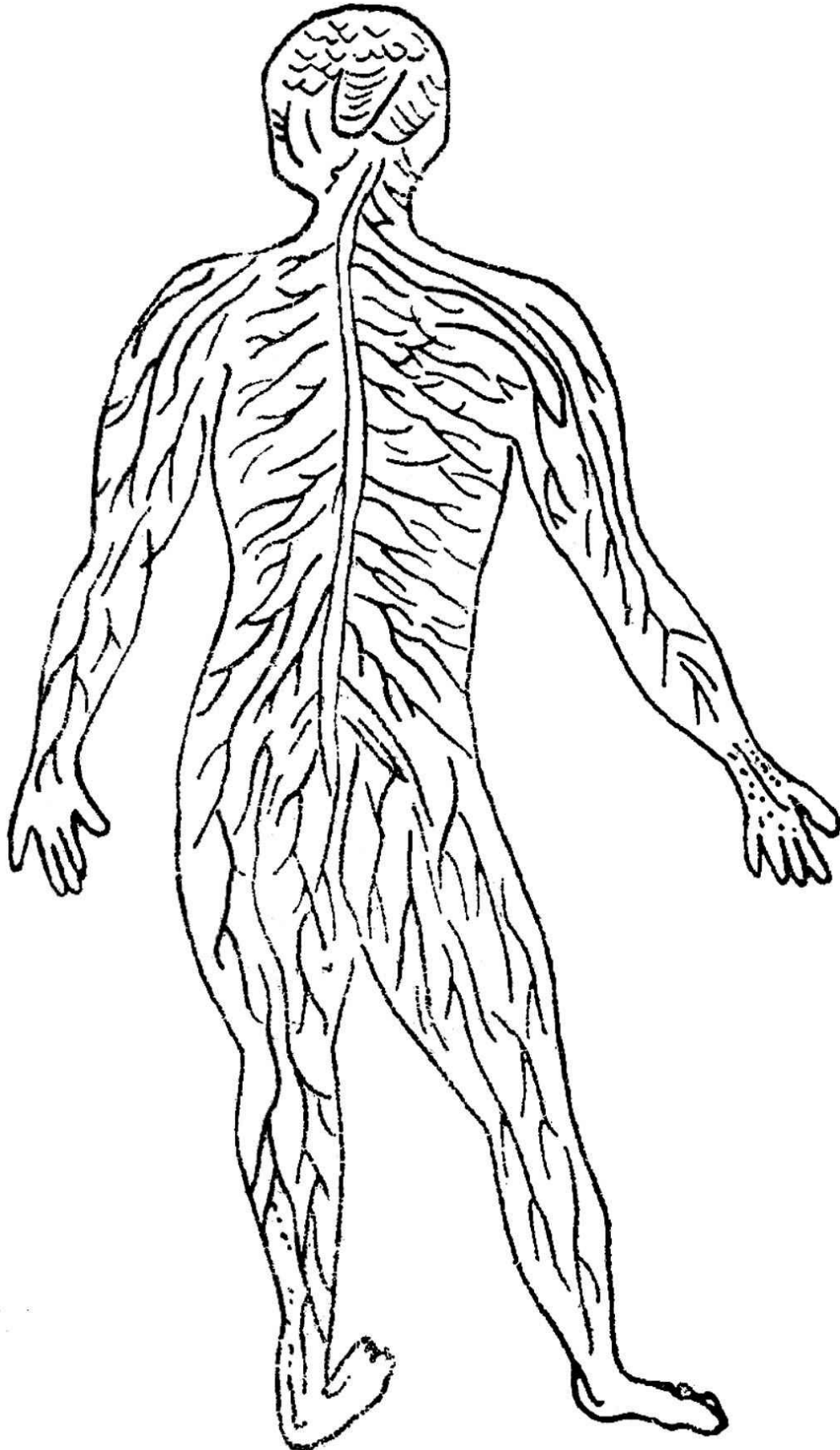
盖人身全赖中宫真元为之主宰，中宫在震卦之前，艮卦之后，坤卦之上，离卦之下，圣经之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禅家之金鼎玉炉，胎息之所，皆谓此也。内藏真火，化精化髓，生气生血，贯脊注脑，资养脏腑，化神生智，无形而生形，为人生性命之本太极也。（真火系气血交感，精神会聚，呼吸鼓煽，气甚即火也。）人身脑精脊髓，系先天之阳精，如树之枝干，根生于脑，灌注五官百体，内充脏腑，外绕周身，无微不到，不到即不能知觉矣。寿夭强弱，聪明记忆，悉本乎此。为人身天柱之根，于两仪为阳仪，四象为太阳也。人之心脏系先天之阴精，心与脑精相连相应，神本无形，以脑为神之本，心为神之宫，人身血脉之管根生于心，亦如树之枝干，百体内外一气流通，有感即应，为人生资生之本，于两仪为阴仪，四象为太阴也。耳目口鼻居首之面，为神明之府，视听言动，皆脑气之所发，亦心神有感而应，阳中阴精，四象为少阴也。化育延嗣，精聚于命宫，心经之气动阳生，血脉与脑脊之气全到，以为施受之本，阴中阳精，四象为少阳也。此太极两仪四象之义。呼从天根，督脉至尾骶，于八卦为震卦，震者动也；吸入月窟，任脉之唇下，于八卦为巽卦，巽者入也。止于艮卦，艮者止也，圣经之止于至善，知止亦如此也。呼吸起于此，止于此，蕴蓄于此，纳清吐浊，橐籥生气，鼓助真火，薰蒸饮食，资养周身，悉本于此也。邵子诗云：耳目聪明男子身，洪钧赋与不为贫，因探月窟方知物，未蹶天根岂识人。乾遇巽时观月窟，地逢雷处看天根，天根月窟间来往，三十六宫都是春。是以君子窒欲，养元精以培元气。元精即元气所化，精与气一也。神即火也，气即药也。注意规中混沌一气，以火炼药而成丹，以神驭气而得道也。今之人专以百计苦营，则伤心神，恣情纵欲，则伤肾精，百年瞬息，不知节爱，岂不惜哉！

人身脑气血脉根源脏象论

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阴阳二气，各有其精。所谓精者，天之一，地之六也。天以一生水，地以六成之，而为五行之最先。故万物初生，其先皆水，如果核未实犹水也，胎卵未成犹水也，以及昆虫草木，无不皆然。即凡人之有身，系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其凝之在上者为脑，其凝之在下者为心。脑之精气，如树之枝干，根生于脑，缠绕周身，五官百体，无微不到。心之血脉，根生于心，亦如树之枝干，百体内外，一气流行。脑之精气，心之血脉，互相环抱，如果核初生之二瓣、鸟卵之内黄白也。人形从此渐成，脏腑从此渐具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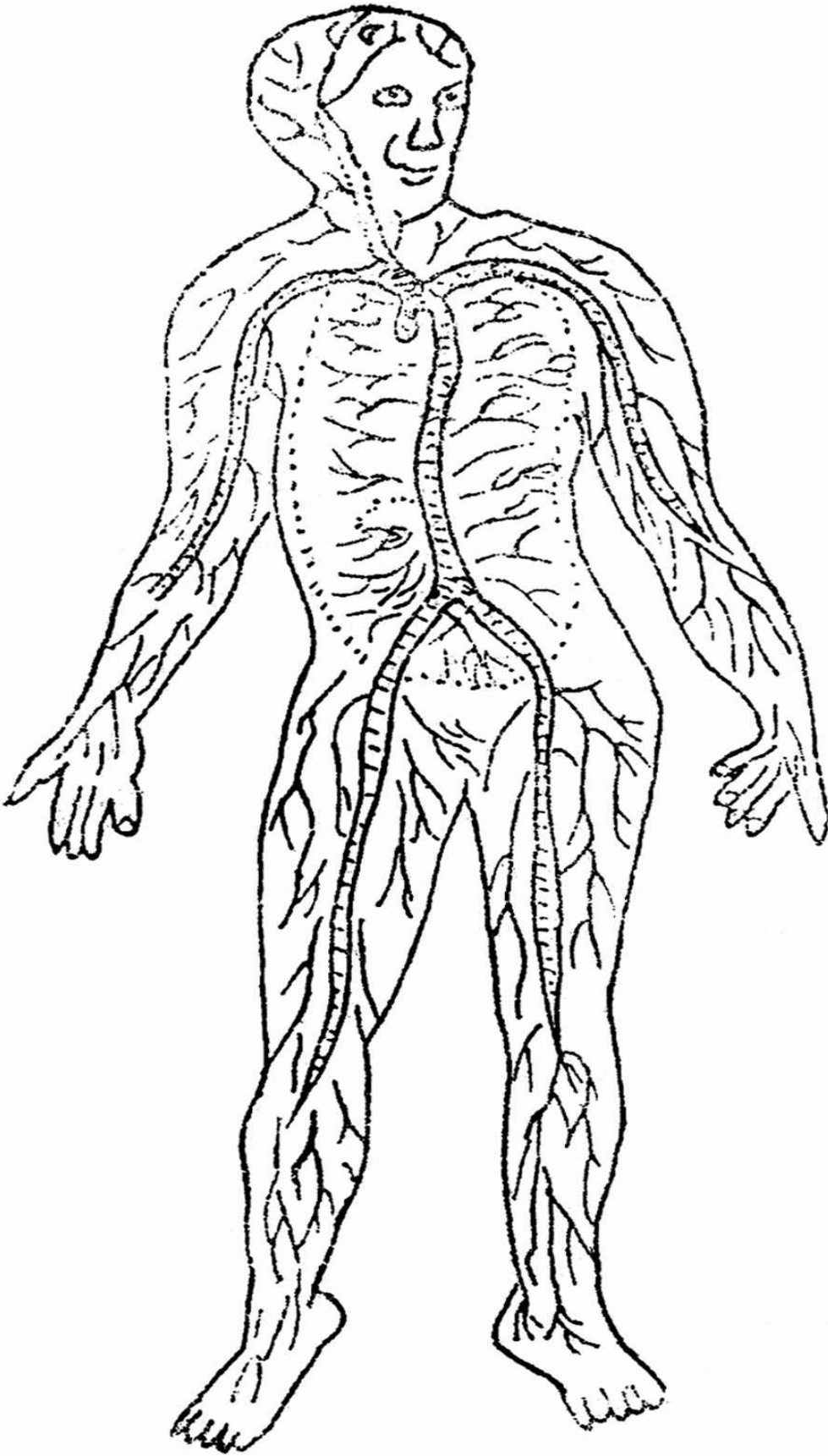
经曰：脑者，人身之大主。又曰：元神之府，脑。精气居头顶之上，前齐眉，后齐颈，左右齐耳，中系六瓣。中二瓣名曰大脑，前曰前脑，后曰后脑，背行较多，分九对，脑气筋入五官脏腑，以司视听言动，故曰：目无脑气筋则不能视，耳无脑气筋则不能听，鼻无脑气筋则不分香臭，舌无脑气筋则不知甘苦。脊髓者，由脑直下，为脑之余，承脑驱使，分派众脑气筋之本也。脊柱二十四节，凑叠连贯，互相勘合而成，共成脑气筋三十一对。由筋分线，由线分丝，愈分愈细，有绕如网者，有结如球者，以布手足周身，皮肉筋骨，无微不到，人身之能知觉运动，及能记忆古今，应对万事者，无非脑之权也。

经曰：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心居诸脏之上中，卦象九五之位，外体圆滑，内空如囊，中有横直肉间隔，如户如房，正君之宫，神之户主，运行血脉。人身血脉管根生于心，如树枝杆，百体内外，一气流行，面行较多，左右上行至脑，中行至手，下行至足，内行脏腑，外行皮毛，无微不到。神本无行，寤则以脑为神之体，心为神之宫，寐则神归于中宫，性命混合为一也。于五行属火，为日为性，主藏神，为脏之君，以应万事，亦同视听言动也。



周身脑气筋图

脑底生九对，脊髓左右共生三十一对。



全体血脉管图

经曰：肺者，相传之官，治节出焉。肺位诸脏之上，上接气管、会厌、体窝，向内左二叶右三叶，中央是心，质轻而松，外面皮实无窍，为心之华盖，司呼吸，为气之橐籥，为脏之天。于五行属金，金居西方，金性下降，为降气之主，为脏之相，司清肃之令，主藏魄。魄者附形附血之阴神也。

经曰：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男子外肾、内肾、命宫，总曰肾脏。内肾传脑肾之气于命宫，外肾生精转于命宫，血脉管注于命宫。命宫，即经云精神之舍，男子藏精，女子系胞之所，俗名肾肠，妇人曰子宫。子宫内有子核，又名精珠。男精泄于子宫，精珠迸裂，内有阴精与阳精交合，渐结薄衣，是为成胎。于五行属水，为月为命，主藏精，为化育延嗣之经也。

经曰：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肝四叶，胆附于肝右第二叶，向上圆满，贴承隔肉，下锐披离，外凸内窝，其中血脉管甚多，胆汁系肝经回血所化。二经司血脉，为血脉周流之主，为脏之地。于五行属木，木居东方，木气上浮，为升气之主，为脏之将，司果敢之气，主藏魂。魂者附气之阳神也。

经曰：脾主消磨五谷，形如刀镰，在十肋骨内，居胃之左。又云：形如竖掌，外边丰圆，向肋内边深窝，向胃，其中有回血管，出水道，主生津液，化饮食。于五行中居中属土，藏意，为诸脏资生之本也。

经曰：胃者，仓廩之官，五味出焉。其形纡曲如袋，横居隔下左方，肋骨护其半，头大向左，上连食管，曰贲门。尾小向右，下接小肠。其体三层，外层上下有养血管，四支分布，小支密缠于内，因胃接血，比他脏尤多。中层之肉，有经纬两纹斜交，故能舒缩拥动，以匀转食物。内层牙色，软滑多折叠纹，周围有小穴，以生津液。胃体内外有脑气筋散布之。胃之本热有限，全赖中宫真火熏蒸消化，有食之时，其热较烈。胃津味酸，色如白沫，主消化食物。无食之时津不生，食至则渐生以化之。若食多津少，物不易化，或不合所食，或坚滞之物，亦不易化，不化则为积聚矣。茶水入胃，消化较食物易快，然胃有微丝血管甚多，能摄吸茶水以入回管，由回管过肝脏，升入心经，运行周身，由肺升出为气，由皮肤渗出为汗，余入内肾，转出膀胱为溺矣。

经曰：小肠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周回叠积，长三回身有六，上口通胃，曰幽门，外皮光滑，内皮折叠其纹，纹上有尖粒甚密，即吸管之口端。吸管者，吸取食物精液之管也。吸后百派千支，散布各管，化精化气化血矣。

经曰：大肠者，传道之官，变化出焉。上口与小肠横接，曰阑门，又名回肠，长二身有四，分上、中、下三回。上回由右胯骨侧行而上，中回在肝下，横过胃底，下回从左软肋斜至肛门。上中二回，犹有津液管，吸其余液，渣滓递至下回，而出肛门也。

经曰：膀胱者，州都之官，水道出焉。位居两胯骨盘正中，即前阴交骨之里，体圆如盘，舒缩自如，无溺则缩，溺至则舒，积溺太多，则胀至脐内。底有小孔，斜接溺管，其口与前阴相联。少壮气足，可积至满，老人虚人，则气提不住，有即溺矣。

经曰：悬雍者，在口之内，舌之上，俗名小舌，两旁有薄肉如帘，帘有二层三层者，为口之界，遮掩鼻底两孔，免饮食物误入鼻中。凡食物入口，内有六核生津以润之。六核者，两核在牙板后，若耳门之下，腮颊之内，管口与上大牙相对。又两核在下牙板内侧。又两核在舌底，皆有管透出舌下，以出津液。若无津液，舌即不知味，且难吞咽矣。故人思食则津生者此也。悬雍之后，曰咽，咽以咽食，前曰喉，喉以候气。两旁又有两大核生津液，以润咽喉。舌根之后，形如半舌，反搭向下，曰会厌，遮掩气管，免食物误入其中。人之食管在后，气管在前，食管之下曰胃，气管之下即肺经矣。

目视耳听论

《易·说卦》云：离，丽也，为目。坎，陷也，为耳。夫耳目之能视听者，惟赖脑之精气贯注于其内。养脑之精气者，又赖心经之血脉。脑之精气，心之血脉，尤全赖中宫之真火，真气有以生之化之也。目有黑白珠，其白珠为收光之区，其黑珠系照物之镜。各物之象透之于目，至于黑珠中之小珠，名瞳人者，得脑之精气，秉知觉灵敏之权者也。世有近视者，因黑珠凸出，小珠较远，故艰于远视，用镜宜凹，透光于外也。老人精气衰弱，水渐枯缩，故视小不明，用镜宜凸，放光使大也。此目之一征也。

耳分内、中、外三窍。外窍接声，气入中，中窍传声，气入内。又有气管通气入喉，内窍有半圈骨管，亦传声气，有螺纹骨，又名耳鼓骨，感动脑气筋，得以辨别声音者也。老人虚人耳鸣者，精血大亏，虚气感动而鸣，聋之兆也。肝肾邪火耳鸣耳聋者，间亦有之。此又耳之一征也。

鼻臭并呼吸舌味并声音论

《易·说卦》云：艮为鼻，巽为臭，兑为口舌。鼻之于臭也，舌之于味也，皆全赖脑精气之灵敏觉悟为之主宰也。鼻准系脆骨相合而成，内外皆两孔，内孔阔大，透出悬雍之内，以通肺气，而司呼吸。两孔之上，另有水泡骨，俱有软皮，以通于脑，脑气筋分布其上，鼻之能审辨臭气者以此。病者窍闭，取嚏者，亦如此。肺之呼吸，全赖鼻孔，鼻之两孔，为气出入之门，呼出浊气，吸入清气也。舌乃数肉相合而成，舌面尽是小粒如刺，内粒大于外粒，皆属脑气筋密布其内，以分别五味。然须六核生津以润之，否则不能知味矣。人之声，出于中宫，达之于肺，中宫为气之根本，肺为行气之主，由肺循行气管，传于会厌，辨之为声，别之于舌，而成言语矣。凡人受风寒声嘶者，皆肺与气管会厌受邪，即气郁不宣而嘶也。癆症声嘶者，皆金燥水亏，肺与气管会厌不利而然也。

气血论

经云：肺主气，心主血，肺之一呼一吸，以行脏腑之气，心因之一舒一缩，以行经络之血。肺金清肃，其气下行，肾则纳之，归于中宫，助真火，蒸饮食，化精微，以为生元气之根本。呼吸由此而起，声音由此而出，人身之强弱寿夭，悉本乎此。心脏舒出紫血之浊气，缩入赤血之清气。赤血，即受肺吸入清气生气由心运行血脉管，滋养周身之精血也。紫血，即受脏腑经脉浊气毒气改变之血，由回血管，复运行肺内，待呼出浊气，得吸入之清气，则紫血复变为赤血，仍流布周身之内，以养身命。人身之血脉运行，周而复始也。

明理论

孙真人云：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夫易具阴阳刚柔动静消长之理，医之为道，系气血虚实寒热表里八者，二者一也。易之阴阳即医之气血也，易之刚柔即医之虚实也，易之动静即医之寒热也，易之消长即医之表里也。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医不可以无易，易不可以无医。易之变化出乎天，医之运用由乎我。易之千变万化即医之千病千态，万病万态。医之易学精深，见理必真，以我之一理一心，视病者之一本一病，则千病万病，总不外气血虚实寒热表里八者而已。八者不误，则是气是血，或虚或实，从表从里，宜寒宜热，运用之妙，具于一心，是即易之所谓神以知来，知以藏往，可以易危为安，易亡为存，致心于元境，致身于寿域，气数可以挽回，造化可以转移，固无往而非医，亦无往而非易，易之与医，岂有二哉！

阴阳论

太极之初，只是一气混沌，阴阳未分，水火不变。既分之后，清气上升为阳，浊气下降为阴，阴阳二者为易道之变化，实为医道之纲领，不可不深思细察也。盖症有症之阴阳，脉有脉之阴阳，药有药之阴阳。以症而言，则表为阳，里为阴，气为阳，血为阴，热为阳，寒为阴，实为阳，虚为阴，上为阳，下为阴，背为阳，腹为阴，动为阳，静为阴，多言者为阳，无声者为阴，喜明者为阳，欲暗者为阴。阳病者不能俯，阴病者不能仰。以脉而言，则浮大滑数皆阳也，沉微细涩皆阴也。以药而言，则升散者为阳，沉降者为阴，辛热者为阳，苦寒者为阴，行气分者为阳，行血分者为阴，性动而走者为阳，性静而守者为阴。此皆医中之大法也。至于阴中复有阳，阳中复有阴，疑似之间，辨须的确。但两气相兼，则此少彼多，其中更有变化，一皆以理测之，自有显然可见者。若阳有余，而更施阳治，则阳愈炽而阴愈消；阳不足而更用阴方，则阴愈盛而阳斯灭。诚能明彻阴阳，无毫厘之失，则易所谓刚柔动静，消长盈虚之理，于医可略会其微矣。

先天神气论

《内经》云：粗守形，上守神。又云：得神者昌，失神者亡。皆以先天无形之神气为重也。今之医但以脑气血脉脏腑为言，此特后天有形之阴阳耳。至若先天无形之阴阳，则阳曰元阳，阴曰元阴。元阳者，即中宫无形之火，以生以化，神机是也，性命系之，故亦曰元气。元阴者，即命宫无形之水，以长以立，化育是也，强弱系之，性命亦系之，故曰元精。元精元气者，即生化精气之元神也。生气通天，惟赖乎此。今之人多以后天劳欲，戕及先天；今之医只知有形邪气，不知无形元气。夫有形者迹也，盛衰昭著，体认无难；无形者神也，变幻倏忽，挽回非易。嗟呼！又安得有通神明而见无形者，与之共谈斯道哉！

一阴阳虚实，经曰：阳虚则外寒，阴虚则内热，阳盛则外热，阴盛则内寒。又曰：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阳胜则热，阴胜则寒。又曰：阳脱则白昼见鬼，阴脱则朝旦目盲。又云：寒极反汗出，身冷如冰，此阳脱之候也。仲景曰：发热恶寒发于阳，无热恶寒发于阴。

一《中藏经》曰：阳病则旦静，阴病则夜宁，阳虚则暮乱，阴虚则朝争。盖阳虚喜阳助，所以朝轻而暮重，阴虚喜阴助，所以朝重而暮轻。此言阴阳之虚也。若实邪之候，则与此相反。凡阳邪盛者，必朝重暮轻，阴邪盛者，必朝轻暮重，此阳逢阳旺，阴得阴强也。

一阴根于阳，阳根于阴。凡病有不可正治者，当从阳以引阴，从阴以引阳，各求其属而衰之。如求汗于血，生气于精，从阳引阴也；如引火归元，纳气归肾，从阴引阳也。此即水中取火，火中取水之义也。

医易通说

(清) 唐容川

缘起

余每谈医，辄引《易》义，听者多河汉其言。不知人身脏腑，本于天地阴阳，而发明天地阴阳者，莫备于《易》。虽近出西学，窥测算量、光电化热、汽机制造，无不精奇，然推究其理，一一皆具于《易》中。故吾说《易》，每参西学。西人译《易》，译为变化二字，是西人已知《易经》为化学气数之根源。将来西人必有通中国文字者，详译《易》文，当大有益于西学。乃知中国圣人，贯三才，汇万汇，亘古今而莫能外。惜乎中国自元明后，制艺设科，学术浮薄，于《诗》、《礼》、《春秋》，且不能身体力行，何况《易经》所言皆是性与天道，故注家空谈名理，罔得实迹，甚且翻衍卦爻，与小儿斗七巧图更无以异，将一部《易经》置诸无用。岂知圣人作《易》，开物成务，无一语托诸空谈。愧吾黜学，未能通德类情，以尽发《易经》之旨，惟于易道见有合于医理者，必引伸之，为医学探源，为易学引绪。尤愿中国通儒共参易旨，泰西贤士同明易道，以参赞天地之化育，则诚盛德大业矣。

考辨

上古之《易》，并无文辞，至文王、周公、孔子乃作《彖》、《象》、《爻辞》、《系辞》，皆是易之注脚。其实《易经》只有爻象卦图而已。当孔子时，必有先天八卦图、河洛九数十数图、后天八卦图、六十四卦图。是以孔子《系辞》第一章言天地定位，八卦相荡，是言先天八卦。第四章言易与天地准、知幽明之故、通乎昼夜之道，是言九数法天地之昼夜也。九数世名洛书，惟宋刘牧以为河图。今考《系辞》，先称河图后称洛书，九数之义居先，是当改名河图，以与《易》义相合。第九章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云云，又言十数，象五行四时以成变化也。十数世名河图，惟宋刘牧以为洛书。今考《系辞》，十数之义居后，是当改名洛书。再观《下系》第五章曰：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先言昼夜，后言四时，则九数法昼夜当居于先，名河图，十数法四时当居于后，名洛书，义可想见。刘牧说本希夷，不为无据。先儒力辨其非，习于旧闻，不信刘说。又谓天乃锡禹洪范九畴，为龟书出洛之证，不知洪范原文，并无龟书，九畴效法九数，亦非法龟书，何乃执天锡为出洛之据？余按图、书二字，图谓圆形，书谓积画。九数分八方，其形圆，有五数，无十数，因龙马之形不方，而背又属阳，图负于龙马之背，是以无腹下之十数，只有背上之五数也。若乎洛书分四方，有天五又有地十，因龟之腹背皆有积画，背甲之画象天，腹版之画象地，背上之画其数奇，腹下之画其数偶，合为十数，以成天地对待之形。盖龟形本方，又有腹背之甲版以象天地，所以其数以天地分言也。今因从刘说，改九为河图，十为洛书，非敢阿好，实与《易》旨有合耳。义详于下。

总纲

西学有《物理推原》一书，由一名一物次第推求，而归本于造化主，是万殊推到一本，《中庸》所谓其次致曲，曲能有诚也。中国圣人作《易》，由太极衍为八卦，由八卦重为六十四卦，范围天地，曲成万物，是一本散为万殊，孔子所谓吾道一以贯之也。太极者，谓天地未分之先，只浑然元气一团而已。由太极生出两仪，则有阴有阳；由两仪生出四象，则阴中又有阳，阳中又有阴；由四象生出八卦，邵子所谓先天八卦也。非仅空名，实有此八样气化以化成天地。于是乎天旋地转，阳为昼，阴为夜，遂有河图九数之位；积昼夜以成四时，天地转运，四时互更，又有洛书十数之位。天与地一往一来，将先天八卦之气，变而为后天八卦之运，则万物成矣；物相杂，卦相荡，合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则变化尽矣。《焦氏易林》又衍为三百八十四卦，二千三百四爻。然《内经》云：阴阳者，数之可千，推之可万，安能以爻象尽之？圣人举例发凡，备于六十四卦，广矣，大矣，莫能外矣，何必更加推衍。吾于易义，尤不过窥豹一斑，只就确然可据有关医学者，约略言之，所望医学昌明，允跻仁寿。至于易学，尤望海内群公，阐明圣道，位天地，育万物，岂曰小补之哉！谨将臆说序例于后。

太极

天地未分之先，无物无象，人谁得而见之？圣人原始返终由有形推到无形，知天地初生之始，只是浑然元气一团，无以名之，尊称之曰太极。欲将太极写图，则当作○，以象浑然元气之形。泰西算法，从○起，从九止，谓天地之数皆起于○，即是起于太极之义。中国数起于一，一字本作·，后人引长作一，其实古只一点，以象太极。故许氏《说文》云：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世称包羲一画开天，皆指太极而言至宋周濂溪先生，乃以○为无极图，而另以☯为太极图，其说未尝不通。然☯图既分黑白，已有阴阳，是已生两仪，不得仍名太极也。虽草木之核，内仁多是两瓣，然五谷之实，不尽两瓣，不得以核仁两瓣为象太极。凡核仁两瓣者，其中必有微芽，是芽象太极，两瓣仍象两仪。故追写太极，必以○为元气浑然之象。又按《易经》只推到太极为止，并未推到无极。盖太极者造化之根柢也，若云无极，则并根柢而无之，亦何关于造化？故周子无极之说，未免头上安头。

天地初生，无从目睹，惟将人物初生考验之，则太极之象可见。有如鸡卵，皆以为太极一团之象。然卵白象天，卵黄象地，黄为阴，白为阳，已分阴阳，便是两仪，不得名为太极也。惟未成卵之先，附于雌鸡背脊骨间，只有细子，小者如梧子，大者如弹丸，只是圆核一枚，并无黄白二色，乃为鸡卵之太极。人之初胎，一月为胚，亦只混然一团，是为生人之太极。推之万物，返之两大，太极之义，从可想矣。

太极者，肇造天地人物之真宰也。耶稣天主尊崇造化主，虚奉其名，不知其实。问如何肇造天地人物，则但曰神妙莫测。不知圣人言太极，则真是造化主。如何肇造，如何神妙，皆有变化生成之实据，不徒托诸空谈，《易》其至矣乎！

两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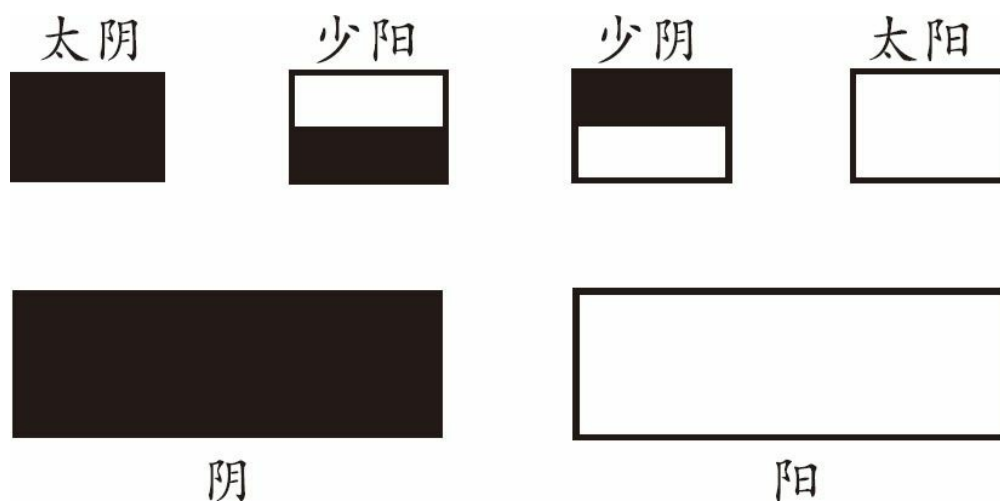
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于是乎化生两仪。两仪者，一阴一阳也，原无形象，今欲拟诸形容，则当作☯，左为阳，右为阴，以北为阳之初生，以南为阴之初起。有此两仪，而天地万物皆自此生。故《内经·阴阳应象大论》曰：阴阳者，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积阳为天，积阴为地，阴静阳躁，阳生阴去，阳化气，阴成形。阴阳者，气血之男女也；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阴在内，阳之守，阳在外，阴之使也。谨按：人身由一阴一阳生出三阴三阳，三阴又分手足六经，合于坤之六爻。三阳亦分手足六经，合于乾之六爻。故人身一小天地，而天地只一阴阳。《内经》又曰：阳为气，阴为味，则辨药之性亦自此起。

《内经·生气通天论》曰：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阴者，藏精而起亟也；阳者，卫外而为固也。谨按：藏精卫外，皆是言人身阴阳之功用，惟起亟二字，是言起于根源处。亟即古太极之极，言阳根于阴，阴根于阳，起于太极之义。中国圣人言两仪生于太极，明且确矣。泰西《旧约书·创世记》曰：神造天地，其初空虚黑暗，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将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此与太极生两仪之说相合。所谓空虚黑暗，即《内经》起亟者也。中国圣人言太极是造分天地之根源，而泰西《创世记》另言有神造天地。夫太极之外，更有何神？宋周子于太极外，再溯无极；《创世记》于天地外，另有一神，皆不免于托空。

问阴阳初分之时，究是何物何象？答曰：只是光暗二色而已。问曰：可是冷热二气乎？答曰：先分光暗，后分冷热。譬如侵晨有光而不热，黄昏已暗而不冷，则知先有光暗，后有冷热。

四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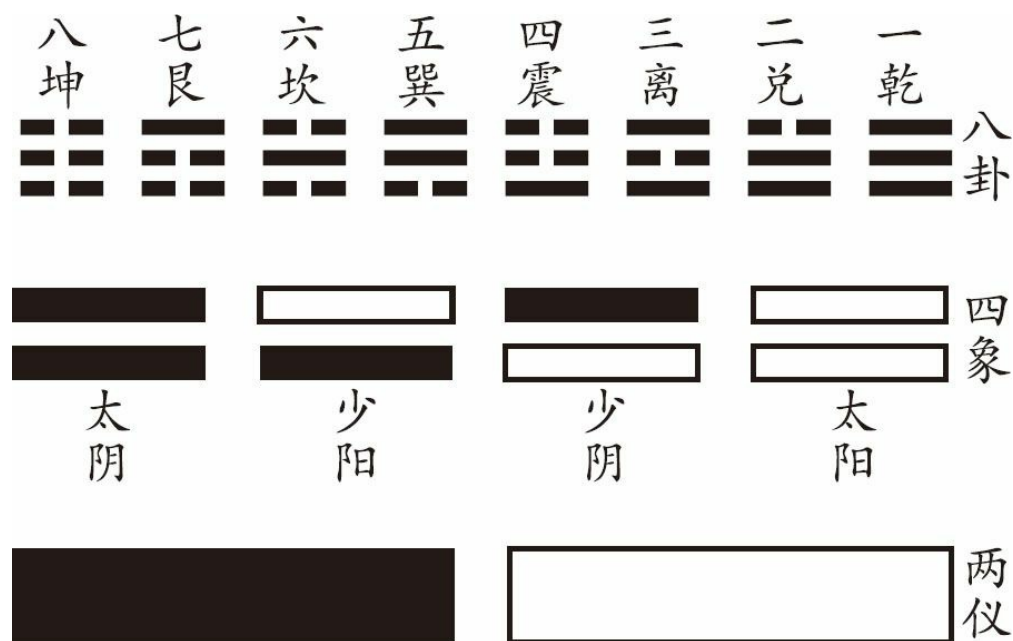
既有阴阳，互相感召，阳育阴，阴含阳。泰西名为发力，又名吸力、摄力，互相吸摄。于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故阴阳二气，又分为四，名曰四象。凡此四端，尚无定形，未可以图写之。今欲拟诸形容，则当作☯。此图并非实象，不过以左为阳，而阳中又有阴，以右为阴，而阴中又有阳，略写四象之意。阅者幸勿拘执。邵康节有平方图，于四象之理，尚能形容，今附如下：



四象图

先天八卦

既有四象，于是变生八卦，邵子所谓先天八卦也。今将邵子之图列于下端：



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由八卦生六十四卦，邵子皆有图，兹不具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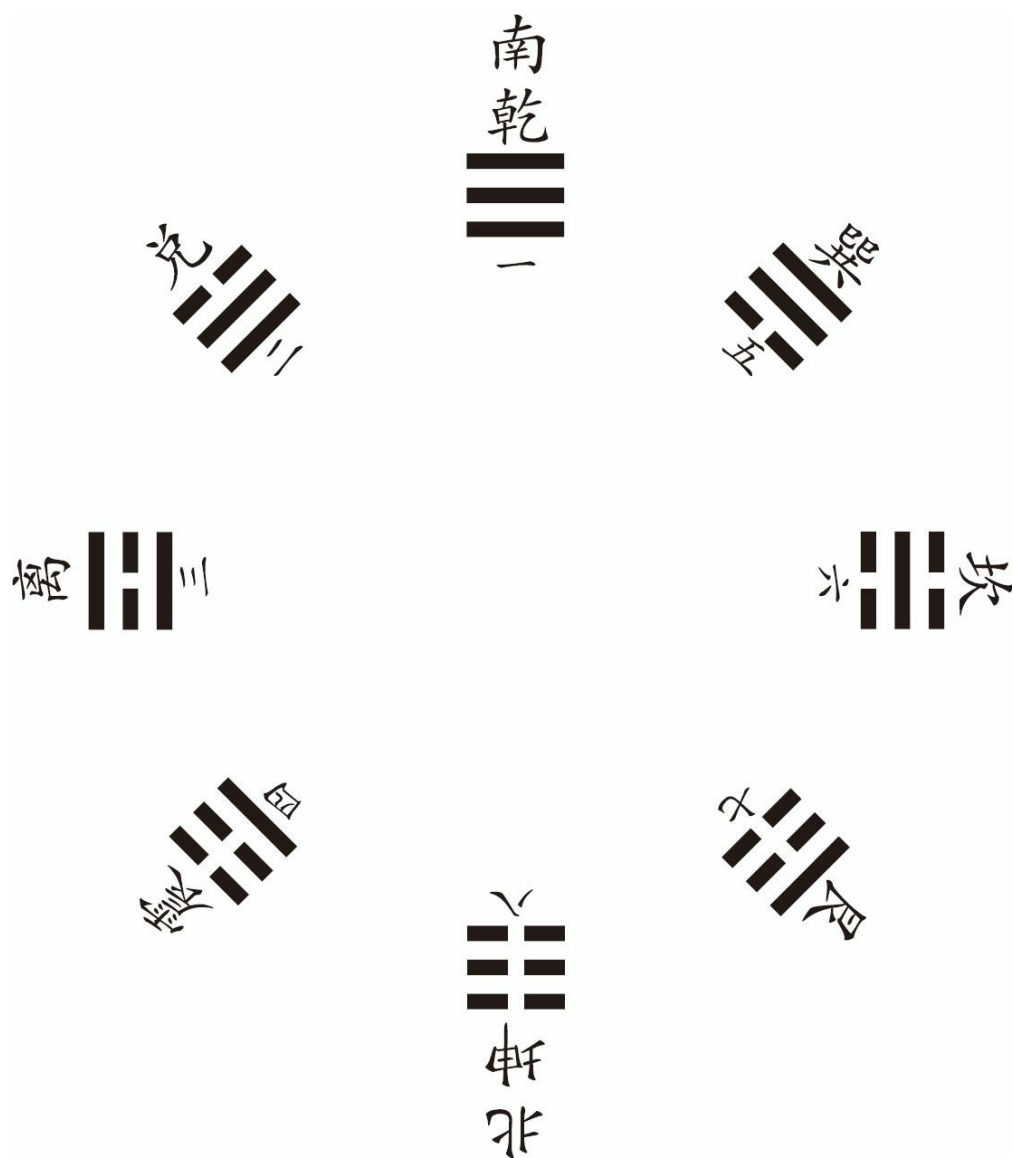
上图下二位，一阴一阳为两仪；中四位，太阳、少阴、太阴、少阳为四象。由四象而生出八卦上八位。乾兑离震为阳之所生，巽坎艮坤为阴之所生。又以乾兑生于太阳，离震生于少阴，巽坎生于少阳，艮坤生于太阴，次第相生。序列其数，则为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邵子所谓先天八卦之数也。后人以先天二字，与《易经》先天弗违，后天奉若，义不相合，遂诋其非。然考八卦，实有先后二义，位次各有不同。虽天字之名不甚赅洽，不得谓卦无先后也。故《系辞》天地定位章在帝出乎震章之前，足见帝出乎震章是言后天卦，当在后；天地定位章是言先天卦，当在前也。

推衍八卦之序，而知人之初胎在母腹中，第一月只是一点元阳之气，以应乾一，有气即有液。第二月气又化液，以应兑二，主泽液。第三月气泽合化为热，以应离三。第四月振振而动，以应震四。既震动，则有呼吸，象风气。第五月子随母气有呼吸，以应巽五。第六月胎水始盛，以应坎六。第七月子之肠胃已具，以应艮七，主中土。第八月肌肉皆成，以应坤八，形体俱全。故凡怀孕逾八月生者，其子易养；不满八月则难养。今医遇人体弱，以为先天不足，所谓先天，即指胎元而言。

再按：人在胎中，先生头，为乾一；次生肺，为兑二；次生心，为离三；次生肝、胆，为震四、巽五；次生肾，为坎六；次生肠胃，为艮七；次生肌肉，为坤八。西医剖视，大略如此，颇合先天八卦之象。

数者，所以纪气也。苟无其气，则数只空名，非造化之确数矣。有如先天八卦之数，皆实有其气可凭。乾居一数者，盖肇造天地之先，太极初分，先有天阳，只一点光气而已，故乾居一数，有此一点光气。次有润泽之气，故兑泽居二。光泽二气合化为热，于是生火，故离火居三。火气发则震动，故震居四。有发动即有往来，是生风气，故巽风居五。雷动风散，雨水斯降，故坎水居六。有流即有止，有水即有山，故艮居七。山水具而地体成，故坤地居八。古人未有此说，余览泰西《旧约书·创世记》云：神造天地之始，空虚无物，神曰要有光，就有了光。此即《易经》先天卦乾居一数之义。摩西、耶稣出于西土，未读中国《易经》，其言创世，先言有光，恰符乾一之数，非聪明绝世，安能言此？惜其说出于想象，不能次第推详，故其后言神要有水，要有火，要有山，要有地，与《易》之序不合。揆之造化，次第未符。不如中国圣人，所列先天之卦，次第相生，与造化丝毫不差。今人不究易义，抑知易道精博，佛释、耶稣之教，何一而不赅哉！

问曰：先天八卦之数由一至八，皆顺数也，《系辞》何以有数往者顺，知来者逆之说？答曰：由一至八，此天地并未成形之先，原无定位，只是一气相生，故画卦则一阴一阳次第相加，而造化则由一至八，阴阳相生。此生阴生阳之数，并无顺逆者也。惟天地已成形后，则有定位。有定位则阴阳对待，八卦相错，于是乎分阴分阳。阳数顺行，阴数逆行；阳为昼，阴为夜；阳法天，阴法地。天旋地转，寒往暑来，《易》所谓数往者顺，知来者逆也。另图如下：



先天八卦方位象数图

上先天八卦方位象数图义，原出于《易》，并非邵子创说。《系辞》曰：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搏，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即此之谓也。

问曰：震、离、兑何以当居左？巽、坎、艮何以当居右？答曰：此以其数定之也。阳数顺，主生，当居左，故自乾至震位在左；阴数逆，主成，当居右，故自坤至巽位在右。以其数之顺逆分为左右，八卦随之，遂成对待之形。以六子论，则乾坤者父母也，艮、坎、震三男卦皆依于坤母，巽、离、兑三女卦皆依于乾父。阴求阳，阳求阴，故《易》曰：乾称父，坤称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中男；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索者，求也，取也。天索地气，地索天气。泰西天学名为发力，又

名吸力，又名摄力，实即《周易》所谓索也。西人谓天空纯是冷气，地心纯是热质，皆是阴阳互换之证。惟西人言天，冷际上仍是热际，则出于臆断，并无考验，且与吸力、发力之说相阂。安有冷际上又有热际之理？即云冷际上又是热际，亦欺人语，谁往试验？不知中国圣人衍出先天八卦，凡阳卦皆依附于坤，凡阴卦皆依附于乾，而天纯冷，地纯热，阴阳互换，象已见于卦图，不待西人乘气球，凿地穴始知之也。堪舆家《青囊经》虽伪书，然颇通《易》。其曰：天依形，地附气，阳育阴，阴含阳。即此之谓也。

问：数往者顺，知来者逆，何者为往？何者为来？答曰：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皆言天地之往来也。以一日论之，自子至午，上半日天左旋，行震、离、兑之位，其数逆，为来；自午至子，下半日行巽、坎、艮之位，其数顺，为往，此天之往来也。若乎地之往来，地右转，自子至午，上半日行艮、坎、巽之位，其数逆，为来；自午至子，下半日行兑、离、震之位，其数顺，为往。地与天相对待而互相往来，以成昼夜。由一日推至一年，由一年推之一运，以至于十二万年为一元，天地往来之数不外于此，人事之代谢亦不外于此。圣人所以能前知，岂怪诞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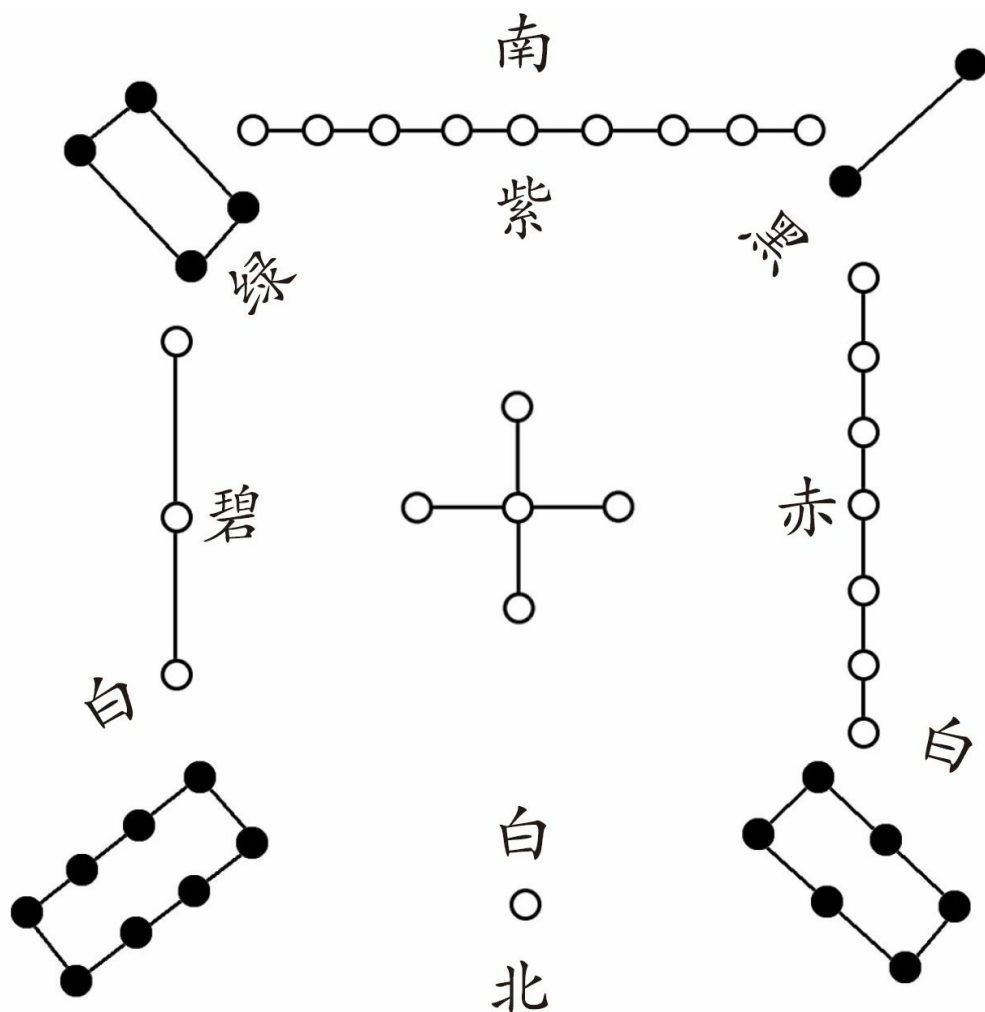
问曰：先天八卦之方位，有可实验之证乎？答曰：观于天地而知矣。坤位在北，故地球偏居北方；乾位在南，故天顶正在南方。是以考中星者，必以正南为天顶。水源生于西，坎在西也；日出于东，离在东也。虽洛书之数以水属北方，然洛书配后天八卦主四时，言水生成之时则在北方，非谓水气出于北方也。先天八卦以气言，则水之气实生于西，故天下之水源皆在于西。泰西人论海亦谓常往东流，可知水源在西矣。洛书以火属南方，亦主时令言。若以气言，则火实生东方。东方属木，钻木取火，即是离火在东之验。艮在西北，故西北多山。兑在东南，故东南多湖泽。西人天学谓天有恒风，起向西南，树枝不动，亦有此风，一刻行六里，可谓先天巽在西南之实证。西南在河图当二数，汉管辂占云巽二起风，即指先天巽方而言。震在东北，应寅方，立春万物萌动。先天震与巽对待，巽之恒风吹向震东，震气搏之，复还于巽。震巽合而为恒卦，即取恒风之义。中国人久不考验，赖有泰西天学考出恒风，而益见圣人名卦之理。

先天主气，后天主运。运主成物，气主生物。凡天地间物，其秉气以生者，多秉于先天卦气也。有兽如鹿，是秉先天坤震之气。震居东北，在今关东，与正北坤卦相合，是为复卦。鹿秉此气，故鹿茸以关东者为佳。冬至一阳生，复卦值月，故鹿解角生茸以应之，用能补阴中之阳气。麋是秉先天乾巽之气。先天巽居西南，在今云南吐蕃，与正南乾卦相合，是为姤卦。麋秉此气，故麋茸以吐蕃者为佳。夏至一阴生，姤卦值月，故麋角解而生茸，用能补阳中之阴血。柑、橙、橘、柚皮皆青，有铜绿之色，是秉先天兑金之气。先天兑在东南，当四绿之位，故皮绿；内含汁液，是为兑泽；熟则转红，是转为后天兑之七赤

也。柑橘不逾淮，以淮北乃正东方，属先天离卦，兑泽遇离火则为泽火革，是以橘逾淮北则变为枳而甘泽减矣。他如荷、藕秉先天离气，梨、蕈秉先天坎气，趁此以求，则药性可得其真。

先天八卦，以对待为体，盖大造之匡廓也。既有此匡廓，于是天旋地转，以生昼夜，遂有河图之九数。昼夜既生，积为四时，遂有洛书之十数。

河图



此世所传洛书图，惟宋刘牧以为河图，先儒皆诋其非，然刘牧云得于陈希夷，希夷颇悉阴阳之蕴，其说当是。《易》称河图在前，洛书在后，今考气化，此数实应居前，故以刘牧改名河图。盖理求其是而已，何必有成见哉？

中五立极，临制四方，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阳数象天，阴数象地。阳数左旋，从北方起，一在正北，三在正东，九在正南，七在正西，而复还于一为一周。阴数右旋，从西南方起，二在西南，四在东南，八在东北，六在西北。以对待计之则为十，以纵横计之则为十五。五十者，天地相合之数，万物之根柢，即太极之功用也。

男祖鉴曰：河图之数，法天象地，天旋地转，互相乘除。阳数起于三，三三如九而得

九数，三九二十七而得七数，三七二十一而得一数，一三如三而得三数，皆左旋以法天，故日东出而西没也。阴数起于二，二二如四而得四数，二四如八而得八数，二八一十六而得六数，二六一十二而得二数，皆右旋以法地，故地右转以迎天也。西洋天学但谓地球每日右旋一周，以成昼夜，而不知地右旋则天左旋，不得但言地转，不言天转也。天旋地转，日往月来，《易》所谓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即指河图而言。《九数通考》云：天围三而因以三乘，地周四而折半起算，因以二乘。折半之说太迂曲，盖天数起于一，原无乘除，至三数始有乘除，故天数以三为乘也；地数起于二，已有乘除，故地数即以二为乘也。

问：天围三，地周四，易义有取于此否？答曰：有。《易》法天地，故首乾坤。凡阳爻皆从乾来，法天之象。天围三，以三乘之，极于九，故阳爻用九。凡阴爻皆由坤来，法地之象。地周四，以四乘之，极于十六，故阴爻用六。天三极于九，内含五数；地四极于六，内含十数。《易》用九六者，所以尽天地之数也。

问曰：天地只一区宇耳，何以分此三彼二，此五彼六，而定为九方，分为九数哉？答曰：河图本于昼夜，昼夜以日为主，日在天则有光，地承日则有热，以光热论之，则其数显然。东方日初出，其时天有三分光，故其数三，地承日光，恰在西南，地有二分热，故其数二。辰巳之时，日临中五，其时天有五分光，故其数五；地承日光，恰在辰位，其时地有四分热，故其数四。午未时天在正北，地在东北，天有九分光，故其数九；地有八分热，故其数八。申酉时天在西方，有七分光，故其数七；地在西北，有六分热，故其数六。戌亥子之时，日在地下正北方，其时天只有一分光，故其数一。地转中宫，其时全无热气，故中宫只有天五之数而无地数也。至寅卯时，则天光又转到三数，地热又转到二数矣。天至辰而临中五，地至戌而转中宫，故《内经》以辰为天门，戌为地户。王冰注戌为天门，辰为地户，则颠倒矣。光热之说不见于古，然河图之数以纪昼夜。《易》不云乎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即光之谓也；日以暄之，即热之谓也。参以泰西光热之学而易理分明。

男祖鉴曰：洛书为相加之数，加法以次第论，故洛书天一、地二、天三、地四依次递加，所以明天地一周之次序。河图之数以纪天光地热，积累而成，故用乘。天光由三而累乘之，地热由二而累乘之，其数恰符，是天地之巧合。隶首作算，实取于此，故凡算法皆不离加减乘除也。

九数分为九宫，黄帝画井分疆，实本于此。但有数与方隅，并无色也。古人又以七色隶之，不知起于何时。然乾为大赤，配九紫，坎为赤，配七赤，则由来久矣。

七色之说，古未有解，今就一年之地面观之，而七色可验。东方初春，草木青翠，故

三为碧；辰巳月初夏，草木茂绿，故四为绿；夏时赤日当天，正在南方，故九为紫；未申月夏末秋初，草木黝黑，故二为黑；秋令在西方，木叶翻红，故七为赤；亥月白露为霜，见于地为白色，故六为白；冬月雪盛，故一为白；冬春之交犹有霜雪，故八亦为白；惟中央五黄，系中土之色，四时不变。古无是说，然不取此象，则义无可通。窃尝远观近取，而立是说，或亦千虑一得耳。

河图九数之方位与先天八卦恰相配合，坤一、乾九、离三、坎七、震八、巽二、兑四、艮六配取之例，未知出于何时。然汉管辂占巽二起风，杨子云《太元经》多准此数，则由来已久。况乾为大赤配九紫，坎为赤配七赤，已具于《易》。惟中五之数，无卦相配。盖中五者太极也，故曰中五立极。九数纵横皆得十五，即是各有一太极。

后天八卦之方位，亦与此数合，故又以后天八卦隶之。一白坎、二黑坤、三碧震、四绿巽、五黄中、六白乾、七赤兑、八白艮、九紫离。

堪舆家以河图九数推衍元运，一、二、三为上元，四、五、六为中元，七、八、九为下元。不知虽分三元，实只两元。譬如一日，实只一昼一夜而已。元运推算之法，每数各管二十年。盖天行一位，则地行二位，天行三位，则地行四位，共八十年。天行五位，地亦在五位。将此五数寄于巽方，只管十年，以上共合为九十年。由一至五皆顺数，是为上元。自此天行九位，地行八位，天行七位，地行六位，共八十年。天又行乾方，遂转为地下。地将转西南，而正临五位，将此五数寄于乾方，只管十年。以上共合为九十年。由九退至五，皆逆数，是为下元。三元行尽，天乃复归于一，地乃复归于二。上下两元，其数一顺一逆，不能相接，必天再交于中五，以为枢纽，然后能超神接气，故《内经》以辰戌为天门地户。（凡临中五，只须十年，因中宫较窄，故只须十年已行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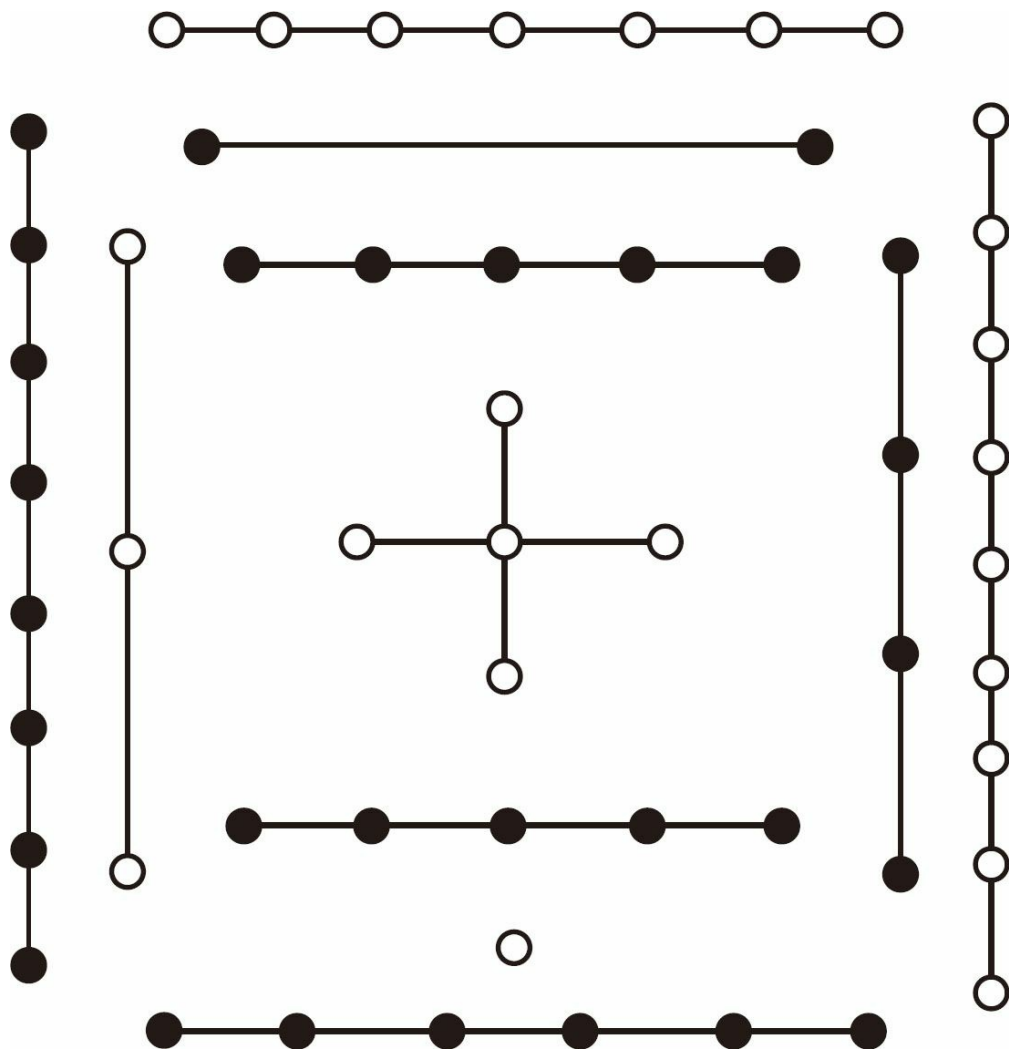
河图之数，皆天左旋，地右转。验之于人，耳目象天，手足象地。《内经》曰：右耳目不如左明也，左手足不如右强也。东方阳也，阳者其精并于上，并于上，则上明而下虚，故耳目聪明而手足不便也；西方阴也，阴者其精并于下，并于下，则下盛而上虚，故耳目不聪明而手足便也。

《内经》有以脏腑配九数者。《六节脏象论》曰：分为九野，九野为九脏，形脏四，神脏五。形脏谓胃、大小肠、膀胱，神脏谓心、肝、脾、肺、肾，所以藏神也。

河图之数，配后天八卦，验之于人，有确切不移者，无过于女子七岁更齿，二七而天癸至，男子八岁更齿，二八而天癸至。盖少女属兑卦，得七数，少男属艮卦，得八数，故以七八起算。义详下乾坤六子章。

天地间物，形色不齐，然不过此七色而已。西人用三角玻璃照出日分七色，亦是河图七色之验。

洛书



此世所传河图，今改名洛书，义见前考辨章。再按：《易经》先言河图，主气主生，自当以九数为是；次言洛书，主运主成，观《易·系辞》天一地二章，是言洛书十数。其曰成变化而行鬼神者，以其主成也。行者，即五行之谓也。

此图以成数为主，以五行为用，自当在九数之后，是以从刘牧，改名为洛书。

洛书之数，一六共宗，二七同道，三八为朋，四九为友，五十相守。蒋大鸿曰：圣人观象而求其义，以奇属阳，以偶属阴。其数参五所以齐一，其形对待所以往来。四时之代谢由此而运，万物之化育由此而胚。一生一成，皆阴阳交媾之妙。二气相交，五行兆焉。

此数语颇悉其理，然蒋大鸿仍从旧说名河图，又谓圣人本此图始画八卦，不知《系辞》明言仰观俯察，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始画八卦。至于河图、洛书，则但曰圣人则之，并未言本此画卦。且此图四方以配八卦，实属不合。术家拆四隅之数，补成八卦，牵强已极，非造化之真迹也。

洛书者，五行之根原也。其数以一三五七九属之于天，以二四六八十属之于地。天左行，地右行。天行五步，地亦行五步。二五媾精，遂生成水火木金土，故名曰五行。

男祖鉴曰：西洋天学，言地右转，有循行之轨道，而不言天转；中国旧说，言天左旋，不言地转，皆不知古圣人五行之理。古圣人观于洛书，而知天左行，地右行，一年各行五步，故名五行。然则知天地所行之轨道者，莫如洛书也。

又曰：五行一生一成，而有水火木金土，此有可以实验者。从冬至起，天左行在北，其时霜雪渐盛，为天一生水之验；天在北则地在地南，日晷渐长，为地二生火之验；立春之后，天行在东，草木皆生，为天三生木之验；地行在西，为地四生金之候，但金在土暗生，人无从验，菊是秋花而生于春，亦即地四生金之一端。春分以后，天行辰位，临黄道，交其时，天在五，地亦在此，承天之合，故但言天五为生土之时，农乃播谷，是其验也。夏至以后，天行正南，合于地二之位，其时赤日流金，为天七成火之验；夏至后，地行正北，合于天一之数，其时洪水盛涨，为地六成水之验；立秋后，地行东方，与天三之位合，其时草木成实，为地八成木之验；天行西方，与地四之位合，其时草木黄落，鞠有黄华，为天九成金之验；重九后，地行戌位，天体渐低，地体渐高，故但言地十为成土之时，其时农功告成，即地十成土之验。五、十二位寄于辰戌，故辰戌为天门、地户。凡此十数，以纪五行、成四时，故《易》曰变通莫大乎四时。西人斥金木二物不足以当五行，中国人和之，亦以为然。不知五行者，言天左行，地右行，而有一步生水、二步生火之义，非执有象之五物言也。是以五行括尽天地之气化。西人立土、水、火、风四端，不知风即木气也。去金不言，试问数十种金从何化生？秋日草木黄落，感何气化？知有形之金而不知无形之气，以西人未读中国书，不知洛书十数，固不知五行，奈何中国人日读圣人书而亦不考耶？

洛书之数，一生一成，其间必得五数，《易》所谓五位相得而各有合。盖中五者太极也，四方者四象也。中五之极临制四方，五行皆得中五，乃能生成。所谓物物各有一太极。

五行分为五方，今就地球剖分之：英法当四九金位，是为西方；俄美当一六水位，是为北方；非洲、澳洲当二七火位，是为南方；东洋大海当三八木位，是为东方；中国当

五、十土位，是为中央。五洲惟东洋一片汪洋，并无土地，虽有琉球、日本，究竟土面无多。盖东方属三八木位，水来生木，是以多水；木能克土，是以少土。然虽少土，而以方位论之，不得谓非东方也。惟其以海为东方，然后知中国实居中央，与洛书之位恰合。今人以昆仑为地中，因其水分四面流也。然昆仑只是地之脑顶。《撼龙经》云：昆仑山是天地骨，中镇天地为巨物，如人脊背与顶梁，生出四肢龙突兀。是昆仑山如脑顶，中国在前面，如人之腹心；美利坚在背面，如人之背心。以洛书十数论，则天五是地上之中宫，中国配之；地十是地下之中宫，美利坚配之。又以五印度为中者，乃中外形势之谈，实非大造之定位也。

《内经·阴阳应象大论》曰：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在色为苍，在音为角，在声为呼，在变动为握，在窍为目，在志为怒。其畜鸡，其谷麦，其数八，其臭臊。南方生热，热生火，火生苦，苦生心，心生血。在色为赤，在音为徵，在声为笑，在变动为扰，在窍为舌，在志为喜。其畜羊，其谷黍，其数七，其臭焦。中央生湿，湿生土，土生甘，甘生脾，脾生肉。在色为黄，在音为宫，在声为歌，在变动为哕，在窍为口，在志为思。其畜牛，其谷稷，其数五，其臭香。西方生燥，燥生金，金生辛，辛生肺，肺生皮毛。在色为白，在音为商，在声为哭，在变动为咳，在窍为鼻，在志为忧。其畜马，其谷稻，其数九，其臭腥。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咸，咸生肾，肾生骨，骨生髓。在色为黑，在音为羽，在声为呻，在变动为慄，在窍为耳，在志为恐。其畜彘，其谷豆，其数六，其臭腐。

五伦五常之性，本于五行，出于五脏。仁者木之性，出于肝；义者金之性，出于肺；礼者火之性，出于心；智者水之性，出于肾；信者土之性，出于脾。五方之民，性各有偏，人有厚薄，性亦不齐，然皆秉天地之五行，莫不具有本性。故孟子曰：人性皆善也。盖洛书之数，以五十为中宫，孔子之数，以五常为中道，体天地，贯四时，所谓时中之圣也。佛主仁而义不备，道主义而仁不全，天主耶稣，各得一性之偏，而五者未备，虽各有理致，与孔子教中之道不同。盖孔子生于中国，从中立教，此非强人为之也，实天地生成自有之性，特恐人欲锢蔽，故必立教以明之。今试验诸物，而知五常之性，本于天矣。雁飞则成行，居则成偶，从一而终，有夫妇之伦礼也。雁何故有礼哉？盖雁乃随阳之鸟也。日行北陆，则雁迁居至北；日行南陆，则雁迁居至南。日者离火也，雁秉火德，故主有礼。仲秋之月，鸩化为鹰，应西方金气主杀者也。仲春之月，鹰化为鸩，名布谷鸟，应东方木气，而主生仁也。以一物应时变性，盖知人性之秉于五行。兽之有信，无过于象。越南、印度等处，设陷阱，象落其中，教令投城，象点头，则引出，终身相从，或代耕作，永不叛也。按：其地正当坤方，坤土主信，象鼻极长，鼻准属脾，鼻长土旺，是以有信。象色黑而兼白，黑者二黑，坤之正色也。白者，坤之对宫八白，艮方之色。艮亦属土，象

得坤艮之间色，秉纯土之气所生，是以有信。信与忠同情而异位。忠者合于天地之中气，应乎洛书之中五，必秉中宫五黄之正气，然后有忠。诚观蜂蚁有君臣，其形腰中特细，以应中央。惟黄蜂、黄蚁乃有君臣，黄是中五之色，腰既中细，色又应中央，是以应有忠也。龟能前知，鼠不穿空仓，二物皆秉北方水性，故主智。肾者，水脏也。凡物之生，皆秉父母之肾气。雌兽尾长过身，是肾中督脉极长，知尊贵老。乌鸦纯黑，得肾水之气，知反哺孝养，皆因秉肾气足，故报本返始，不忘其由生也。相法言人耳垂有黑痣主孝，亦以肾开窍于耳，故于此验孝。夫鸟兽犹有五常，岂可人而不如乎！

天干地支，非《易经》之正旨，然亦易理所有，且其根源，实具于洛书，故即继洛书而递及之。

天干

十干与洛书十数恰符。戊己配中央五、十，甲乙配东方三、八，丙丁配南方二、七，庚辛配西方四、九，壬癸配北方一、六。大挠作此，就天之五道，分布十干，以纪天之五行。推历得甲乙，则知其盛德在木；得丙丁，盛德在火；得戊己，盛德在土；得庚辛，盛德在金；得壬癸，盛德在水。以十干管五行，以五行宰万物，其法精矣！

问：只有五行，应只立五干之名，何以必剖而为十干？答曰：五行之中，又各有阴阳也。洛书天数五，地数五，合而为十。故天干之名，甲、丙、戊、庚、壬，本天数者为阳；乙、丁、己、辛、癸，本地数者为阴。《内经》以阳干配腑，阴干配脏，故《藏气法时论》曰：肝主春，足厥阴，少阳主治，其日甲乙；心主夏，手少阴，太阳主治，其日丙丁；脾主长夏，足太阴，阳明主治，其日戊己；肺主秋，手太阴，阳明主治，其日庚辛；肾主冬，足少阴，太阳主治，其日壬癸。肝病者，愈于丙丁，加于庚辛，持于壬癸，起于甲乙；心病者，愈于戊己，加于壬癸，持于甲乙，起于丙丁；脾病者，愈于庚辛，加于甲乙，持于丙丁，起于戊己；肺病者，愈于壬癸，加于丙丁，持于戊己，起于庚辛；肾病者，愈于甲乙，加于戊己，持于庚辛，起于壬癸。按：人秉五行之气而生，故与天之五行生死相关，医者不可不知也。

问曰：十干配五行，是空名乎？抑实象乎？答曰：非空名，皆实象也。盖天有五道，各分五色。一曰黄道，居中央以戊己配之；二曰赤道，居南方，以丙丁配之；三曰白道，居西方，以庚辛配之；四曰黑道，居北方，以壬癸配之；五曰青道，居东方，以甲乙配之。说见《月令疏》引《考灵曜》。盖十二辰者，天之经度，就天大圆之形，画分为十二也。十天干者，天之纬度，分五色，各有内外二界，故就五道剖分为十，而以十干纪之。是以太岁有在甲、在乙、在丙、丁、壬、癸之十位。其位不同，其色亦异，其气亦各别，而阴阳衰旺从可察矣。

西天学最精，动谓中国圣人不知天象，然赤道黄道之说，西人终不能改，但置黑道、白道、青道而不言。又不知黄道属戊己，赤道属丙丁。其纪岁也，但曰耶稣降生几千几百几年，有象数，无气化，与天地人物交关处不相干涉。是西人虚奉天主之名，于天之何以主宰万物，不能发明。何如中国圣人，言天即验于人，言人即验于物，贯三才，赅万类，一言数而象已呈，一言象而气已具，于天之主宰万物者，发挥无遗，非至圣其孰能之？

又曰：天之五纬，有此五色，而万物应之，各有色象。《内经》以配五脏：白当肺，

赤当心，青当肝，黄当脾，黑当肾；白当皮，赤当脉，青当筋，黄当肉，黑当骨。青如翠羽者生，如草滋者死；赤如鸡冠者生，如衄血者死；黄如蟹腹者生，如枳实者死；白如豕膏者生，如枯骨者死；黑如乌羽者生，如焔者死。推之药物，青入肝，白入肺，黄入脾，赤入心，黑入肾，无不准此。

问曰：人秉五行五色而生，故中国、俄国人皆黄种，呵非利加人皆黑种，欧洲人皆白种，美国人皆赤种，五大洲人只有四种，独无有青种，其故何也？答曰：人为稊虫之长，秉土气而生者也。土畏木克，青色属木，故不能生人。且青方并无片土，全是海水，是大地之土已不能布于青方，人之托土而生者，安得有青种哉？故凡人面色青，皆主有病。

问曰：天有十二辰，十二年一周天；又有十干，十年一周天。天干与地支不能整齐，从甲子年起，必行至六十年乃复为甲子。凡此不齐之数，何故使然？答曰：十二辰是从南北极剖分为十二，每一辰分为三十度，子、午、卯、酉多一度，其三百六十四度外有零余，又四分之，故曰四分度之一，总其十二辰，合为三百六十四度零，此大圆之位，天之经度也。岁星每年行尽一辰，必十二年乃行尽十二辰。若乎十干则本于五纬度，纬度与经度宽窄不同。盖辰谓无星处，出于恒星之外，极天之大圆而无止境皆是。此十二位，乃正圆之体分为十二，是为经度。若乎纬道，是七政循行之路道，斜跨天腰，东西环绕，而成椭圆之形，修削而狭，较经度窄。故太岁之经度在子，须十二年乃复于子位；太岁之纬度在甲，只须十年而已复于甲位。经度正圆而阔，纬度椭圆而狭，不能整齐，以次递差，必六十年后岁星乃复于甲子。六十年而立春之日同，一百八十年而立春之时刻同，五百四十年而立春之分秒同，推历法者名为一元。天干地支之巧合，真能写天地象数，使气化纤毫毕见。西人以耶稣降生之日纪岁，以礼拜之日纪候，不用干支，有象数无气化。在西人自用其法，未尝不可，奈何中国人不考气化之实，亦欲黜古人而专信西法，不亦悖乎！且西法言天体不动，地球绕日而成昼夜，又云地轴常指天中之一。谨按：西人所谓天中之一，即中国所谓北极也。果如西人之说，地球绕日，则上下悬殊，安能常指天中之一乎？吾邑吕竹如，精中西天算，著有《谈天正议》，辨此甚详。盖地未尝不转，然则如轮自转而不能绕日。西人谓地之南北有轴头如锥。夫既有轴头以为机纽，则有定所，不能绕日上下也。日月五星，西人既以为行星，何以独言日不动？且日之缠度，每日一移，安得谓日独不动？西人既言天中一点不动不应，又言日不动，甚矣。中国圣人早有定论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以知众星皆动，惟北辰不动。据北辰分十二位以推步五纬，天地之象可见矣。

问曰：西人不用天干，以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立算，并无差也。今必坚信天干，以为有关气化，究何验乎？答曰：以十干配气运，合脏腑，诊治百病，无一不验，理详《内

经》，未易枚举。然就人身之气化验支干，其理尚微，不如举无知之物以验之，则气化显然。燕不识字，而知避戊己，非避其名，避其气也；蝙蝠遇庚申则伏而不出，亦伏其气也。足见支干确有其气之可验，非徒纪数而已。西人历法不用甲乙，而只用一二三四，何如十干纪日，为能气数两全也。

问曰：天干既分为十，何以又有五合？答曰：即洛书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也。以洛书之数言之，一为甲，六为己，一六共宗故甲与己合；二为乙，七为庚，二七同道，故乙与庚合；三为丙，八为辛，三八为朋，故丙与辛合；四为丁，九为壬，四九为友，故丁与壬合；五为戊，十为癸，五十相守，故戊与癸合。然此相合者，皆只以数论也。若夫随天之运以司化育，则因五合而成五运。《内经·五运行大论》曰：丹天之气，经于牛女戊分；苍天之气，经于心尾己分；苍天之气，经于危室柳鬼；素天之气，经于亢氏昴毕；元天之气，经于张翼娄胃。所谓戊己分者，奎壁角轸，则天地之门户也。王冰注引《遁甲》，天门在戌亥之间，奎壁之分，地户在辰巳之间，角轸之分，故五运皆起于角轸。甲己之岁戊己，苍天之气经于角轸，角属辰，轸属巳，其岁月建得戊辰、己巳，干皆土，故为土运；乙庚之岁庚辛，素天之气经于角轸，其岁得庚辰、辛巳，干皆金，故为金运；丙辛之岁壬癸，玄天之气经于角轸，其岁得壬辰、癸巳，干皆水，故为水运；丁壬之岁甲乙，苍天之气经于角轸，其岁得甲辰、乙巳，干皆木，故为木运；戊癸之岁丙丁，丹天之气经于角轸，其岁得丙辰、丁巳，干皆火，故为火运。星家有逢辰则化之说，亦出于此。盖十干各有本气，是为五行。若乎五合所合化者，是为五运，言其天之五纬转临于辰巳者，看是何纬道，谓之登天门，主一年之运也。气与运常司天地之门户。戊己在角轸，则甲乙在奎壁，甲、乙岁必甲戌、乙亥也。故《素问》曰：土运之下，风气承之。庚辛在角轸，则丙丁在奎壁，乙、庚岁必丙戌、丁亥也。故《素问》曰：金位之下，火气承之。壬癸在角轸，则戊己在奎壁，丙、辛岁必戊戌、己亥也。故《素问》曰：水运之下，土气承之。甲乙在角轸，则庚辛在奎壁，丁、壬岁必庚戌、辛亥也。故《素问》曰：风气之下，金气承之。丙丁在角轸，则壬癸在奎壁，戊、癸岁必壬戌、癸亥也。故《素问》曰：火位之下，水气承之。亢则害，承乃制，相反所以为功也。

再按王冰以戌为天门，辰为地户，非也。辰为阳，戌为阴，天至辰方而升至极高，则当以辰为天门；天至戌方则日入地，又凡戌月以后天体降下，低入于地，地体至戌月乃渐高起，是戌当为地户。六壬书以亥为天门，巳为地户，皆颠倒矣。今改定辰为天门，戌为地户。

地支

地支十二辰，或谓起于斗柄所指，非也。盖先有十二辰，然后视斗柄所指以为月建，非先有斗柄乃定十二辰也。若以斗柄起义，则每日斗移一度，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划分为四方可也，为八方可也，何必定为十二辰哉？盖创立十二辰之始，因日与月会，每年大约十二会而一周天。虽间有闰月，然闰为闰余，每年十二月乃其常数也。故将三百六十五度划分为十二方，以纪日月会合之舍次，名之曰十二地支。盖天体浑圆，难于分析，惟地有方圆，易于剖判，故就地球六面分为十二支。支即古枝字，谓如树枝分析也。既分为十二支，譬如一树，南枝向暖，北枝向寒，于是有阴阳之定位焉，有对待之化气焉，有六合之义，有三合之义焉。

何谓阴阳之定位？盖以十二支分为四方，以配洛书十数者是也。亥、子、丑配北方一六水位，主冬令；寅、卯、辰配东方三八木位，主春令；巳、午、未配南方二七火位，主夏令；申、酉、戌配西方四九金位，主秋令。平分则为十二分，流行则为十二月，而一年四序气化尽矣。惟土无定位，独旺于四季，非有他义，亦以洛书之四方各得五数，故在地支之四隅各配中土。四时之季，土各旺一十八日，皆本于洛书十数之义也。

后人又有以十二支配河图九数者，然与九数之气化位次参差不齐，知河图九数与地支各别，不能强行配合。

《内经》有从四时起义者，春三月为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早卧早起，以使志生，养生之道也，逆之则伤肝；夏三月为蕃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使志无怒，使气得泄，养长之道也，逆之则伤心；秋三月为容平，天气以息，地气以明，早卧早起，使志安宁，收敛神气，养收之道也，逆之则伤肺；冬三月为闭藏，早卧晚起，去寒就温，无泄皮肤，养藏之道也，逆之则伤肾。四时不相保，与道相失，则未央绝灭。未央二字，注家多不解。盖央者，中央土也，《月令》、《内经》皆以未月属中央土。《内经》此篇详言四时，但以未央一语总结之。因此篇乃四气调神论，专主四时立说，故总结此句，以见土寄于四时之义。后世脉法，春弦、夏洪、秋毛、冬石，四季之末，和缓不忒，即是土旺四季之义。然《内经·平人脉象篇》云：四时之脉，皆以胃气为本，谓脉之带缓象者为有胃气。所谓胃气，即土旺四季之气也。

对待者，两支对冲，合为一气者也。子午合化为少阴热气，卯酉合化为阳明燥气，寅申合化为少阳火气，巳亥合化为厥阴风气，辰戌合化为太阳寒气，丑未合化为太阴湿气。

盖十二辰分之为十二，合之为六，六合之间化生之气是为间气。间者，隔也，杂也。十二支本相隔，因其对冲则相见，相见则两气杂合，化成一气，谓之间气。虽《内经》只言司天在泉，并无间气之名，然在司天之左右者为左右间气，则知两相正对，合同而化，以司一年之气者，尤间气之大者矣，左右间气特其副焉者耳。上天下地，谓之两间，人居其间，在气交之中，实乘间隔杂合之气以生。是以人有六气，以生十二经，上应天之十二辰。仲景《伤寒论》专主六气，深知六合交感，间气生人之理。故六经括病，为千古不易之法。

问：子水午火何以化热？答曰：水中之阳发见于天，与离日相交，则化为热。试观夏月水气上腾，日光下灼，亢热之至，即明验也。又如黑色与赤色相合，即化为紫。紫者水火之间色也。推之于热，亦是水火之间气。又如咸盐，是海水熬晒而成，即是子水与午火合化为热之物，故多食盐味则发渴。今人以盐生于水，谓其清润，既不知五味五气相反为用，又不知虽生于水，实成于火，不讲间气，不讲试验，岂不谬哉！试观西人以盐精作炸药，可想盐性之热，而子午合化为热之理，亦可概见。然以热为主而仍名少阴者，盖热是从午火之化，所谓本气也；阴是存子水之阴，所谓标气也。人身十二经，皆以脏腑为本，经脉为标。本为气化之根，标为气化之末，皆应地支间气合化之理。余按：间气即《内经》所谓气交也。经云：气交之中，人之居也，万物由之，此之谓也。

卯酉对冲，合化为阳明燥气。盖卯为日出之门，故称阳明。日入于酉，酉为秋金之位，金气刚劲，神名蓐收，收去润泽之气，则草木黄落，是以木当秋令而枯槁，从燥化也。木从金化，从其所不胜也。在人身属胃与大肠。大肠属酉金，人犹能知，惟胃配卯木，人皆不知。盖胃在后天八卦当配艮土，先天震卦变为后天艮卦。谷入于胃，所谓能化者，西医以为全赖胆汁入胃化谷，中医所谓木能疏土，皆是震木变艮土之义。注《伤寒》者混称阳明，以大肠配酉，而不知以胃配卯，因不知胃与胆通耳。今观苍术得土木之间气而能燥胃，即是以胃配卯之义。李东垣补中益气汤因柴胡升胃中清气，亦是此义。胃受水谷，至大肠尽成干粪，即是燥化之实验。

寅申对冲，合化为少阳火气。寅为初春，阳从水底上升，而发于草木，以生花萼。凡花皆是木生之火象也。火与热不同，热是水火相交之气，火是阳从阴出，附木则明之气。申乃西方金水之位，在天为阳气入阴之方；寅乃东方木位，在天为阳由阴出之方。申与寅对冲，合化则阳气由申而入，由寅而出，借木气以发泄，遂化为火。今且就一灯验之，灯炷或棉或草，皆系白色，是属申金之物。油入炷中，象阳气之入于申，炷系棉草，又是属寅木之物，灯火燃于炷头，象阳气之出于寅，此即寅申相合化而为火之一验。又凡树木之有花者，其内皮皆有白膜一道，由白膜通阳气，上树颠乃能开花。树颠属寅，白膜属申，

皆是寅申合化为火气之象。故在人身，少阳经配三焦与胆，而根于肾中之命门。三焦者，周身膜隔也。膜色白，属申金。上合于胆，胆色青，属寅木。三焦根于命门，引命门之阳气上附于胆木，则化为火，故《内经》云：少阳之上，火气治之。

巳亥对冲，合化为厥阴风气。盖亥水之阴，从巳火之阳，遂化为风。巽卦以下一阴从上二阳，西人天学言日行南陆，则风从北来，日行北陆，则风从南来，亥阴从巳阳而化为风，即此义也。亥者菱也，谓之木根菱，属于北方水位以养根菱。根菱既养，便当发生，故交于巳位。如根菱上升，发生枝叶，以象风气之四散。故巳亥对冲，合化则为厥阴风木也。人身之肝木，生于肾水，配亥以象根菱。心包络是由肝系上连而生，如木之枝叶；包络包心，象叶之承花。肝挟肾水之阴气，上连心包，以阴从阳，有如亥交于巳，化为风气，故经曰：厥阴之上，风气治之。凡中风病，多入于心包。

辰戌对冲，合化为太阳寒气。盖辰方乃皎日当天之位，故称太阳；戌方乃日入虞渊之所，遂生夜寒，是以辰从戌化而为寒气。西人造冰之法，用玻璃罐一枚，外面安放水银，另将清水煮至极热，倾入罐内，即结成冰。虽全赖水银之冷，然水不煎热，亦不易凝，此可见太阳之热化为寒也。人身有小肠以宣心阳，故曰太阳。小肠之膜通水道，下入膀胱，为寒水之府。以寒济热，阳乃不亢，是以小肠下合膀胱而化为寒气。今人但知人身不可无热气，不知尤必有寒气乃能济热。故张口呵之则热气出，是上焦太阳之气也；撮口吹之则寒气出，是下焦寒水之气也。冬则皮肤热，太阳卫外也；夏则皮肤冷，寒气济热也。

丑未对冲，合化为太阴湿气。盖未属坤，丑属艮，坤艮皆土也。而未近午兼火气，丑近子兼水气，以火蒸水而后生湿。譬有干腊肉，是属未宫火土之物。遇天将雨，则腊肉回润发湿，是未宫火土得丑宫之水而化湿也。又如干茶叶，其内本含水泽，是丑宫水土之物，遇火烘之则回润，又是丑宫水土得未宫之火而蒸湿也。湿土为万物之母，故称太阴，在人之身，心与肺交之处，有黄油相连，即未土也。《月令》以未月为中央土，汉之中宫名未央，《内经》未央绝灭，皆指未为中宫，而人之未央，实在心包与肺相交之间，一块黄油即未土也。肺附此油而生，故肺亦配太阴经。此油属未土，下连脾脏，生出腹中之板油网油，是为丑土。丑未合化为湿，凡润湿之物，无逾膏油者矣。消化饮食全赖膏油，今人但称脾为湿土，不知湿是何物，吾为指出，即是膏油，然后知太阴所司之气化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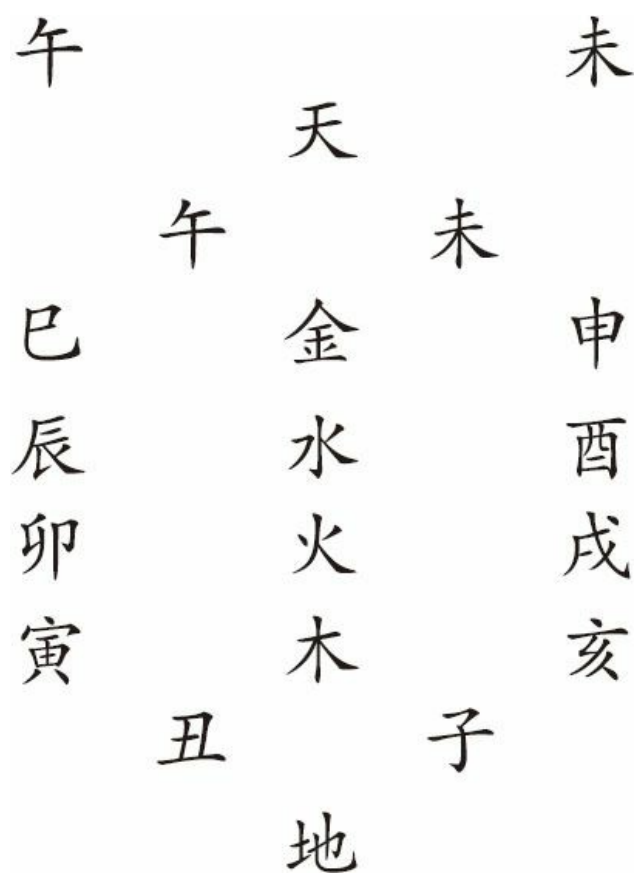
《内经》六气司天在泉，司天者主春夏，在泉者主秋冬。厥阴在上则少阳在下，少阴在上则阳明在下，太阴在上则太阳在下，少阳在上则厥阴在下，阳明在上则少阴在下，太阳在上则太阴在下。子午之岁上见少阴，丑未之岁上见太阴，寅申之岁上见少阳，卯酉之岁上见阳明，辰戌之岁上见太阳，巳亥之岁上见厥阴，皆言司天之气本于六冲合化也，说详《内经》，兹不具赘。惟在泉是言在地体之中间，非在地球之底面。譬如午年，午在天

顶以司天，则卯酉恰当地体之际，故在泉。盖午与子对，午在天顶则子在地底，其卯酉二位安能翻入地底？故卯酉只在地体之际，是为在泉。此可以潮汐明之：凡海潮，子午来则卯酉退，寅申来则巳亥退。潮汐随月，月在泉则潮来，月离于泉则潮退。一日两潮即两辰对冲使然也。

地支六合者，日躔与月建相合也。如正月建寅，日月会于亥，十月建亥，日月会于寅，故寅与亥合。余仿此。日躔右转，月建左旋，顺逆相值，故为六合。日月与斗建为气运之主宰，故其所合能化气以司令。盖日月所会者，天左旋之方位也；斗柄所指者，地右转之方位也。斗建与日躔合，即是地与天相合，所以能司气化也。自来皆以子丑合土，寅亥合木，卯戌合火，辰酉合金，巳申合水，午未合火。是五行惟火独有二，于义不符。后人改为午未合日月，以午配日，以未配月，用符七政之数。谓六合者，合于天七政之位。子丑上合土星之位，寅亥上合木星之位，卯戌上合火星之位，辰酉上合金星之位，巳申上合水星之位，午未上合日月之位。然午未之位最高，月轮最低，安得与日同合于最高之位？子丑最下，当考七政行度，土星最高，不应合乎子丑之下位。木星亦在日之上，不应合于寅亥而反在日下。是则六合不可以配七政。有求其故而不得者，遂诋六合无凭，抑亦妄矣。余尝考究图、书，揆则仪、象，而知六冲、三合，是就地体平面划分为十二，则方隅异位，气亦异焉。至于六合，是就天体椭圆之形，自下而上，层累剖分，以为六合也。平面剖分，则土无定位，寄旺四隅。圆形竖剖，则地当在下，天当在顶，土仍不得列为定位。日月在天，亦不得专配午未。盖天在顶上，于洛书当配中五；地在底下，于洛书当配中十。是午未合天，子丑合地，乃贯四气而为主者也。除去子、丑、午、未，然后以木、火、水、金配之，则气象始确。木附于地，子丑既合地，则附子丑之寅亥二辰，应合化而配木。有如寅月草木花，亥月草木亦花，名小阳春，即是寅亥合木之验。木上生火，附于寅亥之卯戌二辰，则合化为火。卯为日出之方，戌为日入之方。卯月始雷，戌时焚膏继晷，离火继明，即是卯戌合火之验。由地生木，由木生火，此三者自下而生上者也。天者，乾阳金精之气也。午未既合天，附于午未之巳申二辰，承天之气，当化为金。旧说巳申水，然巳月无水可验，且与自上生下之义不合，今改作巳申合金。试观申月立秋，农乃登谷；巳月盛夏，麦亦称秋。夏枯草生于亥月，是秉寅亥合木之气也；死于巳月，是感巳申合金之气也。黄河以南，岁获两次，麦、荞、蚕豆、芥菜、罌粟皆以十月种，至次年巳月收，为上季。巳虽夏月，俨然秋金告成之候，是为巳申合金之验。金下生水，辰酉之附于巳申者，当合化为水。旧说辰酉合金，然酉是已定之金位，非化气也；辰月更无金气可验。余按：辰属三月，酉属八月，古人以清明改水，八月观潮，足见辰酉二月盛德在水。故诗曰：寒食清明都过了，石泉槐火一时新，春水浪高三月渡，皆言辰月水旺。酉月值参星，秋汛尤多，故当改作辰酉合水。由天生金，由金生水，此三者乃自上而生下者也。天居于上，地居于下，水火二气交于两大之中。盖先天八卦水火居中，此六合化气，亦以水

火居中。乾坤之功用寄于坎离，万物之化生不外水火。今人以午为天顶，然天极热时必在未月，盖天顶与地心正对之时乃极热，必五六月午未之交，恰与子丑合地处两相正对，天乃极热，是天体偏未故也。丑月极寒，是地体偏丑故也。上天下地，即是天五与地十正对。午未属天，五亦可配阳土，《月令》名为中央土，主于生长万物；子丑属地，十亦可配阴土，《月令》所谓土返其宅，主于终成万物。以午未配洛书之天五，而土寄旺于此间，所以下能生金也；以子丑配洛书之地十，而土寄旺于此间，所以土能生木也。此说古本所无，然考之天象，合于洛书，于义尚通。

问曰：以午未合配天五，以子丑合配地十，与前所言洛书中央之位，殊有不合？答曰：此不过综横之别耳。譬有一瓜，纵剖之为十二分，则从瓜心为中；若横截则以瓜蒂为中也。具图如下：



六合之理，可配先天八卦。午未在上，配先天乾卦，天位于上也；丑子在下，配先天坤卦，地位于下也。卯戌配离火，然以卯为主，先天之离在正东也；辰酉配坎水，然以酉为主，先天之坎在正西也。金附于天而生水，配先天之巽兑二卦；木附于地而生火，配先天之震艮二卦。然木之根在亥，而实成于寅，故论木当以寅为主；金之根在巳，而实成于

申，故论金当以申为主。金木异其位，水火交于中。人在气交之中，皆秉水火之气而生，故道家炼长生，不过坎离交媾而已耳。

再按：星辰之运，始则见于辰，终则伏于戌。自辰至戌，正于午而中于未。故《尧典》言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是以午为正也。《月令》于季夏未月乃曰昏火中，《左传》曰火星中而寒暑退，《诗》曰定之方中，亦皆以未为中。盖以天干之纬道言，则辰巳间为黄道之中；以地支之经度言，则午未相会之处为天顶之中。经度起于南北极，午未合处南极也，子丑合处北极也。

地支三合，仍配洛书四方，故皆以四正为主，而四隅之支，只从四正以立局。木生于亥，壮于卯，死于未，故亥卯未会木局。火生于寅，壮于午，死于戌，故寅午戌会火局。金生于巳，壮于酉，死于丑，故巳酉丑会金局。水生于申，壮于子，死于辰，故申子辰会水局。后世衍为长生、帝旺、墓库之说，并添土之长生、帝旺、墓库，以足成五行之局，而不知四局之墓皆在四季，即皆归于土，可知土旺四季无定位也。《史记·货殖传》水毁、木饥、火旱、金穰，亦不言土，足见土寄旺而无定局。故《内经》言岁气会同，亦只有四局。《六微旨大论》云，甲子之岁，初之气，天气始于水下一刻，谓子初初刻为冬至；乙丑之岁，天气始于二十六刻，谓卯初初刻；丙寅之岁，天气始于五十一刻，谓午初初刻；丁卯之岁，天气始于七十六刻，谓酉初初刻；戊辰之岁，天气复始于一刻，亦以子初为冬至节，申岁亦然，余仿此。故申子辰岁气会同，寅午戌岁气会同，亥卯未岁气会同，巳酉丑岁气会同。终而复始，所谓一纪。另详余《内经本义》。

花甲

六十花甲，曰天干之纬道与地支之经道广狭不同，岁星循行五纬，旁行斜上，与经度参差不齐，故从甲子起，必六十年乃复为甲子。《内经》云：上下相临，阴阳相错，而变由生焉。应天之气，五岁而右迁；应地之气，六期而环会。五六相合，凡六十岁为一周，不及太过，斯皆见矣。盖以十二辰所主之六气在上司天，以十干所合之五运在下运行，十干与十二辰相错，于是乎五运与六气有相生相克。风木司天而遇木运，火气司天而遇火运，湿土司天而遇土运，燥金司天而遇金运，寒水司天而遇水运，是为太过。如木运之岁而遇燥金司天，则木受克制，是为不及。余仿此。六气与五运不相胜负，是为平和。推之六十花甲之气运，以制病药之宜忌，详余所注《内经本义》。陈修园谓五运六气与人病多不相验，然《内经》论理甚精，取证亦确，但人之强弱各异，五方不同，未可执一以论。若谓气运不如此，盍即《内经》所言各物盛衰之变以考验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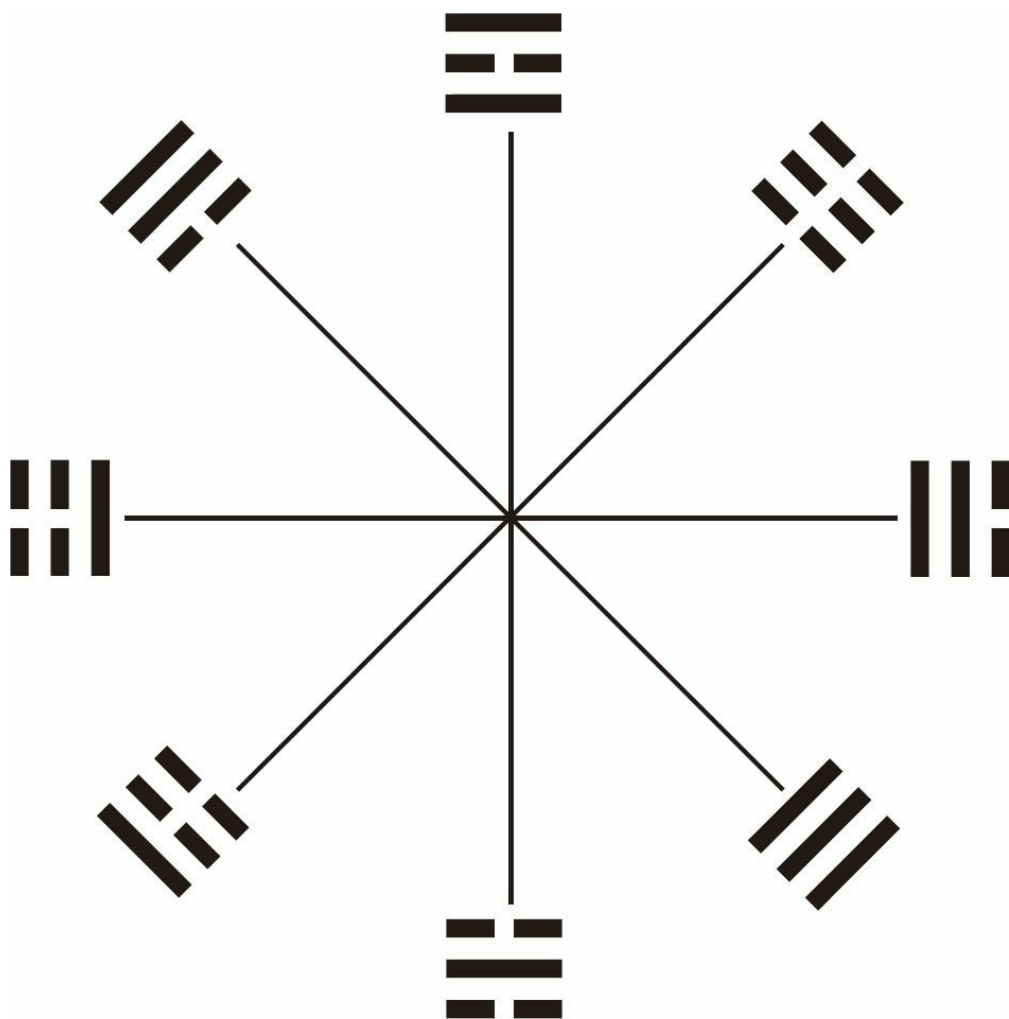
支干之义，大约如是。后人衍《易》，又有爻辰纳甲之说，于义未确。又以六十花甲配河洛之数，皆不确实。或谓河图以九为数，花甲九周，其五百四十年为一大元，故推元运者必以花甲配河图。不知花甲只以纪年，河图九数只以纪运，是河图九数为经，而花甲又为纬，若以花甲强配之则不合也。

医易详解

(清) 唐容川

后天八卦

河洛二数，流行于大造匡廓之中，遂将先天八卦之气，变为后天八卦之运，具图如下：



《易》曰：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悦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此后天八卦之运也。盖先天八卦，虽各有气，犹未成形，一自天旋地转，经纬互交，运之所至，气斯变焉。先天八卦之方位，遂变为后天八卦之方位矣。

后天八卦，坎水在北，离火在南，震木在东，兑金在西，合于洛书四方之位。其四隅，乾在西北，坤在西南，巽在东南，艮在东北后人以为折取四方之数补而成之然考洛书四方之数乃天与地一步一步，各有五步以成五行，安得任人折算找补成卦哉！盖八卦之义

与五行原有不同，无容牵强。

有以后天八卦配河图九数者，一白坎，二黑坤，三碧震，四绿巽，五黄中，六白乾，七赤兑，八白艮，九紫离，方位恰合，以时令气数考之皆无差忒，惟中五无卦配合。盖中五即太极也，先天以前为浑然无形之太极，后天以后为昭然有象之中五，故《洪范》曰五皇极。皇即太字之义。《青囊经》曰中五立极，虽出术士之说，而其理确然可据。

问曰：同是八卦，何以分先天后天？答曰：先天后天不过言造物先后之序耳。有如人身胚胎，是为人身之先天；及其成形，是为人身之后天。人之先天在母腹中，以脐通呼吸；人之后天出母腹中，以鼻通呼吸。先天后天体用不同，卦之有先后天，亦犹是也。故先天为体，后天为用，先天八卦主气，后天八卦主运，各有不同。

问曰：先天八卦变为后天八卦，如何变法？必有实气实象，不得徒举空名，能将事物一一指出否？答曰：善哉问也！使无实在证据，则圣人立卦几同虚设，不知圣人真洞悉造化也。今且就己所见，详列于下。

先天坎卦☵在西方，变为后天兑卦☱，仍居西方。于五行属金，于气为露泽。草上露珠必生于日入之时。试从日入看稻苗，见其根下引水珠上颠，则结为露，可验坎水变为露泽之象。盖日入则阳入于水，坎下之阴变而为阳，阳蒸于下，阴腾于上，遂生露泽。及天将明，日光犹在水中，故露更盛，至日出则露晞矣。即云上于天而为雨，亦是阳蒸于下，泽自上生。有云出不降雨者，则以云未到冷际，不合兑卦阴爻在上之象，故不化雨。问曰：何谓冷际？答曰：西洋天学以去地最高则纯是冷际。人身下焦之气上出于口，化为泽液。盖上焦肺金，即人身之冷际。下焦阳气上出遇阴，而化为津液，是人身之兑泽也。

先天离卦☲，变为后天震卦☳。盖离火即电也。电先发而雷后应，是离变为震之明验。所以成震之故，因阴水加于阳火之上，搏击而成。试观有电无雨，断不成雷，以雷火不遇阴水，不相搏击也。但有雷声，无不有雨，盖雷火之阳遇阴水加之，相搏成雷。所以离之上爻变阴，即为震卦。先天之离位在东方，以东方为日所出，日即离火之精也，而后天之水皆归于东方，是水阴加于离阳之上，变为震卦。故东方海水潮沸震荡，阳气在水下鼓动不休。江河之水无潮，以江河未加离位，其下无阳气鼓动，是以不潮。惟东方坎来就火，离变为震，阳在下而上腾，乃发为潮。此气发为万物，则为生气。蠢然而动，即是帝出乎震之气，东方所以主春也。人身胆木，是阴中之阳，实配震卦。凡人郁冒、振战、冲逆诸病，亦是人身之震气。

先天坤卦☷，变为后天坎卦☵。因坤体纯阴，凝而不流，土返其宅，水归其壑。故在月令，坤当十月，纯阴用事，固阴沍寒，地下之水泉尽皆涸竭，必得阳气蒸之，然后冻

化，水泉乃出。先天坤位正当北方，曰幽都，坤之黑色也。坤初爻曰履霜冰，阴始凝也。北方有冰海，则全是坤纯阴之气所凝。冰得日光而化，是为纯阴中得一阳，遂化为水。遍地球之水，所以流而不冰者，以地心纯是热汁，故能化水，是即坤变为坎之义。地心热汁，出于泰西地学，考验得实，与易义合。再按：人身坤为脾土，主膏油；坎为肾水，主水精。脾之膏油渗水入肾，则化为溺。五谷之液入肾化精，即人身之坤变为坎也。

先天乾卦☰，变为后天离卦☲。盖乾阳乃周天之空气，纯是轻清，并非火热。西洋天学家言，去地一千六百丈，则上面纯是冷际。又谓冷际之上乃为热际。夫冷际者，西人乘气球已到之际也。至于冷际上复有热际，则西人想象之词，并未曾到，揆之于理，实属无凭。惟《易·系辞》云：乾为天，为寒，为冰，可知乾天纯是冷际。虽圣人亦未身到，然以气推之，地本阴而含阳热，则知天本阳而含阴冷也。且此冷际，乃生发阳光之际，所以言天只可言阳气阳光，而断不可言阳热。盖此阳光散而不聚，必得日质以凝之，则六合之光皆聚于日，是日光属阳，日质属阴。凡有体者皆阴也。西人远镜窥日，见有黑斑，便是察见阴体之验。日在天中为乾中得阴，合于离卦之象，然有光无热，是以天空仍是冷际。必日光下交于地，而后生热。地在南方，正当天顶，先天之乾位在南方，故天顶为阳光所聚，得南方地球之阴体，承受其光，遂成离火，是以在天则赤道在南，在地则火位在南。西人默瓦南，寻得南极之火地，今称澳洲，直属正离之位矣。地球聚天阳而成火，故地心尤热。天阳是离上一卦，地热是离下一卦，天之光合于地之热，则明两作离是为火矣。此先天乾卦变为后天之离之义。或疑阳光不热之说无据，然试观金银铜铁有光，宝石玻璃有光，皆冷而不热，且皆无火也。以物触击之则发而为火。是阳光遇阴质触之乃为火，即乾阳得阴乃变离之一验。人身心属火，全赖肾水交心，以养此火，亦是阳中得阴，然后合成离卦。

先天兑卦☱，变为后天巽卦☴。盖巽为风，风气之生轻微闪烁，见于禾苗之末。当日光初出时，人从旁而斜视之，则见禾苗末有此闪闪灼灼之气，往上升发。故《易》曰地风生，谓风从地上升出，即宋玉《风赋》起于青萍之末也。此风之起，多在日出时，因日出则露泽之阴下降于地，而地中之阳应之以起，遂上升于天，庄子名野马，生物之息以相吹者也。凡是草木皆乘风气，草木伸长，便是风气上升之验。《管子》云：泽下尺伸上。尺谓泽下润其根至于一尺，其上之苗茎遂伸长一尺，足见泽下则风上，而兑变为巽，义可睹矣。人身之呼吸象风，必肺中泽液下调，而后呼吸静息，亦是兑变为巽也。道家调息之功，只是调肝肺，以兑泽化其巽风而已。

先天巽卦☴，变为后天坤卦☷。《尔雅》云风而雨土为霾，是其验也。庄子以风为野马尘埃，西洋天学言树枝不动亦有微风，一刻行六里。称野马者，言其行也。日光照隙

但见光线中无数尘埃，回旋飞舞，此即风所生之土气，由微至著，集埃成土，特人不觉耳。草木树叶感风而生，零落则腐化为土，皆是巽变为坤之义。西洋地学言天之空气最能侵蚀各物，无论木石铜铁等件，皆能逐渐剥落，空气愈湿，则侵蚀愈甚。按：湿即土气，风之化湿，即是化土之先兆，及至各物剥，皆化为有形之土矣。人身肝木配巽卦而主周身之膜，脾土配坤卦而主周身之膏油，膜上生膏油，即是巽变为坤之形。

先天震卦☳，变为后天艮卦☶。西洋地学言改变地势，由地中有火力奋发突出，或于水面突出岛屿，或地震时凹然地下，凸然高起，此皆震变为艮之象。又云：火山常有轰声，山顶破裂，喷出稀汁，冷则凝结成石，此尤震变为艮之显著者。中国各山虽未见涨突之迹，然必地下有气奋起，乃能高出。人身胆配震木，胃配艮土，西医言胆汁入胃化谷，中医言木能疏土。李东垣补中益气汤用柴胡、升麻，达木气以扶中土，皆合震变为艮之旨。

先天艮卦☶，变为后天乾卦☰。艮为山，山顶出云气，放霞光，皆山气变为天气。乾天纯阳，艮则上一阳而下二阴，必得日光射照，将山下之阴变而为阳，然后能出云气，放霞光。艮之变乾，其理可微会矣。先天艮卦方位在戌，古之昆仑，今之乌拉大岭，实在戌方，以应先天艮卦，乃地之脑顶也。其山最高，其气自与天相接。天左旋至戌方，则入于地下。天之就地在此，地之近天亦在此。天空纯是冷气，山之最高者其气最冷。山生冷气即是艮气变为乾气。昆仑、乌拉岭寒气较重，可为艮气变乾之一验。乾又属金，五金之矿生于山中，皆是石体，即艮体也。以火炼之，然后成金，是将艮体下二爻之阴，变为纯阳，遂成乾金，此尤艮变为乾之实事。在人身以脑为乾，以胃配艮。西人言脑筋多系于胃，中医言胃络上通于脑。又人身之背亦配艮卦，太阳经由背上脑顶，是艮变为乾之通路。

问曰：吾子所论先后天变化之理，凡阴爻变阳皆主日言，阳爻变阴皆主水言。谓天顶纯是冷际，地心纯是热汁，与乾卦纯阳，坤卦纯阴不合，何也？答曰：此西人所谓爱力、吸力、摄力也。乾天纯阳，而地之阴气皆为所摄，故天上纯冷；坤地纯阴，而天之阳气皆为所摄，故地心纯热。此《易》所谓天地交泰也。惟其天地交泰，所以化生人物。天地之功用寄于坎离。日者离之精，水者坎之气，化生人物，全赖水火。盖乾南坤北，一交而变为坎离，所以后天功用，全在水火。人身心配离火，肾配坎水。医家所重者，水火相加而会于中土。人秉土气以生，故医重坤土。道家所重者，取坎填离而变为纯乾。道以天仙为上，故炼取纯乾。

先天卦变为后天卦，即一草一木亦有可验。试举数端为格致者实征之：荷藕中空即离象也，生出莲叶其形仰盂，即是先天之离变为后天之震；开花色红内虚，又是象先天之

离；生出莲蓬，又是仰盂，象后天之震。至于莲子，外白肉，内青心，亦象离中虚，又将来生莲叶之先天也。然莲子非入水不能生叶，盖离之上爻必变为阴乃成震卦。水者阴也，莲子入水，是离体之上加以阴爻，遂变为震卦矣。炮铙声响远，即震象也。然必先发火而后能轰击，是皆震响居后，离火居先。问曰：火发即铙响，是响即离阳所发，何以卦体离上之爻变而为阴，然后为震卦哉？答曰：响是冲击空气而响。炮内膛离火发作，一出炮口，遇空中冷气，则离上阳爻遇阴而变为震卦。水银能变为真银。水银属先天坎卦，变为真银，即是先天坎水变为后天兑金。铜色多赤，属兑金七赤之色，然铜矿初出土未熔炼时，多带绿色。绿者，四绿之色也，先天兑卦位本在四绿方。以铜论之，矿属先天，故带四绿之色；铜属后天，故变成七赤之色。柑、橙、橘、柚，亦含兑泽之气，初绿后红，有如绿矿转为红铜之义。造柚皮糖法，用淘米水泡至明软，绿色变黄，次换水以铜钱、白矾煮之，则还为绿色，再拌糖晒干。柚秉先天兑泽甘润之气，先天兑卦在四绿方，故皮色绿。业经泡去其色，用铜钱、白矾煮还其绿，是先天兑金返归四绿之位也。甘蔗皆青红二色。天下之蔗皆青，惟四川出红蔗更甘润，因四川在西，得七赤之气。至闽广之青蔗，又较别省为盛，以闽广位在东南，得先天兑气，故亦有甘泽，然终不敌川中赤蔗。因东南先天兑卦已变为后天巽木，故色青不纯甘。四川赤蔗纯得兑泽，兼含先天坎水之气，故色赤液多，为更佳也。草木禽兽秉先后天卦气者不一而足，愿同学者引伸触类。

八方卦位

后天八卦，分为八方，风气既殊，物产亦异，皆随卦气为区别也。巽卦在东南，分野当湖北、江西、广东、琼州、广西、西贡、越南等处。巽为风，主春温之气。湖北蕲州当巽之下爻，风气柔和，温而不烈，故产蕲艾，又产蕲蛇，为治风妙药。蛇在十二辰属巳，巳在巽位，故巽之分野多产蛇。蕲蛇、蕲艾独得风气之利，故善治风。又产绿毛龟，应巽四绿之色。何以绿色得见于龟？因龟与蛇相配，蕲蛇出巽宫而反带乾六之白花，故龟本属北方之物，出于巽宫亦反带巽四之绿色。此本卦与兑宫之卦相错而生，所谓间气也。以一龟之体论之，龟身属阴，其毛属阳，阴伏于下，阳生于上，合于巽卦，故生绿毛。它龟不产巽方，腹背皆阴，故无绿毛。有造绿毛龟法，用生姜汁涂龟背，则生绿毛，以其阳加阴上，阴伏阳生，合于巽卦，遂生绿毛，益知蕲龟绿毛之故。广东、广西、琼州等处值巽之中爻，其蛇尤多，又产蚺蛇，并产绿毛鹦鹉。西贡、越南值巽之上爻，其蛇更毒，产孔雀食蛇，毛色纯绿，与绿毛龟同得四绿之色。龟属阴，故应下爻；雀属阳，故应上爻。又出肉桂，是极温之药。蕲州值巽之初爻，故艾性柔和；越南值巽之上爻，故桂刚烈。问曰：巽是四绿之方，自出绿色之禽介，乃陇西、云南地在西南坤方，亦产绿毛鹦鹉，其何故也？答曰：先天巽卦本在西南，故西南亦出绿色之禽。其嘴初黑，应本方二黑坤之色。老则变红，因鹦鹉得先天巽气独多。仅一嘴黑，是得后天坤气极少。老则巽气愈盛，克尽坤土之色而生出离火，嘴遂变红。离火主智，主言语，故必红嘴，乃能人言。人在万物中，是秉坤土之气所生，故禽兽之秉坤气者，往往能人言。猩猩象人亦能人言。云南、四川地当二黑坤位，产秦吉了鸟，色黑，耳嘴黄，纯得坤气，故能人言，较鹦鹉尤巧。鸚鵡色黑嘴黄，亦能人言。鸚鵡不逾济，逾济则犯震位，土受木克，故不逾也。百舌鸟色黑，剪圆其舌，能学人言。黄鸦色黄，头黑，亦有能人言，皆秉二黑坤土之气也。然山西、顺天、辽东等处亦出黑色之禽兽，如元狐、鼠、黑貂、黑驴，独不能人言，此又何说？盖北方秉水之黑色，配洛书应天之黑道，与四川、云贵配坤土者不同，故狐、鼠、貂、驴虽黑色，皆不能人言。

本此意以辨药性：人参秉北方坎水之阳而补气。朱砂秉南方离火之阴而补血。阳起石生于泰山，秉三碧震气，故能上升。枫柿色赤，秉七赤兑泽，故有膏泽，产于正西，山、陕等处者佳。地黄色正黄，产于河南中州，秉中央土之正色，蒸晒则变为黑色，是转为坤二之黑色也。人身脾为太阴坤土，故地黄为补阴要药。凡辨药能详卦气，则更深远。

八卦取象

八卦之象，无物不赅。先天八卦，本象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后天八卦，又象父、母、男、女。孔子以其说未尽，更加推广。曰乾为玉为金，坤为布为釜，震为元黄为蓍，巽为绳直为工，坎为沟渎为隐伏，离为甲冑为戈兵，艮为路径为门阙，兑为巫为口舌云云，义类备矣。《九家注》又以乾为衣为直，坤为囊为裳，震为鼓为鹄，巽为杨为鹤，坎为蒺藜，离为牝牛，艮为鼻，兑为颊云云。《来注》又以乾为旋为顶，坤为户为敦，震为筐为跻，巽为茅为后，坎为沫为泥，离为苦为朱，艮为握为尾，兑为笑为眇云云。《孟氏遗象》更推广至数十百事，八卦之象，庶几大备。然此皆中国自古所有之事物，近出泰西新学，分门别类，无奇不有，几疑中国古人皆所不知，乃细按其理，仍不出《易》义之外。今仿《遗象》衍之曰：乾为机器为算学，坤为力学为重学，坎为水学，离为光学为化学，震为电学为炮学，巽为气学，兑为汽学，艮为矿学。盖机器法天，旋转迅速，较人力百倍，本乾行之健。天有经纬度分，为算术之根源，故算法以天元为最。坤象地，厚重载物，以顺承天，借重力为机器之用，故重力法坤。坎为水学，本卦即水也。离为光学，本卦即光明也。又为化学，《易》所谓相见乎离，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震为电学，电即震之气，发电报必击机，燃电灯必搓札，皆应震动之义。又为炮学，发火即炮响，如电而后雷。炮以水雷、地雷为最烈，因震卦下一阳而上二阴，地下水皆阴掩其阳，故一发更烈。巽为气学，氢气、氧气、氮气、碳气，皆天地之空气，有象乎风，故属巽卦。兑为汽学，凡汽机必用锅炉，以火煎之，象坎卦下爻变阳而气上出，遂为兑泽。且气管传到冷水柜，则仍化为水，是即露泽下降之义。艮为矿学，先天艮卦变为乾卦。乾，金也；艮，石也。矿石变为金，是其理矣。西学各门中有分子目，所谓八卦相错，爻位各殊，而生出事物，会心人自当领取，非笔楮所能罄也。

人身八卦

以八卦配人身。乾为骨，坤为腹，震为足，巽为股，坎为耳，离为目，艮为手，兑为口。《易·系辞》此章近取诸身，实吾《医易通说》之根源。能将此章发明，则医道思过半矣。

乾，天也，阳也。首居上法天，鼻通呼吸以受生气，人之与天相通全在于鼻。凡植物之头皆在下，本地亲下也；动物之头皆在上，本天亲上也。三阳经皆聚于头，故头面独不畏寒。头上之发全属太阳经，太阳象天，全包人身，而头上发际有如天顶。仲景《伤寒论》太阳病，先言脉浮，以见太阳如天，包于身外也；次言头痛，以见头为太阳所总司。用药升散，皆是乾为首之义。坤为腹，三阴经皆会于腹也。腹非指大小肠，乃指腹中油网，西医名为腹统膜。在腹内为油网，生连于外，包筋连皮为肌肉，属于脾土。脾旺则膏油与肌肉无不肥厚。乾为首而统皮毛，坤为腹而主肌肉，二者相连如地配天。观仲景桂枝汤解肌，必用大枣甘草，并食热粥，填补腹中之膜油，益知肌肉是由腹外达矣。震卦一阳在下，人身阳气自下而生，故是象震。人生三焦主少阳，乃肾水中之阳，发于命门。命门之膜，下为丹田气海，又下生筋，直抵足跟。下焦阳旺，其足乃温。仲景少阴经证，下利清谷，手足厥冷者，用四逆汤、白通汤，皆以附子为主，以生足下之阳。白通加猪胆汁人尿汤，尤合震卦二阴在上一阳在下之旨。震阳在人身即魂气也。黄坤载天魂汤，温养下焦，亦颇有理。巽卦阴生于下，阳应于上，配厥阴肝经，主血脉。肝中之膜，生出周生之膜。膜生筋，筋之大者下行于股。凡股胫焦削肿痛，皆属肝经。肝主血脉，股内尤属四分。坎水配肾，肾开窍于耳，耳之中心有薄翳二层，包裹阳气，为听宫。耳窍外通，与空气相接，外边有声响，击动空气，则耳内薄翳应之，故能辨音。耳外空而内含阳气，是坎中满之象。若耳内薄翳戳破，则一点阳气外散，坎之中爻见夺，不能辨声音矣。气虚耳鸣，则宜补肾，以复坎中之爻。然中爻之阳，又赖两爻之阴以封蛰之。设阴虚阳动，亦能耳鸣，宜滋肾阴。至于少阳经风火壅塞耳聋鸣者，是火扰其阴，不能成坎卦外阴内阳之象，须清火以还其阴爻，则耳自清澈。离卦配心火，心中之神昼出于目则醒，夜归于心则寐。神随天日以为昼夜，而目随醒睡以司光暗。眸子内阴而阳光外发，合于离体。眼科多主退火，是抑离阳之太过也。然亦有阳光不足，不能远视者。目闭则离火内敛不用。若睡中多梦，是目不用于外，而反用于内，皆离火妄动，心神不安之故。艮为手，艮与震对观，震阳在下故配足，艮阳在上故配手。震阳是地下雷声，一阳来复之阳也，故属下焦而主足。艮阳是春阳出于地，以发生万物，冒土而出之阳也，故属胃经，乃胆中清阳上升，入胃外达于手。小儿胃中有食积则手心热，亦是一验。兑上缺，象口，兑金属肺，肺气出

于口。兑为泽，主津液，如天之露泽，口之为用，全在津液。时方甘露饮，治口干舌燥，是益兑上爻之阴也。霍乱口干，理中汤加人参、花粉，则合于兑卦之全体。虽《内经》、仲景书未尝及《易》，然《易》通医，此章即是明文。其余为心病，为耳痛，勿药有喜，艮其背，臀无肤，皆通于医。在圣人借医明易，而余则因易知医。本此意以读书，或亦一隅之助耳。

重卦

问曰：八卦既定，又必重为六十四卦，何也？答曰：造化之气机，交加参杂，生出事物物，是以错综互成六十四卦，非圣人强重叠也。《系辞》云：阴阳相摩，八卦相荡。有如亢阳遇雨，即坎加于离，重为水火既济之卦也；有如雷发雨降，云散天晴，震阳上升，坎水下流，即重为雷水解之卦也；若震在下，坎在上，震气方腾，雨水未下，阴云弥布，为水雷屯卦。屯，即云气上腾之义，必雷发雨降，然后能解。观此气机，便知阴阳参互，卦体重叠，乃克神其变化。重卦之理，《易》有明文，说易家类能言之，兹不具赘。

问曰：八卦荡摩，气化相杂，和合二化，变生万物，是以重叠，以成六十四卦，理固然矣。至于八卦之本体，三爻已足，乃必复重三爻而并不改名色，仍为本卦，其故何也？答曰：《说卦》云：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是以八卦之本体，亦须重为六爻，然后完全。试举物象显证之：乾为天而天有六合，地球上面之天，乾之上一卦也，地球下面之天，乾之下一卦也；坤为地而地分六面，地球有东半球、西半球，实则上下两面，合于坤之上下两卦而已。坎为水，在天为雨，即坎上之一卦，在地为泉，即坎下之一卦。雨不降则泉不发，上下相资而后水源滚滚也。离为火，在天为日，在地为火，互相资生，故曰重离继照。震为雷，收声在地，发声在天。巽为风，西洋天文有冷带吹往热带之风，有热带吹往冷带之风。艮为山，面曰山阳，背曰山阴。兑为泽，有自下上升之露泽，有自上下降之露泽。所以八卦必自为重叠，而其义始备。

六子

乾称父，坤称母，而生六子之卦。《易》曰：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中男；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巽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旧说云：索者，阴阳相求也。阳先求阴，则阳入阴中而得男；阴先求阳，则阴入阳中而得女。三男本坤体，各得乾之一阳而成男，阳根于阴也；三女本乾体，各得坤之一阴而成女，阴根于阳也。此与西洋天学互相吸摄，有一往一来之异。然往而不来非索，来而不往亦非索也。是二说异而实同。

天地定位以后，乾坤之功用全在六子。《说卦》云：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水火相逮，雷风不相悖，山泽通气，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此章单言六子，重之曰神，则真神妙莫测矣！

男祖鉴曰：六子之说，不过以阴阳言，非有形之男女也。然禽兽人物，凡有血气者，皆应卦气而各有男女。至于人之男女，尤符卦气。《内经·上古天真论》曰：女子七岁更齿，二七而天癸至，三七而真牙生，四七体壮盛，五七始衰，七七天癸竭，地道不通；男子八岁更齿，二八而天癸至，肾气盛，三八真牙生，四八满壮，五八始衰，八八天癸竭。男起八数，女起七数，注家皆无确解。不知天癸未至时，皆少男少女也，实应艮、兑二卦。故男女皆从此二卦起数。兑在河图配七数，故女子之数起于七，二七一十四岁是为少女。七岁更齿，应兑之下一卦也。二七天癸至，应兑之上一卦也。天癸气在脑内，以象兑卦阴爻在上。天癸既至，则阴气下交于心，任脉始通，月事乃下，是兑变为离。自十四岁至四七二十八岁，名为中女。三七二十一岁真牙生，应离之下一卦；四七二十八岁身盛壮，应离之上一卦。自二十八岁至四十二岁，阴血全归于阴，则离变为巽，是为长女。四十二岁以后，阴血渐衰。至七七四十九岁，则巽变为乾，女血尽矣。艮在河图配八数，故少男之数起于八。八岁至十六岁为少男，应艮卦在头，故下无肾精。八岁更齿，应艮之下一卦也。二八而天癸至，应艮之上一卦也。十六岁后天癸既至，则艮上之爻入于中爻，遂成坎卦，是少男变为中男，故肾气盛，精溢泄。三八二十四岁真牙生，应坎之下一卦；四八三十二岁身体满壮，应坎之上一卦。由五八至六八四十八岁，阳气全归于下，是坎变为震，是为长男。四十八岁后至八八六十四岁，则男精已竭，是震变为坤，不能生子矣。亦有男逾八八，女逾七七，尚能生子者，秉气独厚，修养皆优，故出于常数之外。医家道家，有返老还童之说，欲返长男在下之阳还为少男在上之阳，故必转河车，运辘轳，醍醐灌顶，服药还丹，使阳气复归脑中，窃造化之机以逆用，其术岂不难哉！

又按：男女天癸，路道不同。女子天癸至是从前面下交于心，合于离卦，故《内经》原文先言任脉通；男子天癸至是从背后下交于肾，合于坎卦，故《内经》先言肾气盛。

辟卦

男祖鉴曰：十二辟卦起于京房。以一年分配乾坤两卦，上半年为阳属乾卦，下半年为阴属坤卦。每一月又应一爻。从冬至起为阴极阳生，坤卦下生一阳，是为复卦。邵康节云：地下有雷声，春风弥宇宙，言阳气来复也。《易》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爻辞》云：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至日，谓冬至，言令当闭藏也。观之草木，万卉皆凋，梅花独开，为一阳初生之验。宋翁森诗云：数点梅花天地心。鹿角解亦应复卦。古人以律管测气，冬至律中黄钟，葭管飞灰，十二月应十二律，无不符验，乃知十二辟卦非浮说也。丑月二阳初生，为地泽临。二阳在地下，井中水极温，是其验也。泽者汽也，丑月掘地下入，则见其出气。律中大吕。寅月三阴在上，三阳在下，为地天泰。天地气交，苟萌尽达，是月立春，万物发生，律中大簇，以成太和之气象。二月惊蛰动雷，雷出地而上于天，故应雷天大壮，言万物方壮长也。律中夹钟。三月为泽天夬，言雨泽自天而下降，律中姑洗。四月阳极，为纯乾之卦，故昼日极长，律中仲吕。五月阳极阴生，为姤卦。《月令》：半夏生。今四川松蕃产虫草，冬至生虫，至五月虫长寸余，蠢然行动，到夏至节虫忽入土，变生为草，居民掘得其根，犹显然虫也。此虫由阳入阴，实应姤卦。麋角解亦应姤卦。律中蕤宾。六月二阴初生，四阳在上，为天山遁。遁者，藏也。六月亢阳在上，阴气欲出而不得，名曰三伏。金遇火伏，即遁藏之义。人皆避暑，亦是遁意。律中林钟。七月三阳在上，三阴在下，为天地否，否与泰对。天地气交，则万物生。天地气不交，则万物死。故立秋以后，草木渐死，梧桐一叶落，是其验矣。六壬书以申为人门，寅为鬼门，实属颠倒。盖寅值泰卦，人生于寅，何得以寅为鬼门？申值否卦，天地不交，万物渐死，当以申为鬼门。七月节名处暑，盖暑者天地水火相蒸之气也。暑自此止，则天地之气上下各分矣。律中夷则。八月阴渐盛，为风地观，观与临反。至于八月，则临卦之气体休囚，故爻辞曰至于八月有凶，以见八月观卦为主。律中南吕。九月五阴一阳，为山地剥，草木黄落，剥即落也。木落而果见树梢，有硕果仅存之象。律中无射。十月六爻皆阴，为坤卦。俗名阳月，谓其无阳也。昼短夜长，以应阴极之数。律中应钟。十一月阴极阳生，又为复卦。凡十二卦各值一月，以律考之，气化胥合。京房又以其余配公卿大夫，十二月共配六十四卦，谓系六爻发挥，理虽可通，事无定验，可置勿论。《内经·阴阳别论》曰：人有四经十二从，四经应四时，十二从应十二月。张隐庵注春弦、夏洪、秋毛、冬石为四经。其十二从谓手太阴应正月寅，手阳明应二月卯云云。义与从字不合。盖从者，从经脉也。经脉弦应春令，主木气。春三月之从脉，正月当是足厥阴肝，二月足少阳胆，三月手厥阴包络。夏三月经脉洪应火，其从脉，四月手太阳小肠，五月手少阴心，六月足太阴脾。秋三月经脉毛，主金气，其从脉，七月当是足阳明胃，八月手太阴肺，九月手阳明大

肠。冬三月经脉石，主水气，其从脉，十月当是足太阳膀胱，十一月足少阴肾，十二月手少阳三焦。《内经》无明文，兹因张注与月气不合，故改配之。

月候

月者魄也，日者魂也。月无光，借日以为光，而有晦朔弦望。每月以五日为一候，以一候应一卦。除去坎离，其余六卦以应六候。所以除去坎离者，离为日，坎为月，日与月乃其本体，故坎离二卦不应候也。初三至初八，明自下生，应震仰盂；初八至十四为上弦，应兑上缺；十五月体全明，应乾卦纯阳；十六至二十三，魄自下生，应巽下断；二十三至二十八为下弦，应艮覆碗；三十月晦，应坤卦纯阴。月者坎水之精，日者离火之精，月满则与日正对，阴中含阳，合于坎之正体，故气泽充满，潮水应之。人身天癸之水，实与月应。女子称为月信，言其如潮水之有定期。男子亦有天癸，仍与月应。故《参同契》以三日为震，八日为兑，十五为乾，十六转巽，二十三转艮，三十日转坤，其词曰：上弦兑数八，下弦艮亦八，两弦合其精，乾坤体乃成。丹家之重月候，实重己身之天癸也。夫男女天癸，不必定与月候相应，盖人身心离肾坎，各自秉一日月，各有盈缩不同，又不拘定天时，然必知天之月候所以盛衰，而后知人者自具之坎离也。《内经·八正神明论》曰：月始生，则血气始精，卫气始行；月廓满，则血气实，肌肉坚；月廓空，则肌肉减，经络虚，卫气去，形独居。月生无泻，月满无补，月廓空无治。此为针刺言也，用药者亦当知之。试观草木茎中有虫，望前则虫头向上，望后则虫头向下，可知气候升降之故。凡人腹中有虫积者用药治之，皆宜望前，虫头仰上，易于受药。《群芳谱》云：凡种菠薐菜，以其子布地中，必更月朔而后生，不知何故。吾为之解曰：此菜色深绿，应三碧震卦，其根红，应震下一阳也。过月朔则月候成震，是以此菜方生。草木之能应卦气神妙如此。

交易

交易者，八卦相交而化成者也。有如乾坤两卦，乾天在上而不下交于坤，则为天地否。否者，阴阳不通也。必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则天地交泰，万物亨通。人之初胎，承受父母之气，乾男本在上，坤女本在下，及其交媾成胎，则乾阳下交，坤阴上交，合于泰卦，是以生人。耳、目、鼻皆两窍，口与前后阴皆一窍，上三偶，下三奇，即泰卦也。见陈修园《人字解》。惟其乾坤相交，是以化成坎离。乾得坤阴而成离，坤得乾阳而成坎。坎在人为肾，艮由己身阴阳交泰，是以水火既济，为无病也。道家修炼，欲返入道为神仙，取坎中之阳，填离中之阴，使离仍变为乾，坎仍变为坤，是返为天地否卦。在十二辰，否当申位，申即神也。神道与人道否塞隔绝，故避谷绝欲，乃能成否卦之象。然未甚于绝阳也，必将下三爻尽炼为纯阳而后成神仙。此《丹经》大意，非圣人著《易》本旨。盖圣人尽人合天道在交泰，天地交而万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尹躬暨汤，咸有一德；先主孔明，如鱼得水。秦二世宠用赵高，李斯弃市；文中子献策不纳，退教河汾。卢杞亲而陆贽疏，秦桧专而武穆死。韩琦王英雄短气，湖上骑驴，小人乘权，君子避世。观于否泰二卦，可知兴废之机。医家以火气上逆，水气不下，结于胸中，名曰痞疾。张仲景五泻心汤，泻火之亢，使之下交，即是转否为泰之大法。本此法以医国，上下交而其志同，庶几国泰民安矣。又如山本在上，泽本在下，山泽相交则为咸卦。咸，感也，气感而后能生万物。若山泽之气不相交，则为山泽损。是山为童山，不生草木；泽为荒泽，不产五谷。必山上有水泉，湖泽有原隰，是为泽山咸，乃产万物。水火交为既济，水火不交为未济。风雷为益，亦取其气交。雷风为恒，则其气相搏也。

天地定位以后，乾坤之功用寄于坎离。凡天地间物多是坎离相交而生。有绝异者，如鸟鼠同穴，其地在甘肃通渭县，是中国之正西方也，属先天坎卦，渭水出焉，向正东流去。正东属先天离卦，水去则气来，先天离气自正东来，与先天之坎相应。鼠者，坎水之物；鸟者，离火之物也。先天之离来交于先天之坎，是以鸟鼠相为雌雄。且其地近河洛，去中州不远，当先天坎之初爻，主于潜伏，所以同穴。有一物而备鸟鼠之形者，蝙蝠是也。蝙蝠，鼠身鸟翼，惟黄昏一出，是感昼夜相交之气。昼日属离阳，夜月属坎阴，黄昏是坎离相交之时，故蝙蝠能寿千岁，以彼之坎离本相交也。道家炼坎离，正取其相交，与蝙蝠之寿同一理。又凡物产分方位者，非其地不生，如鸟鼠同穴，是秉时令者，通天下皆有，如蝙蝠是。

变易

变易，阳变阴，阴变阳。雉入大水为蜃，雀入大水为蛤，是离变坎；蛤又出水为雀，是坎变为离；鸩化为鹰，是巽变兑；鹰化为鸩，是兑变巽。诗曰高岸为谷，是艮山变兑泽；深谷为陵，是兑泽变艮山。鲨鱼生于南海，阳中之阴潜伏于下，应姤卦也；能出水变为鹿，是变为复卦。鲤鱼应震卦，能化龙上天；鲤乘雾而飞，偶落山谷间，则化蛟鲤，俗名穿山甲，盖穿穴入山，是震变为巽。巽，入也，上飞者变为下入，皆是变易之理，未能尽举，理可类推。凡病，冬月伤寒或变为热，夏月伤暑或变为寒，受寒已久皆变郁热，疮痍溃漏皆变虚寒。变易之理，不可不知。

不易

天地定位，阴阳对待，星回斗转，寒往暑来，皆一定不易。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亦是不易之理。不易者其体，交易、变易者其用。医家治方，以寒治热，以热治寒，不易之法也；热因热用，寒因寒用，是交易之法也；先寒后热，先热后寒，变易之法也。合宜而用，决不执方。如仲景云：亡阳厥逆，两胫挛，咽干，心烦，谵语，饮甘草干姜汤，两足当温；胫尚拘急，用芍药甘草汤，脚即伸；再以调胃承气汤，止其谵语。忽用寒药，忽用热药，变动不拘，深合《易》旨。

互卦

二至四，三至五，两体相互，各成一卦，先儒谓之互卦。一卦之中又包二卦，此如大山中又生小山，大营中又包小营，一事中又有支节，一器中又杂零星。譬如厨灶，于卦为风火家人，凡家必有灶，灶以风火为用，其卦☱☲，中爻互坎。灶非水不能熟食，故必须互坎。艮为山☶，中互坎，有山必有水也。坎为水☵，坎中互艮，有水必有山也。离为火☲，下互巽，火发则风生也；上互兑，物有膏泽，乃生火也。医家配合方药，当仿互体之义。药分君臣，如卦之正体；又有佐使，如卦之互体。仲景麻黄汤，用桂、麻达太阳，杏仁利肺经，而必兼甘草以调和其间。温经汤，温血脉也，而必用参甘。建中汤，温中气也，而必用芍药。肾气丸，地、萸、附、桂，温水也，而丹皮、泽泻为运用。小青龙汤，桂、辛、麻、姜，散寒也，而五味、白芍相斡旋。他如泻心汤寒热互用，乌梅丸、白通加胆汁人尿汤，皆寒热互用，或以脾为转关，或以胃为机纽，或治肝肺而以少阳为枢，或治心脾而以厥阴为辅。因其脏腑交通，是以药物互用。医者按证处方，必先定其本脏，然后兼求互体，则得宜矣。


爻位

《易》曰：六爻相杂，惟其时物。其初难知，其上易知。二与四同功而异位，三与五同功而异位。圣人此章，详言爻位，说易家辩论綦详，毋庸再赘。今但以人身言之：弱冠二十年，当初、二爻，中岁二十年，当三、四爻，晚岁二十年，当五、六爻；又以足至膝为初爻，膝至股为二爻，小腹至脐为三爻，脐至膈为四爻，膈至胸项为五爻，项至头顶为上爻。以一药配之：根为下爻，梗为二爻，茎为三爻，枝为四爻，叶为五爻，花实为上爻。睹于剥卦，上爻一阳象硕果，便知花实应上爻也。药性之升降浮沉，全视爻位为衡。草木惟牛膝之根下行入土甚深，如卦之初爻。惟牛膝下达足胫，木通亦下行，然不尽直入，虽入下焦，不单应卦之初爻，能通行小便，是兼二、三爻也。杜仲是树身之皮，以近根者为佳，续断是草根，然入土不深，故二物皆应二、三爻，能治膝股腰腿病。食茄治发胀，食葫芦治膨胀，因二物生于茎中，故走中焦，应第四爻。厚朴是树身之皮，枝上者不取，树身应中爻四、三位。故厚朴理中焦之气。枳壳是树之果，是上第五爻，故治胸中之气。杏仁亦然。至于荆芥穗、旋覆花、薄荷叶、金银花、白菊花，皆系草之颠末，应上第六爻，故治头目诸疾。然羌活、独活皆根也，而性升，盖自下生上，仍属下爻。太阳膀胱经虽在上，而腑实在下，故羌活、独活根入膀胱而走太阳经。苏、芥子皆实也，而性降，盖自上降下，仍属太阴肺经，虽下行而实归肺。甘草头能补气，身能中和，梢能利水，则一物而备升降之性，皆以上、中、下三停为辨，而《易经》爻位之理，可于此悟。

序卦

《连山》首艮，所以成始成终也；《归藏》首坤，以地承天也；《周易》首乾，万物皆本于天也。本天必亲地，故以坤配乾，一阴一阳，形则对待，气则循环，人物皆于秉气。故《系辞》曰：乾坤其易之门耶。近出泰西天学，谓天体极大，地球极小，日月五星皆各是一地球。又谓天空中如地球者尚有三二，斥中国以地配天之非。试问日月五星各是一地球，从何而知？则曰：乘气球上升至数十丈，再用远镜窥测，恍有所见，得此境象。问：所见丝毫不差否？则曰：有里差、视差、蒙气差。是躲闪语，不足据为定论，今且勿与之争。即云日月五星各是地球，各有人物，亦彼此各一天地，不得是彼而非此。即云如地球者，天空中尚有三二，然彼之地球仍当配天，此之地球亦当配天，譬如人同父异母，仍当以父母并称，不谓母不配父也。我等既生此地球中，则当以此地球上配乎天，而乾坤定位，日月往来，遂生出形形色色，一本万殊，总不外乎乾坤也。圣人六合之外，存而不论，非不论之，谓不关造化，无容凿空。观于《易》首乾坤，而舍地球以谈天文者，可息喙矣！又云里差、视差，尚可推测，惟蒙气差无可如何，不知圣人于乾坤后，继以屯蒙。屯者，气之上腾者也。蒙者，气之下覆者也。人生皆在屯蒙气交之中，圣人早已言及。今欲舍蒙气以窥星辰，舍地球而言天象，安知造化功用哉！《上经》多言天道，故首乾坤；《下经》多言人事，故首咸恒。咸者，感也，人物相感，而后吉凶生焉。《序卦》一篇，已有明文。或谓《序卦》出于伪托，然颇有理致，足开学者悟境。夫圣人作《易》，万理毕赅，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即圣人系辞，亦不能竭尽易道，不过略一隅令人三反。吾于易道，未窥万一，只就己见，进质高明，愿天下贤士大夫，发明圣道，启迪万世，予虽与执鞭，所欣慕焉。

杂卦

天地间有合于六十四卦者，难尽言也。约略论之，如水泽为节，蒲生水泽中，其根九节；萑、苇、芦、荻、稻草皆生于水泽中，故皆有节；竹虽不生水泽之中，然实秉水泽之气，故竹多节。节有引水上升、引泽下降二用，故节卦下互震，上升之义也；上互艮，下降之义也。浮萍生于水面，其叶色绿四瓣，是秉四绿巽气，其根色白，在水中是秉一白坎气。合根叶论之，是象风水涣䷺，故能治风行水。鸡头芡实，叶面有刺，亦感风气，根生水中，亦感水气，与浮萍同一风水涣而有不同者，芡实是秉涣中爻互卦之气，涣卦下互震，芡之根自下而生上，是涣之震，上互艮，芡叶止于水而不迁，是涣之艮。并涣卦互体，一一胥合，为治风利水之良药。蜂蚁上身大下身小，合于履卦上天下泽，故有君臣。挂兰悬空，乘风气而生，合于巽卦。其根多汁，可以解热。因巽卦下互兑，主有泽液。以铁钉锭入根中则肥，得兑金故也。仙人掌草种于墙上，绿色多汁，合于先天兑卦。先天兑在四绿方，中爻互离巽，故仙人掌能治风水，且善避火灾。凡人之身有合于六十四卦者，人之醒睡，合于晋与明夷。《易》曰：晋，昼也。火地晋䷢，象曰：明出地上，晋。晋者，进也。谓日出地平，阳气上进。人身之阳气应之，外出毛皮以卫寒，上出眼目以视物，是以醒也。地火明夷䷣，象曰：明入地中，明夷。谓日入地平，不明而晦。人气应之，目合不明，是以睡也。有欲睡不得，必呵欠而后能睡者，以其人胸腹中先有热气未出，虽眼目间阴气已生，而心脾之阳热作梗，不能成地火明夷，而成泽火革䷰。革之义，当吐故纳新，必将热气从口中吐出。兑为口，故呵则张口，胸腹之阳热遂从口出，而革上之兑卦还变为坤，乃成地火明夷，是以得睡。其有欲醒不得，或梦魇中恶，呼之不醒，必用通关散吹鼻取嚏乃得醒，是其人关窍为阴所掩，不成火地晋之象，而成雷地豫䷏。虽雷出地奋，奋发冲散乃能了此豫卦之事。故从嚏喷而出，嚏气必冷，冷气出则豫之上爻还变为离而成火地晋，故得苏醒。苏即《易》震苏之苏。凡风寒闭鼻窍多嚏喷者，亦是豫奋以出。疾称不豫，谓不得嚏喷则不能解。又如风泽中孚䷛，风是巽卦，配厥阴包络经。泽是兑卦，配太阴肺经。包络与肺相接之间，只有一块脂膏，是为中宫，乃心火所生之中土，为太阴脾之根蒂也。孚字古作，象鸡伏卵，以两爪抱之。言人中宫一块脂膏，与心包肺膜相连，裹结成团，有如孚卵，故名中孚。人之忠信实从此出，故曰中孚，信也。此近取诸身之卦，注家多不得甚解。张仲景建中汤治心下悸，用桂芍以治风气，用甘、枣、饴糖以助泽液，颇合风泽中孚之旨。菜如红萝菔，叶四散披离，色绿，是四绿巽风之气，根赤色是得七赤泽兑之气，其心甚黄，是中土之色气，合为风泽中孚，是一菜实备此卦德，故食之益中土。有但感风气者，如蛇床子，叶如红萝菔而无红根，川芎叶如红萝菔有根而不红，则皆治肝风。用药者知物各秉一气，合化成方，与八卦之重为六十四

卦，其义一也。

引伸

《易》之为书，广大悉备，岂仅为医言哉！昔者圣人观象制作，前民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系辞》所言各事，非圣人只取此象而已，谓节此数事而知圣人制作皆取卦象。推之天下后世，随时制宜，因地为利，不难取诸易象，以尽万物之性。乃近日泰西新出化学、汽学，中国人未经目睹，辄谓中国圣人亦所不知，即今之通儒，亦为光学仅见于《墨子》，化学如炼火生云，炼云生水，亦仅见于《淮南子》，其他未之前闻。岂知我孔子一部《易经》，已将西人化学包举无遗。西人谓光、热、电三者，能化开各物，分出原质。夫光、热、电即离火也。《易》曰：离者，丽也。万物皆相见谓得火。化之则万物皆分离，而原质化出，是以万物皆相见。故火蒸水则化为轻气、养气，轻、养得火又化为水，此化分化合皆不外火也。虽有用药汁化分者，然硝强水、磺强水皆火之精，硝、磺、炭三者，化为火药，硝是光质，磺是电质，炭是热质，此三者化分各物，能令定质变为流质，流质变为浮质，浮质变为气质，无一不借火力。则圣人相见乎离一语包举化学无遗矣。

问曰：火烧铜铁，每烧一次则体积轻减，以受火克即销化也。惟烧赤金，虽火力极大，然后能熔，及冷复还本体，并不轻减，其故何也？答曰：赤金是七赤，兑泽之纯金所秉之气泽甚厚，故虽受极大之火力，而泽气不减。又问曰：赤金遇绿养则化为绿气，其本体遂轻减，此又何说？答曰：绿属巽卦，先天兑卦变为后天巽卦，赤金遇绿色而化绿气，即是兑变为巽之理。此等化学，惟《易经》得其根源，西洋虽有试验，尚未能通一毕万。

中国见外洋汽机，自古所无，不知《易经》已括汽机之妙。《易》曰：断木为杵，掘地为臼，盖取诸小过。按：小过䷛ 上震下艮，震木动于上而象杵，艮土止于下而象臼。后人变为水磨，上一面止而不动，下一面动而研物。又是上艮下震，合为山雷颐卦。颐，即人上下牙床，上牙床止而不动，下牙床动而啮物，故卦名颐，取人颊车为名也。颐以啮物养人，水磨亦碾米以养人。颐之用在齿，而磨亦有齿，与卦象可谓巧合。《易》曰：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睽者，乖离不合也，卦体䷥，火炎上而不下，泽降下而不上，两相乖离，故谓之睽。弯弧向后，象泽之降，发矢向前，象火之炎。若今之洋枪铳，则是睽卦错综而变为兑上离下之革䷰。炮药象离火，弹子象兑金。洋枪皆用铅弹，铅恰是兑金，故极锐利，中国旧用铁弹，所以不及。《易》曰：剡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盖取诸涣。按：涣卦䷺ 上巽下坎，本木在水上，其象显然。虽西人船制屡变，问能外木在水上之义乎？且巽为风，行船必挂帆借风，

于卦象丝毫不爽。或谓火轮船，又何所取？答曰：船身仍象风水涣，而以火蒸水，汽机发动，则取象既济☵☲。既济爻词曰：曳其轮，濡其尾，无咎。即今轮船之象矣。读此词者，能不谅圣人为神妙哉？《易》曰：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按：驾车必络系牛马之口鼻，口鼻之路，引绳曳轮，轮动则车随，口鼻是兑象，轮动是震象，合之为泽雷随卦☱☳。膏油亦是兑泽，一切机器必用膏油灌沫，然后滑利，皆合随卦之义。友人赠我福建锡灯，架上置壶，壶有长嘴以安灯，柱架上转纽以安油壶，油满则嘴平，灯不斜，油少则嘴欹，灯不灭，随油多少以为俯仰。其妙处只在有嘴象兑，有枢象震，合于随卦而已。问曰：古之车制象泽雷随，若今之火轮车，又将何象？答曰：象火雷噬嗑。火炎于上，轮动于下，互体得坎，坎，水也。以火蒸水，然后轮动。故吾谓火轮车，实象噬嗑。虽噬嗑爻词并无火车之义，然《系辞》云：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方今五州互市，全赖火车，以致民聚货。盖气运已当噬嗑，应候而有火车，是圣人衍易已逆知有此一时。造火车者，能知圣人否？问曰：圣人何不兴造火车？答曰：未当其时，故不须此。问：当今何以值噬嗑之运？答曰：日中者午时也。方今正当午会，离卦值运，义见邵子《皇极经世书》。

《医易详解》卷全

群经见智录

(清) 恽铁樵

《易经》第五

(1) 《易经》无神秘

自来言《易》者，辄有一种心理，以为此书参天地，通神明，阐幽显微，彰往察来，有不可思议、不可知能之神秘。《四库提要》注《易》者九十余家，其书汗牛充栋。不佞谫陋，未尝学问，然可以间接测知，此九十余家，皆有上述之心理。不然，不至易理至今不明，仅仅用之卜筮。自来医家，皆言医通于易，而无明白晓亮之理论，亦上述之心理囿之。自一孔之见言之，《易经》简直无神秘，其有稍深之处，亦非不可以言语说明，而此书于《内经》则有密切之关系，今以数百字短简言之，或者不至取厌读者。

(2) 易之基础在四时

《内经》常言，少壮老病已，生长化收藏。此十字即易之精义。含生之伦，无论动植，莫不有少壮老病已，生长化收藏。而尤妙者，在生则必长，少则必壮，壮则必老，老则必已。已者自己，生者自生，万汇纷纭，绝无一刻停息，毕竟孰为之？孰令致此？则时序为之也。夏暖秋必凉，冬寒春必温，假使无温凉寒暑之变化，则无生老病死之变化。自今日言之，南北极终年冰雪，动植不生，殆死于无变化者。古人虽不知有南北极，然早已洞明此理。故《内经》全书言四时，其著者如彼“春之暖，为夏之暑，秋之愤，为冬之怒”，如敷和、升明、备化、审平、静顺各纪之类。《易经》则曰：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知万事万物无不变易，故书名曰易；知万事万物之变化由于四时寒暑，四时寒暑之变化由于日月运行。欲万物不变，非四时不行不可；欲四时不行，非日月不运不可。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乾坤毁则易不可见矣。四时为基础，《内经》与《易经》同建筑于此基础之上者也。

(3) 万物愈变愈繁

然尚有一义，为《易经》六十四卦之所由来，即万物愈变愈繁是也。盖仅言变化，变有常经，愈变愈繁，则变化莫测。易从一画而三，三而六，而六十四，所以象万物由简趋繁也。由简趋繁，有原动力，两性是也。含生之伦有雌雄，时序有昼夜寒暑，人事有善恶动静，皆相反而相成。两性不显，变化不见，《易经》谥之阴阳，象之以奇偶，故奇以象阳，偶以象阴。从变化而来。为太极，为两仪。故曰太极生两仪。从生，是阴生于阳也。故《内经》有同出异名之语。（详见下文七损八

益。) 阴生于阳，阳能生阴，则两仪当然更生变化，故曰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然易数何以尽于六十四？此则有精深之理，盖所谓法象莫大乎天地也。

(4) 物竞天择

四时为一周天，得三百六十五昼夜而强。过此以往，为另一周天，其数有尽者也。质言之，地球之大，可以测量计算，其数有尽。万物之由简趋繁，繁而更繁，生生不已，其数无尽。无尽之物，即生于有尽之四时，亦犹之☱☷生于☰☷，亦即无尽数之物，生于有尽数之地。以无尽者托生于有尽者，则无尽者其时而穷，穷则变，变则通，故有损、益、剥、复，即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理也。

然此足以说明天地之数有尽，不足以说明《易经》之尽于六十四。太极生两仪，何不以两为尽数？两仪生四象，何不以四为尽数？四象生八卦，何不以八为尽数？曰：是必尽于六十四也。

余之太极第六

(1) 始于八终于六十四

《易经》之图象，—— 以象阳，-- -- 以象阴。《说卦传》云：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此言圣人本天地人以画卦，故卦有三画。天地人之道，皆秉两性，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六画之卦，尽于六十四，故易止六十四卦。今不必言三才，不必变六画，第就太极两仪四象八卦绘为圆图，其数亦适尽于六十四，此则大可寻味者也。

(2) 周、邵之太极图

宋周茂叔著太极图，明天理之根源，究万物之终始，以阴阳动静为说。不佞仅根据《宋史》，周之太极图何状，实未之见，其即世俗所传者乎？邵尧夫亦有太极图，景岳采入《类经》，其拙劣乃不可名状。

周、邵所创者是否即此两图，余固未深考，然亦不必深考，以余所欲知者非太极图之历史也。《宋元学案》黄晦木太极图辨一节，录之如下：考河上公本，图名无极图，魏伯阳得之以著《参同契》，钟离权得之以授吕洞宾，后与陈关南隐于华山，陈刻之华山石壁。陈又得先天图于麻衣道者，皆以授种放，种放以授穆修，修以先天图授李挹之，挹之以授天叟，以授子尧夫。修以无极图授周子，周子又得先天图于寿涯。是邵康节之图为先天图，周茂叔之图本名无极也。

凡含生之伦，皆有两性，两性凝合，而后生化，此为第一步；阳之中有阴，阴之中有阳也，则两半之中，各复含有阴阳阴中之阳不能独阳也，为之配者为阴，阳中之阴不能独阴也，为之配者为阳，则分而为四，此为第二步，即四象也；四象既判阴阳既分，则阴之中复有阳焉，阳之中复有阴焉，此为第三步第三步之阴阳判为两，则其数为八，是为八卦。八卦之中复各含有小点，此小点为何物？吾意以此为太极，何以故？因此一点不复可分，故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天地者，为既判之阴阳，混成者，为未判阴阳者也。证之近顷胎生学，凡动物结胎最初期，其形态人胎与兽胎无别，遑论其为男女牝牡，是未判阴阳之先，已有此混成之一物，则老子所言，竟非空想，乃视之可见，触之有质者。植物之种，羽虫之卵，皆是此物，推之人事，则现在几何学上之起点，亦是此物。

(3) 太极当以渐扩大

或谓：如汝所言，则何必止于八，继此而第四步第五步，安见最小一点不可分？应之曰：此非易理也。易理以有尽之数与无尽之生对勘而生变化，所以卦止于八者，为八之自乘为六十四。六十四，数之终也。试申言之，万物之变迁，皆时间为之。时间者，虽有万钧之力，不能止其一秒，则此图当活看。譬如几何学上之一点，必引而长之，然后成线，不引而长之，则终为一点而已。今图中未判阴阳之点，不终为一点也。彼必受时间之鞭策，循由简趋繁之公例渐扩渐大而判阴阳，而生两仪四象八卦。上图共含有八点，八点皆扩大，皆含有八卦，是六十四卦也。然则合一圆象中所含之八份而言，则为八卦；若就八份所含之一点分别言之，则一点为一太极。从太极起至八卦止，生生不已，得六十四为一段落，其后之太极，再生两仪四象八卦者，当为另一段落，故易数尽六十四也。

（4）六十四之意义

或问：☰☷生于☯，是由一而二，二所以象天地。天地之中有人，因于二之中加一以成三。奇偶变化，三之变尽于八，因有八卦。是一与二与三与八，皆为有意义的，六十四之数何来？如谓八与八自乘而得，则何故自乘？且又何故不六十四自乘而为四千零九十六？鄙意以为此问题不烦解释。《系辞》谓生生之谓易，何以能生，由于能变，何以能变，由于阴阳。故奇偶以象阴阳，八卦以象变化，八数自乘以象生生，至六十四截然而止，以示数之有尽，变之有穷。易卦终以未济，正如画龙点睛，揭出此层意义。此所以八必自乘，而六十四卦不再自乘也。

（5）新陈代谢

更有一义，一圆象之中，含有八卦，即八个太极，生生不已，至太极各复有八卦为止。其数起于八，尽于六十四。新者即生，旧者当谢。至六十四，而旧有之圆象不可见矣，则可以悟《系辞》所谓精气为物，游魂为变之理。先时有物，今不可见，是游魂也。现在无其物，将来必有，是精气也。精气，远在太极未生以前，游魂远在数尽已谢之后。准此以谈，是《南北史》中创《神灭论》之范缜，为能知鬼神之情状，而近顷欧洲之鬼学为无当也。又惟其因有尽而生无穷，则争竞以起。故《系辞》曰：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而西方物竞天择之学说，亦殊途同归矣。

《内经》与《易经》第七

(1) 《易经》与《内经》吻合之处

吾言《易经》，欲以明《内经》也。易理不明，《内经》总不了了，易理既明，则《内经》所有，《易经》所无者，可以知其所以然之故，既知其所以然之故，则《内经》所谓揆度奇恒，道在于一者，乃明白如话，不复有疑似者在矣。例如易理剥之极，则一阳来复，即《内经》所谓寒极生热，热极生寒，阳胜阴复，阴胜阳复者也；易之坎为水，中一画为阳，离为火，中一画为阴，即《内经》标本中气之理。《内经》标本中气，凡阳经必以阴经为中见，阴经必以阳经为中见，例如少阴之中见为太阳，厥阴之中见为少阳，所谓阳中有阴，阴中有阳者也。《易》乾之初九，潜龙勿用，为阳气潜藏，上九亢龙有悔，则其道穷，即《内经》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化之理也。此《内经》与《易经》吻合之处，非附会之谈，明眼人自能辨之。然两书有一节相同或一部分相同，亦事所恒有。若《内经》与《易经》则其源同也。欲知两书之同源，不当于两书同处求之，当于两书不同处求之。

(2) 《内经》言质

王冰不知素问之义，《新校正》引《乾凿度》之言曰：有太易，有太始，有太素。素者，质之始也。此说精当不易，然《内经》言质之介说若何？不先明易理，殆不能有精确之答语。须知精气远在太极之前，游魂远在太极之后，皆《内经》所不言。精气游魂不可见，《内经》则言其可见者。故《易·系辞》曰能知鬼神之情状，而《内经》则不问鬼神之情状。此为《内经》言质之明白介说。质为素，《内经》为黄帝君臣问答之辞，则素问之名，可以无疑义矣。

(3) 六十四为人生寿命之数

《易经》始于八，终于六十四，吾虽详释于前，然尚有待于《内经》而其义益显者。盖两书交互为证，则两书之不明者皆明。《内经·上古天真论》：一八肾气实，二八肾气盛，八八天癸尽。《内经》何以以八为言？盖即《易》之始于八，终于六十四。《易经》何以以六十四为止？盖即《内经》之《天真论》，六十四人之寿数也。天癸尽，人道毕，过此不死者为例外。两书皆演天人之理，所谓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也。

(4) 《内经》有五行甲子之所以然

《内经》言五行甲子，《易经》不言五行甲子。盖《易经》在说明阴阳消长、吉凶治乱之道，虽云变通莫大乎四时，明其变化可矣，无取乎计日。《内经》本四时以言病，则年、月、日皆所当详。故《易经》仅言天动地静，不言天地作何状，盖其所必要者只在动静两字；《内经》则确凿言天地之状况，以所必要者在司天在泉之气化，不明天地之状况，气化之说不能言之成理也。

（5）大气举之之真诠

兹录《内经·五运行大论》一节讨论之：

帝曰：论言天地者，万物之上下，左右者，阴阳之道路，未知其所谓也。岐伯曰：所谓上下者，岁上下见，阴阳之所在也……帝曰：何谓下？岐伯曰：厥阴在上，则少阳在下，左阳明右太阴，少阴在上，则阳明在下，左太阳右少阴……帝曰：气相得而病者何也？岐伯曰：以下临上，不当位也。帝曰：动静何如？岐伯曰：上者右行，下者左行，左右周天，余而复会也……帝曰：地之为下否乎？岐伯曰：地为人之下，太虚之中者也。帝曰：凭乎？岐伯曰：大气举之也。

尽人皆知《内经》言地圆，为我国古书中一大特色，然不能知《内经》何以言地圆。又惜其既知地圆，不知地动，为未达一间，致使力学不明，亚东物质文明，遂迟至今日西人之后。然由今思之，《内经》所以言地在太虚之中，四无凭依者，正因司天在泉之气化。盖古人创此学说，即因体会得大地无凭之故。然实未能知其所以然之理，仅知有不齐之气候，绕地而行，故岐伯曰：天地动静，五行迁复，虽鬼臾区其上，候而已，犹不能遍明。司天在泉之说，仅知大地空凌无凭，即已足用，故亦不复深求，所以《内经》仅有此大气举之一语，此外更无一字论及地在太虚之中作若何状况也。然则学术之发明，皆有一定程序，虽有圣智，不能无因而得。所谓因，即时机成熟之谓。吾侪若因《内经》知地圆，沾沾自喜，以为亚洲人智慧不居人后，则未免感情用事，而失古代学术之真相矣。吾为此语，非贬《内经》，求其真耳。

（6）气运学说有研究之价值

《内经》虽不知地动，然地之动与人俱。人为土著（二字借用），则地静之说，在知觉上诚有讹误，在测验气候事实上实无差别。《内经》治病能有功效者，亦正以此，故不佞认为此学说有研究之价值也。以上所言，骤视之若于医学无甚关系，其实为《内经》症结，故不辞辞费如此。

（7）释疑当研究五行甲子

惟《内经》言病，与《易经》泛说阴阳消长者不同，故有不知年之所临，气之所加，不可为工之语。五行甲子，即所以明年之所加，气之所临者也。五行甲子，最为现在通人所诟病，吾将因其为人所诟病，遂亦从而附和之乎？抑从而研究之，以祛此疑团也。

五行之研究第八

(1) 五行为近人诟病

五行之说，殆起于古之史官。上古史官辄兼巫祝之职，一切学术皆出焉。《汉书·艺文志》所载阴阳家言，不啻数十种，后世因之，其流不可胜竭。其书之古者，多不传，若沿流以溯之，类皆带术数迷信气味。独《内经》不然，第《内经》亦言之不详，致使后人以《内经》之五行，侷于阴阳家之五行。近世之排击五行者，求五行之理不可得，则以古代印度、欧西有四行之说，以反证五行说之不成立，又以近世化学八十原质，证明五行之当为八十行。凡此种种，不胜证引。一言以蔽之，五行者，迷信、腐败、不通、无价值而已。

夫在今世，排击五行，夫岂不易？譬之二十许少年，握拳振臂，向一九十许之就木老朽较腕力，彼老朽者，宁有抵抗之勇气，顾为彼少年计之，亦复胜之不武。且不佞今兹不惮辞费，为五行之研究者，初非有爱于彼老朽而为之袒护，特欲平心静气以判决此老朽之后嗣是否当斩焉否耳。不佞谫陋，不能多所引证，今兹所言者，仅就其一己思想之所得，公诸当世，愿与当世贤达平心一讨论之。

(2) 五行为四时之代名词

《内经》言五行配以五藏，其来源本于天之四时。藏有五而时仅四，故以六月为长夏，以配脾。何以言之？五行木生火，非谓榆柳枣杏可以钻燧取火也。如谓木生火是钻燧取火之意，则石亦能生火，是不仅木生火矣。金生水，亦非谓金能生水也。金类手触之而润，乃空气凝结，古人虽愚，不至认此为金生之水。火生土，亦非谓灰烬。土生金，亦非谓矿质。水生木，亦非木得水而荣之谓。盖如此解释，均属牵强。《内经》认定人类生老病死，皆受四时寒暑之支配，故以四时为全书之总骨干。四时有风寒暑湿之变化，则立六气之说，以属之于天；四时有生长收藏之变化，则立五行之说，以属之于地。五行六气，皆所以说明四时者也。今姑置六气而言五行。春为发陈，乃万物向荣之候，此时植物之生意最著，则用木字以代表春季；夏日溽暑，骄阳若火，则以火字代表夏季；秋时万木黄落，有肃杀之气，比之兵革，则以金字代表秋季，金，兵也；冬令沍寒，惟水亦寒，冬为夏之对，水为火之对，故以水字代表冬季。夏至一阴生，其时为一岁之中央，其气候多湿，故以土字代表长夏。

(3) 五行相生之理

其云木生火者，谓春既尽，夏当来，夏从春生也；火生土者，谓夏之季月为长夏，长夏从夏生也；土生金者，谓长夏尽为秋，秋从长夏来也；金生水者，秋尽为冬日也；水生木者，冬尽则为春也。春主生，所以能成生之功者，实拜冬日秘藏之赐；夏主长，所以能成长之功者，拜春日发陈之赐；秋主收，所以能成收之功，拜夏日长养之赐；冬主藏，所以能成藏之功，拜秋日成实之赐，故曰相生也。

（4）五行相克之理

春行秋令，勾萌乍达，肃杀之气加之，春之功用败矣；夏行冬令，严寒折盛热，闭不得发，长养之功隳矣；秋行夏令，收束不得，发泄无余，秀不实矣；冬见长夏郁蒸之气，寒水不冰，当收反泄，盖藏竭矣；长夏为夏至阴生之候，行春令，则阳亢不和矣，故曰克也。其春行冬令，为至而未至，谓春气当至而不至也；春行夏令，为未至而至，谓夏气未当至而先至也。夏、秋、冬三时同。未至而至为有余，至而不至为不足，虽能病人，犹贤于克贼，不为克也。顾虽不克，其气则有偏胜，胜之甚者，必有反应。偏胜为胜，反应为复，故言胜复。敷和、升明、备化、审平、静顺为平气，委和、伏明、卑监、从革、涸流为不足，发生、赫曦、敦阜、坚成、流衍为有余。有余不足皆能为病，遇所不胜之气则甚，病甚复遇克贼则死。《天元纪》以下七篇，皆言此也。是故五行相克云者，换言之，即春行秋令，即当生长之时见肃杀之气，以本气当受克耳，余三时同。五行之在术数巫祝口中，诚不免荒诞，然古代亦必有说，特吾侪不知耳。其在《内经》当如此解释为长也。

（5）五行六气为宾四时为主

《内经》言在天为六气，在地为五行，在人为五藏六府，在药为五味，见之于面者五色，证之以耳者五声，其在食物有五谷、五畜、五臭，在地有五方，在天有五星，在时有五声六律。凡此种种，自当以天地人为主，其他各种，皆侔色揣称以为配合，由四时推论而得者。然若据此以攻击《内经》，如谓水何以生咸？咸何能生肾？则未为知言，以此非《内经》之破绽也。声色五味谷畜等为宾，六气五藏五行为主。若进而求六气五行五藏之所从来，则四时为主，六气五行五藏犹是宾也。以故《天元纪》以下七篇，皆以甲子为言，是即四时为全书总骨干之证据，今试证之病证。

四时为主第九

(1) 气血运行以四时为法则

春风、夏热、长夏湿、秋燥、冬寒，此不难索解也。肝风、心热、脾湿、肺燥、肾寒，此无从索解者也。何则？心肝脾肺肾，同是血肉，何得有寒热燥湿之分？而《内经》所以言此者，则以人之五藏配合四时之五气，故五藏之燥湿寒热，直谓之假定的可也。

《内经》盖认定人为四时之产物，而又赖四时以生活者。大地苟无四时寒暑之变化，则动植不生，有四时寒暑，然后有生物。是人为四时之产物，乃确实之真理，放诸四海而准者也。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气与味皆四时为之。是人资四时以生，乃确实之真理，放诸四海而准者也。惟其如此，则人与四时，自然息息相通，人身气血之运行，自然以四时为法则，而莫或违背。此为《内经》之基础，无丝毫含糊假借者。基础既正确，然后本此推论，则委曲悉当。

(2) 四时的五藏

是故春生物授之夏，夏长物授之秋，秋成物授之冬，冬藏物以待春之再生。故四时之序，成功者退，母气既衰，子气代王。《内经》以肝属之春，以心属之夏，脾属之长夏，肺属之秋，肾属之冬，则肝当授气于心，心当授气于脾，脾当授气于肺，肺当授气于肾，肾当授气于肝。故《内经》的五藏，非血肉的五藏，乃四时的五藏，不明此理则触处荆棘，《内经》无一语可通矣。然此事甚费解，不辞辞费，再述病情以明之。

(3) 中西病理之不同

有人于此，初病腹满浮肿，已而四肢皆肿，以手按之，肿处陷下，须臾复起，此为何病？何以故？则得两种答语如下。

其一，病名水肿。原因静脉血回流障碍，小血管内血压增加，或因管壁之渗漏机过盛。凡有以上原因，液体积于皮之蜂窝织内部，故肿。其远因，凡患心脏瓣膜病者，最易罹此证。

其二，病名水肿，肾病也。肾何以能聚水而生病？肾者胃之关，关门不利，故聚水而从其类也。上下溢于皮肤，故肤肿。肤肿者，聚水而生病也。水之始起也，目窝上微肿，如新卧起之状，阴股间寒，腹乃大，其水已成矣。其原因在湿土太过，阳光不治，而大寒

在下，肾气伤也。故《气交变大论》曰：岁水不及，湿乃盛行。长气反用，民病腹满、身重、濡泄、寒疡、流水腰股、痛发脘膈、股膝不便、烦冤、足痿、清厥、脚下痛，甚则跌肿，寒疾于下，甚则腹满浮肿。

上第一答语为西国医学，第二答语为《内经》。以两说一相比较，则所同者为水肿之病名，至病理则完全不同。西说从血肉之躯研究而得，《内经》则从四时运行推考而得。若据西说以研究《内经》，则有最不可解之两点：其一，血管壁之渗漏机过盛，液质积于皮之蜂窝织内部，究于肾藏有何关系，而《内经》指为肾病。其二，所谓心脏瓣膜病者，谓心房回血管有三尖瓣、僧帽瓣，血行时此瓣司启闭，启闭不密，则脉搏不匀而心跳。此则《内经》所谓宗气泄，左乳下跳动应衣者也。患瓣膜病者易患水肿，与手少阴心有关系，与足少阴肾无关，谓之肾病何也？《内经》之意义，则谓水不及，土太过，无阳则大寒在下，故肿。且内经于此病独有方云治以鸡矢醴一剂知二剂已鸡矢醴，治脾者也。病源病理既与实地考验者不同，何以治脾而效？于是可知《内经》之所谓肾，非即实地考察之肾，其物是，其名是，其用则非。《内经》谓十一、十二月冰复，人气在肾，又云肾者主蛰，其华在发，其充在骨，为阴中之少阴，通于冬气。（其他不备举。）凡此皆非解剖所能明了，亦非由解剖而得，乃由四时推考而得者也。

不知五行生克之理即本四时之生长化收藏而来，则求五行之说不可得；不知五藏气化亦由四时之生长化收藏而来，则求五藏之说不可得。五行五藏不明了，则《内经》全书皆不明了。刻苦好学之士，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凡不知所以然，勉强说法，必多误解，张隐庵之注释是也。下焉者不耐探讨，妄拾程明道之言，谓气运之说除非尧舜时五风十雨始验。明道非医家，不料此语竟为后人口实。须知将气运之说抹去，则《内经》且无一字。不知彼一面口中尊《内经》，一面谓气运之说不可从者，对于《内经》之见解何如也？至于今日欧风东渐，则多一重障碍。西医谓中国之药庸有可采取者，其说则谬，在西医云然，又何足怪？而为中医者，与之哗辩，谓吾国医学流传已四千年云云，是欲以中国医学与西国医学争齿德也。

（4）道在于一

是故《内经》之理论，即《易经》之理论，《内经》是否根据《易经》而作，无可考证。自古医、卜并称，或者两书同时发生，亦未可知。《内经》所以言五行甲子者，即根据四时以论病之故。《内经》所根据者既在四时，其所言藏府皆以四时为法则，顺四时者不病，逆四时者病。四时气候有不齐之时，不齐能病人。饮食男女亦自有顺四时之道，违之则病。喜、怒、哀、乐亦有乱藏府循四时之顺序者，乱其序亦病。不幸犯克贼之时序，则病甚，正气不支，至于不胜之时日则死矣。圣人知之，故为无为，乐恬淡，顺时以养

生。顺时云者，谓不犯不乱，使吾身藏府之气与天地运行之气，合而为一也。能一者不病，不能一则病，故曰揆度奇恒，道在于一也。《脉要精微篇》补泻勿失，与天地如一，得一之情，以知生死，是道在于一之注脚也。《难经》、《脉经》、《甲乙经》，皆有言天人合一之处，惜言之不详。仔细探讨，总不如《内经》明了，故仅就《内经》言之。

甲子之研究第十

(1) 甲子纪数之说

《内经》最重要者为五行甲子，最费解者亦五行甲子，今人攻击《内经》最是五行甲子为其目标。五行既如我以上所言，甲子究何理乎？或谓甲子上古用以纪时日者，一甲子六十日，六甲子得一年，如此而已。谓甲子有生克最荒诞。周天分三百六十度，《内经》六气为一时，四时为一岁，是每时得九十度。今测量家以水平至天顶为九十度，此九十度为三百六十度四分之一，犹之四时为一岁四分之一。今云某干支与某干支相生克，犹之指测量用之圆仪中四十度与四十五度相生克，诞孰甚焉。虽然，古人为此岂遂毫无意义乎？因为如上之推想，虽未能尽当，甲子之不为计数，昭然可见也。

(2) 甲子所以齐不齐

地球绕日一周，得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日之一，月球绕地一周，得二十九日又二分日之一。物候每五日一变化，初五日东风解冻，次五日蛰虫始振，后五日鱼上冰是也。节气每十五日一更换，立春阅十五日雨水，又十五日惊蛰，又十五日春分是也。故五日为一候，三候为一气，积六气为一时，得九十日，积四时成一岁，得三百六十日为一年。此非实际一年，可命之为一气候年。气候年比之地绕日一周，少五日强，比之月绕地十二次，多六日。即地绕日一周，较气候年多五日强，月绕地十二次，较气候年少六日，有此参差，气候因而不齐，故三年一闰，五年再闰。然虽置闰月，气候之不齐，总无术以齐之。

甲子者，所以齐不齐也。故《天元纪大论》云：所以欲知天地之阴阳者，应天之气，动而不息，五岁而右迁；应地之气，静而守位，六期而环会。岁即年，期亦年也。五岁而右迁，五字句，六期而环会，六字句。天地之阴阳谓日月也，五岁而右迁，谓日行（古人为日行）每岁右迁者五日。盖上者右行，下者左行，谓每一岁日在子午线之右，多行五日也。六期而环会，谓月每年在子午线之左，少行六日，是月左迁六日也。日每年多五日，月每年少六日，如此者年复一年，两相会合，故曰环会。日五而月六，总不得齐。五六之积数为三十，是必统三十年纪之，两数方无参差。今试画一圆圈，中央直径画子午线，分圆圈为两半，再分圈之四围为六十度，是每半得三十度。右半个三十度以五分之，得六个五，左半个三十度以六分之，得五个六也。三十年共三百六十个月，七百二十个节气。月行每年少六日，积三十年共少一百八十日，是仅得气候年之半，不齐之数犹未尽也。故必重之，合两个三十年，其数乃尽。故经言：七百二十气为一纪，千四百四十气，凡六十年

为一周，不及太过斯皆见矣。此即一甲子必须六十年之理由。然经文千四百四十气，凡六十年云者，亦仅举其成数。因月行每年少六日，积六十年适少三百六十日，而日行每年多五日强，积六十年实多三百日零三百六十点钟，即三百十五日。此三百十五日，皆以闰月匀摊之，计一甲子凡置闰月二十二个，又减去小建三百五十一日，然后日月运行之数相等。总之必六十年，然后太过不及之数皆可见耳。故《内经》有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之文。月球绕地之精密计算，为二十七日七时四十三分强，惟月旋转时，地之自身亦在旋转，两数之差为十三度有奇也。此其大略。

凡以上所言皆各家注释所未言，不佞既未习天算，又未习术数讖纬之学，故研求颇苦，不知古人亦曾有书此者否。盖一甲子何故六十日最难得真确之答语，得此为之释然。然则甲子非为计数而设，当了然矣。

(3) 天干地支数之由来

甲子之数六十，既如上文所言。天干之数十，地支之数十二，又何自来乎？曰：此即从五六产生者也。日年多五日，故曰天数五，月年少六日，故曰地数六。月绕地而行，地绕日而行，以绕日之数属天，绕地之数属地，本极相当，古人初不知之，以为日月是敌体的，特以阳配天，阴配地耳。五六之和数三十年，其差度仅及周天之半，必重三十为六十，然后数尽，则五必重为十，六必重为十二，势有必然者矣。是故天干之数十，地支之数十二。

(4) 干支只是五六

犹有一义，《易经》、《内经》皆以阴阳为说，可谓之两元的学说。一数而重之，亦阴阳之义也。故虽天干十，地支十二，而《内经》之旨所重者只在五与六。故《天元纪》云：甲己之岁，土运统之，乙庚之岁，金运统之，丙辛之岁，水运统之，丁壬之岁，木运统之，戊癸之岁，火运统之。又曰：子午之岁，上见少阴，丑未之岁，上见太阴，寅申之岁，上见少阳，卯酉之岁，上见阳明，辰戌之岁，上见太阳，巳亥之岁，上见厥阴，皆两元之故，故五行有阴阳，如甲为阳土，己为阴土之类，故六气有正对，如子为正化，午为对化之类。又复交互言之，以地应天，以天应地，故天以六为节，地以五为制。

(5) 天不足西北释义

《内经》最不可解者为天不足西北，地不足东南，又复申之曰：故西北方阴也，而人右耳目不如左明也。东南方阳也，而人左手足不如右强也。手足耳目数语，无甚深意，或者出于附会，今姑置之。但天不足西北，地不满东南，何解？一孔之见，以为即由日余五

日，月欠六日而来。《内经》以地始于东南震位，上者右行，下者左行。月既常不足，是不足在东南方；以斗宿为天顶，以候日之有余，则有余在西北。然古人误认天动，以为日逆天而行，日之有余正是天之不足，故有天不足西北，地不足东南之说。

此原无关医理，吾所以言此者，一者见《内经》中此等为无关紧要文字，吾侪不必语据为典实，一者所以正后人注疏谬误，盖不知此理，愈说愈歧也。其尤可笑者，以为天之西北，地之东南，皆有大窟窿。宜乎西学东渐而后，视古说无丝毫价值矣。

(6) 甲子合五行宜有更圆满解释

审甲子之用，天干虽从日行多五日而来，在甲子之测气候，天干殆用以代表气候年者，故曰：天有十日，日六复而周甲，甲六复而终岁，三百六十日法也。所以六复而周甲，六复其终岁，即因地支之十二与天干参差之故。地支从月行欠六日来，惟其欠六日，所以有参差不齐之气候，亦惟欠六日，方有气运之学说。然有一疑问如下：

古人以甲子纪日，其纪年者，则另有岁阳岁阴之名，如甲曰阏逢，乙曰旃蒙，丙曰柔兆等，为岁阳。子曰困敦，丑曰赤奋若，寅曰摄提格等，为岁阴。见于《尔雅》、《史记》，司马光《通鉴》年表犹用之。今按岁阳为天干，岁阴即地支，无他意义，故不备录。今《内经》岁运甲子，在古代当是岁阳岁阴，此亦无须探讨者。惟甲子合五行，殊不得其解。一岁之中，四时之序，合于五行，已如前章所述。一甲子六十年，每年亦合五行，固知从主时之五行推演而来者。然五行既主时，又用以主岁，是四时有生长化收藏之作用，不齐之气候，亦有生长化收藏之作用也。鬼臾区曰：五气运行，各终期日，非独主时。其下文引《太始天元册》之文曰：万物资始，五运终天。鬼臾区之所本者即此，不佞反复思之，不得其解。注家皆不能为根本之解释。吾言五行为四时之代名词，四时之变化，由于天运，各年不齐之气候，亦由天运，不过与四时大同小异。盖一昼夜之子午，比一年之二至；黎明薄暮，比一年之二分。故《伤寒论》每经之衰旺有时，是一年有寒暑之变化，一昼夜亦有阴阳昏晓之变化。一甲子既各年气候不齐，安得无阴阳乘除之变化？是以甲子合为五行不为无理。五行既可为四时的代名词，似亦可为年岁的代名词。然此答语不甚圆满，不知有更圆满之答语否。

鄙意气运之说本属难知，复无精密之测验，仅凭空洞之理想，此学总无发达之时。吾之所为，为读《内经》者释疑辨惑，却非教人向此中讨生活。吾侪当从有凭有据处，切实探讨，以期寡过，斯得之矣。

世之自命能知五行甲子者，聆其理论，类皆星命术数家言，此乃熊宗立以人之生年月日说《内经》之类。不佞于星命家言固未尝学问，然恐一落此等白窠，不免堕入魔道也。

中西汇通医经精义

(清) 唐容川

叙

守方隅之见者不能驰域外之观，而好高务广辈又往往舍近求远，趋新奇而废正道。如陈相师许行梁武尊佛氏不已慎乎？然果能择善而从，则又如赵武灵王易胡服习骑射，遂霸天下。盖穷变通久不拘于墟也。方今四海为家，五洲同轨，自鸿荒以至今日天地开辟，于斯为盛，举凡三才之所有、百族之所宜，上可损益乎古今，下可参酌乎中外，要使善无不备、美无不臻，驾三皇而轶五帝，岂独一材一艺彰明较著于天下已耶！夫医其小焉者也，然即以医论之五行列于《洪范》为调燮阴阳之资，十全重于周官，实康济斯民之助。故自轩岐以逮，仲景医法详明，与政治声教相辅佐。晋唐以后渐失真传，宋元以来尤多纰谬，及今泰西各国通于中土，不但机器矜能，即于医学亦诋中国为非，岂知中国宋元后医诚可訾议，若秦汉三代所传《内》、《难》、仲景之书极为精确，迥非西医所及。盖西医初出未尽周详，中医沿讹率多差误，不及此时厘正医道，贻害生民不知凡几。余以菲材，值古今大变局时，自顾一手一足毫不能扶持中外，惟于医道尝三致意，因摘《灵》、《素》诸经，录其要义，兼中西之说解之，不存疆域异同之见，但求折衷归于一是。冀五洲万国之民咸无夭札，始无歉于寸心。夫医其小焉者也。所望贤士大夫采风观政，弃短取长，得推行尽利之方，策长治久安之术，俾中外交泰，同登熙皞雍和之盛，则诚尽美尽善矣，医其小焉者也！

时在壬辰秋九月蜀天彭唐宗海容川叙于黄歇浦上袖海山房

例言

一唐宋以后医学多讹，西法近出，详形迹而略气化，得粗遗精皆失也。因集《灵》、《素》诸经，采其要语，分篇详注，为救其失起见，非好辩也，识者谅之。

一每篇标题四字以别章节，知非著述体裁，然使学者先知纲目，易于寻求，不嫌有乖大雅也。

一是书注释多由心得，实皆以经解经，毫无杜撰。间采西法，或用旧说，总求其是而已。

一是书期于实用，与各种经古文词不同，故解义、训诂无汉宋门户之分，亦无中西异同之见，要使经旨皎然，足裨实用，为有益于世耳。

一中国脏腑图皆宋元后人所绘，与人身脏腑真形多不能合，故各图皆照西医绘出，较旧图实为美善。

一中国《医林改错》曾剖视脏腑，与西医所言略同，足见中国脏腑与西人原无差别，因采其图以为印证。

一所采西人脏腑图非但据西人之说，实则证以《内经》形迹丝毫不爽，以其图按求经义，则气化尤为著实。

一十二经脉奇经各穴皆西医所不能知，因采《铜人图》绘出，意在发明经旨，穴不尽载，惟采有关经气者详悉注之。

一胃五窍及三焦中西皆无其图，今特本《内经》之义切实绘出，揆之西人形迹亦无不合，足见西人虽详于形迹而犹未及《内经》之精。

一是书方证未能详列，然于审证处方之理业经发明则权衡在我，无论中西各医书皆有裁别，不致迷眩，是医学正本清源之书也。

一是书所引《内》、《难》经文未及其半，然大义微言采注已备，熟此后再读全书自能涣然冰释。

中西汇通医经精义 上卷

蜀天彭县唐宗海容川著

人身阴阳

西医谓造化主惠育群黎。所谓造化主，即天地之神也，与中国人本天地之中以生之义不谋而合，但语言文字略不同耳。兹且举天地生人之理，先注明之天地，只此阴阳化生五运六气，人身秉此阴阳，乃生五脏六腑。

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奉于阴阳。凡人未生之前，男女媾精，而成此胎孕，即本天地水火之气而交媾也。既生之后，鼻息呼吸，得天之阳以养气；饮食五味，得天之阴以养血。是未生之前，既生之后，皆无不与天相通，而所以相通之故，则以人身之阴阳，实本于天地之阴阳而已。西洋化学，言人吸空中养气而活，所谓养气，即天阳也。至于饮食五味，不知是地之阴质，虽西医书先有博物一篇，而未将阴阳两字分晰，究不得其主宰。

阴者藏精而起亟也，阳者卫外而为固也。人身之阴阳互为功用，阳无阴则亡，阴无阳则脱，阴主藏精于内，而阴中之气，乃常亟起以应乎外。有如皮肤在外属阳，而在内之血液，必达于皮肤，以为毛为汗，气出口鼻为阳，而在下之水津，必出于孔窍以为津为液，此即亟起应阳之一端也。又亟与极通，阴精生阳气，如太极之动而生阳也，故曰起亟。阳者阴之卫也，有阳卫于外，而阴乃固于中，譬之女子之胎，内有血衣是阴也，其外先有水衣包之，水衣包血衣，此即阳卫于外，阴乃得固之义。又如伤寒，邪入皮毛，继乃传经入里，盖因阳不卫外，是以阴不能固于其内，此可见阴阳变互之理。

言人之阴阳，则外为阳内为阴；言人身之阴阳，则背为阳腹为阴；言人身脏腑中阴阳，则脏者为阴，腑者为阳。就人身而论之，则在外者皮肉筋骨皆属阳，在内者五脏六腑皆属阴。若就人身而论之，则背象天覆为阳，督脉统之，而太阳经全司之；腹象地载为阴，任脉统之，而太阴经全司之。再以脏腑分论之，则五脏主藏为阴，六腑主泻为阳。夫外为阳，而有腹背之阴阳者，阳中有阴阳也；内为阴，而有脏腑之阴阳者，阴中有阴阳也。人必先明天地阴阳之理，而后知人身之气化。西医剖割视验，人之背面前面左右内外，层析详矣，而不能将各层分出阴阳，则止知其形，不知其气，以所剖割只能验死尸之形，安能见生人之气化哉？

此节《生气通天论》、《金匱真言论》文，合为一章，以为医理之大源也。

五脏所生

天有五气，地有五行，人本天地之中以生，而有五脏。脏者藏也，藏天地之精气，所以成其形而为人也。故欲知人身之阴阳，须先知五脏之气化。

东方生风

东方于卦为震，于时为春，阳气发动，而阴应之，遂生风气。风气者，乃天春生无形之气也。西洋天学，言空气有冷热，相吸而成风，夏月热带在北，则风从南至，冬月热带在南，则风自北来。《内经》所谓东方当南北之间，是西洋言风之往来，《内经》则风所从生，南北是阴阳两殊，故风从此异，东方是阴阳交应，故风从此生，《内经》探生风之源，比西洋更精。

风生木

由无形之五气，生有形之五行，春气所生为甲乙木，西洋格致皆以草木有根芽子核而生，然当天地开关，实有风气，而后化生草木，即以芽核论之，仍是乘风气所生。盖地土阴质，得发动之阳气，即风气也。邵康节所谓地下有雷声，春光弥宇宙是矣。既萌芽后，则感受空中之风，而天又有风星，以司其气化，虽西洋有引土膏吸炭气之说，亦只是火来就木，水来生木，而究木之体，则总属风气。盖在天则木本风化，而在人则肝为风脏。

木生酸

有木之形，即有性味。木之味酸，故凡果实，味皆带酸，变酒为醋，亦只是风气酿成。

酸生肝

五气五行，亦既朕兆而成性味矣，然后人得秉之而生五脏。秉风木之气所生，则为肝脏焉。盖人所以日食五味者，借以生养五脏也。酸味入腹，则生养肝脏焉。子孕母腹中，亦赖母所食五味，合之气血，以生五脏。

南方生热

南方正当赤道，于卦为离，阳气外发，是生热气。即西洋所谓热带，日行赤道生热也。故日为众阳之精。

热生火

热者夏之令也，夏气所生，于地之五行，为丙丁火。热是无形之天气，火是有形之地气，故河图之数，地二生火。西洋化学，言以钢击石，所生之热，与钢镰磨下石屑，与空中养气化合而燃。钻木相磨，亦与空中养气化合而燃，即《内经》热生火之证。

火生苦

凡物经火，味无不苦，盖火之性使然也。草木秉火之性者，其味皆苦。另详《性味篇》。

苦生心

生人秉火之性味，于是而生心脏，与酸生肝义同。

中央生湿

中央，阴阳交会之所，阴属水，阳属火，水火交会，而生湿气，为长夏之令，以化生万物。央者，阴阳二字，双声合为一音也。盖天阳地阴，上下相交，南热北寒，水火相交，遂蒸为湿。西洋言谈养炭轻四气，弥漫地球，而古圣只以中央二字，已赅其义。

湿生土

湿气无形，化生有形为戊己土。土之生物，全在于中含湿气也。西洋言土即是地，不知古圣却有分别，天是阳在上，地是阴在下，而土在阴阳相交之中央也。西洋言土，是物质腐烂而成，而不知所以腐烂，皆借湿气。

土生甘

土之味本淡，而所生五谷则味甘，故甘者土之性味也。西洋但知现成之五味，而不知五味所自生，故其论药多误。

甘生脾

人秉土之性味，于是而生脾脏。

西方生燥

西方主秋金之气，收敛肃杀，其气为燥。在一日为申酉日入之时，阴收阳敛，气泽消灭，致成燥气。在一刻为秋令，收敛肃杀，所以成物，赖此燥气也。西洋化学，不知燥气，因此为水火消耗之气，不能以器取得，故不知也。

燥生金

有此无形之燥气，乃生有形之金，于地之五行为庚辛金。秋日燥气用事，则草木黄落，即是生金之验。土之所以生金者，亦以其由湿返燥凝而成质也。

金生辛

有燥金之气性，然后生此辛味。

辛生肺

人秉金之性味，于是而生肺脏，所以藏天地之金气也。

北方生寒

北方主冬令，生寒气。热带在南，冷带在北，故西洋有北冰海之说。

寒生水

气以生形，寒气所生，为壬癸水。西洋谓水，是轻养气所化，烛内含轻气，以冷玻璃罩之，则与空中养气，化为水珠，然必罩以冷玻璃，仍从冷而化也。又云将二气放水银盆内烧之，复化为水。水银极寒，是与《内经》寒生水之义亦合。

水生咸

寒水之性，其味为咸。

咸生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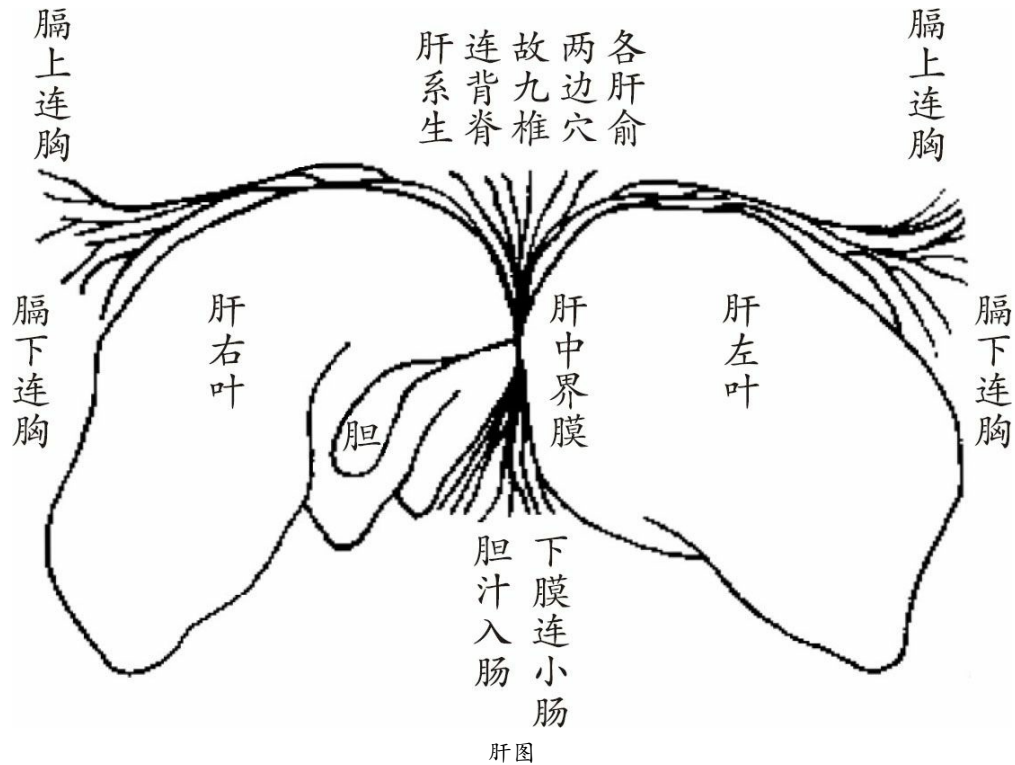
人生秉寒水之性味，而生肾脏，以司人周身之水。人生本天地，故生此五脏，以应天地之阴阳，必先知人之五脏，本于五行，然后发之为百骸，推之为万物，莫不本于五行焉。五行之气偏则为病，草木各得五行之气，借以调五脏之偏，药之功用以著，设非先明五行之理，不可以言医也。故引《素问·阴阳应象论》文以明之。西洋天学化学，虽与中国五行之说不同，而义实相通。惟西洋医学，则止就人身形质立论，不知人之气化实与天地同体也。

五脏所属

五脏秉于五行，凡秉五行之气而生者，皆以类相属。推其类，可尽天地之物，知所属，乃明形气所归，而病之原委、药之宜忌，从可识矣。

肝

旧说七叶，居左肋下，非也。西医云四叶，后靠脊，前连膈膜，胆附于肝之短叶间，膈即附脊连肝，从肝中生出，前连胸膛。肝体半在膈上，半在膈下，实不偏居于左，谓肝居左者，不过应震木东方，位自当配在左耳。



《医林改错》言肝系，后着脊，前连胃，名为总提，上有胰子，总提内有行水管，为胃行水。西医言肝无所事，只以回血生出胆汁，入肠化物。二说言肝行水化食，不过《内经》肝主疏泄之义而已。至肝系之理，尚未详言。按：肝系上连心包络，故同称厥阴经，系着脊处则为肝俞穴，系循腔子，一片遮尽是为膈膜，肝系下行，前连腹中统膜，而后连肾系，为肝之根，通身之膜，内连外裹，包肉生筋，皆从肝系而发。旧说言肝居左，西说言肝居右，然其系实居脊间正中，至诊脉分部左右，亦从其气化而分，非以形而分也。

在天为风

震巽主气在天为风，人秉天之风气而生肝脏，以司周身之风，故凡风病，以肝为主。

在地为木

本天无形之风气，生有形之木，肝实乘风木之气所生，解得二字，便知肝之气化。

在体为筋

筋连于骨，盖骨属肾水，筋属肝木，乃水生木之义，以应天甲乙之象。究肝生筋之迹，实由肝膈，连及周身之膜，由膜而连及于筋也。西医剖视，见白膜包裹瘦肉，而两头即生筋也。然彼但言筋之体，未言筋之根，惟《内经》以筋属肝，是从肝膈而发出膜网，然后生筋。若不寻出筋之源头，则筋病不知治法。

在色为苍

微青微黄，皮色老润，乃苍正色，其肝无病。若青胜黄则肝寒，若黄胜青则肝热。西人不讲五行，故不知气色相应之理。

在音为角

角为木音，和而长，知肝无病。西洋声学，言弦管甚详，然不能分出五音六律，则察理未精。

在声为呼

叫呼也，肝气太胜，和长之音变为叫呼狂谵之类是也，宜抑其肝。

在变动为握

支节运动，皆筋所主，而手尤显然。故筋之变动，则发为握。寒则拘急，热则缩挛，风火闭结，则握拳透爪。搐搦痠痲皆筋之变。

在窍为目

肝脉交颠入脑，由脑而通于目，故肝开窍于目。肝藏魂，昼则魂游于目而为视，夜寐则目闭，魂复返于肝。西医剖割眼珠，极赞重叠细络之妙，受光照察之神。然试问醒开寐闭，黑子瞳子之所由生，则不知也。又使无神水，而欲其受外光能乎？惟心火肾水，交会于脑，合肝脉注目中，肝者心之母，肾之子，故并二脏之精，而开窍于目。西医之精，能将斜目修削使正，然不久仍斜，不知病源，剖割何益哉？

在味为酸

木之本味也，木得寒湿之气，则化而为酸，如菜入坛，腌则酸是矣；木得湿热之气，

则变而为酸，如麸得糟曲则酸是矣。吐酸亦分寒热二证，寒酸吐清冷，热酸带腐臭。

其液为泪

目为肝窍，故泪为肝液。

其华在爪

爪是筋之余，肝主筋，故其华在爪。

其臭为臊

食草木各禽兽，皆有臊臭，秉木之气故也。五臭之辨精矣，西人不知。

其谷为麦

麦为芒谷，秉东方勾萌之木气，故麦芽能疏肝。仲景治除中病，以蒸饼试之，取木克土也。

其畜鸡

巽为鸡，木畜也，故仲景用鸡矢治转筋，取其为肝去风也。《五常政论》以犬属肝木之畜，又是一义。

其虫毛

大而虎豹，小而毛虫，皆风木之气所生，故肝病癩痢，或作虎豹之状，又有病遍体生毛者。西医五种，有博物新篇图，画狮象小虫，毫芒毕具，然不知属风木之所生，则于医理物理，不能推到造化根源也。

其数八

河图三为木之生数，八为木之成数。五行之数，理极精微，非西人所得知也。数起于一者，初也，始也。混沌初开，惟水先有，故曰天一生水。然水气初生而未成也，必待火木金土之气皆生，水得兼借其气而后成，故历二三四五，至于六数，水乃成焉。火则继水而生，故地二生火，亦成于水之后，故天七成之。水火之气已具，乃化生木，故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四九金，五十土，其理一也。生于阳者，成则为阴，生于阴者，成则为阳，圣人于生成之次序，而以数纪之，又以其数之阴阳，而于物验之神矣。

其果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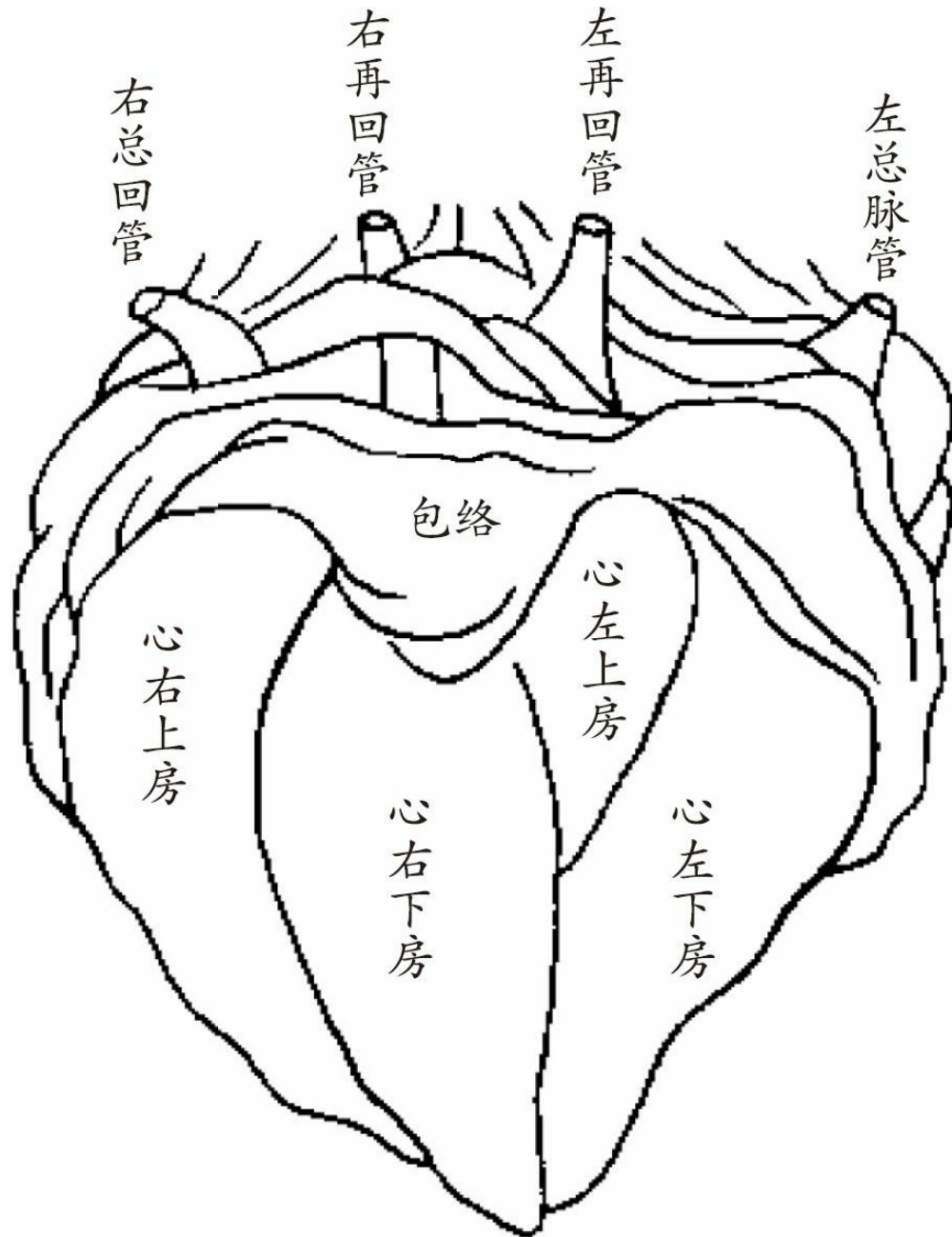
仲景用李根皮、郁李仁，皆治肝也。一行之中，又各分五行，故果虽同是木实，而又各属五脏。

其菜韭

得春气最先，故属木。韭根止血，能行肝气故也。韭子治遗精，温敛肝气也。

心

形圆上阔下尖，周围夹膜，即包络也。其上有肺罩之，空悬胸中，其下有膈膜遮截，膈为膻，包络为膻中，心为君主。西医云，有脑气筋贯之，有左右房，以生血回血。又按：心之脉络，从包络中发出，以达于周身，故包络为臣使之官。



心图

西医言心内，分左右四房，皆有管窍，为生血回血之用。血受炭气则紫，回行至心右上房。有一总管，接回血入心中，落右下房；又一总管，运血出而过肺，被肺气吹去紫色，遂变纯赤，还入心之左上房，落左下房；又有一总管，运血出行，遍于周身，回转于心。此即《内经》营卫交会于手太阴肺及心主血脉之说也。

在天为热

夏令南方离火主气，是为热也。

在体为脉

心生血，乃秉火气之化，故血色赤。脉者血之道路也，《脉经》云，脉为血府。西医云，心房动跳不休，周身之脉，皆应之而动。《医林改错》谓脉是气管，非也。观仲景复脉汤，全补心血，可知之矣。

在色为赤

火之色见于皮里，如以缟裹朱，心血足也。若赤斑麻疹，皆是心火太甚。西洋化学言红色中多养气，又言养气能燃，即《内经》火之色赤之义。

在音为徵

音和而美，其舌抵齿。

在声为笑

心志喜，故发声为笑。

在变动为忧

喜之变也，心火宣明则喜，心火郁闭则忧。西人但知忧喜笑怒，人有此当然之情，而所以成此情者，西人不知。

在窍为舌

心之脉管，从肺系以上于舌，而辨五味。

在味为苦

物经火煨，其味皆苦，然苦虽是火味，实则火之余气也。故凡味苦者均能泻火。

在志为喜

心火宣明，故喜。

其液为汗

汗乃膀胱化水之气，透出皮毛者也。故凡汗，均归太阳经。因小肠为心之府，与膀胱同是太阳经，同附着于连网之上。心火宣布，由小肠连网，并合膀胱，是为火交于水，乃能化气，外达而为汗。故仲景无汗用麻黄，有汗用桂枝，二方均主桂枝以宣心阳也，此所以汗为心液。西洋医法不知汗之源也。

其荣为色

血足故也。

其臭为焦

凡物火灼，其气皆焦。

其数七

河图二为火之生数，七为火之成数。

其谷黍

色赤性温，故为心之谷。

其畜马

天之大火星为心，又名天驷。房驷之精，下则化为马，故马为火畜。《金匱真言》云，其畜羊，然以马为义长。

其虫羽

羽族应南方朱鸟之象。西洋格致，言鸟肉多缝隙，使养气充满，则轻灵善飞。养气能燃火，则知羽族秉火气多矣。

其果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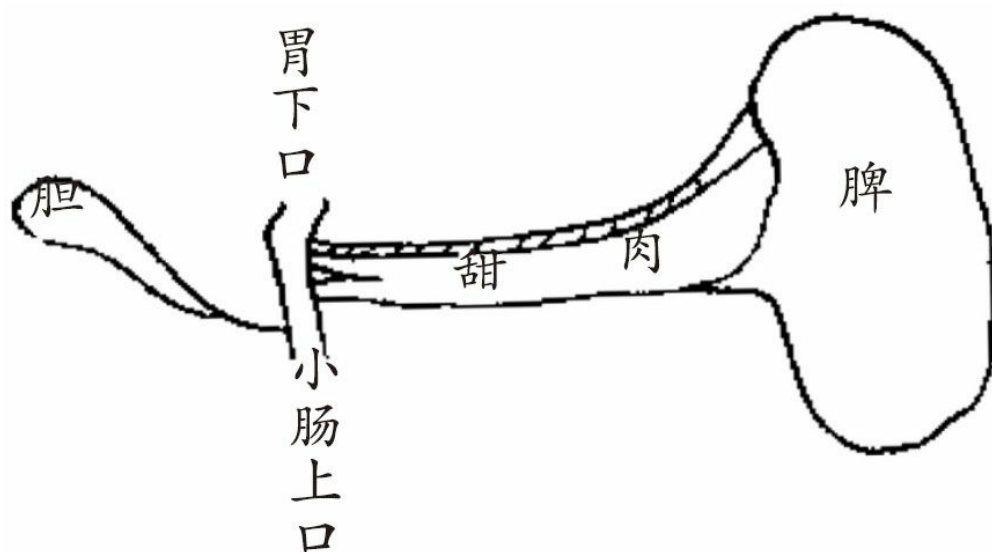
夏之果，故属火。杏仁苦降，虽是肺药，实以火制金之义也。

其菜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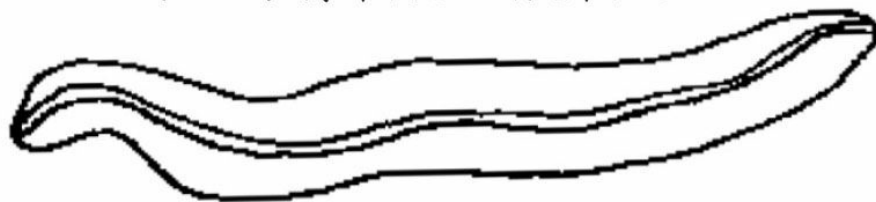
气辛温，叶不沾水，秉火气所生者也。仲景用治胸痹，以其能宣心阳也。

脾

居中脘，围曲向胃。西医云，傍胃处又有甜肉一条，生出甜汁，从连网入小肠上口，以化胃中之物。脾内有血管，下通于肝。余按：脾居油膜之上，与各脏相通，其血气往来之道路，全在油膜中也。中国医书，无甜肉之说，然甘味属脾，乃一定之理。西医另言甜肉，不知甜肉即脾之物也。又按仲景越婢汤，是发散肌肉；脾约丸，是滋润膏油。盖脾脏生内之膏油，从内膏油透出于外，是生肌肉，然则外肌内膏，皆脾之物也。西医言脾中之血，壅热气以熏化水谷，盖血即心火所生，壅生热以化谷者，火生土之义也。至于脾土制水之说，西医不知，言水入口，散出于胃，走连网中，不知连网上之膏，即脾之物，膏滑故水利。



内曲与胃相抱以膜相连



医林改错脾形中有一管行水

脾图

《医林改错》言脾中有管，名玲珑管，水从胃透入此管，遂下走鸡冠油中也。余按：

脾与胃相连处，有膜一条，其中有管，自然无疑。脾质凝血而成。西医言脾中有血管，回血聚于脾中者极多。余按：血是心火所生，火生土，故统血极多，食入则脾拥动热气以化之。西医又言有甜肉汁化谷，按甜肉即胰子也，生于油上。凡膏油皆脾所生之物，膏能化水，胰子能化油。脾称湿土，正指胰子与膏也。有此滑润，故肠中通利而物化。宋元后图脾居于右，西医图居于左，考《淮南子》，已有脾左肝右之说。但脾之应脉，实在右手，盖其功用实归于右也。

在天为湿

长夏之令，阴阳交会，是生湿气。

在地为土

湿气所化，于五行为土。凡物湿渍，皆化为土，而土中又常含湿气也。

在体为肉

此肉字兼肌言之，肌是肥肉，肉是瘦肉，人身肥肉包瘦肉，外之肥肉，又由腔内之油膜透达而生者也。脾生油膜之上，脾气足则油多而肥，膜上之油即脾之物也。在内为膏油，在外为肥肉，非两物也。油膜中有赤脉，属脾血分，脾之血足，则此赤脉由内达外，是生瘦肉。盖土是天地之肉，脾亦应之而生肌肉。

在色为黄

黄为中央之土色，凡人面黄明润为无病，发黄为湿，病在脾也。

在音为宫

声大而和，其舌居中。

在声为歌

脾主思，思而得之，则发为歌。颠狂自歌，脾绝亦歌。

在变动为哕

脾气逆满，吐声不吐物也，与噫呃思同，非痰即血之所致。

在窍为口

口通五脏，然主于纳谷，先通于胃，而胃实脾之腑也，故口亦是脾之窍。凡百体皆有专属者，有兼属者。西医图口通脑通心肺，通胃而不通脾，不知胃乃脾之腑，不通脾，而反属脾窍，则其归属有真主宰矣。《内经》精确如此，真中外所不能及。

在味为甘

西医云，甜肉汁入肠化物。盖甘者土之本味也，故凡甘味均能补脾，太甘则又壅脾气而为病。

在志为思

脾主运化，故其志在思，而思虑又转伤脾。

在液为涎

五液皆肾所主之水也。脾土不能制水，则水流湿而为涎。脾寒者其涎清冷，脾热者其涎稠粘。

其荣为唇

口为脾之窍，唇又为口之门户。故脾之气血冲和，则唇明润。脾热者唇枯，脾绝者唇缩。唇不与脾连，而脾荣却见于唇，西医之拘于形迹者，断不能知。

其臭香

甘味所发，其气为香。木香之类，所以入脾。

其数五

河图十为土之成数，五为土之生数，居五行之中，兹故独举中五以立言。

其谷稷

味甘入脾，即北地小米之大而黄者。

其畜牛

黄牛也，鸣中宫音，《本草》言牛乳益脾。忌酸味，因牛属土，酸属木，故不相宜，义可类推。

其虫倮

如蚯蚓是秉土之精，能化毒以利水。

其果枣

味纯甘，土之果，补脾多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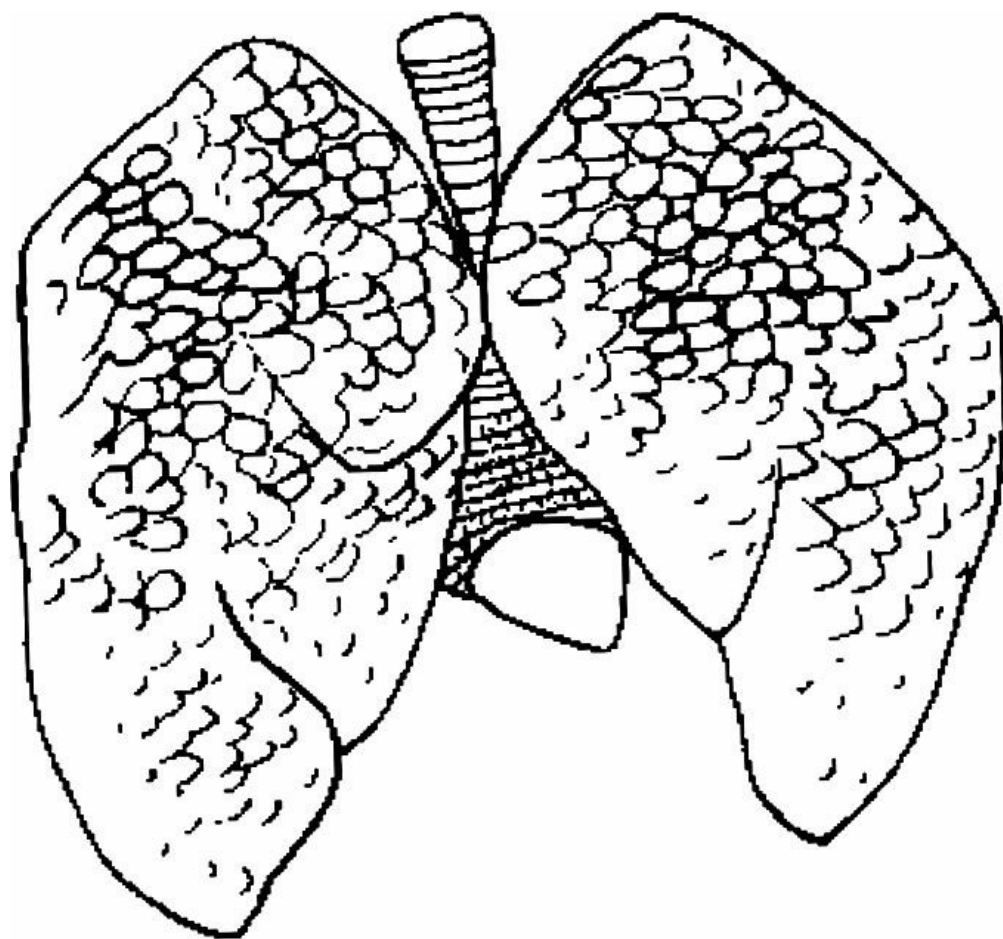
其菜葵

即冬葵，秉土湿气所生，故滑润。土能制水，故冬葵子能利小便。

肺

西医言肺覆而孟，前两叶包心，在后有峡及肺根，此根即气管。肺脉连网等包裹肺衣而成，每肺外有衣，薄而透明，包肺四面。肺有缩力，每叶藏气管，气管之末为气泡，肺脉至气泡而散，即包气泡，功用主呼吸也。此说于肺衣气泡，颇能详明。宋元后不知肺之功用，全在衣与泡也。

旧云八叶，非也。西医云五叶，右三左二，披离下垂，后附脊骨，前连胸膛，肺中有管窍，通于膈膜，而下达气海。肺质轻松，外有膜沫濡润，以助呼吸。



肺图

在天为燥

在天为收敛肃杀秋燥之气，故经秋则草木焦枯，感燥气也。

在地为金

燥气所生，于地之五行为庚辛金。人之肺脏，实秉燥金之气而生者也。

在体为皮毛

肺金乾象，其体如天，天包于地之外，皮毛包于人身之外，故皮毛属肺，肺多孔隙以行气，而皮毛尽是孔隙，所以宣肺气，使出于皮毛以卫外也。西医剥皮观，而知人何处皮厚，何处皮薄，然不知皮为肺之所司，言毛孔能传人之热外出，而不知是太阳卫外之阳也。

在色为白

金之本色，人面白而明润者，肺无病。白如枯骨者死，惨白者失血。以肺主气，但见肺之色，是气多而血少也。

在音为商

西方金音，口张声扬。

在声为哭

商声也，主秋令。发哀伤之声，故哭。

在变动为咳

肺主气，气逆而抢上，故咳。有痰火连犯而咳者，有寒饮闭滞而咳者。

在窍为鼻

气管总统于肺，而上通于鼻，以主呼吸。

在味为辛

金之性烈，故味辛，细辛、薄荷之类是也。若大辛者，又秉金敛火速之性，主下行以温肝肾，桂、附是也。

在志为忧

肺主敛，忧则气敛。

在液为涕

涕出于鼻，故为肺之液。肺有寒，则涕自出，有火则无涕。

其荣为毛

肺主皮毛，故肺腴则皮毛荣也。

其臭为腥

鱼为水族，兼秉金气，故其臭皆腥。

其数九

河图四为金之生数，九为金之成数。

其谷稻

秋熟皮黄米白，故属金。

其畜狗

《说文》云，叩气发声，故名狗。肺主气，狗能叩气，故属肺金之畜。

其虫介

铠甲之象，属金。龟甲、山甲均能破肝，以其秉金气，能攻制木也。

其果李

按：李既属肝，此当以梨配之，《五常政论》作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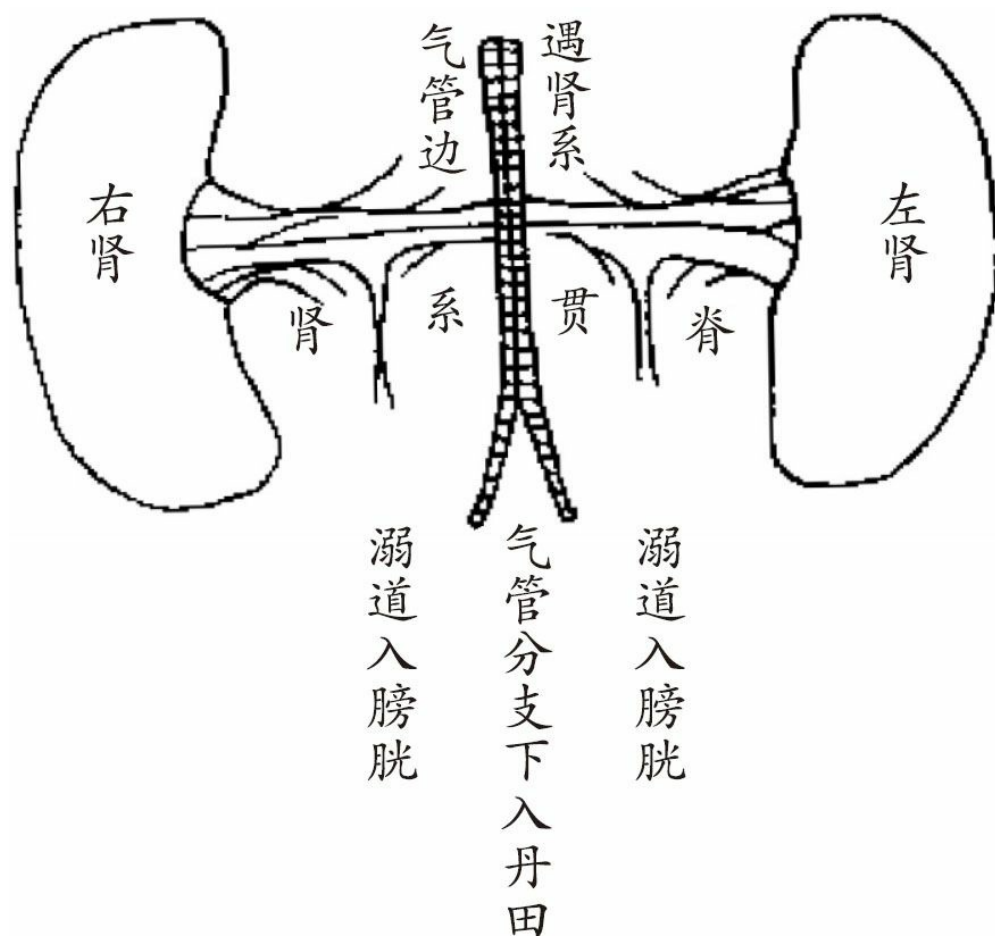
其菜韭

韭色白，亦可属肺，然其得春气为多，总宜属肝。秉金气者，不止此药。古人以此属肺，亦只示人以端倪，非谓此外更无其物。又以见一物，不止一义耳。

肾

形如豆，又似猪腰子，肾中有油膜一条，贯于脊骨，是为肾系。此系下连网膜，又有气管，由肺而下，附脊循行，以下入肾系而透入网膜，达于丹田。两肾属水，中间肾系属火，即命门也。命门为三焦膜油发源之所，故命门相火布于三焦，焦即油膜也。旧说多误，西医析言之，而不能会通也。详考《内经》自见。

肾靠脊而生，有膏油遮掩，附肾有薄膜包裹，西医名为肾衣。此衣发于肾系，乃三焦之源也。肾系是白膜层叠结束而成，一条贯脊，系中内窍通脊髓，最深之窍也。其次为气管，外通于鼻，以吸天阳，下入丹田，为生气之根。又其次为溺窍，水入胃，散膜膈中，以入肾系，合为溺窍透入下焦，乃及膀胱。西医但言气管溺管，而不知化精通髓，尤有一管，名曰命门者，水中之阳，外通天气，为生命之根源也。《内经》未言溺过肾中，然谓三焦为水道，膀胱为水府，肾为三焦、膀胱之主，其司溺从可知矣。



肾图

在天为寒

北方冬令，阳气内敛，阴气交互，是为寒气。

在地为水

寒气所生，于卦为坎，于五行为水。

在体为骨

肾秉寒水之气，主蛰藏，受五脏之精而藏之，化髓生骨。小儿髓不足，故头骨未合；老人肾虚，故骨痿也。西医将人骨骼，照印入书，长断大小，圆锐曲折，尽其形矣。然不知是肾之所生。彼以骨中有髓，知为脑髓生骨，而不知并脑髓，皆肾所生也。余识西医潘某，中国人而为外国医士者也。其妻死，即用洋药化去尸肉，存枯骨，置之药房，以备考校。此于接骨检验询为有益，于内证毫无补裨。存其骨，而不知骨所自生，迂可笑矣。

在色为黑

水之色也，黑而惨淡者，水泛土衰；黑如烟煤者，水枯肾竭。五行之理成功者退五色亦然。黑转青，则黑退，青转红，则青退。烂布造作洋纸，腐化全带黑色，若欲退其黑色，用品蓝入则黑退。然纸成后内存品蓝性，久则变出青色，必再加品红水，则青色退尽，水不变蓝色矣，是可见五行退卸之理。

在音为羽

其音低细。

在声为呻

呻，伸也，肾气在下，故声欲太息，而伸出之。

在变动为栗

战栗，寒貌，老人阳虚，往往寒战。

在窍为耳

陈修园谓肾脉不上头，肾与心交，假心、小肠之脉，人耳为听宫，其说迂曲，岂有肾自开窍，而无路上头之理。盖肾主脑髓，耳通于脑，路甚直捷，所以肾开窍于耳也。西人称耳深处之穴，曰耳鼓箱，有薄翳盖之，气搏则动，下有细骨如干，传其动于穴底，耳翳接细络，如琴瑟之有弦，稀密拉放，以外音传于脑，则耳亦琴也，巧妙之至。西人此说精矣，然不知耳是肾窍，不知司听者，是何物也。盖髓为精神所会，而窍通于耳，故能辨声音。声气二者，皆空虚无形，然声速于气，气已至，则可呼吸而入口，声已至，不能招收而得。西学言空气布满天地，凡声音者，是击动空气而成也。据此则耳之辨音，亦以耳窍内之气，为外空气击动，故声传入耳。肾者生气之源，而髓则肾精所化，则髓中之气尤至灵气也。故外空气传声，动之则应。又听有远近明暗之分，则又视乎髓中之气，有优劣也。西学尚未谈到此。

在味为咸

《洪范》曰：润下作咸，水之味也。药如苁蓉等，皆入肾。

在志为恐

肾存志，为作强之官，肾虚不能作强，则为恐矣。

在液为唾

肾络上贯膈，入肺系，系舌本，舌下廉泉、玉英穴，出液之道也，肾液上泛则为唾。

其荣为发

发虽血之余，实则血从气而化，外达皮毛，上至颠顶而生发也。气乃肾水之生，阳由太阳经而达于外，以上于头。血在血室之中，得肾气之化，外达则为皮毛，上行则生头发。血室气海，是二是一，皮毛头发，并非二物，所以发名血余，而又为肾水之荣也。凡乌须发之药皆补肾。

其臭为腐

凡物入水，无不腐化，故水之臭腐。

其数六

河图，一为水之生数，六为水之成数。

其谷豆

黑豆也，其性沉，其色黑，故属肾水。

其畜豨

豕也，色黑属亥，为水之畜。

其虫鳞

鱼龙，皆水中之阳物也，故鲤鱼汤利水，龙骨镇肾气，皆从其类之义。

其果栗

色黑，根不亡本，故属肾水。

其菜藿

古藿即豆苗叶。

天地之大，不外五行，人禀天地而生五脏。推之于物，各禀五行，因皆与人之五脏相属。能知五行变化之理，则于病药，自然会通。故节录《金匱真言》、《脏象论》等文，合为一章，以见大概。

五脏所藏

人之所以灵于物者，以其秉五行之秀也。夫此灵秀之气，非空无所寄而已，实则藏于五脏之中，是为五脏之神。人死则其神脱离五脏，人病则五脏之神不安，知五神之所司，而后知五病之情状。

心藏神

人所以有知觉，神主之也。神是何物？浑言之，则两精相搏，谓之神；空言之，则变化不测谓之神。此皆放言高论，未能实指之也。吾且为之实指曰，神乃生于肾中之精气，而上归于心，合为离卦，中含坎水之象。惟其阴精内含，阳精外护心脏之火，所以光明朗润，而能烛物。盖神即心火，得肾阴济之，而心中湛然，神明出焉，故曰心藏神。心血不足，则神烦，心火不足，则神怯，风痰入心，则神昏也。西医知心为生血回血之脏，而谓心不主知觉，主知觉者，是脑髓筋。又言脑后筋只主运动，脑前筋主知觉。又言脑筋有通于心者，彼不知髓实心之所用，而非髓能知觉也。盖髓为水之精，得心火照之而光见，故生知觉矣。古文思字从囟，从心，即以心火照脑髓之义。髓如月魄，心如日光，相照为明，此神之所以为用也。

肝藏魂

魂者阳之精，气之灵也。人身气为阳，血为阴，阳无阴不附，气无血不留。肝主血，而内含阳气，是之谓魂。究魂之根源，则生于坎水之一阳。推魂之功用，则发为乾金之元气。不藏于肺，而藏于肝者，阳潜于阴也；不藏于肾，而藏于肝者，阴出之阳也。昼则魂游于目而为视，夜则魂归于肝而为寐。魂不安者梦多，魂不强者虚怯。西医不知魂是何物，故不言及于梦。然西人知觉与华人同，试问彼夜寐恍惚，若有所见者，是何事物，因何缘故，则彼将哑然。盖魂非剖割所能探取，而梦非器具所能测量，故彼不知也。

肺藏魄

人身血肉块然，阴之质也。有是质，即有宰是质者。秉阴精之至灵，此之谓魄。肝主血，本阴也，而藏阳魂；肺主气，本阳也，而藏阴魄。阴生于阳也，实指其物，即肺中清华润泽之气。西医所谓肺中只有膜沫是也。惟其有此沫，则散为膏液，降为精血，阴质由是而成矣。魂主动，而魄主静。百合病恍惚不宁，魄受扰也，魇魇中恶，魄气所掩也。人死为鬼，魄气所变也。凡魂魄皆无形有象，变化莫测，西医剖割而不见，遂置弗道。夫谈

医而不及魂魄，安知生死之说哉？

脾藏意

旧注心之所忆谓之意，心火生脾土，故意藏于脾。按脾主守中，能记忆也；又主运用，能思虑也。脾之藏意如此。脾阳不足，则思虑短少；脾阴不足，则记忆多忘。

肾藏志

旧注心之所主谓之志。神生于精，志生于心，亦心肾交济之义。按：志者专意而不移也。志本心之作用，而藏于肾中者，阳藏于阴中也。肾生精，为五脏之本；精生髓，为百骸之主。精髓充足，伎巧出焉，志之用也。又按：志，即古誌字，记也。事物所以不忘，赖此记性。记在何处，则在肾经，益肾生精，化为髓，而藏于脑中。凡事物经目入脑，经耳入脑，经心亦入脑，脑中之髓，即将事物印记不脱，久之要思其事物，则心一思之，而脑中之事物立现。盖心火阳光，如照相之镜也，脑髓阴汁，如留影之药也，光照于阳，而形附于阴，与心神一照，而事记髓中同义。西学留影妙矣，而西医则不知人身自有照影留声记事之妙质，虽剖割千万人，能得此理否？古思字，从囟从心，囟者脑前也，以心神注囟，则得其事物矣。

《内经》又有五脏七神之说，云脾藏意与志，肾藏精与气，与此不同。然志须属肾，精气血二者非神也，另条详注，不在此例，故从五神之说为是。

五脏所主

此条先言所合，言本脏之内外相合也；后言所主，明其相制相成也。

心之合脉也

西医云，心有运血管、回血管，外则散达周身，内则入于心中。心中有上下四房，以存血，心体跳动不休，而周身血管应之而动，是为动脉，此说极是。《脉经》云，脉为血府，即此之谓也。《医林改错》谓脉是气管，非血管，言气乃能动，血不能动。夫果是气管，则随气呼吸，一呼止当动一至，一吸止当动一至，何以一呼动二至，一吸动二至，显与气息相错哉？是脉非气管，其应心而动为无疑矣，故云心之合脉也。西医言脉不足为诊具，足见西医之粗浅也。脉诊两手始于《内经》，详于《难经》，事确理真，非西人器具测量所能得之，详下《荣卫生会》及《诊脉精要》篇。

其荣色也

心主血，血足则色华，血脱则色枯。

其主肾也

五行之理，相生相制，制则生化。心是火脏而受制于肾水，是肾乃心脏生化之主，故其主肾也。心为离火，离卦中之阴爻，即合坎水之象也。心之所以生血，亦以水交于火，即化为血，另详气血条。惟其以水济火，而火之功用乃成，故心血虚者，必兼补肾水。观天王补心汤、仲景复脉汤，均用熟地，其义可知。

肺之合皮也

肺为乾金，体高而大，如天之无不覆，气达于外，以卫周身，如天之无不包，故合于皮毛。西医云，周身气管，外则散为毛窍，内则总统于肺，故肺合皮毛。凡是外感，无不治肺也。西法用数百倍显微镜，照见毛形如树，其下有坑，坑内有许多虫，或进或出，其实皆气之出入也。盖肺主行气，肺中尽是气孔。鼻者直出之孔，毛者横出之孔。鼻气大，故人皆知之，毛孔之气细，故人不知。实则鼻气一出，则毛孔之气俱出，鼻气一入，则毛孔之气俱入。中国人不知皮毛与肺相连，皆是从毛窍相通也。

其荣毛也

毛者，血之余也，然实则血从气化而生焉。气即水也。女子之气从血化，故水化为血，内行下达，则为月信；男子之血从气化，故血化为水，上行外达，则生须与毛，另详气血条。毛荣者，气化之盛也。肺主气，故其荣在毛。

其主心也

天之五行，火西流而后能秋；地之五行，火克金而后成器；人之五行，心火温肺，而后胸中阳和，无寒饮咳痹之证，故心火者，乃肺之主也。心火太甚，则肺燥；心火不足，则肺寒。

肝之合筋也

筋象甲乙木，故为肝所合。人但知筋著于骨节间，而不知筋实与肝通。盖肝中有大膈膜，内连肥网，外连皮肤，凡有瘦肉，皆有网膜包之。凡肉之网膜，其两头皆连于筋，肝之气，即从内膈膜，发为外之网膜，由网膜而发为筋，筋所以为肝之合也。中医但言其义，未言其形，今借西法，指出迹象，尤为确实。合者，相连之谓也。凡瘰疬筋抽，皆是内膜伸缩收放，因牵动其筋而然。若不知筋所发生之源，则不能治也。

其荣爪也

爪为之筋余，筋节柔和，故其荣发见于爪。

其主肺也

肝主血，主清阳之气，必得肺金制之，木不郁而为火，则清气得升，血脉和畅。如金不能平木，则肝火上升，为痰咳、虚癆、失血等证。

脾之合肉也

肉是人身之阴质，脾为太阴，主化水谷，以生肌肉。肌是肥肉，肉是瘦肉，肥肉是气所生，瘦肉是血所生。脾生连网之上，脾气足则内生膏油，透出于外则生肥肉。脾血足则又从连网中凝结而生瘦肉。亦由内生出于外，肥肉包瘦肉者，气包血故也。脾阳虚则肉浮，脾阴虚则肉消。脾生膏油，从膏油而生出肌肉，其形迹之相连最显然也。乃西医剖割，但浅割外皮，其肉象如何，深割内皮，其肉象又如何，究未知肌肉属脾，所以不得治法。

其荣唇也

脾开窍于口，唇乃口之门户，故其荣在唇。凡病唇缩，为脾绝不治。

其主肝也

肝属木，能疏泄水谷。脾土得肝木之疏泄，则饮食化。肝木之阳不升，则为泻泄，肝寒则腹痛霍乱。观建中汤，用桂枝温肝，即知其义。肝火郁则为痢，亦是肝病累脾，故肝为脾之所主。西医谓肝生胆汁，入胃化谷，即《内经》木能疏土之义。

肾之合骨也

骨内有髓，骨者髓所生，周身之骨以背脊为主。肾系贯脊，肾藏精，精生髓，髓生骨，故骨者肾之所合也。西医支解人而视之，详言脑髓、脑气筋，而不知髓是何物，因不知肾与骨合，所以其治多碍也。

其荣发也

人之毛发，皆是血从气化所生，义详五脏所属条，及本条其荣毛句。但毛生于气孔中，属肺金，须生于唇，乃任脉所终之地，属肝胃两经。而发则生于头，是督脉经，与太阳经所交也。太阳经从背上头，督脉经从脊贯头。太阳膀胱为肾之府，督脉属肾，均变于头。血在丹田之内从气之化，循经而上生为头发，故肾精足则其荣在发。老人肾竭，所以发白。血从气化之理，详天癸条。

其主脾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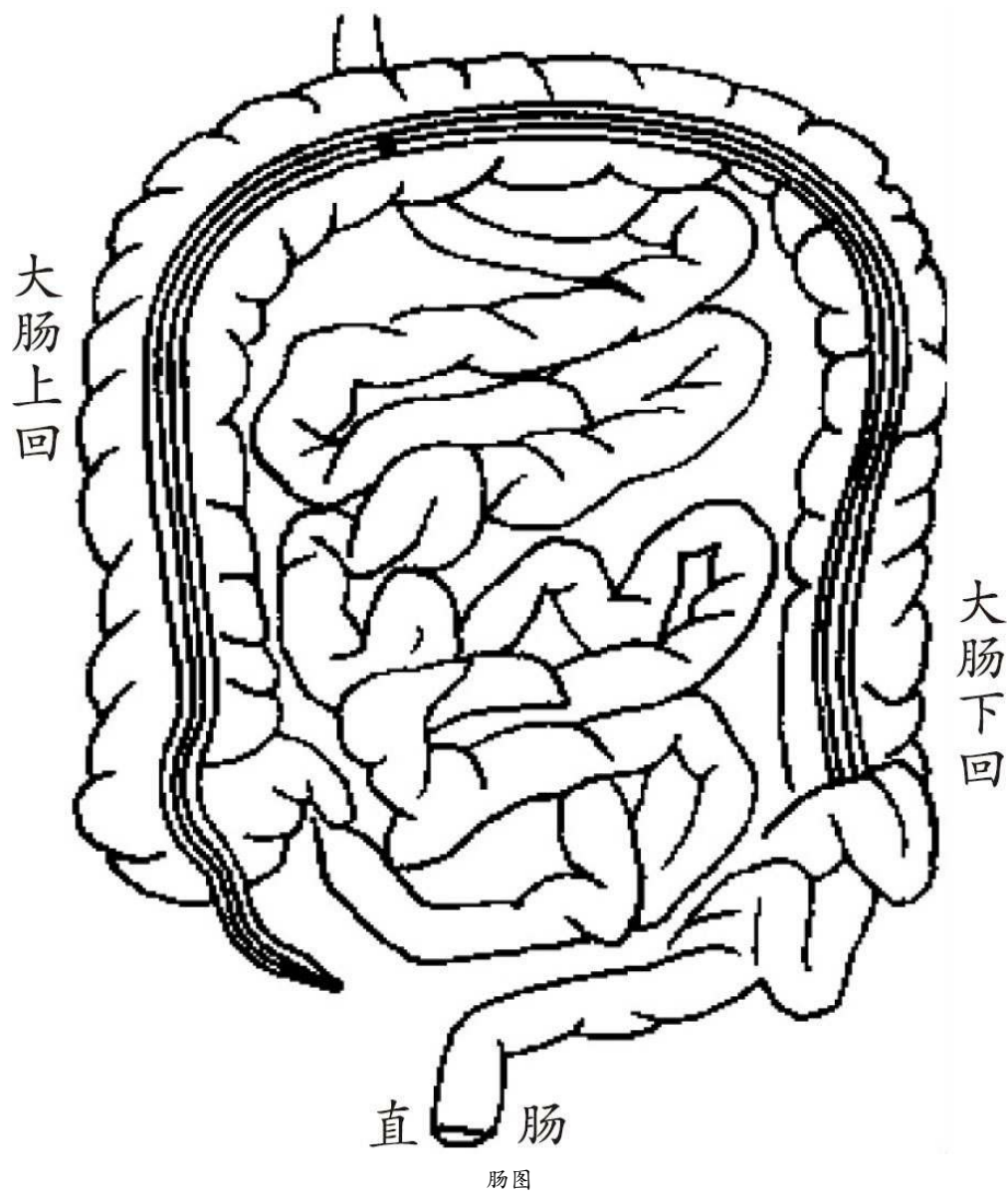
脾土能制水，所以封藏肾气也。脾不统摄，则遗精；脾不制水，则肾水泛而为痰饮。

张隐庵注《六微旨论》云，土位之下，风气承之，风位之下，金气承之，金位之下，火气承之，君火之下，阴精承之。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化，故五脏所合言其相生也，五脏所主言其相成也。先心肺而后脾肾，乃归重于相成之义欤！西医不讲五行，分脏腑，截然各别，而于交通之故，生成之理，概不能知。

脏腑所合

合者，相合而成功也。有脏以为体，即有腑以为用。脏之气行于腑，腑之精输于脏，二者相合而后成功，故引《灵枢·本输》篇文以明之。

肺合大肠，大肠者传导之府。



肺为清金，大肠为燥金。肺藏魄，而大肠、肛门即为魄门。肺与大肠交通之路，全在

肺系膜油之中，由膜油以下达于大肠。而大肠全体，皆是油膜包裹，虽大肠与肺一上一下，极其悬远，而其气从油膜之中自相贯注。盖肺极高，大肠极下，其形势自足相临。手太阴肺经与手阳明大肠经又相表里，故相通也。传导之府，谓传导肺气，使不逆也。凡大肠之病，皆从肺来，故大肠燥结，须润肺；大肠痢证，发于秋金之时，亦是肺金遗热于大肠。然大肠病亦能上逆，而反遗于肺。《伤寒论》云：下痢便脓血者，其喉不痹，不便脓血者，其喉为痹。盖邪热不从大便而泻，上壅于喉宜泻大肠此大肠所以为传导肺气之府也。

宋元后图大肠，折叠一团，不能分出上中下三回。惟西医言大肠头，接小肠下之阑门，由右腹而上行，为上回，横绕至胃下，过左畔，为横回，由左腹而下行，为下回，至胯乃转为直肠。凡人泻利腹鸣，可试其回转之路也。仲景云，腹中转失气者，尚有燥屎。仲景下一个转字，已绘出大肠之形。而宋元后医不之察，反不如西医之踏实。小肠上与胃接而幽门，全体皆与油膜相连，甜肉汁胆汁，皆从油膜中入小肠也。

心合小肠，小肠者，受盛之府。

手少阴心经与手太阳小肠经，脉络循行，相为表里。小肠全体生连油膜，上循肝膈，透入胸中，而为心包络。心与小肠交通处，全从包络透出，下行达于油膜，乃与小肠相通。小肠受盛五谷，使化精汁，以上奉于心而化血，故小肠为心之府。心火不宣，则小肠之糟粕不化，是生飧泄；心火太甚，则热移小肠膜油中，为热所蒸，饮水从油膜中过，则被蒸为黄赤。色痢证糟粕不化，垢腻脓血，全是心移热于小肠之病。又详下受盛之官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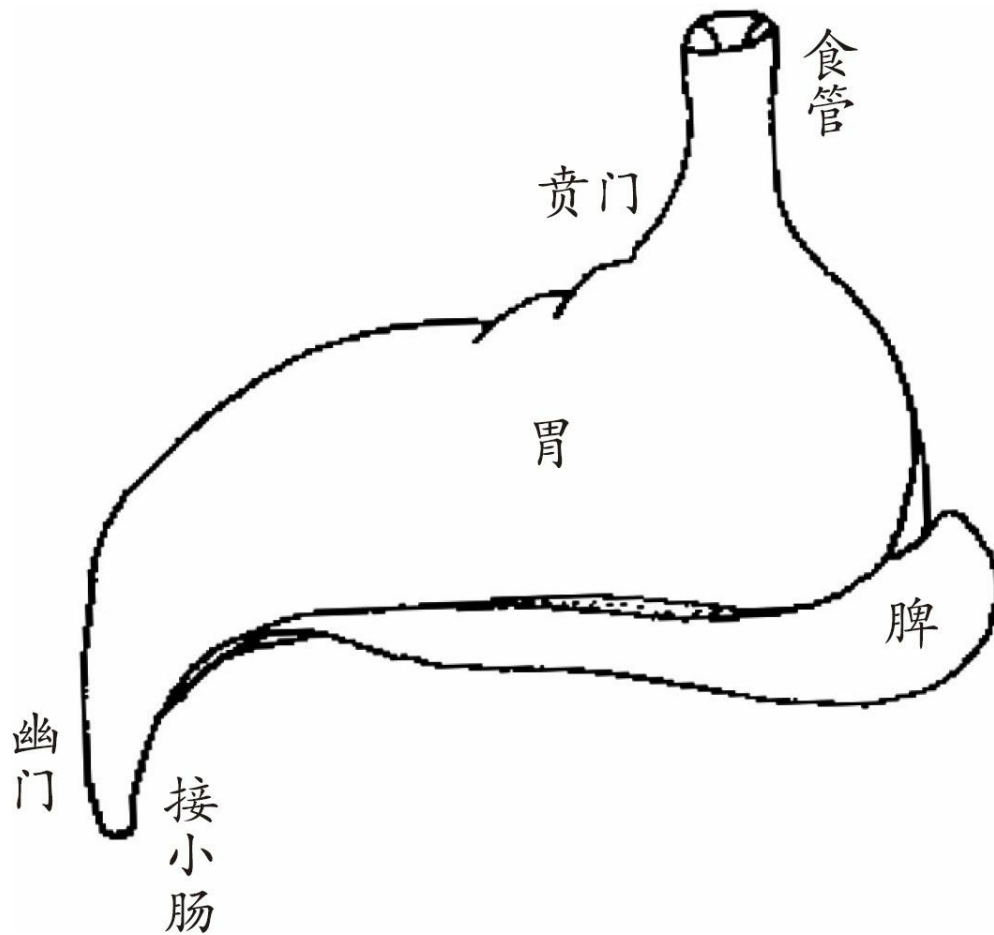
肝合胆，胆者，中精之府。

《内经》云，脾之与胃，以膜相连耳。谨按：各脏腑，远近不一，实皆以膜相连，惟胆附于肝，最为切近。西医言肝无能事，只是化生胆汁，而胆汁循油膜入胃，则饮食之物，得之乃化。是中焦之精气，全赖于胆，故胆者中精之府也。胆属火，肝属木，胆汁为肝所化，是木生火也，胆汁化物，是木能疏土也。故经云：食气入胃，散津于肝，肝寒则胆汁不能化物，肝热则胆汁化物太过而发中消等证。

脾合胃，胃者，五谷之府。

脾居胃外，以膜相连。西医云，近胃处又有甜肉一条，甜肉汁入胃则饮食自化。予按经文，甘生脾，是甜肉汁，即脾之物也，无庸另立条目。脾主化谷，胃主纳谷，是胃者脾之府也；胃为阳，脾为阴，纳谷少者胃阳虚，纳谷多而不化者，脾阴虚。如膈食病，粪如羊屎，即是脾阴虚，无濡润之气，故燥结不化。知脾阴胃阳，乃知健脾胃之法。李东垣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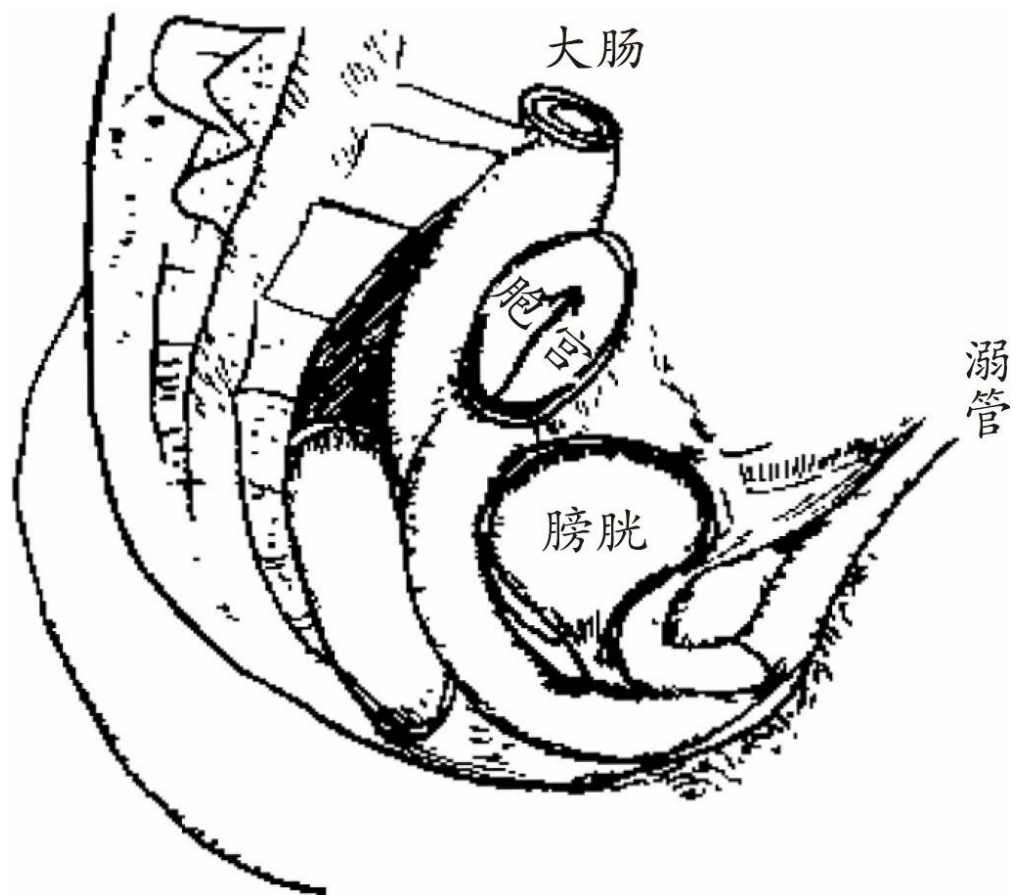
脾胃，而方皆温燥，是但知胃阳，而不知脾阴。西医言胃津化物，甜肉汁化物，胆汁化物，则但主阴汁立论，而又不明胃为阳，主纳谷之理，皆偏也。



胃图

上曰贲门，下曰幽门，后面与肝膜相连，前面与膈膜相连，下与脾相曲抱。脾生一物，曰甜肉，《医林改错》名为总提，即胰子也。胰子能去油，西医但言甜肉汁化谷，而不知其化油也。脾又生脂膏，所以利水。谷在胃中，又赖脾土之湿，升布津液以濡之，然后腐变，故胃但称五谷之府，不言化五谷，以见胃主纳脾主化，一燥一湿，互为工用。

肾合膀胱，膀胱者，津液之府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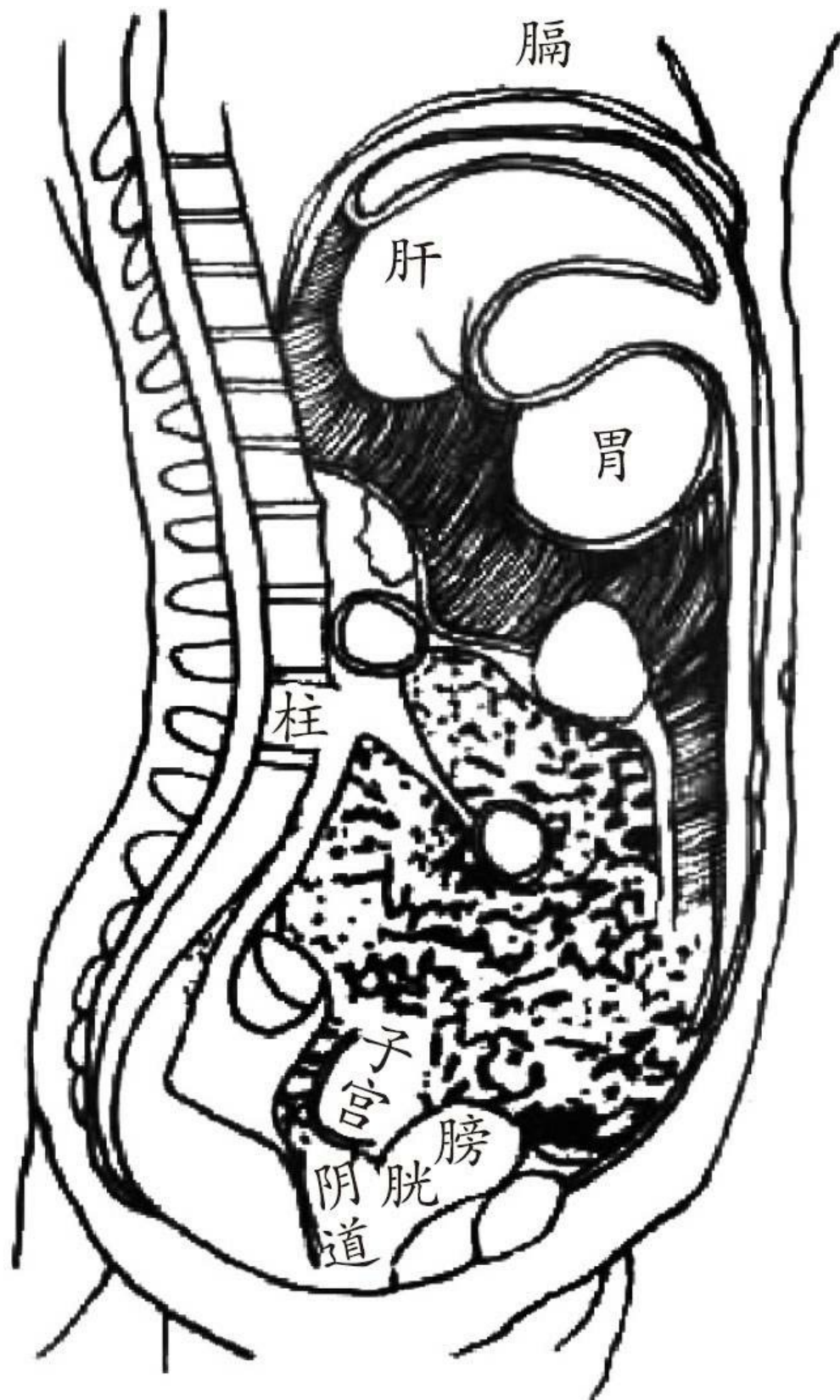
膀胱图

肾为水脏，膀胱为水之府。凡人饮水，无不化溺，而出于膀胱。自唐以下，皆谓膀胱有下窍，无上窍，饮入之水，全凭气化以出。又谓水入小肠，至阑门飞渡入膀胱，无从入之路也，故曰气化。《医林改错》深叱其谬。西医云：水入于胃，散走膜膈，胃之四面全有微丝管出水，水入膜膈，走肝膈，入肾系。肾主沥溺，由肾系出，下走连网，膀胱附著连网，溺入之口即在连网油膜中也。中国人见牲畜已死，膀胱油膜收缩，不见窍道，遂谓膀胱有下口无上口，疏漏之至。西医此说，诚足骂尽今医。然持此以薄古圣，则断断不可。盖《内经》明言，下焦当膀胱上口，又言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内经》所谓三焦，即西医所谓连网油膜是也。故焦字，从譙从臯，后人改省作焦，乃不知为何物矣。溺出膀胱，实则三焦主之。而膀胱所主者，则在于生津液。肾中之阳，蒸动膀胱之水，于是水中之气，上升则为津液。气著于物，仍化为水。气出皮毛为汗，气出口鼻为涕为唾，游溢脏腑内外则统名津液，实由肾阳蒸于下，膀胱之水化而上行，故曰肾合膀胱，而膀胱为曳生津液之府也，又详下条。

膀胱与连网相接处，即是入水道。子宫在膀胱后，男子名为丹田，肾阳入丹田，蒸水则化气上行。膀胱如釜中蓄水，丹田如灶里添薪，膀胱下口，曲而斜上，以入阴茎，溺能

射出者，则又肺气注射之力也。

少阳属肾，肾上连肺，故将两脏。三焦者，中渎之府也，水道出焉，属膀胱，是孤之府也，是六腑之所与合也。



三焦图

上言肾合膀胱，此言肾又合三焦也。少阳者，水中之阳，是为相火，属肾者，属于肾中命门也。命门即肾系，由肾系下生连网油膜，是为下焦。中生板油，是为中焦。上生膈膜，是为上焦。其根源实出于肾系。肾系即命门也。命门为相火之根，三焦根于命门，故司相火，而属于肾。夫肾具水火，合三焦者，是相火所合也。又云肾上连肺者，金水相生，是水阴之所合也。故肾虽一脏，而将为两脏矣。肾主水，而行水之府，实为三焦。三焦即人身膜油，连肠胃及膀胱，食入于胃，由肠而下，饮水入胃，则胃之四面，均有微管，将水吸出，散走膜膈，此膜即三焦也。水由上焦，历肝膈，透肾系，入下焦油膜，以达膀胱，故三焦者，中渎之府，水道出焉。属膀胱者，谓三焦与膀胱相联属也。是孤之府，谓五脏各配五腑，而三焦司肾水之决渎，又独成一府也。是六腑之所与合句，又总言六腑合五脏，相合而成功也。中国自唐宋后，不知三焦为何物，是以医法多讹。西医为连网，知其物矣，然不知其发源何处，所名司何气，是以知犹不知。

故将两脏之将，当读如将帅之将，言少阳三焦，下连属于肾，上连属于肺，肾肺相悬，全赖少阳三焦以联属之。然则少阳一府，故已统帅两脏，如一将而将两营也。是孤之府，言少阳三焦，独成一府，极其广大，故能统两脏。又言属膀胱者，是三焦下出之路，足见自肺至膀胱，从上而下，统归三焦也。

脏腑之官

官，谓所司之事也，无病则各效其职，有病则自失所司。

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

人身知觉运动，无一不本于心，故百体皆为之臣，而心为君主也。西医言人心，只是顽然一物，不能司知觉运动，其司知觉运动者，全在脑髓。尝割兔脑，剝其脑之后筋，则身缩，可知司运动者是脑后筋；剝其脑之前筋，则叫号，可知司知觉者，是脑前筋。以此拟人，亦无不然。予谓西医此说非也。人身破一皮，拔一毛，无不痛缩叫号者，何必剝脑气筋而后身缩叫号哉？盖西医知髓，而不知髓是何物。《内经》云：肾主髓，髓者肾精所生，肾与心，原互为功用，髓筋通于心，乃肾交于心，合为离卦，中含坎水之象，所以能司神明也。详心藏神注。即如西医所云脑后筋，剝之亦不知叫号，必其筋不与心通故也。西医又言脑有筋，通于心，当是彼所谓脑前筋，司知觉者也。夫因其与心通故司知觉，则司知觉者，仍是此心。设以知觉为脑所司，何以不通心之脑筋，剝之亦不叫号哉？即彼之说，刺彼之谬，可不辨而自明矣。盖肾足则髓足，髓筋入心，以水济火，真精内含，则真光外发，神明于是出焉。盖心属火有光，髓属肾水，能收引光气。心神上注于脑髓，则光气相照，而事物晓然。参看上肾藏志注尤明。

肺者相傅之官，制节出焉。

心为君主，肺在心外，以辅相之。心火恐其太过，则肺有清气以保护之，如师傅之辅助其君也，故称相傅之官。究其迹象，则因心血回入于肺，得肺气吹出血中浊气，则复变红而返，入于心。在《内经》，乃营血与卫，会于肺中之说，又即相傅之官所司职事也。西医则云回血返入肺中，吹出血中炭气，则紫色退而变为赤血，复入于心。肺是淘汰心血之物，此即《内经》肺为相傅之义。但中国不名炭气，只名浊气也。心火太过，则气有余，而上逆下注；心火不足，则下泄，上为饮咳，皆不得其制节之故也。惟肺制心火，使不太过，节心火，不使不及，则上气下便，无不合度。

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

凡人身之阴阳，阴主静，静则有守；阳主动，动则有为。肝为厥阴经，乃阴之尽也，故其性坚忍而有守。厥阴中见少阳，阴尽阳生，胆火居于肝中，阴中含阳，阳气发动，故能为有，谋虑从此而出，所以称为将军之官。故肝气横者，敢为狂乱，肝气虚者，每存惧

怯。

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

西医言苦胆汁，乃肝血所生，中国旧说，皆为胆司相火，乃肝木所生之气，究之有是气，乃有是汁，二说原不相悖。惟西医言人之惧与不惧，不关于胆，而又不能另指一所，实未知胆为中正之官故也。盖以汁论，则胆汁多者，其人不惧。以气论，则胆火旺者，其人不惧；太过者不得处中，则失其正，是以有敢为横暴之人；不及者每存惧怯，亦不得乎中正也。胆气不刚不柔，则得成为中正之官，而临事自有决断。以肝胆二者合论，肝之阳藏于阴故主谋，胆之阳出于阴故主断。

膻中者臣使之官，喜乐出焉。

膻即胸前隔膜，周回连著肋脊，以遮浊气。隔膜名膻，而居膻之中者，则是心包络。旧注以膈为膻中，不知膈遮浊气，只是上焦一大膜耳，不能代心宣化，何得名臣使之官？惟心包络，则相心布令，居于膻膈之中，故名膻中，属相火，又主血，以血济火，则和而不烈，故主喜乐。心忧者包络之火不宣也，心过喜者包络之火太盛也。西医言心上半有夹膜裹之，即包络之谓也。但西医不知包络所司何事。

脾胃者，仓廩之官，五味出焉。

各脏腑，各名一官，惟脾胃两者，合名一官，何也？盖胃主纳谷，脾主消谷，二者相合，而后成功，故脾与胃，统称仓廩之官。言脾胃，主消纳五谷也，而又云五味出焉者，盖五谷各具五味，一入胃中，即化为汁液，从脾之油膜散走达五脏，出焉者出脾胃，而达诸脏腑营卫也。胃不纳谷，则五味不入，胃属阳，宜燥之；脾不化谷，则五味不能达于各脏，脾属阴，宜滋之。

小肠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

盛音承，贮也。小肠上接于胃，凡胃所纳之物，皆受盛于小肠之中。西医云，小肠通体皆是油膜相连，其油膜中皆有微丝血管与小肠通，胆之苦汁从微丝血管注入肠中，以化食物，脾之甜肉汁亦注入小肠化物，而物所化之精汁，即从膜中出小肠而达各脏，故曰化物出焉。王清任《医林改错》以附小肠者，为鸡冠油，更名气府，谓为元气所存，主化饮食，而不知《内经》明言，小肠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已实指小肠之气化矣。其附小肠之油膜，即中焦也，属之于脾。小肠又系心之府，其相通之路，则从油膜中之丝管，上膈达包络，以达于心，心遗热于小肠，则化物不出为痢为淋。脾阴不足，则中焦不能受盛，

膈食便结；三焦相火不足，不能熏化水谷，则为溏泻。西医又有小肠发炎之症，即中国之泄痢、肠痈等症。中国近说，水入小肠，然后从阑门下，飞渡入膀胱。西医斥其非也。水从胃已散出，走连网中。详下三焦注。然则小肠中所受盛者，只是食物，乃阴质也。饮主化气，食主化血，食物在小肠，皆化为液，以出于连网，遂上奉心而生血，所以小肠为心之腑，乃心所取材处也。

大肠者，传道之官，变化出焉。

变化出三字，谓小肠中物至此，精汁尽化，变为糟粕而出，其所以能出之故，则赖大肠为之传道。而大肠所以能传道者，以其为肺之腑，肺气下达，故能传道。是以理大便，必须调肺气也。另详五脏所合条。

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

西医云，人之才智，均出于脑髓，人之筋力，均出于脑气筋，究问脑髓何物，则西医不知也。盖髓者，肾精所生，精足则髓足，髓在骨内，髓足则骨强，所以能作强，而才力过人也。精以生神，详见心藏神注。精足神强，自多伎巧，髓不足者力不强，精不足者智不多。西医论髓之法多，而治髓之法少，以不知髓是肾所生，是以无从施治也。中国近医则又知肾不知髓，反为西医所笑。不知古圣《内经》已有髓海论、骨空论，又将肾与髓合论之。甚矣！古圣人千古莫及矣。

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

焦古作臑，即人身之膜膈，所以行水也。今医皆谓水至小肠下口乃渗漏入膀胱，非也。《医林改错》、西医，均笑斥之。盖自唐以后，皆不知三焦为何物。西医云，饮水入胃，胃之四面皆有微丝血管，吸出所饮之水，散走隔膜，达于连网油膜之中，而下入膀胱。西医所谓连网即是隔膜，及俗所谓网油，并周身之膜皆是也。网油连著膀胱，水因得从网油中渗入膀胱，即古所名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是矣。三焦之根出于肾中，两肾之间有油膜一条，贯于脊骨，名曰命门，是为焦原。从此系发生板油，连胸前之膈，以上循胸中，入心包络，连肺系上咽，其外出为手背胸前之腠理，是为上焦；从板油连及鸡冠油，著于小肠，其外出为腰腹之腠理，是为中焦；从板油连及网油，后连大肠，前连膀胱，中为胞室，其外出为臀胫、少腹之腠理，是为下焦。人饮之水，由三焦而下膀胱，则决渎通快。如三焦不利，则水道闭，外为肿胀矣。西医知连网之形甚悉，然不名三焦，又不知连网源头，并其气化若何，皆不知也。

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

凡人饮食之水，无不入于膀胱，膀胱如人身之洲渚，故曰州都之官。人但知膀胱主溺，而不知水入膀胱，化气上行则为津液，其所剩余质，乃下出而为溺。经文所谓气化而能出者，谓出津液，非出溺也。气化二字，自唐以下，无人知之，吾于此特详言曰，火交于水，即化为气。观西法以火煎水而取轻气，即是火交于水，化气之一证。人身之水火，如何交哉？盖人心主火，人鼻吸入之气，乃天阳也，亦属火。西医云，气从鼻入，其管入肺，历心系，循背脊，以下入肾系，又从肾系达连网，以至于脐下。按西医所说，吸入之路，推究其理，则知吸入者是天阳属火也。历心系，则引心火而并下入脐下，即气海也。女子名为胞宫，经云膀胱者，胞之室，胞即油膜一大夹室，能伸能缩，实大过于膀胱，胞与膀胱只隔一间，又全在微丝血管与膀胱相通。凡人吸入之天阳，合心火下至胞中，则蒸动膀胱之水，化而为气，与西法以火煎水取气无异。夫此膀胱之水，既化为气，则透出膀胱，入于胞中，上循脐旁，气冲上膈入肺，而还出于口鼻，上出之气，著漆石则为露珠，在口舌脏腑之中则为津液，且气之出口鼻，其显然者也，又外出于皮毛，以熏肤润肌而为汗，所谓气化则津液能出者此也。老人溺多，化气少而水质多；壮者溺少，化气多而水质少也。西医但言气从肺历心系而至脐下，未言出气之路，其意以为仍由原路而出，不知非也。盖气之出路，实循气冲，上达于膈，而出于肺。西医云，胸膈乃助肺扇动呼吸之物，不知膈为出气之路，非入气之路，不得混言扇动呼吸也。夫吸从脊入，督脉主之；呼从膈出，任脉主之。吸入阳也，火交于水也；呼出阴也，气即是水也。呼吸循环，道家以为秘诀，医家昧其指归，惟《内经》气化则能出矣，一语明明指破，何注家多不识耶！火不足以蒸水，则津液不升，气不得化；水不足以济火，则津液干枯，小水不下。

按：上言脏腑所合，只有五脏六腑，此条出《兰台秘典论》，又添出膻中一脏，是为六脏六腑，论乃备矣。且肾具水火，中系属火为命门，故上条云，少阳属肾，谓三焦相火，其根在命门也。肾上连肺，谓金水相生，而膀胱为之府也。又曰故将两脏是肾与命门，又可分为两脏而配三焦膀胱之两府矣。《难经》以左为肾，右为命门，自有取义。然则言五脏六腑者，举其要也，言六脏六腑者，备其物也。再加命门，而为七脏六腑，又其零也。盖天地阴阳奇偶，不无零正，参伍错综，以尽其变，人之脏腑应之，所以经有奇经，而脏腑亦有零奇欤？

五脏九窍

前五脏所属，内只七窍，此条备论九窍，乃无遗漏。

肝开窍于目

注见前五脏所属条。

心开窍于耳

耳系肾窍，此言心窍者，心与肾相交，听音者肾精也，而辨语者心神也。心小肠之脉入听宫，陈修园以此为司听之主，而不知耳通于脑髓，脑气筋下通于心，西医言之甚详，故耳为肾窍，又为心窍，均由脑通，从可识矣。三焦为肾府，耳内为肾窍，故耳外则三焦之脉绕之。耳又为心窍，故耳外之小肠经脉亦注于听宫，以见腑之应脏，有如是者，不得指小肠之脉，为耳窍通心之路也。修园之说，犹差一黍。

脾开窍于口

注见五脏所属条。

肺开窍于鼻

同前。

肾开窍于二阴

前阴是膀胱下口，主出溺。膀胱者肾之府也。肾主水，气化化水，从前阴而出，故前阴系肾之窍。又前阴有精窍，与溺窍相附，而各不同。溺窍内通于膀胱，精窍则内通于胞室。女子受胎，男子藏精之所，尤为肾之所司，故前阴有病溺窍者，有病精窍者，不可不详辨也。后阴是大肠下口，宜属于脾胃，然其体在下，以部位言之，凡在下者，皆肾所司，肾液充腴，则肛门不结，肾气充摄，则不脱肛。惟其二阴皆属肾窍，故经言肾为胃关，以饮食之质，皆从二阴出也。西医图画二阴甚悉，然不知二阴究属何脏，所以治法不精。

余按肾开窍于二阴，而前阴之病多出心肝，后阴之病，多由脾胃，又以耳为心窍，与心开窍于舌之义不同，总见五脏错综，互相通贯，学者宜详参焉。

男女天癸

世谓女子之经血为天癸，非也。《内经》明言男子亦有天癸，而注《内经》者又不能实指为何物，王冰旧注知其所至之地，而于天癸究未明言。吾尝细考经文，参证西法，旁及《丹经》、《别录》，于阴阳水火血气数端颇能分析，因详注之。又此章元微，西洋医法所不能知，故西人于女子之经水，男子之精气，皆不能洞悉源委。

女子二七而天癸至。

七为阳数，八为阴数，离为女，坎为男，皆阴阳互换之道，故男阳而得阴数，女阴而得阳数。女子七岁更齿，二七而天癸至。天癸者，天一所生之癸水，乃肾中一阳之气化，而为液也。至者，谓肾气化水，至于胞中也。

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

人身总统阴阳者，只是任督两脉。任居前面，属胃属心，主后天；督居背脊，属肾，主先天。二脉交会，则在胞中。胞居大肠之前，膀胱之后，乃是油膜中一个夹室。此胞之膜，上连网油，又上则归结于背脊中间，是为肾中之系，即命门也。督脉贯之，为先天阳气之根源，气即水也。西法于水中取气，凡人口鼻之气，著物皆化为水，而肾中天一阳气，所生之水，则为癸水至者，癸水发于肾系之中，下入网油，而至于胞中也。此是督脉所司，先天肾中之阳，交于胞中，是水非血也，属先天之气分。其属后天血分者，则为冲任两脉。冲任两脉于阳明，属后天，主奉心化血，阳明饮食所化之精汁上归于肺，奉心火之化，则色赤为血。既化成血，则由冲任两脉导引而下行，以入胞宫，与天癸之水会合。所谓任脉通者，盖任脉起于胞中，天一阳气所化之癸水，既从督脉下入胞中，则后天任脉，感阳气而通畅，其两于任脉者，为太冲脉，亦得天癸之阳，而所化之阴血，更加盛满，于是阴血循冲任，亦下入胞中，与癸水会合则为经血，每月一行，是为月事，故曰月事以时下。女子属阴，以血为主，天癸之水气亦从血化，皆为赤色，其实中有水液也。督脉癸水之阳不足，则经迟经滞，冲任之阴血不足，则经淡经枯。

男子二八，肾气盛，天癸至。

男女虽有不同，而其先天皆主肾，后天皆主胃。男子二八，先天肾中生阳之气，所化癸水亦至胞中。女子之胞名血海，名子宫，以其行经孕子也。男子之胞名丹田，名气海，名精室，以其为呼吸之根，藏精之所也。胞乃先后天交会之所，先天督脉肾阳所化之水，

既至胞中，则后天冲任，奉心所化之血，与水相应，而冲任通畅，亦下胞中，为阴与阳应、气与血交。女子以血为主，则水从血化而为经；男子以气为主，则血从水化而为精。精清者血不足，精不射者气不足，精少者气血均不足。

精气溢泻。

血从水气之化而非清水必稠浊者，以其水中有血质故也。惟其血与水合化，而后精气溢满，得泻出矣。西医言精是外肾睾丸所生，不知睾丸只是发精之器，非生精之所。西医因剖视，只见睾丸中有精，而别处无精，不知精生则运行不见。既死之人，而求其化生所在，决不得矣。睾丸中之精，亦死精耳，安可据此以为生精处哉？详全体总论篇。

阴阳和，故有子。

此又统男女言之，天癸水为阳，冲任之血为阴，和者谓会于胞中，合同而化也。女和则经行，男和则精溢，故能生育而有子。今人不知此理，而妄行服药，以求有子，能无误乎？

此节乃血气交会，化为月信，变为肾精之原委，最要之义也。化为精者上行，循督脉而入脊上脑，是生骨髓，循任脉而上颊绕唇，是生髭须出，于皮肤生毛，亦较女子更重。盖男子之血不下泻，化精气而上行外达，所以多须毛也。血主阴，主下行，女子之水从血化而为经，则内行下达，每月一泻其余，血气既下泻，所以上无髭须，外少毛毫也。且女子之骨较弱，亦以经血下行，而上生骨髓者少矣。西医论髓，而不知髓是何物所生，只原未识气血变化之理也，另详于后。

血气所生

人身只气与血两者而已，火交于水即化为气，义已详膀胱、三焦条，兹不再论。惟水交于火即化为血之理，尚未发明，特详于此。

南方生热，热生火，火生苦，苦生心，心生血。

热火生苦，苦生心，已详卷首，惟心生血句尚待注明。盖心属离卦，内阴爻坎之水也，外阳爻则离本卦之火也。惟其以水济火，乃发光明而成离象，是以灌膏则燎盛，抽薪则焰息，薪膏有汁液，火得之而后然，即是以水济火之明验矣。人身心象离卦，必在下胞中，肾阴之水津循冲任入于胃，合饮食所化之汁，上腾于肺部，以入于心，此汁得心火之化，遂变为赤色，是为血。西医云，饮食之汁，由吸管递运至颈会管，与心血混为赤色，此一混字殊谬，岂有日日混入而血不加淡者乎？不知汁入颈会管，即水交于火也。变为赤色，即奉心火之化，而为血也。血之生化如此。西医言血内有红白二轮，红多白少，不知其白者水液之本形也，其红者奉心所化之赤色也。

食气入胃，浊气归心，淫精于脉，脉气流经，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斡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

饮是本于天阳，主化气之物；食是本于地阴，主化血之物。今人不知血气根源，本于饮食。惟此条经文言饮食气血生化之原委也。气乃水之所化，凡饮水，皆属化气之物，所谓饮入于胃云云。即三焦膀胱条所注水气往来之道路也。水津四布，五经并行者，谓水化津液而四布，则五脏之经脉得其调养，乃并行而不悖也。义已详十二官条，兹不再赘。惟食气入胃，浊气归心，淫精于脉，脉气流经，此单言化血之理，尚待详言。食者有形之阴质，故主化汁变血，得脾之运健，肝胆疏利，则化为汁液。西医言甜肉汁入胃化谷，苦胆汁入胃化谷，同一意也，即化为汁，腾布于上，得肺气之化则色白，妇人之乳汁是矣。妇人乳子，此汁已供儿食，不能入心化血，则血无余，故月经停而不行。断乳之后，此汁上行入心，则化为血。即化为血，则转而下行，每月有余，是以行经。男子血所由生与妇人同，但化精化经各不同耳。浊气归心之浊字，训稠浓之意，非谓渣秽也。阴汁稠浓，上归于心，则化为血，既化为血，则淫溢此精汁，而散行于脉管。西医谓心有出血管，导血出，又有回血管，导血入，西医名管，中医名脉，二而一也。脉气流经者，谓流行于各经络，而回复有常。西医云心左房之血由出血管，导行于周身，心体动跳不休，每一跳则周身之脉应之而跳。血既行遍周身，则转入回血管，其色变紫，以受炭气也。紫血由回管递

传，复返于颈会管，得肺气呼出，则炭气出而紫色退，复变为赤入心右房，转至左房，而又出也，则脉气流经之谓矣。时医有大络散众络，众络散孙络之说，言其出而不言其复，与流经二字，尚不确切，故引西医之说证之。西医所图脉管详矣，然不能分别十二经脉。又其言回血，不能分别几时方回于心。惟《内经》言一呼脉行三寸，一吸脉行三寸，则能算出血行之时节，何时出者，当于何时回矣，义详《营卫生会》篇。甚矣，古圣之精也。

中焦受气取汁，变化而赤是为血。义详上条，重引此者。总见血所由生也。

谷入于胃，脉道乃行，水入于经，其血乃成。

此节总言血脉出于胃中，饮食所化之汁，上行入于心管，化为血，以散为众脉，所以脉道乃行也。下言水入于经，其血乃成，一水字尤精微，即吾所谓水交于火即化为血，合为离中含阴之象也。水生于肾中，入于胞室，是为天癸水。循冲任上行入胃，则津液充足，濡化谷食，谷化为汁，其中仍有天癸之水气在也。此汁上入于心，是为水交于火，得心火化之，变为赤血，此所谓水入于经，其血乃成也。血之支派，散走内外，循环无端，而其总统则在任脉。既化为血，即循任脉而下入于胞中，与肾气天癸之水，合男子化精髓，女子月信下，胥由于此矣。西医言血中有养汁明汁为白轮，血为红轮，此不知养汁明汁，即水交于火而化血者也。《内经》以任脉为血之总司，西医则有总脉管之说，谓从心左房出而至腹中腹下，乃分是疋。考究其总管之道路，却只是任脉之道路也。盖血之支脉，散走内外，循环无端，而其总统则在任脉。既化为血，即循任脉而下于胞中，与肾气天癸之水合，男子化精髓，女子月信下，胥由于此矣。

此条详血略气，其实血气二者不能相离，论气详膀胱气化条，论血气相合，详男女天癸条，参看自明。

营卫生会

营卫即气血，而名之曰营卫者，气血以体言，营卫以用言，故必另详其义也。气血之变化，男精女经；气血之功用，阴营阳卫。各有区分，尤宜详辨。此全是生人之作用，若剖视死人，则不得也。

人受气于谷，其清者为营，浊者为卫，营在脉中，卫在脉外，营周不休，五十度而复大会，阴阳相贯，如环无端。卫气行于阴二十五度，行于阳二十五度，分为昼夜，太阳主外，太阴主内，各行二十五度，平旦阴尽，而阳受气矣。

营者血也，卫者气也。血守于内，如兵家之安营，故曰营；气御于外，如兵家之护卫，故曰卫。上篇言浊气归心为血，此言清者为营，浊者为卫，非刺谬也。上篇浊字，指阴汁言，以阳为清，则阴为浊矣；此篇清浊，以刚柔言，阴气柔和为清，阳气刚悍为浊，故曰清者为营，浊者为卫也。营在脉中，谓营血由心之脉管散为众管，达于上下。又有回脉管复回于心，总在皮膜肌肉之里，以为阳气之守也。卫在脉外，谓卫气上输于肺，走于脏腑，外达皮毛，以护卫营气，为阴之外卫也。营周不休者，谓营行脉中，周于通身，将人身三停内外，分为五十度，一日一夜，营血周行五十度，而复返于肺，与卫气大会。西医谓心有左右两房，生血由左房出，有运血管，由内达外，然后入回血管，由外返内，复入于心。回血色紫，返心过肺管，呼气出，则吹去紫色，紫色者炭气也，紫色已去，仍变赤血而返于心，由右房入，又由左房出，循环不休。西医此说，即《内经》营周不休，五十度而复大会之实迹也。所谓阴阳相贯，如环无端也。卫气之行，则分阴阳内外，太阳在外为阳，太阴在内为阴，昼则卫气行阳二十五度，夜则行阴二十五度，平旦行阴已尽，阳分受气，是卫气复于肺，与营相会矣。卫行于阳则寤，卫行于阴则寐，故《难经》言卫行五十度，复会于手太阴，而人之卧起皆卫气出入之验也。《灵枢》云：人经脉前后上下左右周身，十六丈二尺为一度，人一呼脉行三寸，一吸脉行三寸，计昼夜一万三千五百息，脉行五十度也。西医将脉管剖视，自谓详矣，而不能分出各经，又不能共计其长短，于回血合气之数，皆无从起算。然则西医安能如中国古法之精哉？

营出中焦，卫气出于下焦。

上言人受谷气，清者为营，浊者为卫，似营卫皆出中焦矣，而此又别之曰，卫气出于下焦，则尤为探源之论。盖人身只此先后两天为生化之本，营血虽生于心，而取汁则在中焦，故曰营出中焦，是后天之所生化也。卫气虽统于肺，周于太阳皮毛之间，而其气之化

源，则在脐下丹田气海之中，是先天之所生化也。卫出先天，督脉主之，营出后天，任脉主之，任督相贯，营卫相循，如此其精微也。旧注不知，乃谓卫气出于下焦之下字，当作上字，则诚误矣。

心者血，肺者气，血为营，气为卫，相随上下，谓之营卫。

营卫虽生于中下二焦，然营卫之行则统于心肺，周行上下也。上既言之，而兹又引《难经》此语，取其详明，不厌烦复也。

此篇前二节出《灵枢》，后一节出《难经》，再参看十二官男女天癸血气诸条，自能通贯。

六经六气

天有金木水火土之五行，以运行不息，名曰五运，人秉之而生五脏，所以应五运也。义详卷首，兹不再赘。天有风寒湿燥火热之六气，以充塞万物，人秉之而有六经，脏腑各有一经，合为六经，所以应天六气也。名太阳者，因天有此太阳之气，名太阴者，因天有此太阴之气。六经之名，皆本于天，非由人强名之也。必知经气之所主，而后病情可识矣。此等气化，乃生人所以然之理，见病之原委，皆尽于此，西医全不能知，其治病多误。

少阳之上，火气治之，中见厥阴；阳明之上，燥气治之，中见太阴；太阳之上，寒气治之，中见少阴；厥阴之上，风气治之，中见少阳；少阴之上，热气治之，中见太阳；太阴之上，湿气治之，中见阳明；所谓本也。本之下，中之见也；中见之下，气之标也。本标不同，气应异象。

天有六气，人秉之而有六经，六经出于脏腑，脏腑各有一经脉，游行出入，以布其化，而经脉中所络之处，名为中见也。足少阳胆经，由胆走足，中络厥阴肝脏；手少阳三焦经，由三焦走手，中络厥阴包络。故少阳经中见厥阴，手少阳三焦，足少阳胆，同司相火，是相火者，少阳之本气也，故曰少阳之上，火气治之，谓二经之脏腑，以火为主，是本气也。中见厥阴，是其中有风气居之也，而其标为少阳经，则又主阳气之初动也。足阳明胃经属燥土，手阳明大肠经属燥金，此两经皆燥气主治。手阳明大肠经脉循行络太阴肺，而后走手，足阳明胃经脉，循行络太阴脾，而后走足，故阳明经中见太阴也。足太阳膀胱经属寒水，手太阳小肠经属君火，手从足化，以寒水为主，故太阳之上，统称寒水治之。手太阳经脉循行络少阴心，而后走手，足太阳经脉循行络少阴肾，而后走足，故二经中见少阴也。足厥阴肝经属风木，手厥阴包络经属相火，子从母化，以风为主，故厥阴之上风气治之。手厥阴经中络少阳三焦，足厥阴经中络少阳胆，故二经中见少阳也。足少阴肾经属水阴，手少阴心经属火热，心为君主，肾从其化，故少阴两经，统是热气主治。手少阴心经中络太阳小肠，足少阴肾经中络太阳膀胱，故曰中见太阳。足太阴脾经属湿土，手太阴肺经属清金，二经子母同气，故太阴之上湿气治之。手太阴肺经络手阳明大肠，足太阴脾经络足阳明胃，故曰中见阳明。所谓本也句，总结上文，谓六经之上，其主治者皆其本气也。本气根于脏腑，是本气居经脉之上也，由本气循经下行，其中络者中之见也。由中见之下，而经脉外走手足，以成六经，又各有太、少、阳明、厥阴之不同，则又系六气之末，故曰气之标也。或标同于本，或标同于中，标本各有不同，而气化之应，亦异象

矣。故六经各有病情好恶之不一，仲景《伤寒论》，全根于此，不可不详究焉。

再按：六经之名，太者阴阳之至大，少者阴阳之初生，明者阳气之极盛，厥者阴气之竭尽也。先知五行以为体，又知六气以为用，然后可以读《伤寒》、《金匱》，然后可以治男女百疾。西医于六经名目从未得知，于气化安能梦见？乃云人是碘铁养炭等共十四质凑合而成。夫彼所谓十四质，皆经剖割锻炼，然后取得其质，而人之未死者，岂止此块然之质哉？

经气主治

六经六气，各有所从、所主之不同，必明此，而后知气化之理。若西洋医既不知此，则亦不必与辨也。

少阳太阴从本，少阴太阳从本从标，阳明厥阴不从标本，从乎中也。

此言六经气化，或以脏腑本气之阴阳为主，或以经脉标气之阴阳为主，或以中见之化为主，各有性情之不同也。陈修园《伤寒论注》引张景岳之论曰，少阳太阴从本者，以少阳本火而标阳，太阴本湿而标阴，标本同气，故当从本。然少阳太阴，亦有中气，而不从中者，以少阳之中厥阴木也，木火同气，木从火化矣。太阴之中，阳明金也，土金相生，燥从湿化矣，故不从中也。少阴太阳从本从标者，以少阴本热而标阴，太阳本寒而标阳，标本异气，故或从本或从标，而主治须审也。然少阴太阳亦有中气而不从者，以少阴之中太阳水也，太阳之中少阴火也，同于本则异于标，同于标则异于本，故皆不从中气也。至若阳明厥阴，不从标本，从乎中者，以阳明之中，太阴湿土也，亦以燥从湿化矣。厥阴之中，少阳相火也，亦以木从火化矣。故阳明厥阴，不从标本，而从中气也。要之五行之气，以木遇火，则从火化，以金遇土，则从湿化，总不离乎水流湿火就燥，同气相求之义耳，此注甚明。知此，而后知邪正之盛负，表里之传变也。

太阳为开，阳明为阖，少阳为枢，太阴为开，厥阴为阖，少阴为枢。

太阳膀胱，气化上行外达充于皮毛，以卫外为固，故太阳主开。凡邪自外入，皆太阳不能主开之过。阳明胃经主纳水谷，化精汁洒行五脏六腑，化糟粕传入大肠小肠，其气化主于内行下达，故阳明主阖。凡是呕逆自汗等，皆阳明不能主阖之过。少阳三焦内主膈膜，外主腠理，内外出入之气，均从腠理往来，故有邪在腠理则寒热往来，太阳之气不得外达诸证。上下往来之气均从膈膜行走，故有结胸、陷胸。邪欲入胃则呕，甚则呕吐不止诸证。凡此皆少阳不能司其转枢之过也。太阴为开者，手太阴肺主布散，足太阴脾主运行，凡血脉之周流，津液之四达，皆太阴司之，故曰太阴为开也。厥阴为阖者，足厥阴肝经主藏下焦之阴气，使血脉潜而精不泄，手厥阴心包络主藏上焦之阴气，使阴血敛而火不作，故曰厥阴为阖也。少阴为枢者，手少阴心经内合包络，下生脾土，故能为二经之转枢。足少阴肾经，上济肺金，下生肝木，亦能为二经之转枢也。此数者，为审证施治之大关键，不可不详究也。

《内经》此数条言人身气化最精，中国注《伤寒》者，尚有人知，西洋医法从无论

者，故论形虽精，而论治转粗耳。张隐庵、陈修园注《伤寒》，全本于此，读者详之。

十二经脉

经脉者，脏腑气化之路径也，故既明气化，又须知经脉行止之地，其穴道详《灵枢》、《针灸铜人图》及各医书，为针灸疮伤所必知，兹不详论，只引大概，指明经脉所过，亦以阐气化之迹而已矣。西医剖割人而视之，图出形象，自谓精矣，然不能分出经络穴道，是以虽精反粗。中国针灸，惜少传人，其精妙岂剖割卤莽之为哉！

手太阴肺之脉，起于中焦，还循胃口，上膈属肺系，出腋下，至肘臂，入寸口，出大指之端。



云门

中府

尺泽

鱼际
少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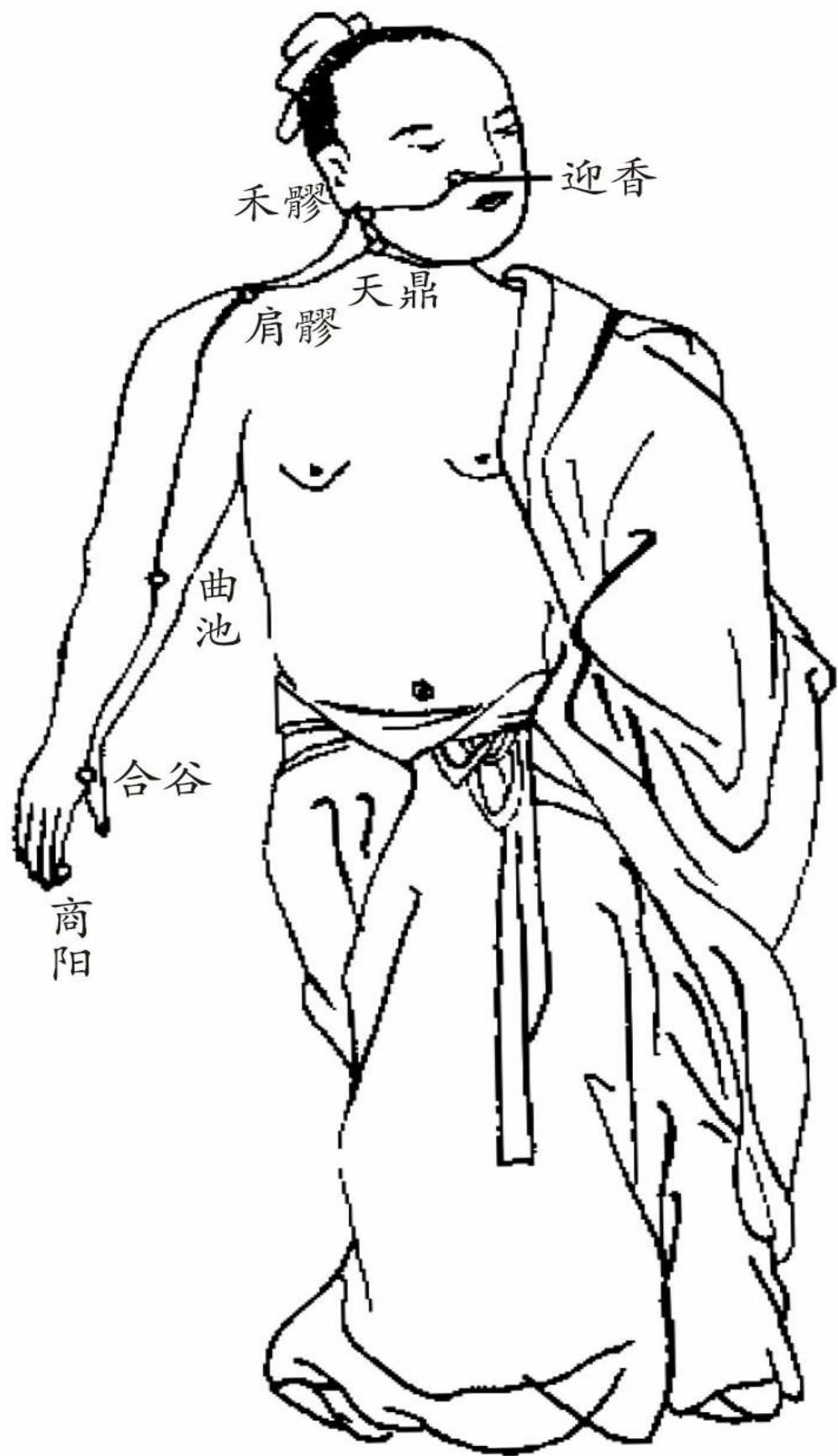
手太阴图

中焦在中脘，即附小肠着胃之油膜也，属之于脾。以五行论，脾土生肺金，故肺脉起于中焦，还循胃中，上膈属肺。《内经》云食气入胃，散津归肺，饮入于胃，上归于肺，营卫出于胃，而皆布于肺者，此也。从肺系出腋下，至肘臂，则言其中之所过。腋所以生毛者，三阴皆出腋下，厥阴少阴之血从太阴肺气之化，泄出于腋故生毛也。肘是上一节，臂是下一节，寸口者诊脉之所，其长一寸，以尺泽穴起至鱼际，为一寸也。寸口本是肺脉，而能诊各脏者，以肺为华盖，朝百脉，营卫每日一大会于肺，故即寸口肺脉，可以诊知各脏也。出大指之端，是上鱼际，由合谷，而上大指内侧，此肺脉之行止，即其气化所往来。观针灸治病，全取经脉，而脏腑以治，可知经脉之所系非轻矣。

肺脉起于中焦，不止一脉，始如散丝，上循胃口，入肺，合总为一脉。出中府穴，上云门穴，走腋下，至肘中约横纹，为尺泽穴，有动脉，至寸口为诊脉之所。至鱼际则脉又散如丝，故不见上鱼际，至大指内侧之少商穴，为金气所发泄也。观肺脉散而后合，至鱼际又散，凡各种之脉，隐见皆如此，足见脉道非洋人所谓之脑筋，亦非但是血管。惟洋医言另有自和脑经，或与气管会，或与血管会，或里结脑筋，或串连脏腑，与《内经》经脉相似，但洋医不能纪别，惟《内经》分别经脉穴道，至精悉也。

手阳明大肠脉起大指次指之端，出合谷，行曲池，上肩贯颊，夹鼻孔，下齿，入络肺，下膈属大肠。

大肠是肺之腑，故大肠经脉亦与肺经相为表里，肺脉起大指内侧，大肠经亦起于大指之端，而其支又起于次指之端者，以见同源异流之义耳。合谷俗名斧口，皆肺脉交会之所也。三阴经行肘内，三阳经行肘外，手阳明经由合谷上行至曲池，上肩，贯颊，挟鼻孔。鼻孔者肺之窍也，大肠者肺之腑也。肺脏开窍于鼻，而腑之经脉即上夹于鼻，脏腑之相应，何其巧也！下齿入络肺，尤其气化所禀承者，由肺下膈属于大肠，知经脉与肺相贯之故，即知大肠全秉肺之气化矣。凡经脉皆出于脏腑，而手之三阴三阳论穴者均由手起，不过便于数穴耳。实则先有脏腑，而后生出经脉，非有此手上之经脉，而后有脏腑也。



禾膠

迎香

天鼎

肩膠

曲池

合谷

商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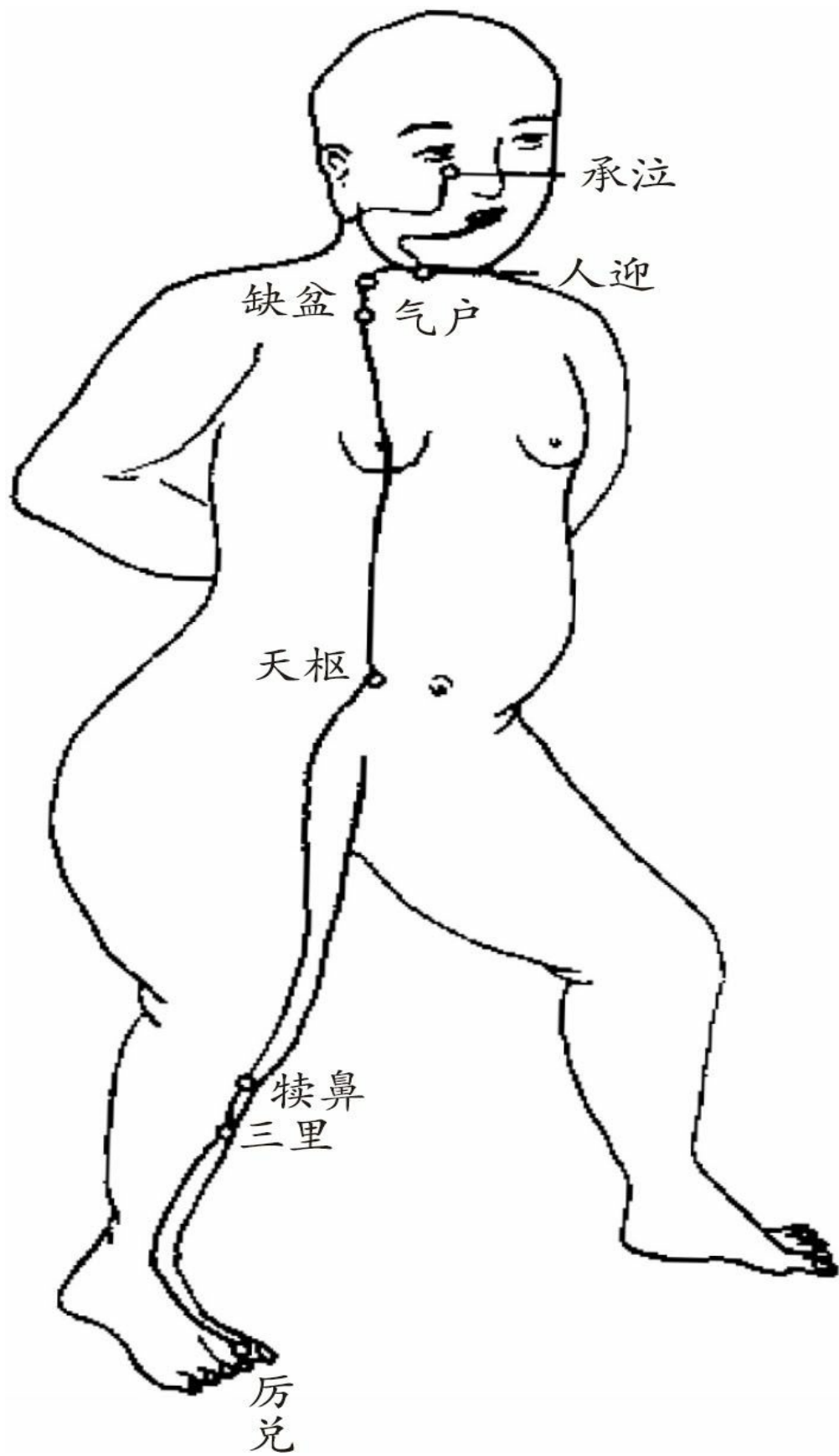
手阳明图

大肠与肺，皆主秋金，属商音，肺太阴起少商者，商之阴也。大肠经起食指内侧，名商阳穴，共主金商而属阳也。此一脏一腑，对举之穴。合谷在虎口，秋金白虎之口，手阳明与肺相合处。曲池在屈肘横纹尽处，肩髃在肩骨之端，天鼎喉旁四寸，与食管相当处，故名鼎。禾髃即颊车也。绕齿龈夹鼻，为迎香穴。肺开窍于鼻，而其腑之经脉，终于夹鼻，足见相应之妙用。

足阳明胃经脉起眼下，入齿，环唇，循喉咙，下膈，属胃，络脾，下挟脐，至膝下，入足中指。

胃脉起于眼下，绕面行，故人正面均属阳明经；入齿，故龈肉全属阳明；环唇者，脾脏开窍于口，故胃腑之脉从外环之，以应乎脾，亦如手阳明经夹鼻之意；循喉咙两旁动脉，为人迎穴是矣。下膈属胃络脾，所以秉气于脾也。下挟脐至膝下三里穴，膝胫以前，均阳明经之所行。入足中指，阳明脉所止之处。

胃脉上起承泣，在眼下，循面入上齿，出环唇，下至喉旁寸五分，名人迎穴。又下横骨，内为缺盆穴，缺盆骨下陷中，为气户穴。谓肺气与胃脉相通之门户也。入属胃，又行脐旁二寸，为天枢穴；膝外陷中，名犊鼻穴；膝下三寸，三里穴；皆胃气之大会。至足背为趺阳脉，入中指，其支者，入大指次指之端，名厉兑穴。胃为后天，统主前面，冲任皆归属之。



承泣

人迎

缺盆 气户

天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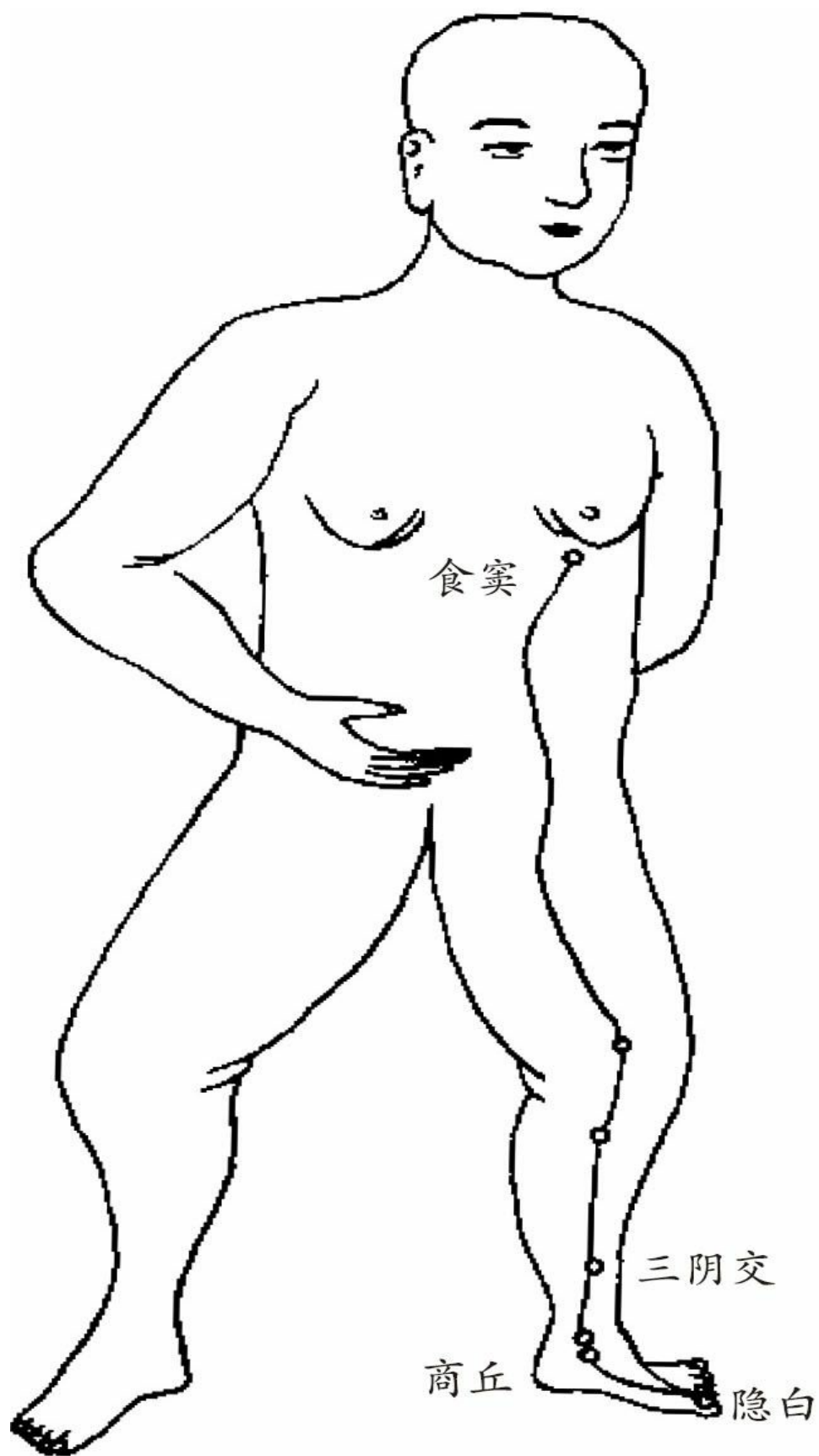
犊鼻
三里

厉兑

足阳明图

足太阴脾之脉起大指之端，上膝股，入腹属脾，络胃，上挟咽，连舌本，散舌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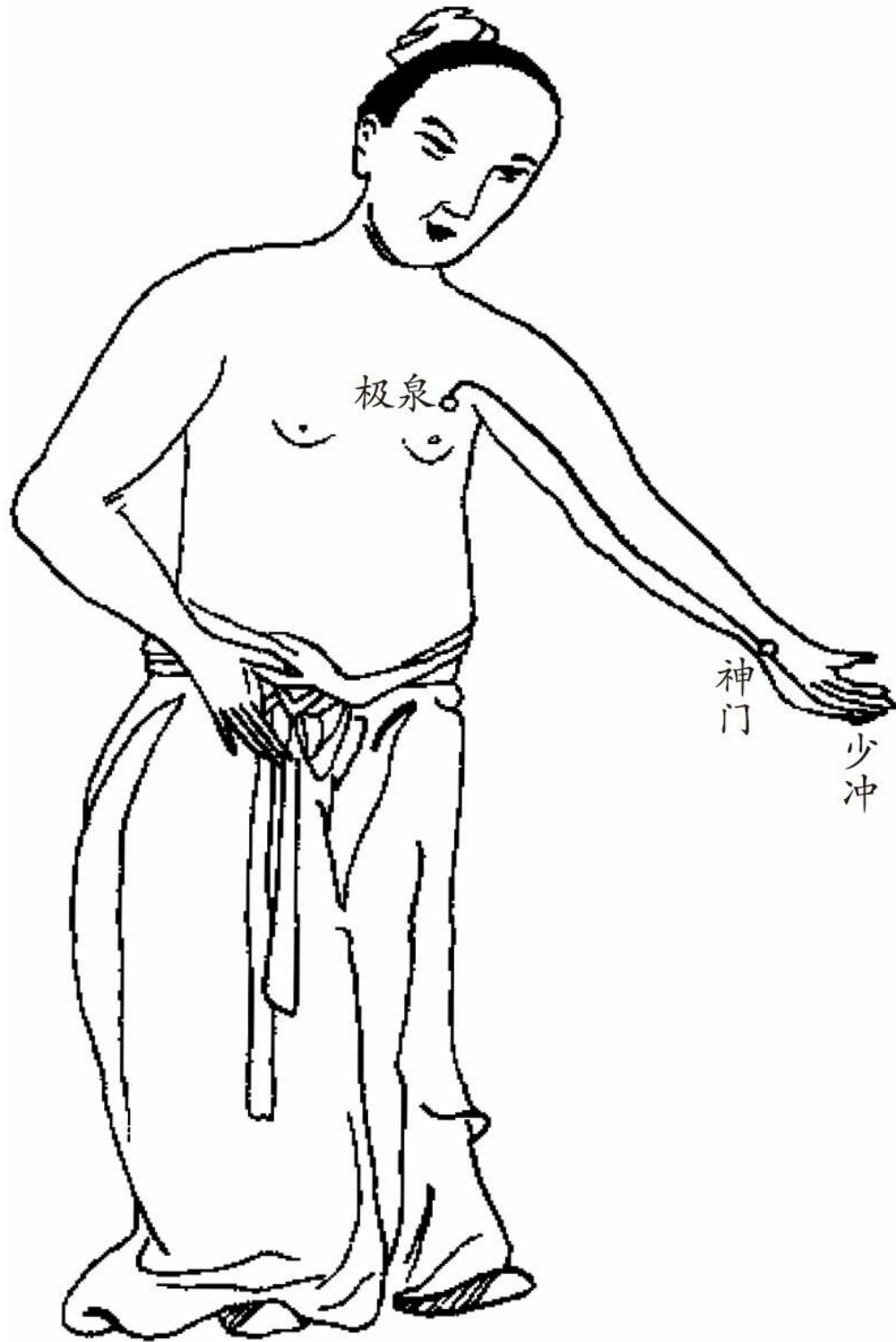
起足大指隐白穴，上膝入股，谓股之内面，入腹属脾脏，而又络胃，是胃阳明，居太阴之中，故六气标本，谓太阴中见阳明也。上膈挟咽，与阳明同路，惟阳明发于面，而太阴终于舌本，一阴一阳，各有不同。盖阳明为阳之盛，故上于面以卫外。太阴为阴之至，故终于舌下，以生布津液，使津液出于口，用济阳明之燥，此阴阳所以互为功用也。



足太阴图

脾经起大指内侧隐白穴，循内踝陷中名商丘穴。踝上三寸名三阴交穴，以三阴之脉，交会于此也。循膝内侧，上股，入腹中，属脾，又见于食窦穴，言胃中之食，由脾所化，此为化食之窍道也。从此又络胃，上挟咽，连舌本，散舌下，足见为心之苗，又即脾经之根源矣。舌辨其味，脾即食其味，故脾经散于舌下。外经穴尚可图，若其散行绕络，由胃至舌之迹，则非形迹可图也。

手少阴心之脉起于心中，出心系，下膈，络小肠，复上肺，出腋下，至肘，抵掌中，入小指之内，其支者上挟咽。



手少阴图

中国旧说心有四系，下通于各脏者非也。西医剖视并无四系，言心有左右房，左房生血，递出为总血管，分为众管，散于脏腑，周于身，于是入回血管，复循行至心之右，为

总回血管，递入心，为血一周，是心之通于四脏者，在血管也。西医名管，而《内经》则名为脉，《内经》云，营行脉中，营周于身，心之合脉也，即是西医之说矣。但西医不能分别各脏，各有经脉，只将众脉管，皆属于心，而不知手少阴心又有专属之脉也。出心系，下膈，络小肠，心所以与小肠相表里也。复上肺，心主血，肺主气，营卫之交会，全在于此，西医谓回血受炭气，皆变紫色，递至总回管，得肺气呼出，则炭气散，而紫血复变为赤，仍入心，由右房递左房，而后出也。《内经》言少阴心脉，复上肺，便是大会于肺之路矣。又出腋下肘，入小指之内，其少者上挟咽，故少阴有咽痛症。

心脉之用事，在下络小肠，为生血运血之路道。其支者，上挟咽，上系目系，此最主气化处也。至于出腋下极泉穴，循肘抵掌后骨际，为神门穴，终于小指内侧，为少冲穴，数穴皆经脉之枝叶也。言针灸者，但论外之经穴，而言气化者，则其内之路道，为犹重也。

手太阳小肠之脉起小指之端，循手外，上肘绕肩，入络心下膈，抵胃入小肠。



听宫
颧天

俞孺

少海

阳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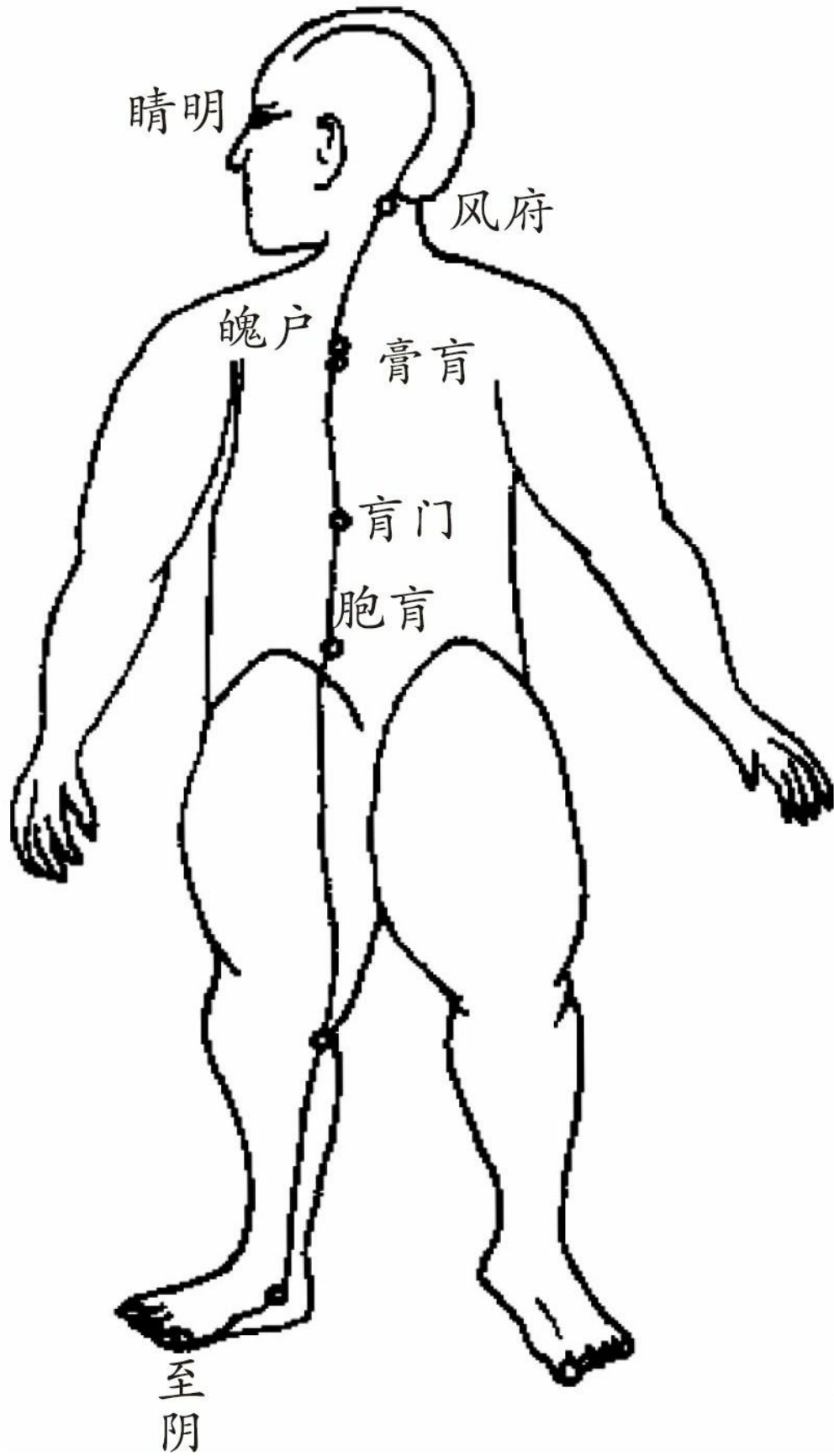
少泽

手太阳图

少阴抵掌中，太阳循手外，此足见阴阳内外之不同也。入络心，故太阳经中见少阴，下膈抵胃，小肠与胃原相连接，以司其事也。

小肠之脉，上胃络心，至颈，分上下行，上行至耳下曲颊之后，名天容穴；至面锐骨之端，名颧髎穴；终于听宫，与足少阳相接壤。其下行者，从颈起，至肩际陷中，名臑俞穴；至肘端五分，名阳谷穴；至小指外侧，名少泽穴。此经与膀胱合气，故其司化，与足太阳同。

足太阳膀胱之脉起目内眦，上额交巅，下脑后挟脊，抵腰，入络肾，下属膀胱，循髀外，下至踝，终足小指。



睛明

风府

魄户

膏肓

育门

胞肓

至阴

足太阳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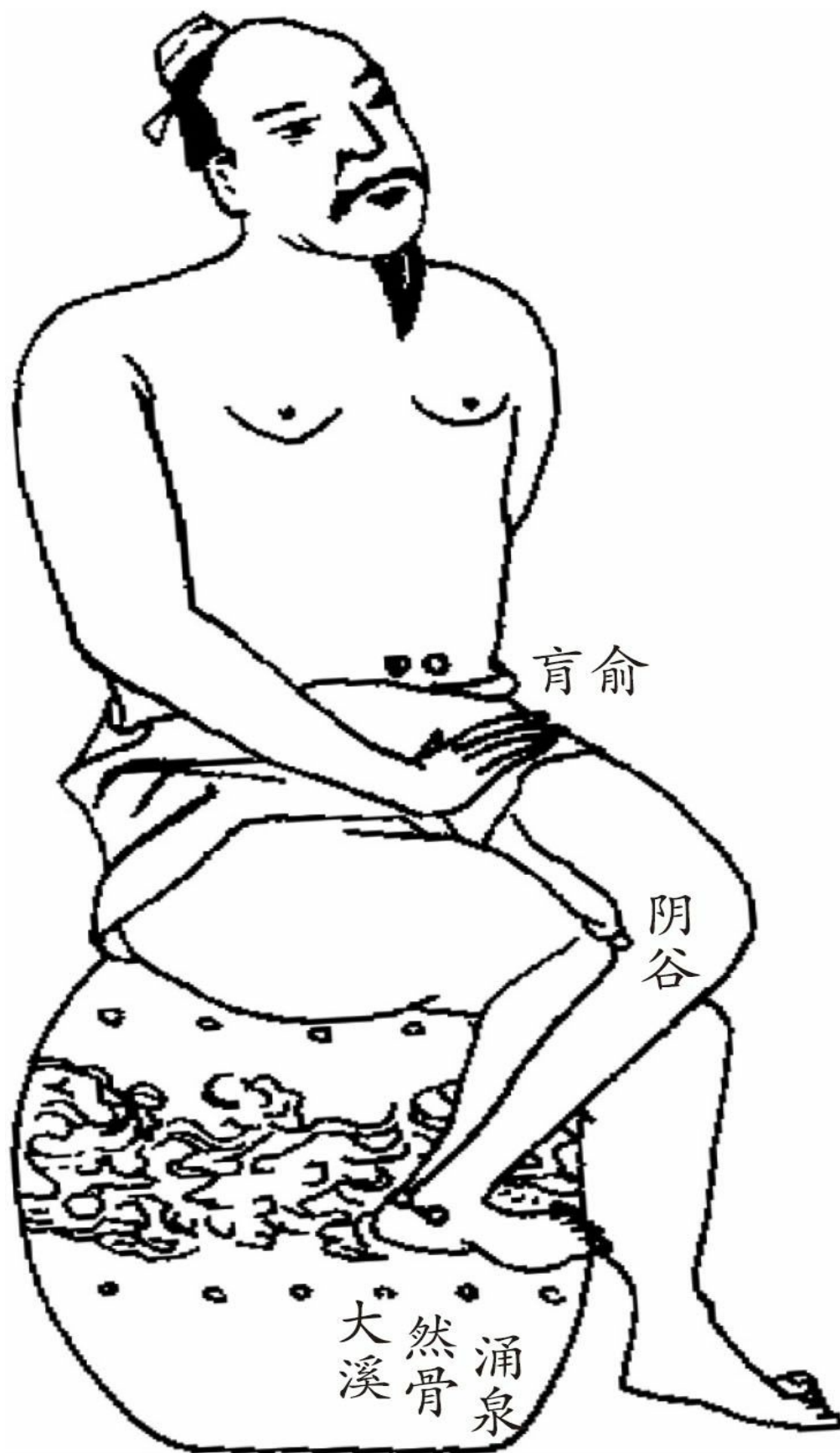
三阳经全将人身绕尽，所以卫外为固也。少阳终目锐眦，阳明终于目下之承泣穴，故太阳经起于目内眦，以见三阳相交，而成其总统一身之局也。上额交巅顶上，全属太阳，所以头上生发者，乃膀胱中之气挟胞中之血，合化上行，而生头发，故发名血余，以其根于胞血也。凡乌发均须滋水，伤寒后其发必脱，则又因膀胱气化而后生发，故发又属肾与膀胱之水也。头乃阳气之所萃，故其顶全属太阳经，下脑后风府穴，为太阳经脉之要会，挟脊抵腰，故凡角弓反张，伤寒背脊痛，均属于太阳。入络肾，肾为水脏，阳气之原，膀胱为其腑，故其脉亦下络肾，循髀外，下至踝，终足小指，总之行身之背，自上及下，以周于一身，而主卫外也。

至阴穴在足小指外侧，为阴之极地；太阳之阳，根于水阴之中，故其经亦起于至阴。睛明穴，在眼之大角，而与阳明相交，故称睛明，以见太阳之气，至头面而极盛也。膀胱与胞相连，而胞膜著于腰下十九椎旁，故其穴名胞育。育之原根于肾系，上生肝系，在十三椎旁，因名育门。有育即有膏，膏生于脾，而内护心，外会于脊，与育相交，在第四椎旁因名膏育，此太阳与心相会之穴也。魄户在三椎旁，肺藏魄，而合于太阳，故名魄户。观此经穴，而知其气之相通矣。

足少阴肾之脉起小指之下，趋足心，循内踝，上股贯脊，属肾络膀胱，循喉咙，挟舌本，其支者出络心。

太阳经终足小指之外，少阴经即起足小指之下，以见一表一里，相趋应也。趋足心，循内踝，太阳行外踝，少阴循内踝，上股贯脊，属肾络膀胱，脏与腑所以交通。循喉咙者，肾上连肺，声音出于肺，而生于肾也。挟舌本者，肾主液，所以出于口也。其支者出络心，以见心肾相交，坎离互济之义耳。

足心涌泉穴，为肾脉极底，最忌疮漏泄气。然骨在内踝下前一寸，太溪在内踝后，足跟骨上，此处有动脉，《内经》皆以为诊，凡病且死，此脉不绝者，尚可救治。阴谷在膝下曲膝之间，又上股入小腹，络膀胱，循脐旁一寸，名育俞，谓育膜之要会在此也。入属肾，上络心，循喉咙，挟舌本，虽不列穴名，而肾经之主化，在络心循喉挟舌处为尤多，舌下涌泉为肾液所出，犹津道之要也。



育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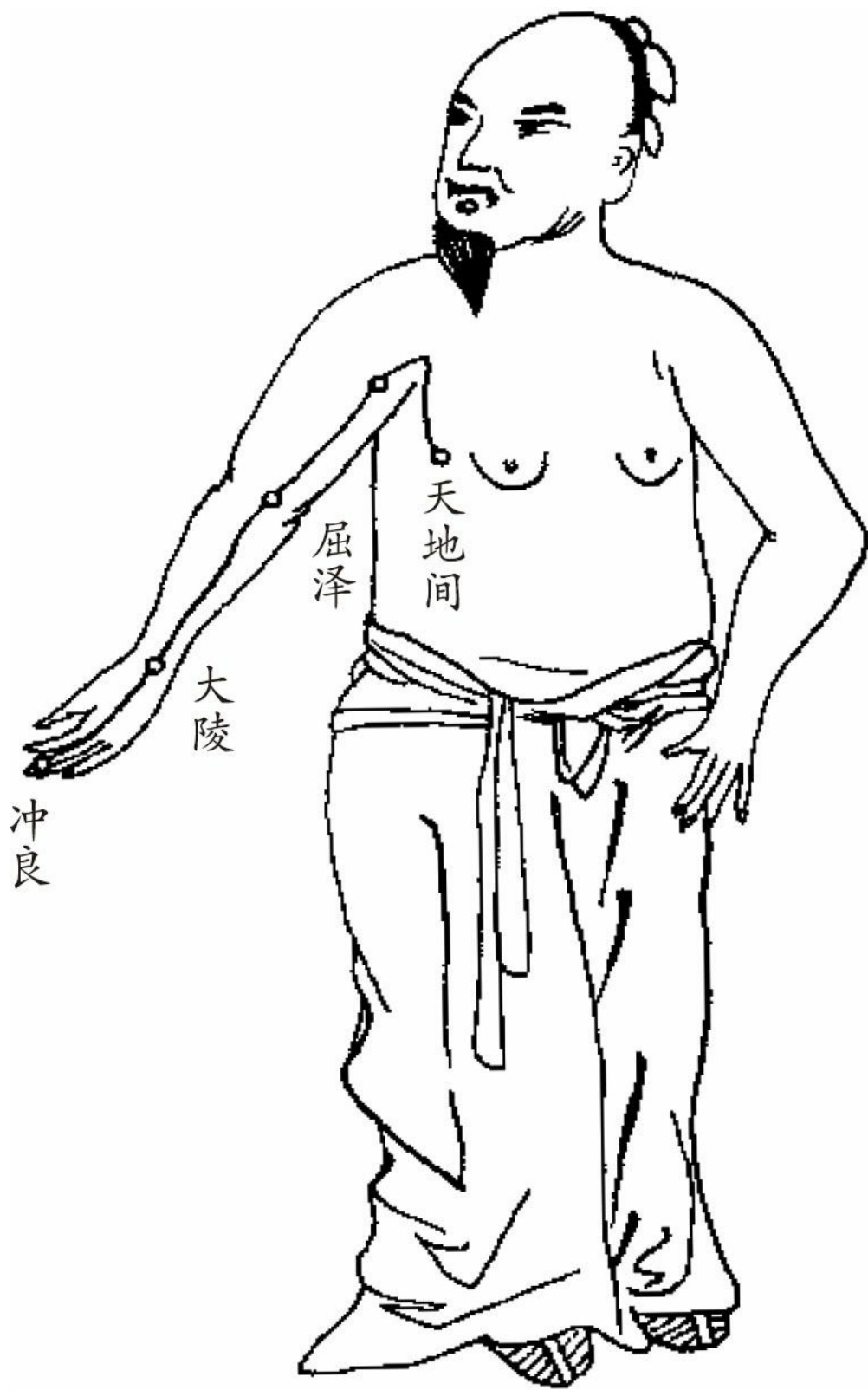
阴谷

涌泉
然骨
大溪

足少阴图

手厥阴包络之脉起于胸中，属心包络，下膈，历三焦，出腋入肘，抵掌中，循中指之端。

西医谓心之上面，周围有夹膜裹之，即包络也。包络上连肺系，由肺系连及于胸内之四面，皆是油膜。又下为膈膜，又下为网油膜。所谓膜者，皆三焦也。三焦与包络相通，其迹如此，故包络之脉，下膈历三焦也。出腋入肘，抵掌中，循中指之端，故中指应心，亦由于此。



手厥阴图

包络与三焦，只一膜油相连，故其脉从三焦，至胸中而归并于心包。出于乳后一寸，腋下三寸之间，名天地间。脉过腋下，至肘，抵曲肘陷中，名屈泽穴。刺痧疫多取此出血，以泻心包之邪也。大陵在掌后两筋之间，又中指之末名冲良，妇孕则此穴脉动，足见心包血旺也。

手少阳三焦之脉起小指次指之端，循手表上贯肘，入缺盆，布膻中，络心包络，下膈属三焦，支者出耳上角。

三焦根于肾系，下为胞室，当膀胱上口为下焦，中为连网，附着小肠为中焦，上为胸膈，又循胸而上，统名为膻，上连肺系，而下入为心包络，故三焦与命门，同司相火，以其油膜相连也。三焦与心包络相表里，亦以其油膜，从膻膈而上入为包络也。三焦经脉贯肘，故肘上消灼、清冷渊穴，种牛痘，能发出肾中之毒，亦以三焦之原，根于肾系故也。膻中古本省作膻，后人不知膻为何物，遂误胆为膻。夫胆在膈下，此云布胆中，络心包络，然后下膈，则知胆系膻字之省，非苦胆也。此等字唐宋后均不之辨，安可以注《内经》？



丝竹耳门

瘦脉风

天髎

消灼

清冷渊

天井

中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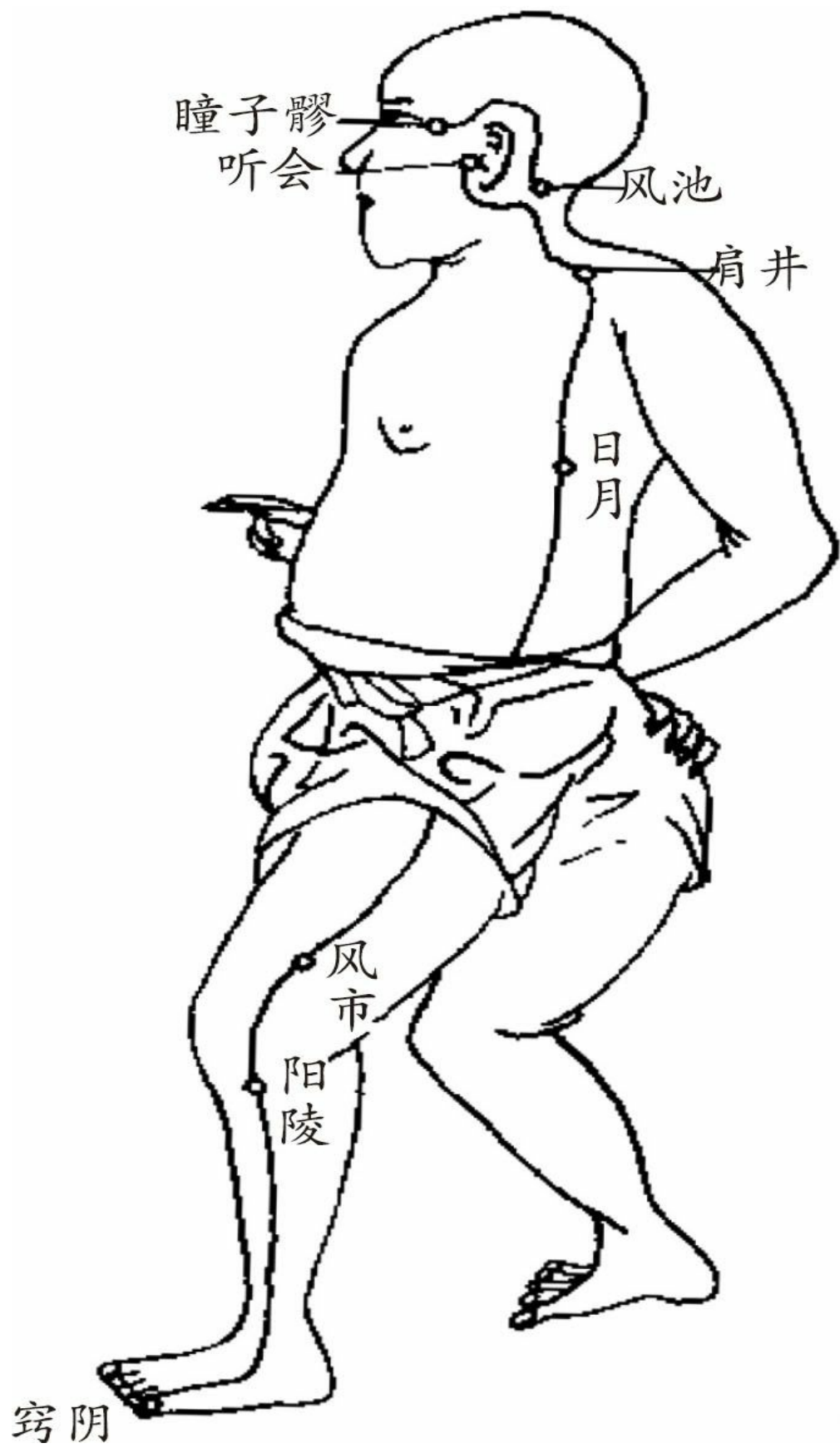
冲关

手少阳图

少阳为冲阳，故第一穴名冲关。小指次指陷中名中渚，抵掌后高骨，凡三焦气旺者，此骨乃高起，上至肘外大骨缝中，名天井穴，再上二寸，名清冷渊，以与手太阳经会，而合于寒水之气也。再上至肘外对腋，为消灼穴，言其主相火也。上至缺盆、天髎穴，即内入心包，散行下膈，而属于三焦。西洋言腹中统膜，皆有自和脑筋，如网络之意，即三焦经脉散布之义，至缺盆合为一脉。支者，更上耳后尖骨陷中，名翳风穴，再上为瘰脉穴。风瘰皆肝筋所主，而焦膜乃生筋之原也，故此二穴，有此二名。又绕耳前，为耳门穴，至眉尾空窍，为丝竹穴，具见肾开窍于耳，而三焦为肾，故其终绕耳以应之也。

足少阳胆之脉起于目锐眦，绕耳前后至肩下，循胁里，络肝属胆，下至足，入小指之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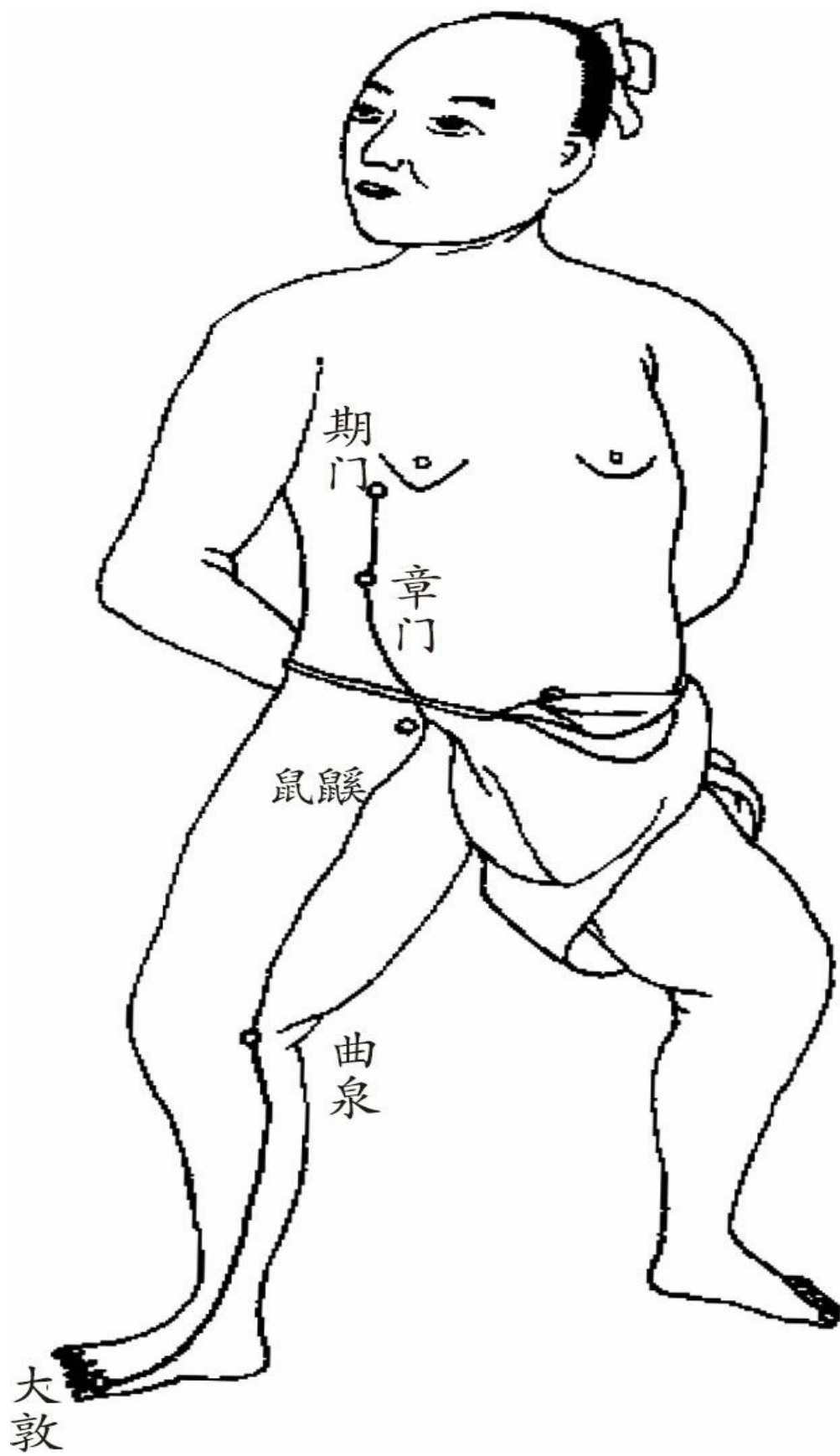
足少阳脉与手少阳脉均行于耳，均司相火，内则三焦之膜连肝而及于胆，外则三焦之经，络耳而交于胆经，此以见脏腑相通之妙。



足少阳图

足少阳起目锐眦，名瞳子髎穴，绕耳前陷中，名听会穴，绕耳后发陷中，名风池穴，皆少阳风木所发泄处。下至肩上陷中，名肩井穴，循侧旁，下至肝期门之下五分，名日月穴，胆脉实从肝胆出于此穴，然后上下行也。下行至股外，垂手中指尽处，名风市穴。膝下一寸为阳陵穴。循外髁，至小指次指之间，窍阴穴而终，阳经根于阴穴，以见阴生于阳中也。

足厥阴肝之脉起大指丛毛之际，上足跗，循股内，过阴器，抵小腹，属肝络胆，挟胃贯膈，循喉咙，上连目系，与督脉会于颠顶。



期门

章门

鼠鼯

曲泉

大敦

足厥阴图

毛发皆血之余也。肝主血，故肝经起于足大指，而其间即生丛毛，以为主血之验。阴器名为宗筋，乃通身筋之所主，属肝经，故肝脉绕于阴器也。小腹两旁皆属肝经，故有寒疝等证。络胆者厥阴之脉，中见少阳，肝与胆相表里也。挟胃者，肝木清阳之气上升疏土，所以化物，贯膈循喉咙，故肝气逆有呕满诸证。上连目系，肝开窍于目也。与督脉会于颠顶，督脉属肾，为肝之母，会于颠顶，子会于母也。目系颠顶，内为脑髓，脑风晕迷，均肝所司，以其脉相通也。西医详论脑髓，而无治髓之药，盖不知髓系督脉所生，又不知髓是肝脉所贯，岂知其治法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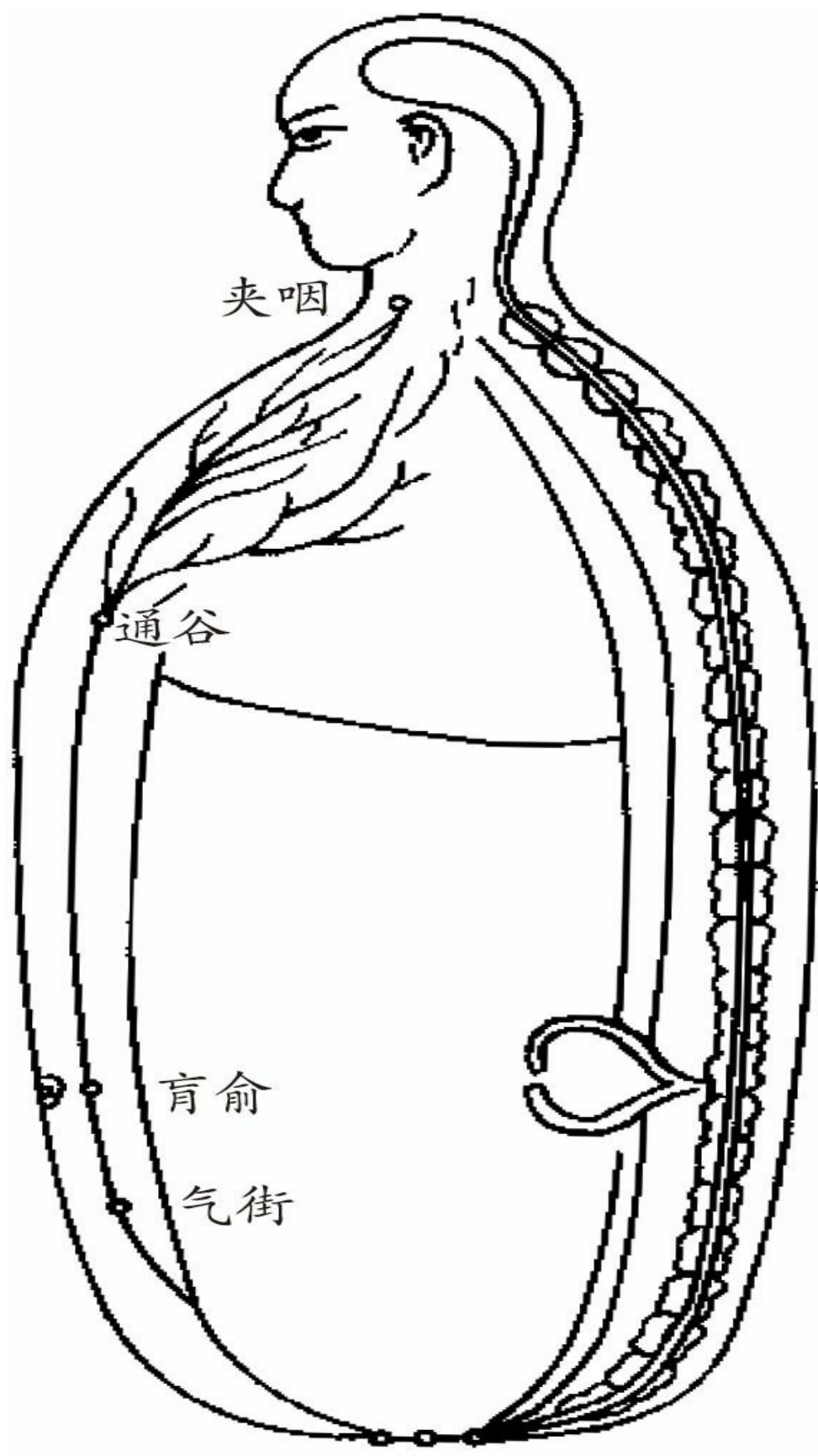
大敦在足大指丛毛中，循足内侧，上至曲泉，在曲膝横纹尽处，诸筋会于膝之穴也。循股内，抵阴器之横骨尽处，名鼠蹊穴。绕阴器，故生毛，肝血所发泄也。抵少腹，上肋曲肘尖处为章门穴，再上为期门穴，乃肝之募，谓肝膜之所通也。从此入属肝脏，此为肝下行之脉，贯膈络胃，循喉咙，上连目系，则开窍于目，与督脉会于颠顶。阳经惟太阳最长，阴经为厥阴最长，乃气血之司领也。

冲任督带

十二经正经也，又有八脉名为奇经，兹不具论，而单论此四脉者，盖阳维阳跷，两脉附于太阳经，行身之背，以太阳统治之矣。阴维、阴跷两脉行身之前，附于太阴，以太阴统治之矣。惟此四脉，主治有别，不能赅于十二经中，故另详之。西医画脉管，枝分派别，可谓详矣，然论络不归于经，论经不归于脏腑，譬之有千军而无一将，则亦无所统属矣。至于奇经八脉，中国且久不讲，何怪西医不知耶？

冲脉起于少腹之内，胞中挟脐左右上行，并足阳明之脉至胸中而散，上挟咽。

胞中名为气海，乃呼吸之根也。人之呼气，由气海上胸膈入肺管，而出于喉，其路径全循冲脉而上，故《内经》云，冲为气街，盖指此也。凡是气逆，均责于冲，故仲景有降冲逆之法。胞中又名血海，胃中饮食之汁，奉心化血，下入胞中，即由冲脉导之使下。故《内经》云，女子二七而天癸至，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也。总之，胞中为先天肾气，后天胃血交会之所。冲脉起于胞中，导先天肾气而上行，以交于胃，导后天阴血下行入胞中，以交于肾，导气而上，导血而下，通于肾，丽于阳明，冲脉之所司可知矣。



夹咽

通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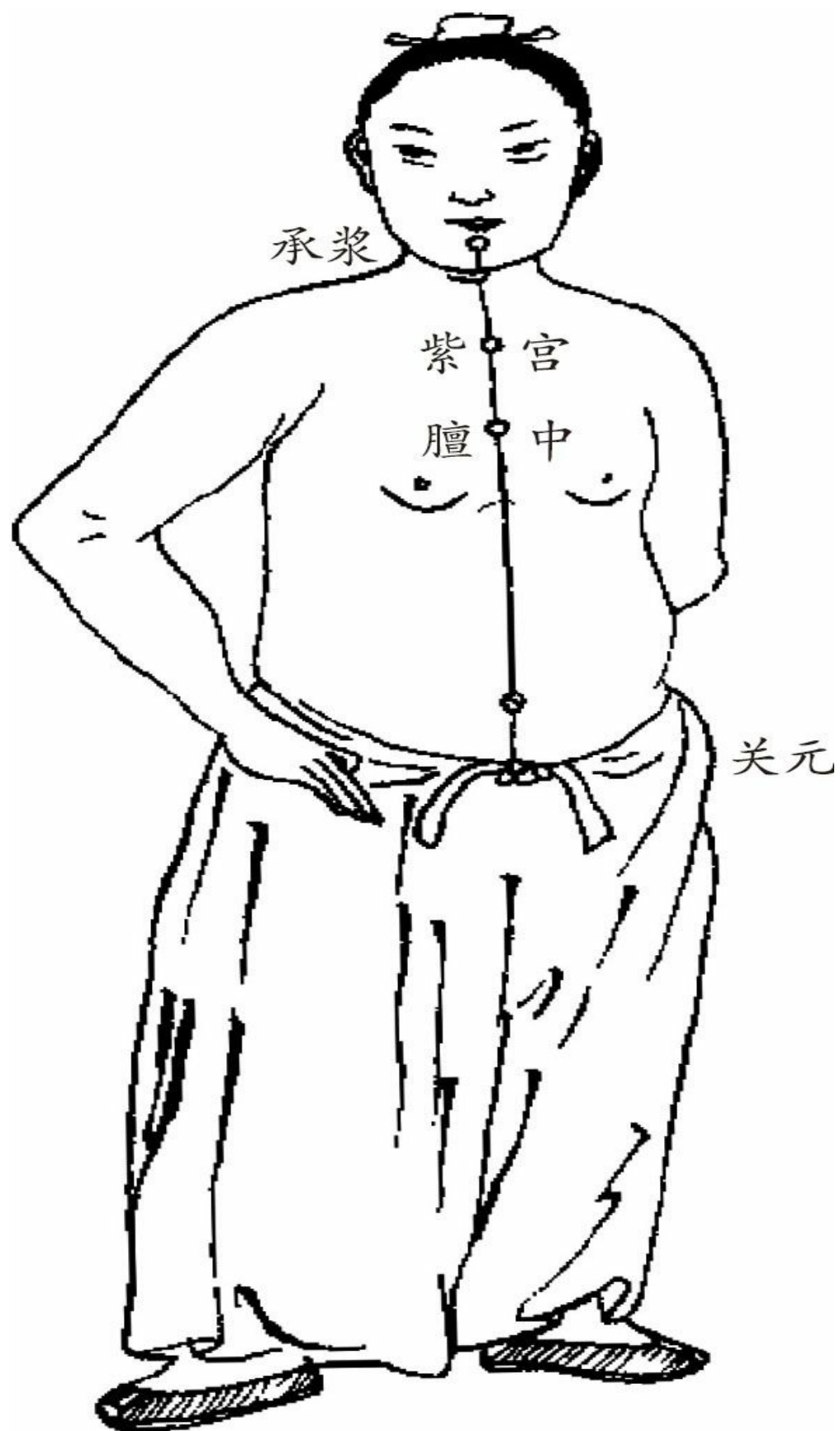
育俞

气街

冲脉图

冲脉者出气之冲衢也。气生于丹田，而其出路则在脐下三寸，隔中行旁开五分，名气街穴，是气之出路，故名气街。近医因《灵枢》言胸气有街，腹气有街，头气有街，足气有街，遂不能指出气街穴在何处，然《内经》明言起于气街，挟脐上行，则明指气街穴在脐之下也。今人改气街作气穴，大失经旨。由气街至脐旁，为育俞，育即膜也。丹田之膜，上会于脐，故此穴名育俞也。又上胸，至通谷穴而散，盖有膜上胸则散为肺衣而全包肺，故冲脉亦至此而散。肺衣会于咽，故冲脉又夹咽而止。总见气出于丹田，循脐旁，上胸中，走肺衣中，又上会于咽，则气从之出矣。膜中气行之道路，即名冲脉，冲主气，与任之主血者不同，可知十二正经，奇经八脉，各有所主不同，皆各脏腑气血往来之道路，有散有合，不得但指血管，以为经脉也。

任脉起于少腹之内，胞室之下，出会阴之分，上毛际，循脐中央，至臆中，上喉咙，绕唇，终于唇下之承浆穴，与督脉交。



承浆

紫宫

膻中

关元

任脉图

督脉在背，总制诸阳，谓之曰督；任脉在腹，总统诸阴，谓之曰任。阴阳相贯，故任与督两脉必相交，下则交于前后阴之间，上则交于唇之上下也。以先后天论之，督在脊，属肾属先天，任在腹，属胃属后天。先天主气，下交胞中，后天主血，下交胞中，全在此二脉也。以水火论，督脉属气属水，任脉属血属火。是任脉当又属之心，心肾相交，水火既济，皆由于此。故任脉者，阴脉之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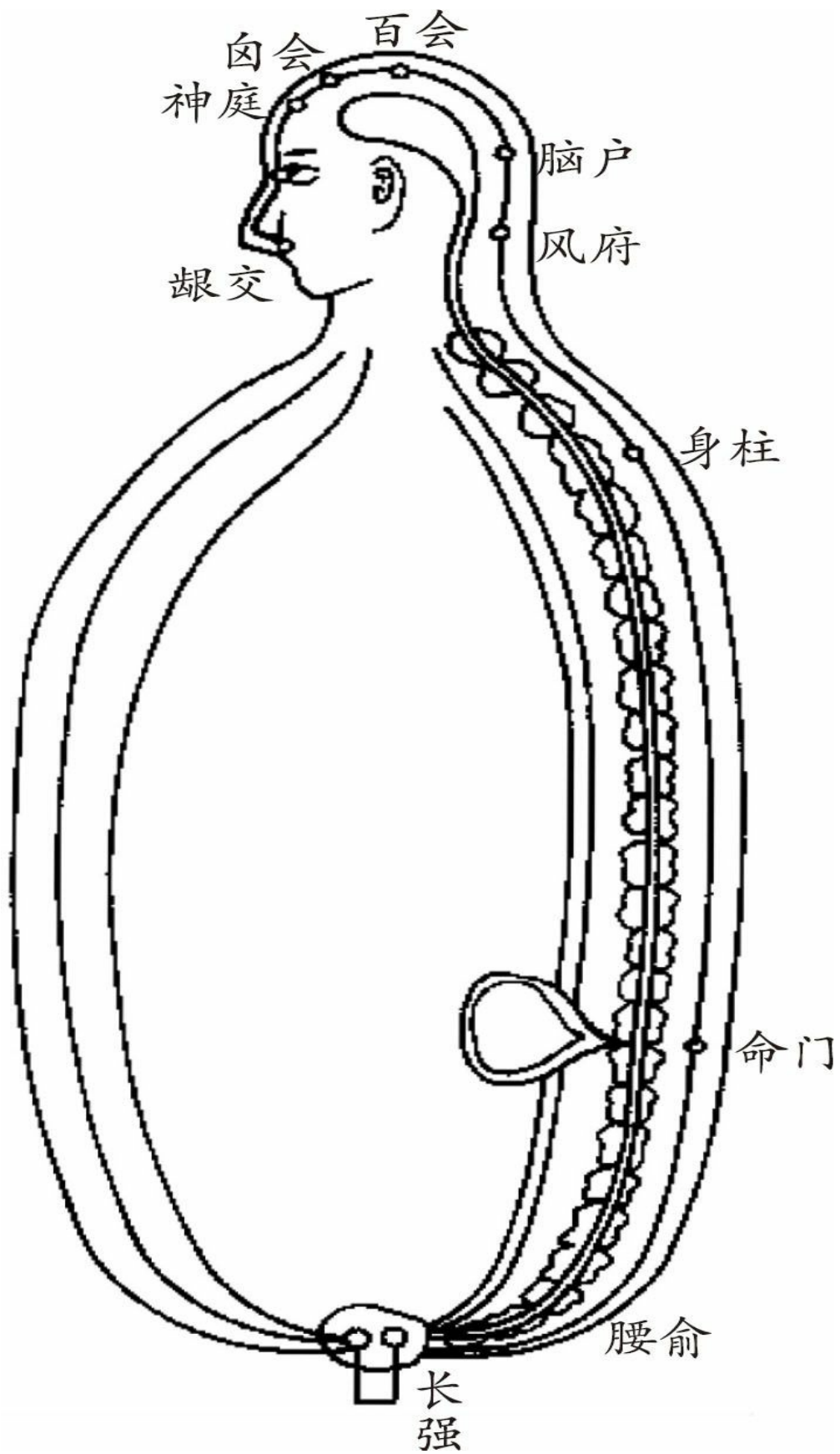
任脉起胞中，下至两阴之间，名会阴穴，谓与督脉相会，而当两阴间，故名会阴。上至少腹聚毛之处，名中极穴。又上至脐下三寸，为关元穴，乃元阳元阴，交关之所也。出脐中，上行至于鸠尾，上二寸六分，为膻中穴。膻中是心包络生血而出，随任脉上下运行，故任脉之穴，兼具包络之名，正见任脉为心包行血也。从膻中上行，三寸二分陷中，为紫宫穴。紫宫者，指心而言也。心应洛书九紫离卦，故名紫宫。任脉至此正内合于心，故以心位名之，正见任脉为心行血之统脉也。又上至唇下，为承浆穴，与督脉交，而任脉终。其支者，循面而至于眼下。细观任督之交会起止，而知督脉主阳主气，任脉主阴主血，互相贯通，为生身之总司也。

督脉起于肾中，下至胞室，乃下行络阴器，循二阴之间，至尻贯脊，历腰俞，上脑后，交颠至囟会，入鼻柱，终于人中，与任脉交。

督脉起于肾中，下至胞室，肾中天一所生之癸水入于胞中，全在督脉导之使下也。肾气至胞，任脉应之，则心胃之血，乃下会于胞中，此为任督相交，心肾相济，道家坎离水火交媾之乡，即在于此。督脉络阴器，循二阴之间，与任脉会于下也。贯脊上顶，交于人中，与任脉会于上也。今细察其脉，由鼻柱上脑贯脊抵肾，由肾入胞中，据此路道观之，乃知督脉主阳主生肾气。盖气生于天阳，吸入鼻孔，至脑门下，肺管循背脊而下入肾，又由肾入胞中，故吸入则胞中满也。吸入之气，实由鼻由脑由脊而下，故掩鼻张口，能出气而不能吸气，盖吸由脊下，非从鼻脑不能入也，呼由膈出，故张口能出气也。吸由脊下，督脉主之，知督脉之所主，乃知气之生化，再详天癸及膀胱条。

督脉起于胞中，出会阴穴，至尾闾骨端，名长强穴，上至二十一椎，名腰俞穴，是腰肾筋膜所连也。再上十四椎，当肾正中，为命门穴，乃肾系贯脊之处，为督脉之主，盖任是心血所司，督是肾气所司，故命门为督脉之主穴也。又上至第三椎为身柱穴，肺肾相交，为一身元气之宰，故称为柱。再上大椎，至发际一寸宛中为风府，发上二寸五分为脑户，即西医脑后叶之中缝也。至颠顶为百会穴，与肝脉交会于此，前行当囟门，为囟会穴，谓心神上照于髓，以后知觉，是神与髓会之所也。又至额上发际为神庭，亦是心神上

出于此之义。下鼻准，至齿缝龈交穴而终。盖人身吸天阳入鼻，循脊下肾系，而入丹田，总归督脉所主化气化精，为人身命之原，总督周身脏腑，故称督也。



督脉图

带脉当肾十四椎，出属带脉，围身一周，前垂至胞中。

带脉总束诸脉，使不妄行，如人束带故名。究带脉之所从出，则贯肾系，是带当属肾。女子系胞，全赖带脉主之。盖以其根结于命门也。环腰贯脐，居于身之中停，又当属之于脾，故脾病则女子带下。以其属脾，而又下垂于胞中，故随带而下也。



带脉

带脉图

带脉后在十四椎当肾之中，前在脐，绕腰一周，带脉一穴则在季肋，当少阳部位。近图带脉三穴，一带脉穴，在足少阳胆经，季肋之下一寸八分，再下三寸，为五枢穴，又下为维道穴，似带脉绕行三匝，而有上中下三穴也。然《难经》云，带脉起于季肋，回身一周，无三匝之说也。又《灵枢经》曰，足少阴脉，别走太阳，至十四椎，属带脉，后人遂以带为肾之别脉，非也。属带脉者，谓其为带脉所管束，非言带脉是肾之脉也。因其穴居少阳之界，以为少阳脉者亦非也。肝胆能为带脉之病，然带脉终非肝胆之脉，盖带主管结前后，前束任而经心小肠之脐中，后束督而经肾系之中。人身惟脾主中州，交合水火，带脉适当腰腹之中，应归为脾之脉也。其穴在肋，亦以前不居任位，后不居督位，正见其管束前后也。或疑带脉不与脾连，岂知腹中膜油皆脾之物，肾者阳治带脉，以脾为主，女科以妇人带下，皆归于脾，良有以也。

按：此四脉，督在背，总统诸阳，属先天；任在腹，总统诸阴，属后天；冲脉丽于阳明，而通于胞宫，由后天以交于先天肾者也；带脉出于肾中，以周行脾位，由先天以交于后天脾者也。四者互为功用，不可不详究焉。

中西汇通医经精义 下卷

蜀天彭县唐宗海容川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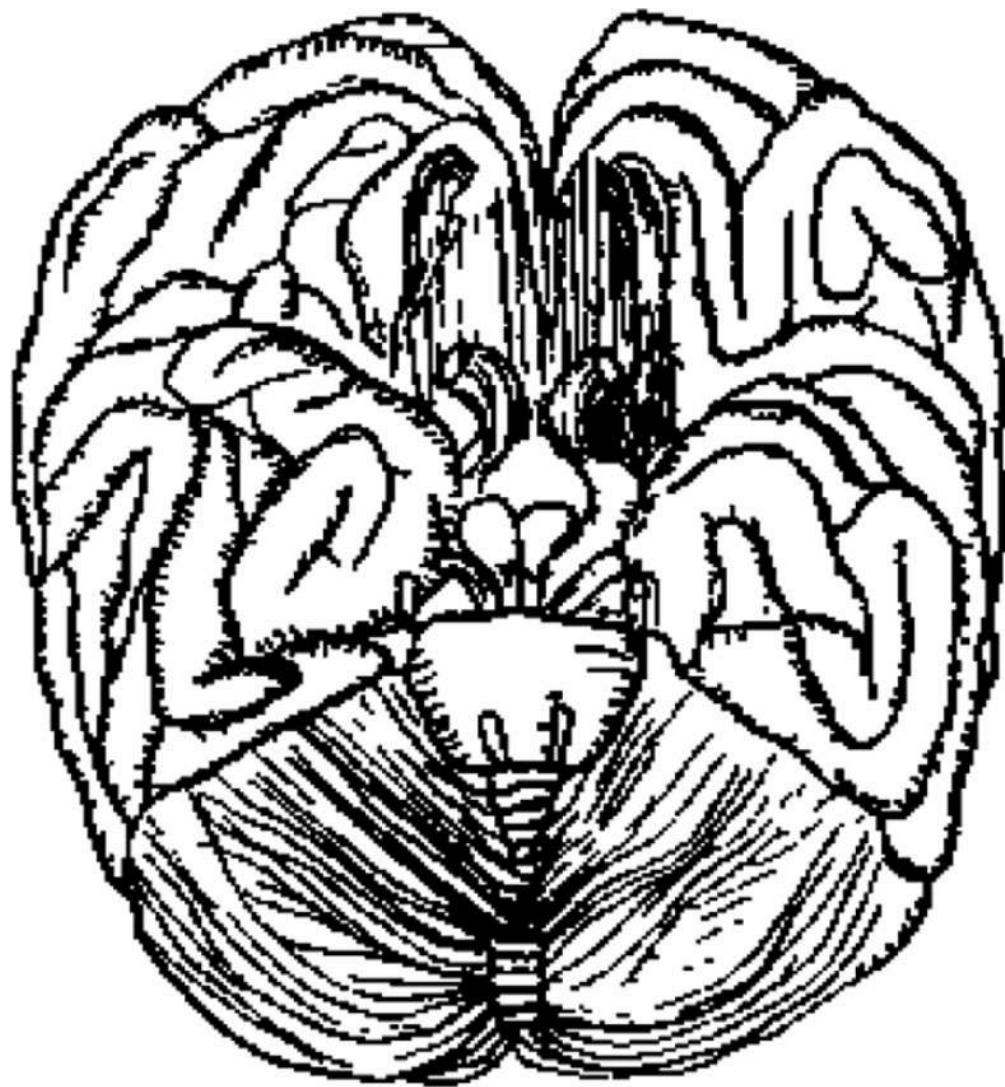
全体总论

以上所论脏腑形体大略皆具，其有未尽者，补注于此，内有重出之义，取求详，不嫌词费。西医有《全体图考阐微》等书，将骨脉皮肉脏腑，层析剖割，以示精详，而究于阴阳气化，皆不能知，似精实粗，读者参考自见。

五脏者，所以存精神血气魂魄者也；六腑者，所以化水谷而行津液者也。

精神血气魂魄，已详五脏所藏条，兹不再注。六腑化水谷，行津液，亦皆见六腑条矣。但肠胃膀胱，人皆知其化水谷，而三焦与胆，所以能化水谷者，人多不知也，只缘不识三焦为何物，又不知三焦为决渎之官。读吾所注三焦条，自能知之。胆之所以化水谷者，经旨言胆主清阳之气，上升入胃，木能疏土也。而西医直言胆汁入胃化谷，确有取验。言气言汁，义自赅洽，详十二官及脾、胃、胆、三焦条，参看乃见六腑皆主化水谷。夫谷化则为液，奉心而生血，水化则为津，达肺而为气，故曰行津液者也。西医言肠胃及各吸管中，有养汁，如牛乳，有明汁如水，不知明汁即津也，养汁即液也。西医知其汁，而不能言是何物所生。惟《内经》则津生于水，水入化气而为津，液生于谷，谷入化汁而为液，阳津阴液，岂徒知其名物，而不得其治法哉？又详营卫生会条。

脑、髓、骨、脉、胆、女子胞，此六者存于阴而象于地，故存而不泻，名曰奇恒之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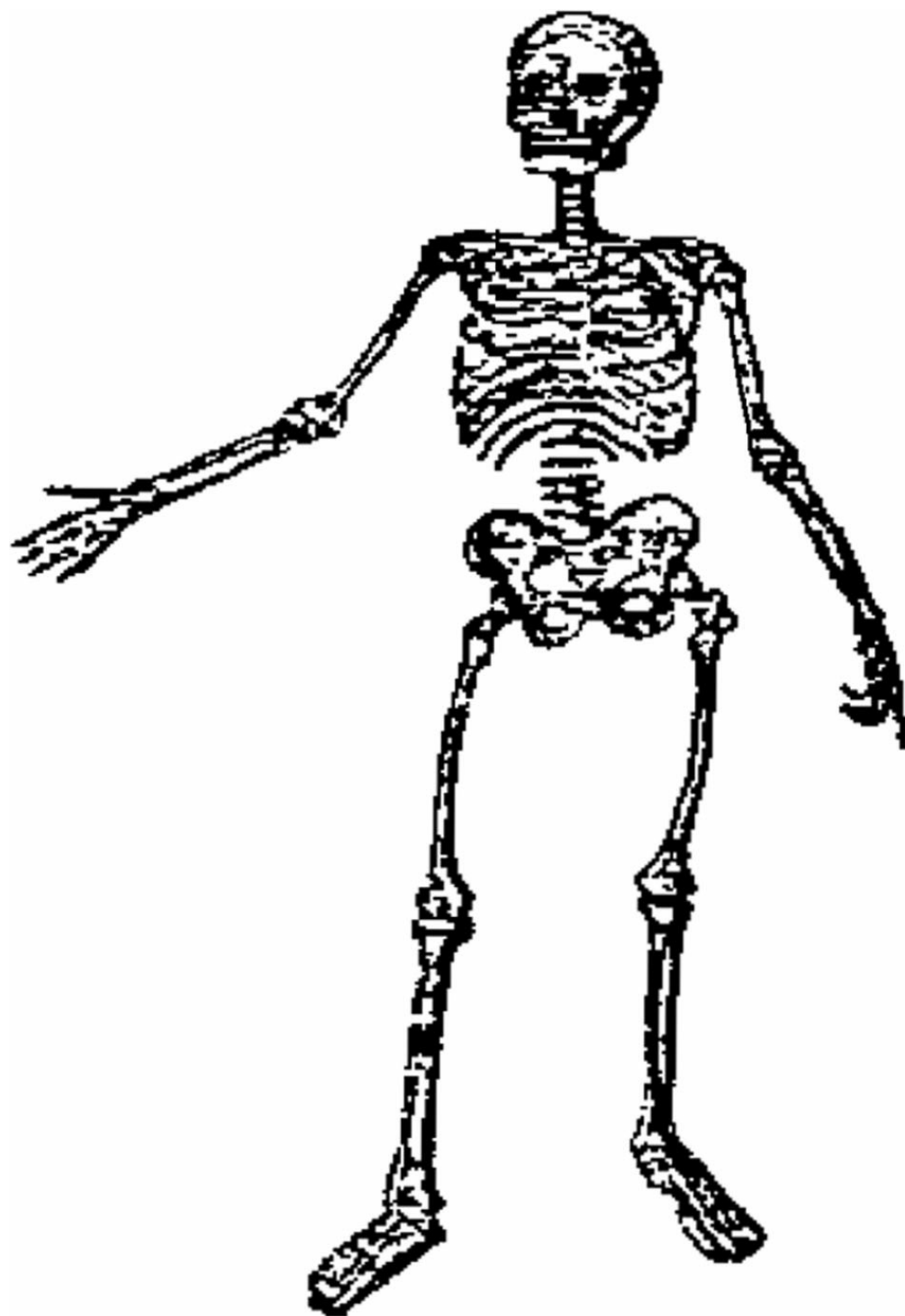


脑髓图

西医言脑髓筋，分走脏腑，周身知觉运动均出脑气筋，言之甚详，然究不知脑髓是何物所化生，故其言似精实粗。盖肾主骨，肾系贯脊，通于脊髓，肾精足，则入脊化髓，上循入脑，而为脑髓。是髓者，精气之所会也。髓足则精气能供五脏六腑之驱使，故知觉运动无不爽健，非髓能使各脏，实各脏能使髓也。西医又谓诸骨内之髓与脑中者不同，又不知骨是髓之所生，《内经》言髓生骨，诸骨中之髓与脑无异，惟诸骨中杂有油膜血丝耳。盖由脑髓散走诸骨，皆穿膜附筋以入骨，所以内杂膜油血丝，岂可云髓有不同耶？脉者血之道路也，详心肾条。胆附于肝，已详胆条。女子之胞，男子名为精室，乃血气交会，化精成胎之所，最为紧要。西医剖割精矣，乃于膀胱之后，大肠之前，只知女子有胞宫，而不知男子亦有胞宫，以女子之胞极厚且大，中空可验，男子之胞，只是一层夹膜，扁薄而不可见，故只知男子有精管，而不知男子之精管，即从胞中出也，特人死胞缩精收，故扁且薄，西医忽不及察也。此胞又名气海，气入则脐下胀，是其验矣，又名丹田。详天癸

条。此六者，存而不泻，虽胆汁有出入，而究与六腑之输泻者不同，异于常腑，故曰奇恒之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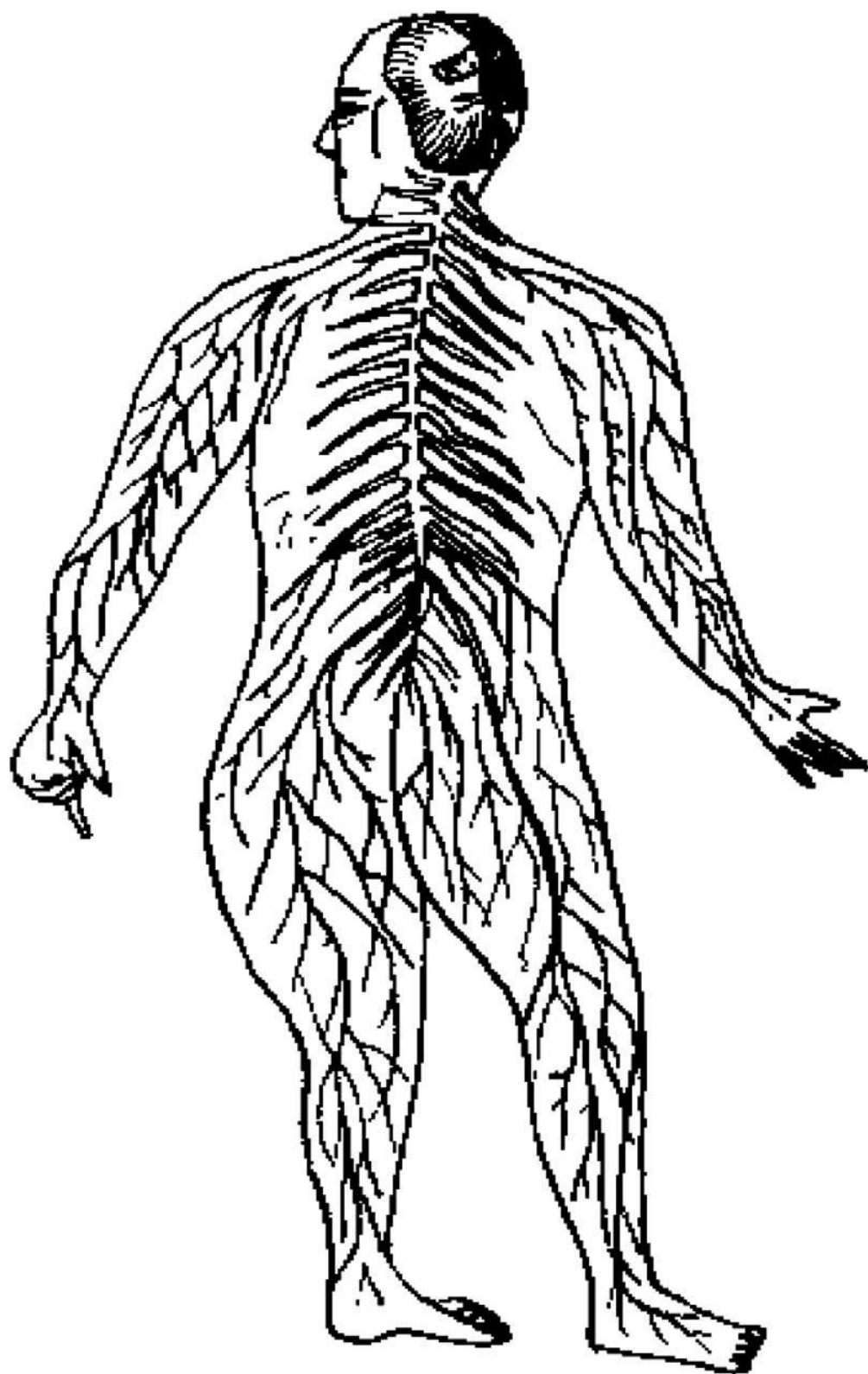
西医言脑筋主知觉运动，大脑在前，小脑在后，中为中脑，有裂有回，分歧叠积，耳目口鼻，全与脑通。脑经分布，又散行于脏腑肢体，凡知觉运动，皆脑司之也。此说半是半非，已详辨于上卷《五脏所藏》篇。至于脑汁，究是何物所生，则西医不知。盖肾精生髓，由脊上行，以入于脑，是为髓海。在头者名脑，在众骨中者名髓。《内经》盖分为二，故云髓会绝骨，而此与骨、脉、胆、胞，合为六者，则分为二而言之也。又西医治脑无药，不知脏腑经脉，皆交于脑，源流出入，岂无其路耶？



骨图

西医详图骨式，有相连而凹者，有相连而凸者，有如锋者，有如椎者，有骨裂，有骨衣。骨皆外坚中松，有筋相连，有脉管回管脑筋，透入于骨。究人身诸骨，则知上帝造创之功大哉！然西医未知何者为主骨，何者为辅骨，何处骨大而反不紧要，何处骨小而反关

生死。如中国之《洗冤录》，检验伤痕，分别制命与否，则论骨较精。至于《内经》言骨，更能探其源头，曰肾生髓，髓生骨，则知腰脊为主骨，四肢为辅骨。骨属肾水，而筋属肝木。筋者于骨者，水生木也。骨赖筋连者，母生子也。骨中之髓，又会于绝骨，齿又骨之余者矣。观齿之生落，而知男女老幼各有其时，无不下应肾气，则知髓生骨之理，非徒知其形而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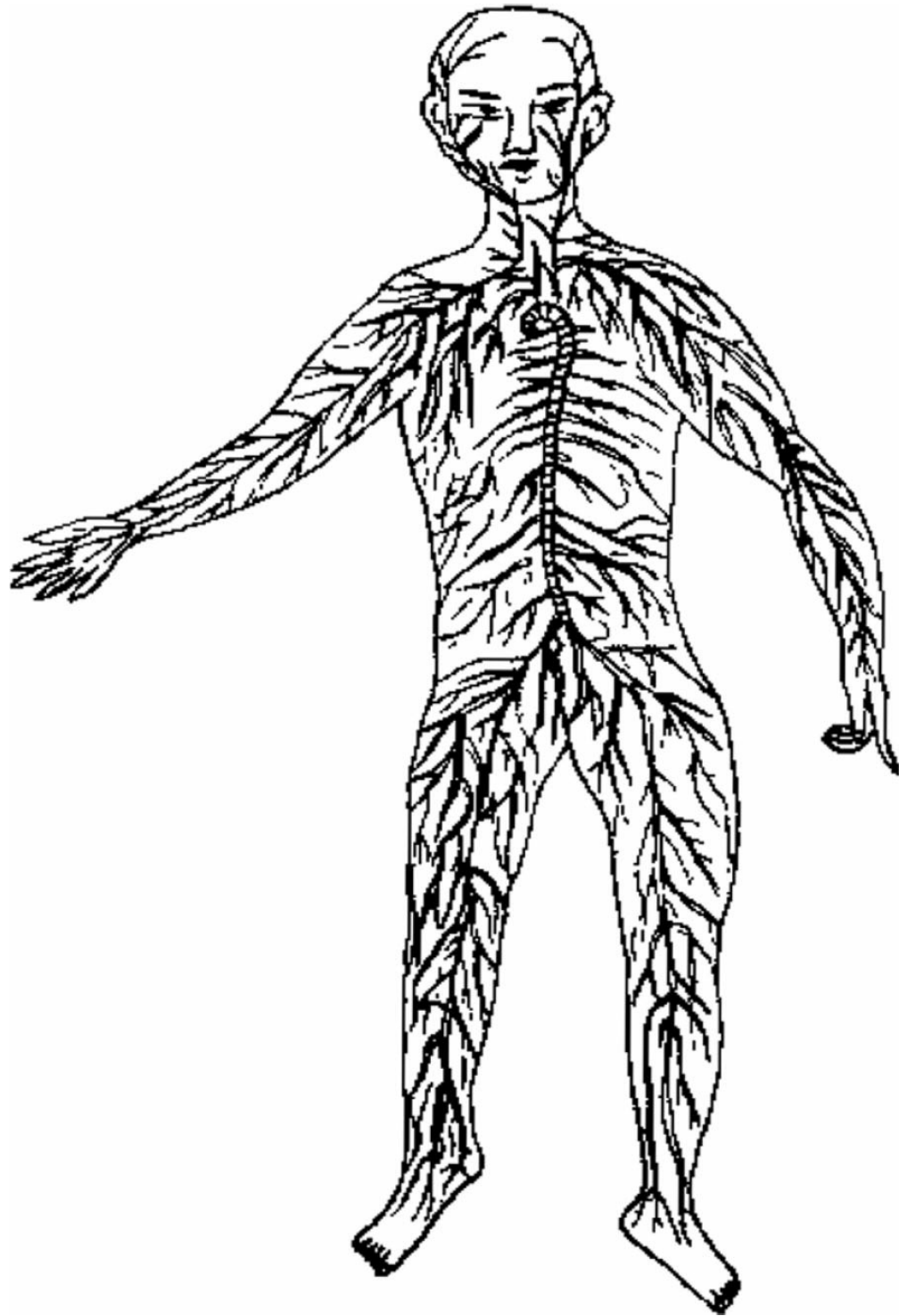


脑筋图

此后面脑筋图，西医又有前面脑筋图，不具载者，以脑髓生于肾，循脊贯脑，为督脉

所司，其前面脑筋，总皆以后面者为本也。

此总脉管，据《内经》考之，即任脉也。身之背亦有脉，而不图之，以血之所主在于任脉。至于动脉，或隐或见，或散或合，有深浅分合之殊，又西医所未言。



脉管图

胞宫之蒂，发于肾系，下为一大膜，前连膀胱，后连大肠，中间一个夹室。男子丹田、气海，又名精室，女子又名子宫、血海。阴道之内，结束为子宫下口，可收可缩，又名子脏。仲景所称妇人脏躁，脏结痛引阴筋，皆指此言。血管全绕，网膜全包，一主气，一主血，交会于此，为生化之大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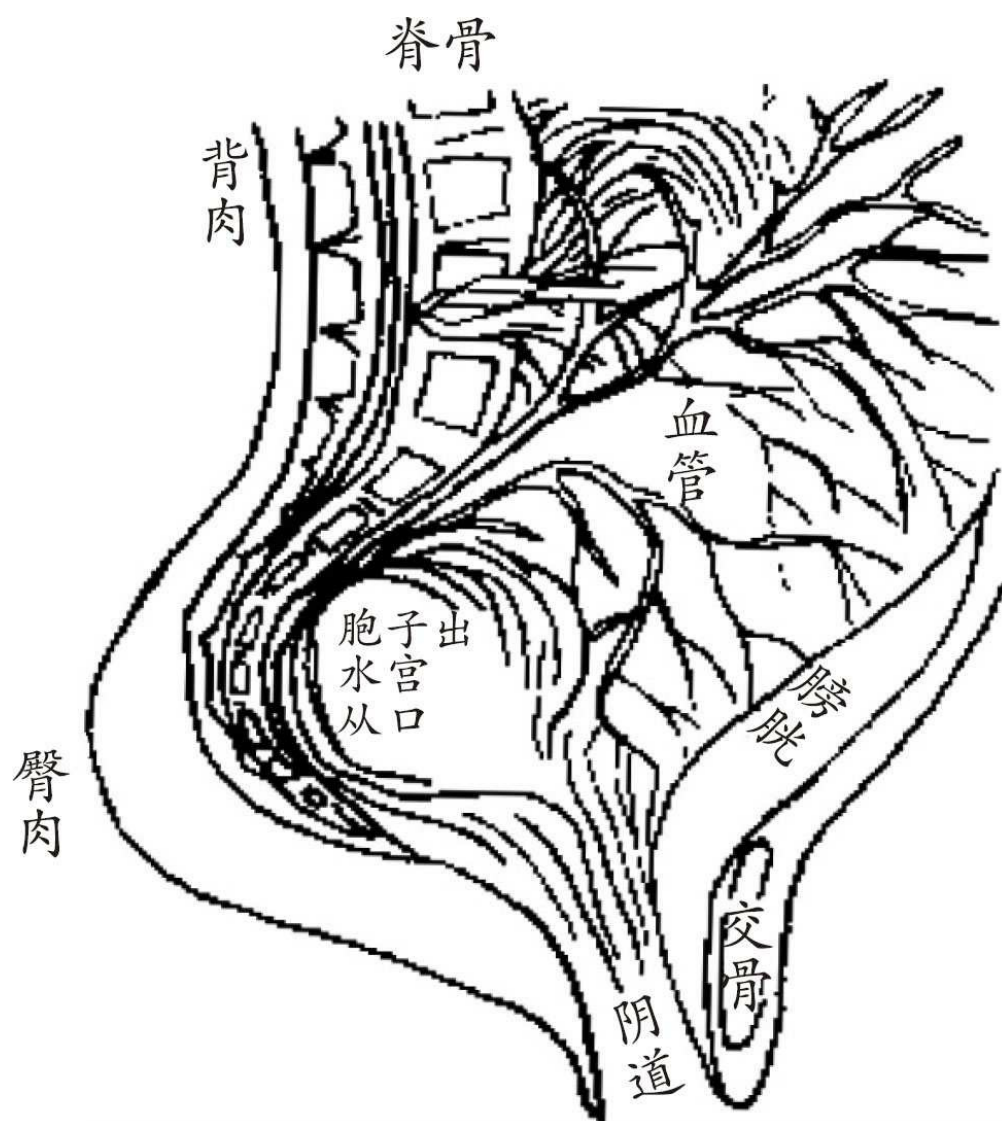
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此五者，天气之所生也。泻而不存，受五脏浊气，名曰传化之府，输泻者也。

糟粕形质之物，皆曰浊气，由此五者传化，主输泻而不留，故名传化之府。三焦与肠胃并论，是三焦明有其物，后人以为空腔子，岂不谬哉？详三焦条。各图见上。

魄门上为五脏使，水谷不得久存。

魄门，肛门也。肺藏魄，肛门上合于肺，故名魄门。肺在上总统五脏，而魄门在下，令五脏之浊物从此而出，故为五脏使。既名魄门，便知为肺所司，既为五脏使，便知肺亦能绕五脏也。男子肛头，西人图之最悉，盖彼以刀割治病，不得不详其形迹。然用心则苦，而操术实粗。中国痔漏等证，擅长者多矣，何尝以刀割为能？

人有髓海，有血海，有气海，有水谷之海，以应四海。脑为髓海，胞为血海，膻中为气海，胃为水谷之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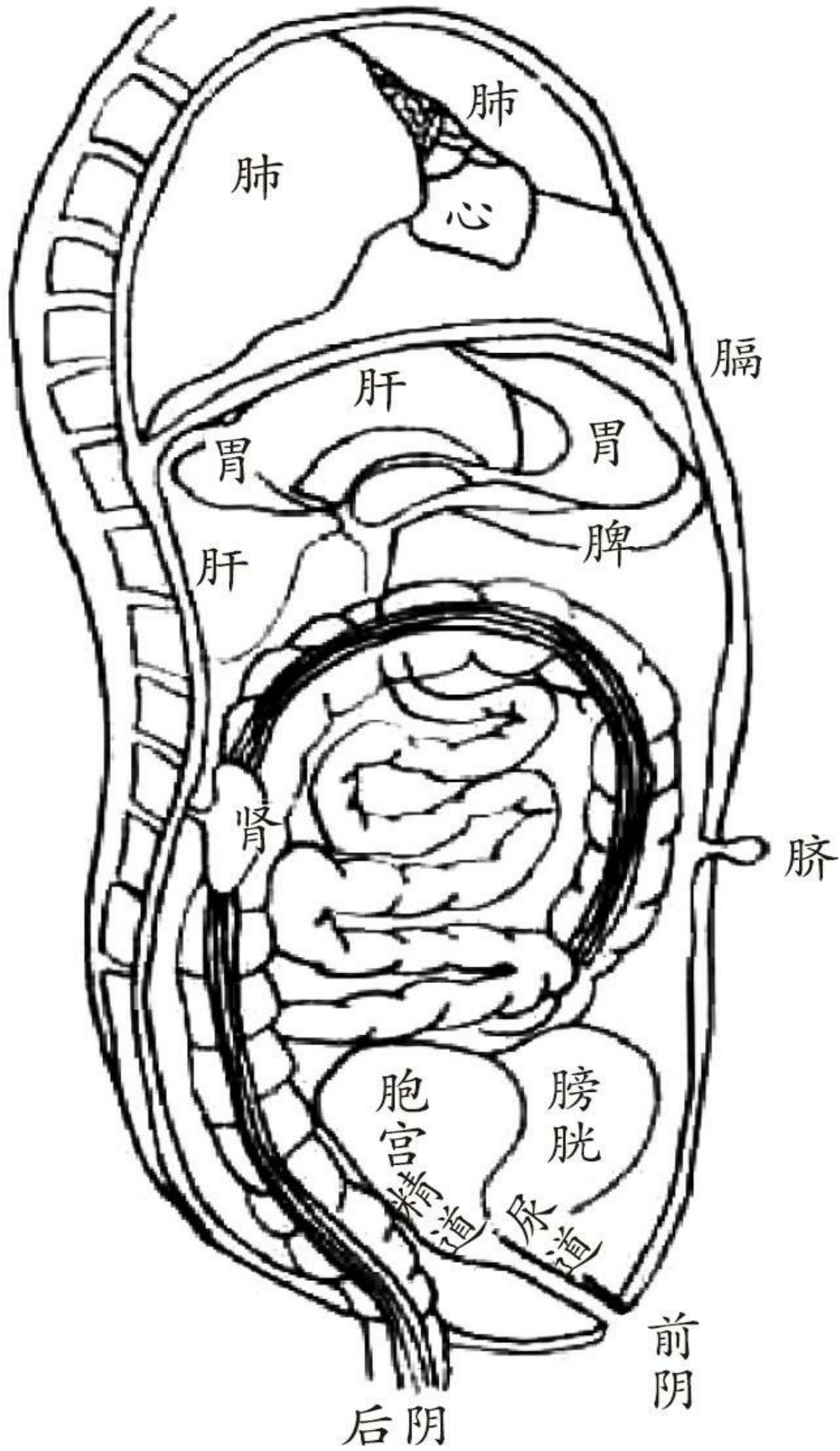


胞宫图

西医论髓，以为知觉运动之主，谓脑髓筋达于脏腑肢体，而后能司知觉运动也。西医知脑髓之作用，而不知脑髓之来历。所谓脑筋，但言其去路，而不知髓有来路，所以西法无治髓之药也。不知背脊一路髓筋，乃是髓入于脑之来路也。盖《内经》明言肾藏精，精生髓，细按其道路，则以肾系贯脊，而生脊髓，由脊髓上循入脑，于是而为脑髓。是脑非生髓之所，乃聚髓之所，譬犹海非生水之所，乃聚水之所，故名髓海。既聚于此，而又散走脏腑肢体以供使用，如聚钱者库也，而用钱者人也，人能用钱，而钱不能用人，脏腑肢体能用脑髓，非脑髓用各处也。再者髓之生由于肾，欲补髓者，即从肾治。肝脉入脑交颠，目系贯髓，凡神魂晕迷风狂，皆从肝治之，即是治髓。脑又通鼻，可从肺治；髓筋入心，可从心治；髓筋聚于胃，又可从胃以治之。西医论髓特详，而无治法，不抑谬哉？胞为血海，已详天癸条？盖血生于胃之水谷，化液上肺，奉心化血，循冲任脉，下入胞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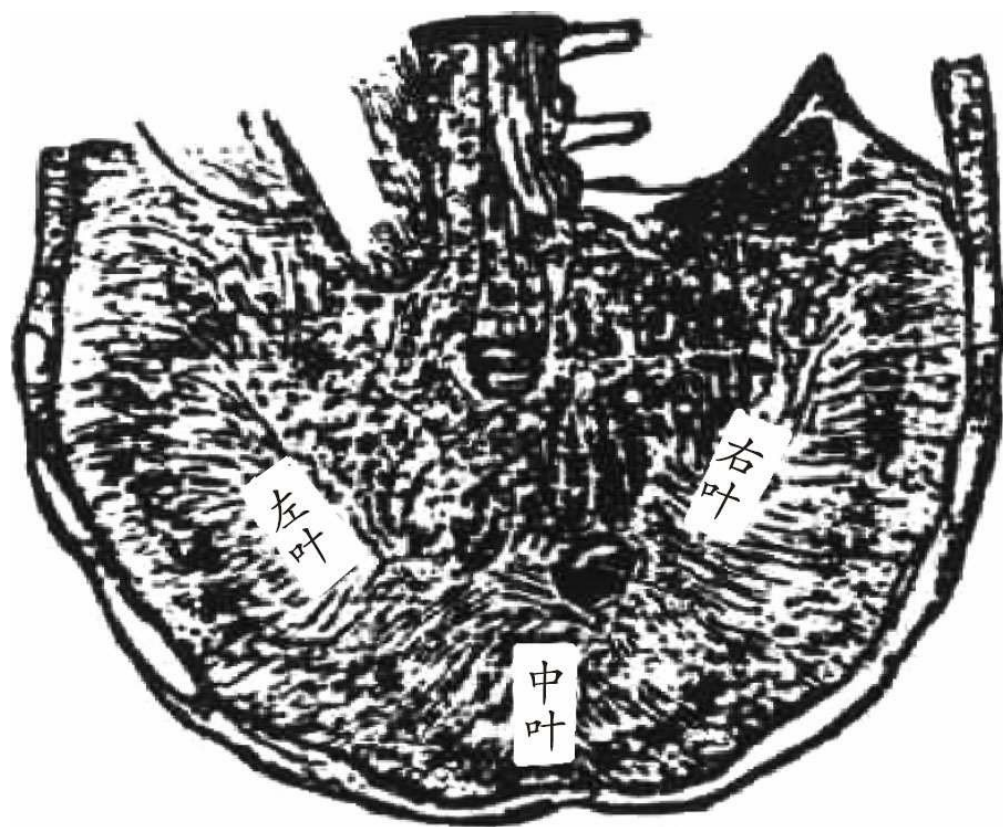
既聚于胞中，化精化血达于周身，皆在于此，参看天癸条自明。膻中为气海，此有两说：一说丹田为气海，即胞宫也，呼吸归根之地，名之为气海亦宜，详膀胱、三焦、天癸、营卫条。此云膻中为气海者，盖指气之出纳在乎肺也。膻乃胸前大膜膈也，膻之中即胸中，只有心包络与肺，故前云膻中者君主之官，是指包络言，此云膻中为气海，是指肺言，以包络与肺均在膈内，故均可名膻中也。膻膈之与包络相通，已详十二官条，此言与肺相通，其道路又须详言。气之根在脐下丹田，即网油中一夹室也。由网油走脐旁，上生膈膜是为膻，由胸膈循腔子，上连肺系，气之出路，即由此通于肺管，故凡咳嗽，则胸前痒滞，皆膻膈间气不得利也。欲知膻之治法，当参看肺、肾、三焦、包络条。胃为水谷之海，水主化气生津，谷主化液生血，一则糟粕入大肠，一则余质入膀胱，另详肠胃、膀胱各条。脾与胃，互为功用，又须看脾之作用。

胸腹者脏腑之郭也。



胸腹图

胸内最上为肺，肺下为心，为包络，包络上连肺系，肺系连腔内之薄膜，其膜循腔子而下，是为膈大膜，绕筋骨一周连于肝，附于脊。肝体半在膈上，半在膈下，膈附于脊，下行为板油。连于肾系，又下为网油。网油上行而连于胃，小肠下行而连于大肠、膀胱，是为腹中也。脾在胃后，贴脊，居网油上，网油即三焦也。上胸下腹，均从网油连及，以为脏腑之道路，故曰胸腹者，脏腑之宫城也。以部位言之，胸上属肺，胸膈之间属心，胸膈之下属胃。大腹与脐属脾，脐又属小肠，脐下属肾，膀胱亦当脐下，故脐下又属膀胱，大肠在膀胱之后，故脐下又属大肠，宜详其层次也。血室乃肝所司，血室大于膀胱，故小腹两旁谓之少腹，乃血室之边际也，属之于肝。少腹上连季肋亦属肝，季肋上连肋骨属胆，分别部居，各从其位。



腹中图

腹与胸分三停，上停名胸，在膈上，心肺包络居之。心与包络，从脊处油膜中下通肝肾，肺有薄衣，连及胸内，前面之膜，为肺通中下焦之路，肺系上连包络，后著脊，前连胸膈。肝体半在膈上，半在膈下，胃附肺系，透下膈，横曲如袋，胃下为小肠，为大肠，为肝胆，是为中停，皆生连油膜之上，即中焦也。脐以下为下停，有膀胱，有胞宫，

有直肠，皆生连油膜上，即下焦也。后世不知焦从臙，因不知通身之膜，皆是三臙，故读经文者，少识精义。西医曰腹内统膜，一丽腹里，一包脏腑，一成筋以束脏腑，肝胃脾，小肠大肠横回，直肠上截，子宫蛋核，此被全包。如大肠头、小肠头、大肠上下回、直肠中、阴道、膀胱，此不全包。如左右肾，此被遮过。专包一脏曰包膜，兼包两脏曰连膜，折叠成筋以束脏腑曰筋膜。西医言膜如此其详，证以三焦之说，而精义始出。

臙中者，心主之宫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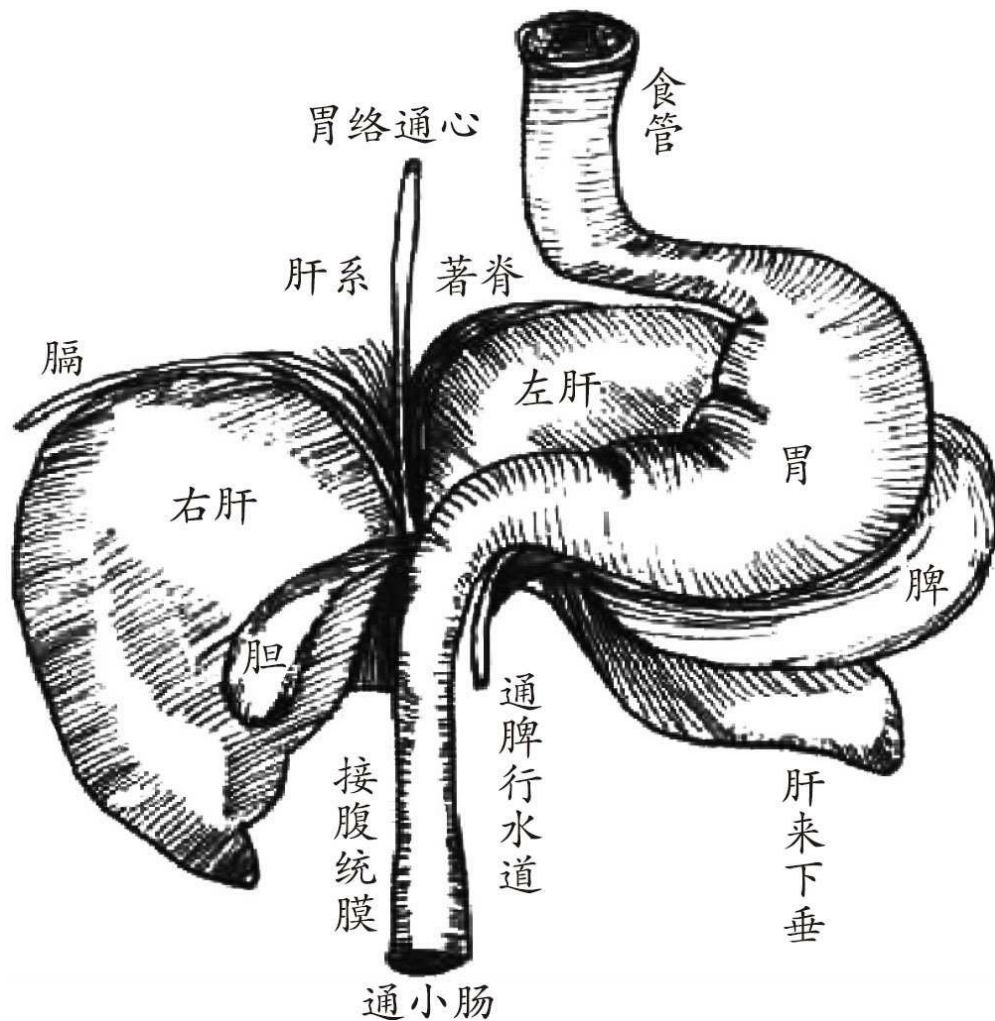
前言臙中为气海，是指肺言，此言臙中为心主之宫城，是指包络言。臙为膈，包络居膈之中，故曰臙中，为心主之宫城，相心宣化，详十二官条。

此胸下一层膈膜，后著脊，左右连筋骨尽处，中叶连胸之鸠尾，即臙是也。臙之下层通腹中，臙之上层为胸内之薄膜，连心系，名包络，又名心主。包络是心外卫，臙中是包络外卫，其形难图，故只图臙以明之。究臙之根，附脊骨与肝系相连，而下乃连及肾系，是三焦少阳所发出而布于膈也。

胃者，太仓也。

胃丰纳谷，故名太仓。胃之所以能纳谷，详十二官条。

咽喉小肠者，传送也。



胃五窍图

咽喉居胃之上，传送而入小肠，居胃之下，传送而出，二者皆为胃之使，故治咽喉与小肠，宜以胃为主。

胃五窍者闾门也。

《医林改错》言胃有三窍，上下窍纳谷，传入小肠，又有一窍出水入油膜。西医言胃通体，均有微窍行水入连网。予已详胃、三焦条，兹云五窍其义尤详。盖上窍主纳水谷者也；下窍入小肠，主化谷之糟粕也；旁窍入三焦膜油之中，主行水之余沥也；中通于脾为一窍，所以化水谷者也；上输于肺为一窍，所以布精汁者也。故云胃五窍者，闾门也。唐宋以后无人知之，即西医剖视又何尝精细似此。

西医言胃有肝膈大筋、胸膈大筋，互相牵住，使不得动，不知胸膈筋是互通三焦之窍，肝膈筋是循脊上肺通心之窍。《内经》所谓胃有大络，上通于心也。又曰脾之与胃，

以膜相连，故又通脾。西医识其形，而未明其理也。

廉泉玉英者，津液之道也。

二穴在舌下，足少阴肾主化气上行，气即水也，故气之所至皆是津液。肾津必上于口，然后气泽能布于下。仲景《伤寒论》，以存津液为主，亦以其气化所存，人赖以生也，可不重欤！二穴举舌，即可逼视，不必再图。

腰脊者，身之大关节也。

腰为肾系所贯，脊为髓筋所通，人身骨节皆主于肾，而生于髓，腰脊为肾与髓所在，故为身之大关节。凡治骨节，当知所主矣。西医脊骨，析剖甚详，然不知脊所重者，全在于腰也。且全身大骨，皆从腰发原，不知肾主骨之理，则辨骨无益。

肢胫者，身之管，以趋翔也。

肢是手节，胫是足节，其骨最大，中空故名管。管中有髓及脂，以主运动，故能趋翔。西医言手足骨中之髓与脑脊之髓不同，谓其中杂脂油也。不知由脑脊散达肢胫，皆以筋肉相连，肉内有脂油，即附之而入骨，是以手足骨中均杂脂油。脂脾所司，髓是肾所司，兼脂油，是脾肾合致其功，故脾主四肢，肾主肢胫。西医图四肢之骨详矣，惜未知其所统属，则治法不明。

茎委者，身中之机，阴精之候，津液之道也。

茎，阴茎；委，垂卵也。机如泰西机器之机。所以出精行溺，精窍通于肾。西医谓睾丸主生精，非也。内宫无睾丸，友人王东樵靛面问过内宫，亦有精能泄出，可知睾丸非生精之物，乃发精之物。《内经》明言阴精之候，盖指此耳。溺窍通于膀胱，膀胱者，津液之府，故溺窍名为津液之道，究之茎委，乃肝之宗筋，肝脉所绕也，故皆以治肝为主。宗筋主束骨而利机关，故人身之机关皆听治于此。西医图阴器甚详，然此等物事，人人皆自具之，何待详图。但西医以剖割为治，此处为地无多，非详不能下手。若《内经》仲景之法，针药灵妙，无取刀割之粗，故不须图。且西医图之，而究不知阴器所主之妙理也。

咽喉者，水谷之道也。

咽喉乃胃之上口，在喉咙之后，主进水谷，故治咽以胃为主。病在咽，则水谷不得下。

喉咙者，气之所以上下者也。

肺之上管为喉咙，在咽之前，主气之呼吸。气不利，声音不利，病在喉也。

西医名为总气管，自肺以下，分支入肾，透入丹田，主吸天阳，熏蒸膀胱之水，化气上出，循腹至胸，从肺系而复归于总气管，气从前面出，从后面入，而皆由总气管，故曰所以上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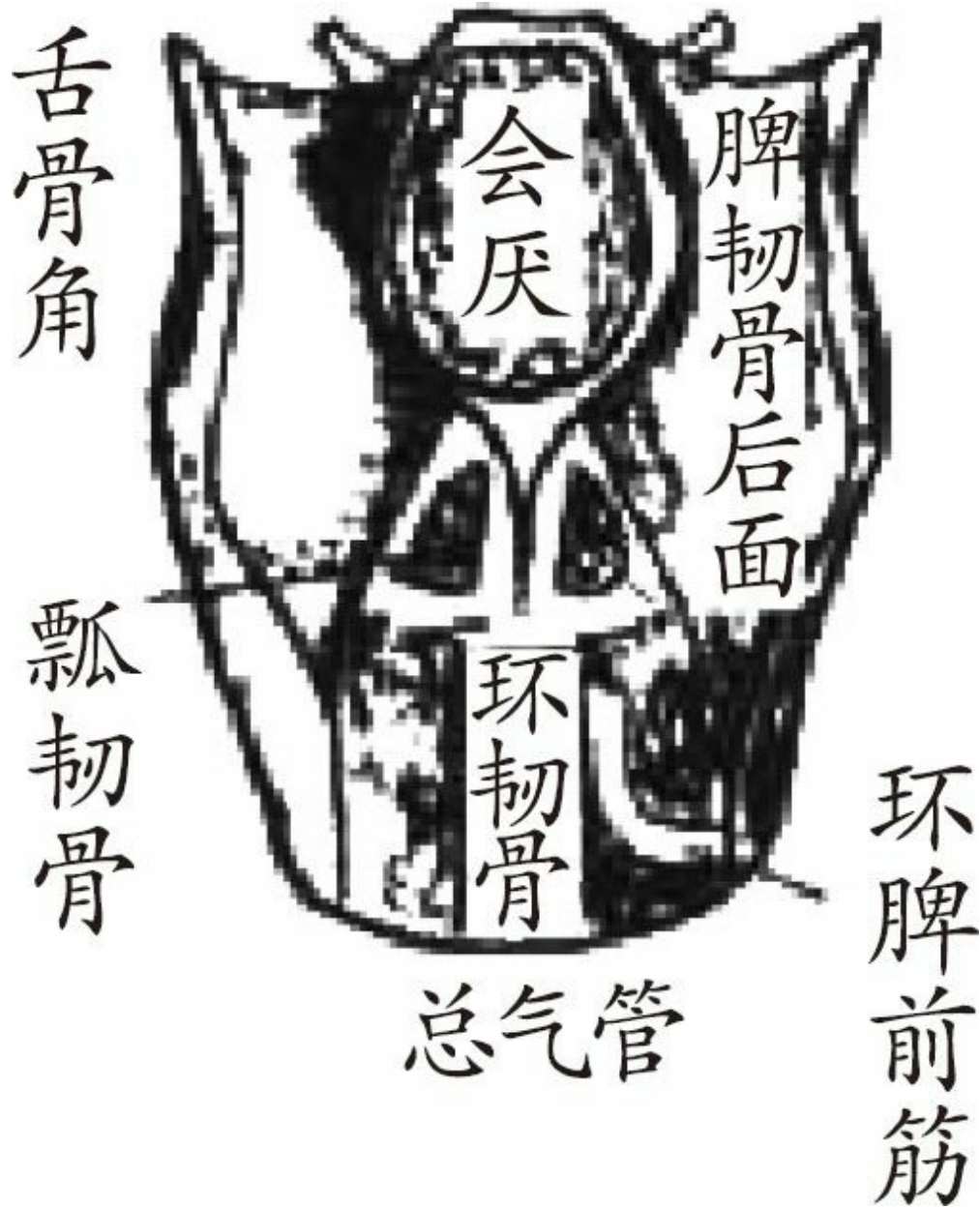
会厌者，音声之户也。

会厌在喉咽之两旁，能张能收，食入则收，掩其喉，音出则张开，故曰音声之户，乃喉之门也，当属肺。



喉中声管

喉咙图



会厌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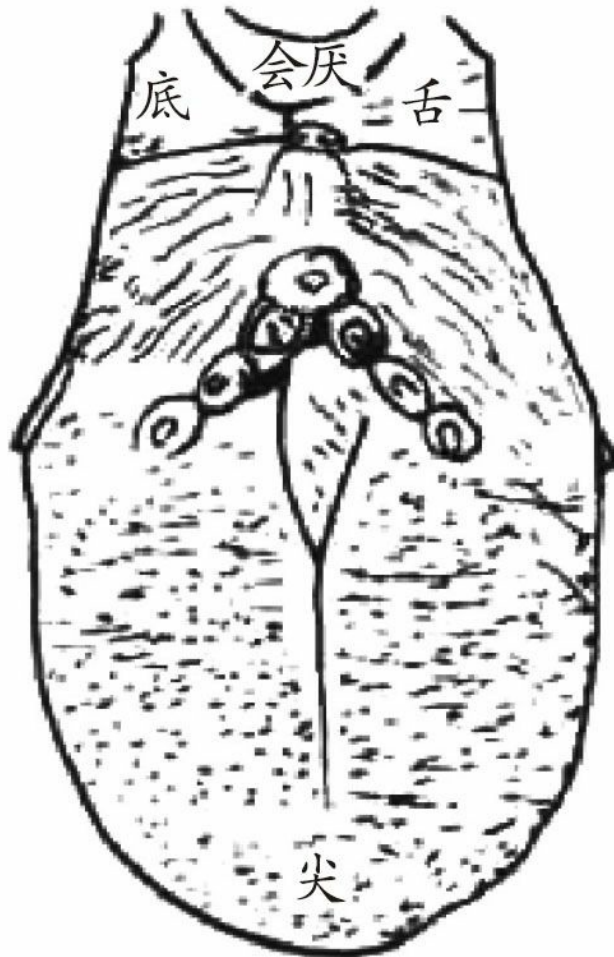
西医名为声管，前为会厌，后为瓢韧骨，两旁皆有内皮，中衬筋膜，收放出声，四围有数十小核，生涕以润声管。又云有上下二筋。下筋缓，上筋紧，收放出声。《内经》云，风寒客于会厌，则暴哑，正此筋不能收放也。

口唇者，声音之扇也。

唇开合而后语句清明，故曰声音之扇。口唇属脾，故有脾中风，唇缓失音之证。

舌者，声音之机也。

舌者心之苗，言为心声，故舌能辨音，究音之所由生则根于肾气，肾脉上挟舌本，故舌动而后能发音。



舌图

机者谓其伸缩转掉，声只是响出于喉，音则分宫商徵角羽。其辨在舌，肾津上廉泉至英穴，以出于舌，则滑利声清。舌属心火，赖肾水济之，肾脉络舌，所以转舌也。

悬雍垂者，音声之关也。

喉间之上腭，有如悬雍之下垂，俗名帝丁，音从此出，故曰音声之关，此属之肺。

余见哑人，皆无腭上帝丁，盖会厌大张，无关栏，则气不收束，气散而不能成音也，俗名咽舌，谓食入则掩其喉，不令水谷入内也。然哑人无帝丁，水谷亦不得入气管中，则帝丁者，实主音声，而为之关键也。居气管之口，当属于肺。



悬雍垂图

横骨在舌，本心存神而开窍于舌，故横骨为其所使，以为发舌之机。此数节详论咽喉口舌发音之道，可以得治法矣。

此西医所图，名环韧带，在会厌之下。当会厌，又有半边韧带，名为会厌韧带，与舌根相连，主发舌者也。韧带以膜相连，又有筋牵之，最灵动，以供心神肺气之所使。神与气当分论。

五脏六腑之精，皆上注于目。

前言肝开窍于目，言其大要也，此言五脏六腑之精，皆上注于目，则分析更微矣。夫肝脉入脑，通于目系，故开窍于目，至五脏六腑，所以通于目者，西医云脑气筋，通各脏腑，据此则各脏腑之精，循脑筋而上注于目也。

骨之精为瞳子

瞳神属肾，故其色极黑。肾主骨，故曰骨之精为瞳子。凡病瞳子，多是肾虚。

筋之精为黑眼

肝主筋，肝之精汁，上注为眼黑珠，眼科书谓之风轮，亦以肝主风也。治黑珠，当以肝为主。

血之精为络

颧颡者，分气之所泄也。

颧颡即上腭，气从此分出于口为唾，分出于鼻为涕，故曰分气之所泄也。

横骨者，神气所使，主发舌者也。



横骨图

白珠外有红肉裹之，而结于大眼角内者，即络也。乃血之精，属之于心。凡起血翳，均当治心血。

气之精为白眼

气属于肺，白眼生病，多是肺受湿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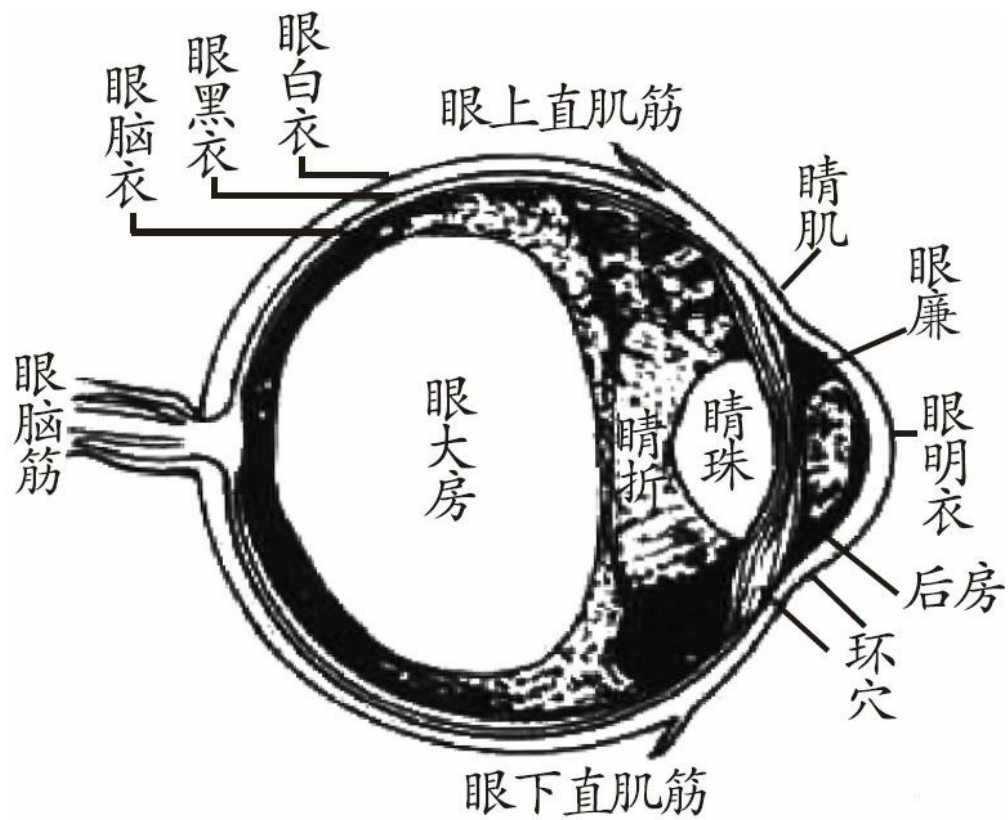
肌肉之精为约束

约束即眼皮，乃阳明胃脉所绕，为脾经肌肉之精所结聚，凡是肿烂涩痒，皆脾经风湿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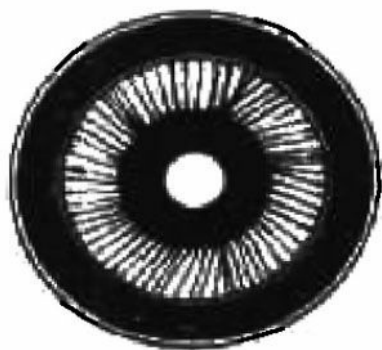
里结筋骨气血之精，而与脉并为系上属于脑，后出于项中。

此又总言目系入于脑中，而通于脑后，以见五脏之精，全由脑入目，可以知治目之路径矣。大指治气轮、血轮、肉轮。药气可由喉咙颞颥而上通于脑，其路最捷易治。治黑珠必循肝脉而上入于脑，其路略深。治瞳子必由肾、督脉而上入于脑，其路更深，未易治也。

西医有衣筋肌折之辨，亦云详矣。然不能分出脏腑所属，则不得其治法。惟《内经》五层，眼皮为肉轮，红筋络之为血轮，白珠为气轮，黑珠为风轮，瞳子为水轮，分此五脏，则义有所归。再者目系入脑，而贯项后，所以瞳人反背，脑后可针，虽西医未究到此。



瞳子里面



眼正面图



目图

诸脉皆属于目

太阳脉终目内眦，少阳脉终目外眦，阳明脉绕眼，终目下承泣穴，厥阴脉入脑而交于目，系肾之督脉，入脑通于目系，手少阴心之脉，其支者上挟咽系目系，惟太阴之脉不上于目，故曰诸脉皆属于目。

诸髓皆属于脑

西医言手足骨中之髓与脑髓不同，不知实发源于脑髓，散走诸骨，每骨节有筋脉油膜相连，故诸骨中之髓，杂有油膜血丝，其实诸髓，皆属于脑，而脑髓又生于肾也。

诸筋皆属于节

节者，骨节也。骨属肾水，筋属肝木，水生木，故骨节之间亦生筋，而筋又为骨之使也。凡病骨节皆责于筋。西医详骨与髓，而于筋甚略，因彼但以运动属之脑气，不以为筋所主也。然使无筋，则骨不联属，又乌能运动哉？

诸血皆属于心

血有肝藏脾统之说，然运行在脾，敛戢在肝，而生复周回均在于心。观西医血管图，可知诸血皆属于心，详心生血条。

诸气皆属于肺

气之源在肾，详膀胱、天癸、营卫条。而此云属肺者，以气之总管在肺，故肺主制节，司肾气之出纳，而又制节肝气，使不得逆，制节脾气，使不得泄，制节心气，使不得越。肺之气治，而各脏之气皆治矣。

人之血气精神者，所以奉生而周于性命者也。

人之知觉性也，人之生死命也。性在心，故字从心，命在肾，故肾系曰命门。有此性命，人乃得生，其所以奉生而周于性命之间者，则又赖乎精神。神藏于心，性之所在也，精藏于肾，命之所在也。究精所由生，则是气之变化，究神所由生，则是血之功用，故先言血气，后言精神，而推极于性命。中国注家尚多囿囿，何况西医之泥于迹者哉？详心肾各条。

经脉者，所以行血气而荣阴阳，濡筋骨，利关节者也。

《内经》名脉，西医名管，其实一也。西医详绘管窍，然不能分出经名，不知十二经与奇经八脉达于周身，以行血气，使内阴外阳，筋骨关节，无所不周，病则按经施治，自然得效。经脉以行气血，则不得单指血管言也。按西医有脉鞘，是连膜或筋膜，包裹脉管、回管、脑筋不等。《内经》所谓经脉，亦非西医所能尽见。比如督脉是行气者也，比如任脉是行血者也，二脉已显然不同，安得执西说之死法以衡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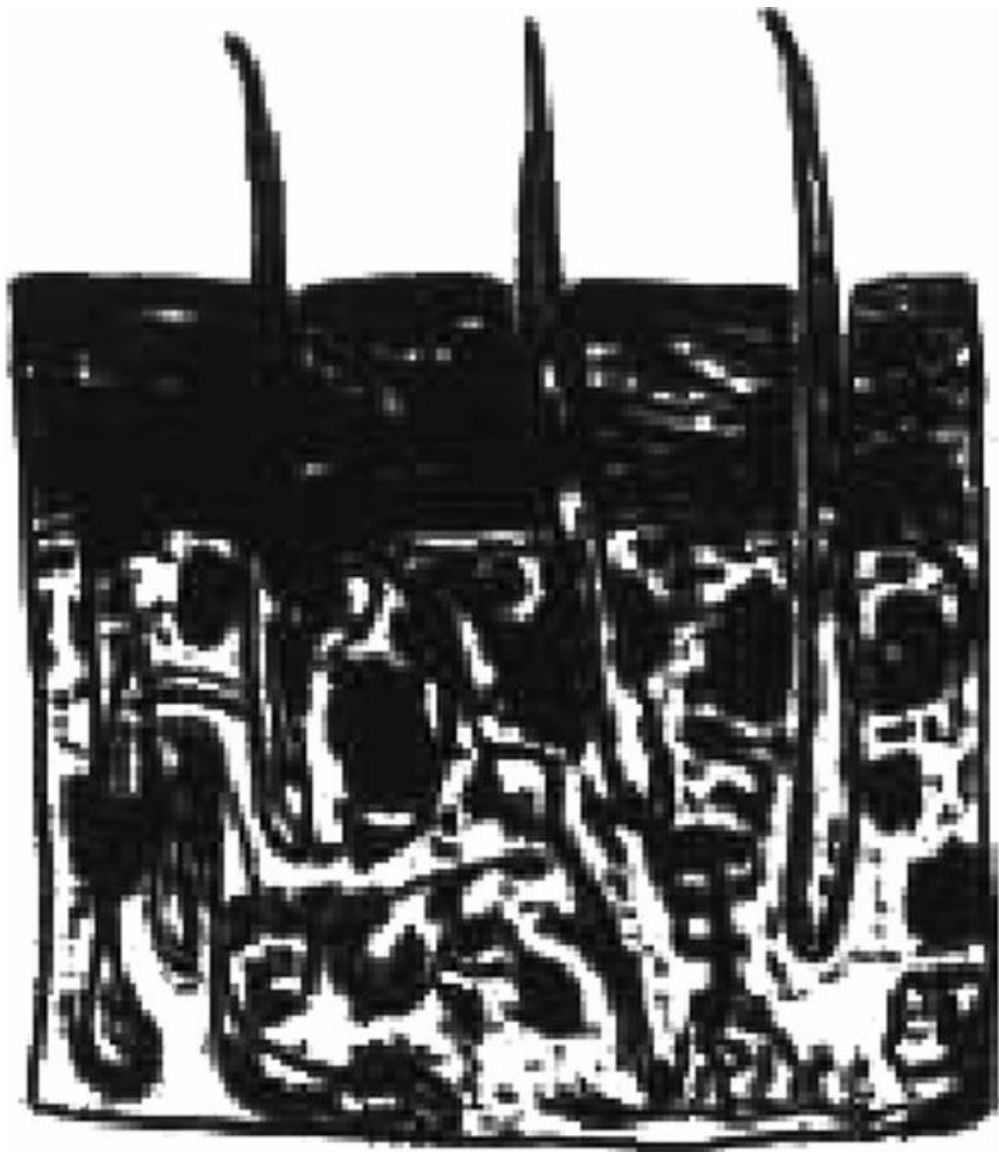
卫气者，所以温分肉，充皮肤，肥腠理，司开阖者也。



卫分肉图

人皮见于显微镜中

卫气已详营卫条，分肉即在内之赤肉，与外之白肉有分别者也。卫气由内达外，先从分肉而出，故先及分肉皮肤最外层，阳气由内充于外，以卫皮毛，此为卫气之能事也。详膀胱营卫条。腠理乃分肉之外，皮肤之内，油膜是也。有皱纹，故曰腠理。内发于三焦，乃卫气所行之道路，故气足则肥。卫气昼行于阳则目张而寤，气达于外，不畏风寒；夜行于阴，则目闭而寐，气敛于内，故必拥被以卫。阳入里，则畏外寒也。此皆卫气司开阖之验。详营卫太阳各条。西医不知也。



皮毛图

此西医汗管汗核图也。言汗管，或藏腠中，或隐腠下，缠如螺丝，透至皮肤外，而汗出焉。然西医不知汗所从生，实在膀胱化气，由三焦连网，以达于皮毛也。凡人暑时，饮水多，出汗亦多，而小便反少，是水从皮毛而泻，则不下走膀胱，足见汗之根源，生于膀胱，为卫气之所发泄。

此西人用显微镜，托大毛皮之形，毛根附近有油核，是血脉散于膜中而成者也。又有汗核汗管，附毛而生，盖毛皆为血之余，而非血所生也。血从气化，随卫气达于腠理，然后发出。故拔视毛根，只见油与水，而不见血也。

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适寒温，和喜怒者也。

此又言重脾肾二者，一主先天，一主后天，为人身之本也。肾藏志，志定则足以御肾精，御心神，使不得妄动，志定则足以收肝魂，收肺魄，使不得妄越。脾藏意，主思虑，故能令寒温适其宜，喜怒和其节，志之与意，不綦重哉？西医但以知觉全归于脑，而七情不分，性命不辨，彼之志意与中国同，而何尝知志意所司哉？

是故血和则经脉流行，营覆阴阳，筋骨劲强，关节清利矣。

女子经脉不流行，则月信错乱，周身作痛，男子虽无月信，亦有经脉不流行之证。内外阴阳，十二经脉，皆血所营周覆者也，筋骨关节皆血所贯注者也，故必血和而后能流行营覆。

必血和而后能劲强清利，反此者皆宜理血。此论营血，西医有血脉图，然但图血出之道，未图血回之管，又不能分出十二经脉，无当于治，故不载之。夫彼所以不图回血管者，以一来一回，纷而难辨也。夫彼既有难辨之处，宜其不知经脉之说也。



血脉图

此西医脉管图，只是血运行而出之管，非回血管也。西人执此，辨中国十二经脉，及奇经八脉，以为无其事也。《医林改错》亦谓经脉无凭，不知彼皆剖割死人，安能复辨经穴？且经道非血管也，故《内经》言某经多血少气，某经多气少血，足见经道统血气而言，不得以血管、气管当之也。西医言人别有自和脑筋，随各脏腑而异用，或包筋，包骨，包血管，包气管，或散，或合。西医此说，似即《内经》所言之经道，惜西人不通华文，于《内经》未深考也。况任脉专主血，督脉专主气，安得以血管当经脉之说哉？

卫和则分肉解利，皮肤润泽，腠理致密矣。

此论卫气已详，上及膀胱条。

志意和则精神专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脏不受邪矣。

志和则先天肾无病，意和则后天脾无病，故有此效，详上。

寒温和，则六腑化谷，风痺不作，经脉通利，肢节得安矣。

此节与上相联，乃申明脾藏意适寒温之义。寒温和则脾气冲和，故六腑能化水谷，脾主肌肉，不作风痺等证，脾统血，主肢节，和则皆得通利而安矣。

卷首详论脏腑，其有未经论及者，皆补于此，人身之气化形质已赅备矣。虽西医剖视，而亦不及《内经》之精。

五脏所伤

人必脏腑血气先有亏损，然后生病，故论病机，先言五脏所伤。

忧愁思虑则伤心

心为火脏，火气宣明则能化生血液，流畅筋脉，血脉流行则其志常喜，若反乎喜而为忧愁思虑，则心气遏抑，火郁血滞，故伤心也。治宜宣达心阳，通畅血脉，又常以喜胜忧虑斯愈矣。

形寒饮冷则伤肺

肺金畏火，自然惧热。此又云畏寒冷者，何也？盖肺之体虽是阴金，而肺之用实主阳气，气布于外则为卫阳，以充皮毛。若衣服失宜，外形受寒，则皮毛洒淅，渐入腠理，发热动饮，为咳喘等症。治宜温散，气布于内，则为宗气，以司呼吸，散津于脾，下输膀胱。若饮水浆果瓜之属，多受冷气，则阳气不能布化，水饮停积为咳喘癆痛等症，治宜温降。

悲怒气逆则伤肝

悲者肺主之，过悲则金来克木，木不能达；怒者肝主之，过怒则肝木横决，血不能静，二者皆逆气也。肝乃主血之脏，血之所以流行不滞，潜伏不动者，全赖气之和平，有以配养此血耳。今其气逆则血逆，肝木郁于下，肝火犯于上，而肝受伤矣。悲则肝木郁于下，宜辛以升散之，怒则肝火犯乎上，宜苦以降解之，然总以养和神，得其平为要。

饮食劳倦则伤脾

饮所以润脾，过多则停饮为湿，发为胀泄痰咳之证，土能治水，而反为水所困也，宜渗利。食以养脾，过多则停食为泄为满，脾能化食，而反为食所困也，宜消导。脾主肌肉，劳以运动肌肉，使其活泼，乃益得安然，劳至于倦，必致消瘦发热。盖动而生阳，伤脾之阴，故肌肉反受其病，治宜填补静养。

久坐湿地，强力入房则伤肾。

肾中之阳能化湿气，则水达膀胱，气行肢脊。若久坐湿地，则湿气太甚，而肾阳反受

其伤，必生肢脊疼痛等证，治宜燥之。肾中阴精，充足无损则能种子，入房乃其常事。若力已竭，而犹勉强入房，则肾精枯矣，治宜滋补。

五脏所恶

五脏各有气化，即各有性情，有性情即有好恶，知其所恶即知治之之法。

心恶热

世传五脏辨法，谓肝热筋灼，惊痫瘈疝；肺热咳嗽，气上口渴；脾热肉消，便秘潮热；肾热骨蒸，精枯髓竭。又上焦热，则心烦口渴，头咽目痛；中焦热则饮食减少，肿胀痢症；下焦热则小便不利，大便失调。热之见证虽不一，而总之归于心经，盖心为火脏，凡是火热，皆心所司，心化血以养火，则火不亢而热除，若火太亢则心血受伤，故心恶热。凡治热证无不用苦药，所以治心之火也。西医见热病，即以水置胸前，此热轻者可以立刻彻去，若热重者，外被水阻，则热反内攻，为热毒伏心而死。现在香港疫证，为西医十治十死，皆此之故也。所以港人逃避，然则西医亦当知变计矣。

肺恶寒

肺气如天，居至高布阳气，故在外则皮毛畏寒，恐伤其卫外之阳，在内则胸膈恶寒，恐伤其布护之气。寒伤皮毛，发热咳嗽，寒伤胸膈，停饮痹痛。

肝恶风

肝木主风而即恶风，盖血得和气则流畅，血得邪气则消灼凝结。老人中风，小儿惊风，一切风湿麻木瘙痒痉痲，盖无一不当治肝，即无一不当养血。诚以风乃阴中之阳，血中之气，故惟风能鼓荡其血，亦惟血能调养其风。

脾恶湿

飧泄洞泄、痞满肿胀、水饮等证，皆是湿气有余，脾土不能克化。五行惟土能制水，土胜则水受制，水胜则土无权，故脾能治湿而反恶湿。脾居油膜之上，膜属三焦行水之道，油属脾，水遇油则滑利不留，此即脾所以制水也。若水太多，则油反受其浸渍，当分寒湿热湿以燥利之。

肾恶燥

肾主藏精，下通水道，上发津液，总系阴精之所运化者也。燥则伤其阴精，骨髓枯，

津液少，水道干涩，必用滋润之品，庶几肾水得养。

以上二条经文最简略，然包括之病甚多，但能触类引伸，便可通一毕万。

脏腑为病

五脏六腑病形百出，然各有自为之病形以为证据，如心为噫，非心止有噫之一证，谓无论何证但见噫气，则知属于心矣，余仿此。

心为噫

噫者胸中结气，哽之使出，俗说是打格顿，非也。打格顿与噫，音义不符，打格顿是气厄于胸而出于口，故名曰呃。二者均病在胸前，属心之部位，故皆属心经。柿形象心而蒂苦涩，治呃降心气也。胸满噫气，乃是肺胃痰火，仲景旋覆麦冬治之，而必用赭石，破心血，镇心气也。久病闻呃为胃绝，则以其火不生土，心气逆也。心病不止一噫，然见噫气，便知属心，用药乃知方向。

肺为咳

《内经》言五脏六腑皆有咳证，而无不聚于胃，关于肺。盖肺主气管，气管中非痰饮，即风寒火燥，令其气逆故咳。有从皮毛口鼻入气管者，有从肠胃膈膜入气管者，当分头治之。按：齁、咳二证，道路不同。鼻主吸气，齁字从鼻，是吸入之气管不利，此管详膀胱、肺、肾条。咳字从欠，欠者口气下垂也。口主出气，是呼出之气管不利，此管在胸膈，故每咳必胸前痒滞，详三焦条。

肝为语

谵语属阳明燥热，郑声属心神虚恍，而此云肝为语，盖燥热乃木火克土，神恍乃肝魂不清，因而心神扰惑，故皆宜泻木火安魂也。

脾为吞

脾主化谷生津，凡口中津液少者，时常作吞引之状，反吞为吐，又是水谷不下之故，皆属脾病，可以互勘。

肾为欠为嚏

欠者阴引阳入，故呵欠至而欲寐，嚏者阳引阴出，故喷嚏出而人醒。二者皆根于气海，故肾病则见此二证。

胃为气逆为哕为恐

阳明主纳，其气以下行为顺，气逆则反其令也。冲脉丽于阳明，冲逆亦属阳明胃。哕者，吐秽恶之气也，吞酸噎腐之类，皆反其纳物之令也。恐者肾所主，肾水动而胃土不能制之，故恐亦属胃。

大小肠为泄

泄多是脾胃中焦之证，然总出于肠中，故皆属于大小肠之病。小肠属火以化谷，火虚则谷不化而飧泄。大肠属金以燥粪，燥气不足则粪溏泻。小肠火甚则又胶结为痢，大肠燥甚则又秘结不便，此义为泄之变态矣。

下焦溢为水肿

三焦乃决渎之官，前已详注，此但云下焦者，因上焦连心肺，中焦连脾胃，多兼心肺脾胃之证，尚非三焦专责。惟下焦当膀胱上口，为水入膀胱之路，此处不利，则水溢于上，达于外而发水肿，下焦属肾属肝，治宜疏泄肝肾。又肺居高能御下，主通调水道，非开利肺气，不能治下焦也。

膀胱不利为癃，不约为遗溺

膀胱下为溺管，溺管淋涩不通为癃。肺主水道，由肺气闭，则宜清利，肝脉绕茎，由肝血滞则宜滑利。据西医之说，以为溺管发炎肿塞，或砂淋内塞，究之皆肺肝两端所致也。又溺管之后为精窍，精窍有败精死血，亦能挤塞溺管，法当利肾。夫肺以阴气下达膀胱，通调水道，而主制节，使小便有度，不得违碍；肝肾以阳气达于膀胱，蒸发水气，使其上腾不得直泻。若阳气不能蒸发，则水无约束，发为遗溺，治宜温胞室。盖膀胱如釜，胞如灶，温胞室者，釜底添薪也。参看十二官条自见。

胆气郁为怒

胆者木生之火也，西医论胆专言汁，不知有汁即有气。故《内经》均以气立论，木气条畅，火气宣达，则清和朗润，其人和平。若木郁生火，火郁暴发则为震怒，凡病之易怒者，皆责于胆气也。

脏腑之证，不一而足，举此为验，任其证形百变均莫得而遁矣。

诸病所属

属者所统属也，知其所属，则纲领既得，而其条目可例求矣。

诸风掉眩，皆属于肝。

肝为风脏，凡风病皆属于肝。诸风谓中风、伤风、惊风、痲风之类，所该之证多矣。掉谓转动，凡猝倒痲抽掣摇战之类皆是。肝主筋，此皆筋之为病也。眩是昏晕，凡昏花妄见，头目旋转，皆是肝开窍于目，故有此病也。西医谓目眩惑昏花，痲抽掣，皆脑髓筋为病，谓目系通脑，故昏眩。脑气用力太过，则肉缩伸抽掣。究问脑气何故病此，则西医茫然。岂知肝脉通于脑，开窍于目，而主筋，凡西医所谓脑气，皆肝脉所司，而脉筋所以致病，则又肝风为政也。故凡掉眩皆属于风，而诸风为病总属之肝。

诸寒收引，皆属于肾。

肾司寒气，故凡寒证皆属之肾。肾又主骨，肾阳四达，则骨体舒展，举动轻便。若肢骨拘急而收曲，或躄缓而引长，皆骨不为用也。须知拘收引躄与抽掣缩短者不同，一是寒症，一是风症，当辨。

诸气臃郁，皆属于肺。

五脏六腑之气，无不总统于肺，以肺为气之总管也。故凡治气，皆当治肺。肺主皮毛，臃是气之乖于皮毛者。臃，臃也，《说文》谓形恶如紫癍、斑瘤、黑痣、疱鼻之类。西医言毛孔下有油核，其管直通皮肤。若面生黑刺，即管塞之故。此即《内经》臃臃之说也。郁是气遏于内，不得舒发也。见病郁如气逆痰滞，血结便闭之类，是气之乖于腹内者。郁与畅反，肺气不畅故郁，宜散降之。

诸湿肿满，皆属于脾。

肿在皮肤四肢，满在腹内胀塞，皆湿气壅滞，水不下行，停走于膈膜中也。然湿证尚不止此，故曰诸湿或头目晕沉，或疰暑泄痢，或周身痹痛，或痰饮痲癖，皆属脾土不制水所致。盖脾生油膜之上，膜是三焦，主水道，油是脾之物，油不沾水，此脾所以利水也。若脾之油失其令，则湿气乃得藏匿，故治湿责之于脾。

诸痛疮痒，皆属于心。

此言诸疮，或血分凝结阻滞其气，气与血争则痛；或血虚生热，兼动风气，风火相扇则痒。皆属心经血分为病，治宜和血。又凡病不干血分，皆不发痛，故疮皤肿等均不痛。凡是腹痛肢体痛，盖无不关于血分，故皆属心。

诸热瞀瘵，皆属于火。

诸热谓发热、恶热、瘟暑等症；瞀谓眼目昏花，黑暗见鬼等症；瘵谓筋不得伸，抽掣等证。皆属于火者，盖诸热是火伤气分，火克肺金也。瞀是心神扰惑，视物昏乱。火属心，心藏火，扰其神故瞀。瘵是肝筋为火所灼，无血养筋，故缩扯。瘵与躄 缓不收有异，当辨之。

诸厥固泄，皆属于下。

厥谓四肢逆冷，固谓腹中痼积，如寒疝之类。泻谓下利不止，皆属于下，谓属于下焦肾经也。肾阳不能四达则厥，肾阳不能上升则泻，肾阳不能化气则固结，故皆属于下，宜温之也。

诸痿喘呕，皆属于上。

痿有两证，一是肺痿，肺叶焦举，不能通调津液，则为虚劳咳嗽。足软胫枯不能行走，则为足痿。然未有足痿而不发于肺者。盖肺主行津液，由阳明而下润宗筋，足乃能行。肺之津液不行，则宗筋失养，故足痿虽见于下，而亦属之上焦也。喘属肺之呼不利，呕属胃之饮食气逆，肺胃均属上焦，上焦属阳，多病火逆，宜清之也。

诸禁鼓栗，如丧神守，皆属于火。

禁谓口齿禁切，噤口痢，痉病口禁之类。鼓栗，谓鼓战栗，如疟疾手足摇战之类。如丧神守，谓谵语百合病，恍惚不安之类。盖热极反寒之象，火扰心神之征，皆宜治其火也。

诸痉项强，皆属于湿。

寒湿则筋脉凝，热湿则筋脉胀，故皆能发痉与项强之证。

诸逆冲上，皆属于火。

诸逆谓吐、咳、呛、呕等，凡是冲脉气逆，头目咽喉胸中受病，均系肝与下焦之火，挟冲脉上行也，宜抑之。

诸胀腹大，皆属于热。

诸胀谓腹内胀满，腹大谓单腹胀，此证是肝不疏泄，脾不运化。肝不疏泄，则小便不利；水停为胀，脾不运化，则单腹胀，皆属于热者，属于肝，火乘脾也。然此与上节火字有别，火属血分，热属气分，热则气分之水多壅，故主胀大。

诸躁狂越，皆属于火。

躁谓烦躁，狂谓颠狂，越谓升高逾垣，凡此皆三焦与胃火太甚，而血气勃发也。

诸暴强直，皆属于风。

强直僵仆倒地，暴者猝然发作，风性迅速，故能暴发。凡风均属之肝，肝属筋脉，风中筋脉，不能引动，则强直矣。风者阳动而阴应之也，故风俱阴阳两性。中风之阴，则为寒风，中风之阳，则为热风，无论寒热，均有强直之证，宜细辨之。

诸病有声，按之如鼓，皆属于热。

此与肠鸣不同，肠鸣则转气切痛下泄，属水渍入肠，发为洞泻，是寒非热也。此有声，乃在人皮里膜内，连网油膜之中，凡人身连网油膜，均是三焦，乃相火之府，行水之道路也。水火相激，往往发声，但其声绵绵，与雷鸣切痛者有异，按之亦能作声，又拒手，如按鼓皮，以其在皮膜间，故按之如鼓，是三焦之火，与水为仇也，故曰皆属于热。盖三焦为行气之府，气多则能鼓吹其膜中之管，使之有声，如西洋象皮人，搦之则出声是矣。

诸病跗肿，疼酸惊骇，皆属于火。

跗足背，凡足肿，皆发于厥阴、阳明两经，阳明之脉行足背，厥阴之脉起足大指丛毛，行内踝。肝木生热。壅遏胃经之湿，则循经下注而发足肿，极酸疼也。酸字颇有实义，西医云：凡脚气必胃中先酿酸水，继而尿中有蛋白形，尿味亦酸，乃发脚肿痛。但西医未言所以致酸，与因酸致肿之故。惟《内经》理可互证。经云肝木在味为酸，盖木能生火，木能克土，土不化水，火又蒸之则变酸味，是酸者，湿与热合之味也。羹汤夏月过夜则酸，湿遇热也，冬月则否，有湿而无热也。知酸所以致疼肿，而脚气可治矣。又凡乍惊乍骇，皆是肝经木郁火发，魂不藏之故，是以皆属于火。

诸转反戾，水液浑浊，皆属于热。

转者，左右扭掉也。反者，角弓反张也。戾如犬出户下，其身曲戾，即阳明痉病，头曲至膝也。水液浑浊，小便不清也。转在侧，属少阳经，反在后，属太阳经，戾在前，属阳明经，水道在膜膈中属三焦经，皆属于热。是水液浑浊，固属三焦之热，而诸转反戾，亦当同属三焦矣。三焦网膜，西人谓之连网，由内达外，包裹赤肉，两头生筋，以贯赤肉，筋连于骨节，故利曲伸，观此则知转反戾，是筋所牵引，实则网膜伸缩使然，故《内经》与水液同论，以见皆属三焦网膜中之热也。西医乃谓抽掣痉等发于脑筋，不免求深反浅，故西人无治之之术也。

诸病水液，澄澈清冷，皆属于寒。

下为小便，上为涎唾，其道路总在三焦膜膈之中，无论何证，但据水液有澄澈清冷之状，即是三焦大虚之候，故曰皆属于寒。

诸呕吐酸，暴注下迫，皆属于热。

呕谓干呕，是火逆也。吐有寒证，吐酸则无寒证。暴注下迫，里急后重，逼塞不得畅，俗名痢证。皆属于热者，属于肝经之热也。肝火上逆，则呕吐酸，肝火下注，则痢下迫，因肝欲疏泄，肺欲收敛，金木不和，故欲泻不得。且痢多发于秋，金克木也。

病机百出，未能尽录，但举其凡，以例其余。

四时所病

四时各有主气、客气，五方强弱之异，兹所举者，不过明脏腑气应，与天时并行之义耳。医者当知隅反。

春善病鼽衄

鼽是鼻塞流涕，衄是流鼻血。鼽属气分，春阳发泄，为阴所闭，则鼻塞不通。治宜疏散其寒。衄属血分，春木生火，动血上冲，干犯清道，鼻为肺窍，木火侮肺，故发衄。治宜清降其火。善病者谓多此种病也。

仲夏善病胸胁

胸是两乳中间，属心，胁是两乳旁边，属三焦。心是君火，三焦是相火，皆与夏气相应，故仲夏善病胸胁，以火有余，多发逆满也。

长夏善病洞泻寒中

长夏未月，湿土主气。脾主湿而恶湿，湿甚则发洞泻。阳极于外，无以温养中土，故发寒中之病。观冬月井水温，夏月井水冷，则知夏月中宫多寒矣。

秋善病风疟

风属肝，疟属少阳，因风致疟，本系木火为病，而多发于秋令者，木火侮金也。盖秋当肺金主气之时，金气清肃，则皮毛自敛，膜腠自和。设风气鼓动，则为皮毛不得敛，而发寒热，风火相煽，则膜腠不得和，而战栗溺赤，知此理者，可得治疟之法矣。

冬善病痹厥

痹是骨节疼痛，厥是四支逆冷，肾中阳气，能达于骨节，充于四末，则无此病。冬令寒水气盛，往往肾阳不足，故多此病。

四时之病不一而足，则此种为多，且知其理，而一切非时之病，理皆可识。

脏腑通治

心与胆通，心病怔忡，宜温胆为主，胆病战瘳颠狂宜补心为主。

旧注君相二火，一气相通，此解通字，与以下各通字不合，盖所谓通者，必有相通之道路。唐宋后凭空说理，不按实迹。西医虽详形略气，然如此等道路，非借西说，不能发明。西医云：人之脏腑，全有连网相联，其连网中全有微丝管行血行气，据此则知心与胆通，其道路亦在膜网之中，盖胆附于肝，肝系着脊，上循入肺系，连及于心，胆与心通之路，即在其系中，故心病怔忡，宜温胆，胆病战栗颠狂，宜补心，非空论矣。又温字、补字，有辨经言，温之以气，补之以味。《内经》言以苦补心，是泻心火，即是补心，以益其阴也，温之以气，是益其阳也。

肝与大肠通，肝病宜疏通大肠，大肠病，宜平肝经为主。

肝内膈膜，下走血室，前连膀胱，后连大肠，厥阴肝脉又外绕行肛门，大肠传导全赖肝疏泄之力，以理论则为金木交合，以形论则为血能润肠，肠能导滞之故，所以肝病宜疏通大肠，以行其郁结也。大肠病如痢症，肠风秘结，便毒等症，皆宜平肝和血润肠，以助其疏泄也。

脾与小肠通，脾病宜泄小肠火，小肠病宜润脾为主。

西医图绘脾居连网之上，小肠通体皆与连网相附，连网中均有微丝管相通，据此则《内经》所言，道路显然。西医不知《内经》，妄诋轩岐，以为未见脏腑。此不足怪，独怪中国，趋好洋学，舍古圣之书而弗深考，岂不谬哉！脾病多是小肠之火蒸动湿气，发肿胀作泻满，小便浑浊，故当泻小肠。至于小肠，所以化物不滞，全赖脾湿有以濡之，西医所谓甜肉汁，入肠化物是矣。故小肠病痢及秘结，阑门不开，膈食等症，皆宜润脾。

肺与膀胱通，肺病宜清利膀胱水，膀胱病，宜清肺气为主。

肺主通调水道，下输膀胱，其路道全在三焦膜中，上卷已详言之，故肺与膀胱相隔甚远，而实相通。肺病则水停为痰饮，故宜清利膀胱以泻之。膀胱病多由肺之上源不得疏通，故宜清肺气为主。

肾与三焦通，肾病宜调和三焦，三焦病宜补肾为主。

三焦之原即发于肾系，故肾与三焦相通。三焦为肾行水化气，故肾病宜调和三焦。譬如肾气丸，用苓泽以利三焦之水保元阳，用黄芪以充三焦之气是矣。三焦病不能行水，则宜滋肾阴，不能化气，则宜补肾阳。近医不知三焦为何物，西医名连网，不名三焦，且又不知肾系为三焦之根，安知人生气化哉？

此条全可考脏腑路道，西医形迹之学，未及如是之精，而今人不讲，反为西人所笑，堪发一叹。

望形察色

形是肢体，色是面部，此理最微，比脉更难，今且举其大略，使人得其门径。西医于察色未深考。

以五色命脏，青为肝，赤为心，白为肺，黄为脾，黑为肾。肝合筋，心合脉，肺合皮，脾合肉，肾合骨也。

青五色命于五脏，每脏各见本色，便知其病。各脏又各有所合，便知其病之所在。譬如青色属肝，肝合筋，便知其病在筋，余仿此。

青如草滋者死，青如翠羽者生，黄如枳实者死，黄如蟹腹者生，黑如炀者死，黑如鸟羽者生，白如枯骨者死，白如豕膏者生。

此言五色荣者生，枯者死，盖必有血与气泽方能荣也。

凡色多青则痛，多黑则痹，黄赤则热，多白则寒，五色皆见则寒热也。

青为肝色，青胜则肝木克土，故痛；黑为肾之色，黑胜则寒水凝滞，故痹；黄赤为火土之色，故主热；白为金色，令主清冷，且温体者血也，血色少故白色多，而知其体寒；五色皆见，乃错乱之象，故主寒热并见。

明堂者鼻也，阙者眉间也，蕃者颊侧也，蔽者耳门也。明堂骨高以起平，以直首面上于阙庭，王宫在于下极，五脏次于中央，六腑挟其两侧。

此言人面之部位，分配脏腑，以诊其色也。面分三停，上为阙，阙下为下极，即山根也。以阙论则处下，合鼻言之，则适居于中，故称极焉，是为王宫，心之应也。鼻居王宫之下，故名明堂。其诊法则当以五脏从上而下，配于中央，而六腑各随其脏配于两侧，有诸内形诸外，亦各从其类也。



面部图

明堂今名准头，王宫今名山根，阙今名印堂，善今名颊，蔽今名耳。古人不薙须，故不诊颐下。今诊决有心额肾颐之说，是俗医所配，虽今人薙须，气色终不见于此，未可据以为诊也。人身内肺系心系肝系著脊，肾系均著脊，惟脾在胃下不著脊，然脾膜之根仍在脊也，故脾俞穴在背，是五脏皆居于身中也，所以诊法，亦配于面之中央，而六腑则随其脏位，以配于侧。

阙上咽喉也

阙为眉间，阙之上则至高矣。咽喉之位在于诸脏腑之上，故应于阙上。

阙中者肺也

俗名印堂，肺居胸中，高于五脏，故应于此。

下极者心也

下极，即山根。心居肺之下，肺应于阙中，则心当应于此。

直下者肝也

相法称为年寿，即鼻梁也。肝配于此者，以肝在腹中，半在膈上，半在膈下，位实在心肺之下，故当配于此。唐宋后医，以肝配左颧，肺配右颧，此西金东木之义，然非五脏自具之位次也。且旧说以为肝存脾之下，故曰下焦属肝肾。不知水木相生，肝固与肾相属，而究其形体所居，则肝半在膈上半在膈下，脾在膈下，居于油膜之上，近胃联小肠也。中医少见脏腑，多失其真，而西医笑之，并谓轩岐先谬。岂知古圣精核，更过西人。此等位次，便见圣人审定脏腑最精，至经脉穴道，尤为西人所不知也。今必谓古圣洞见脏腑，尤属空谈，不足折服西人。即以剖视例之，古圣创制作亦断无未经剖视之理，且轩帝战阪泉涿鹿，何难剖割之有？图见后。

肝左者胆也

举左以赅右，言肝应于鼻梁，其左右附鼻梁者，胆之应也。

下者脾也

下者指准头言，鼻梁在上，则准头在下，故称下焉。脾在腔内，实居肝之下，油膜之上，故应配于鼻梁之下，此名明堂为脾之应。脾能总统五脏，故准头之诊最要。

方上者胃也

方上二字不得其解，旧说以为口之上，鼻孔之旁。余按：方字，义训两舟相并，殆指鼻之两孔，其形如方舟也。然则准头为明堂，而两孔即方上也。《本经》云五脏位于中央，六腑挟其两侧，则鼻准属脾，两孔旁自当属胃。

中央者大肠也

此中央字，当合颊侧与鼻计之。颊侧距鼻之中，为中央。盖颊侧名蔽，鼻准名明堂，其中即可名中央。胃近鼻，大肠连胃，位次亦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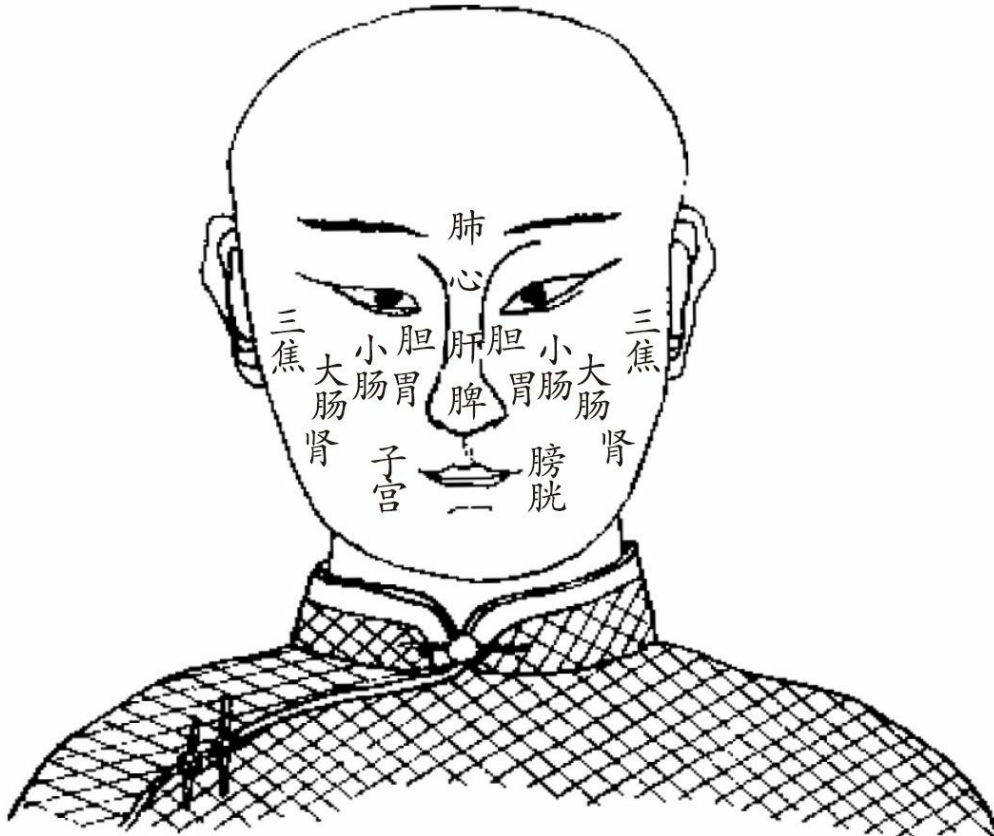
挟大肠者肾也

肾有两枚，故配于面部颊侧两旁，是最下之两旁也。肾居于下，配此为宜。后人配于口下承浆之所，不知古不窥须，口下须掩，气色不见，故《内经》不以此察色，以肾配两颊，肾有两枚，分左右诊于义为合。

当肾者脐也

肾与脐前后相对，故当肾之下，即以诊脐。

面王以上，小肠也，面王以下，膀胱子宫处隔壁。



面图

面王二字无旧解，然明堂者北面朝王之所也，疑即明堂鼻准是矣。膀胱子宫，即子宫二物皆在脐下，与肾位相等。肾两枚居背后，故分配两旁，应肾在后也。膀胱子宫在前，则当次位于前。居鼻下，故曰面王以下，膀胱子宫也。惟小肠与胃相接，而为心之府，未易定其位次。且小肠之膜油，全连及肝胆脾也，故配于胆胃之交，肝脾之际，位在鼻准上边，两旁夹鼻之处，故曰面王以上小肠也。予按：后人望色，左肝右肺，心额肾颐鼻脾，法甚简易，然不及《内经》诊法为更详。

阙属肺，阙旁生眉，即当属肺，世多以眉属肝，不知眉实属肺。《内经》云肺风之状，其诊在眉上，足见眉实肺气所发泄。然肝血如不交于肺，即不能化生眉毛，凡毛皆是血化为气，而发泄者也。单有血，不能生毛，单有气，亦不能生毛，目之部位，统属肝窍所司，由肝目之部上交阙旁，系肺之所司矣，为肝血上交于肺气，所以化生眉毛。肺为华

盖，故相书称眉亦名华盖。肝木主怒，侮肺金而难制，故眉粗之人，性最刚烈。自阙至明堂，分配五脏，而以六腑配于两侧，详矣。惟三焦包络，未曾分配。余按经文，义实具于言下。盖三焦为肾之府，肾位配于蕃，正当颊侧，则三焦当配于蔽，正当耳门也。肾开窍于耳，三焦之脉，又绕耳护肾窍。以蔽诊三焦，自不爽也。至于包络配在山根两旁，其义更可类推。

散见于经文者，如发上指，汗出如油，大肉脱，大骨陷，唇反舌卷，囊缩鼻张，不治之证，未能悉举。但明脏腑相应之理，可以通一毕万，且如眼神尤宜细察。再读《伤寒》、《金匱》，则尽知之。

闻声别证

声音之道，微妙难通，故闻而知之谓之神。

肝木，在音为角，在声为呼，在变动为握；心火，在音为徵，在声为笑，在变动为忧；脾土，在音为宫，在声为歌，在变动为哕；肺金，在音为商，在声为哭，在变动为咳；肾水，在音为羽，在声为呻，在变动为栗。已详上卷五脏所属条。人能本宫角徵商羽五音，呼笑歌哭呻五声，以参求五气之邪，则思过半矣。西人审病，至于察尿之味，亦云苦矣。只因于声音气色，未能辨析，是以出此下策。

中盛脏满，气胜伤恐者，声如从室中言，是中气之湿也；言而微，终日乃复言者，此夺气也；言语善恶不避亲疏者，此神明之乱也。

经意甚明，盖即闻声而知其神与气焉。

病人语声寂寂然，喜惊呼者，骨节间病；语声喑喑然不彻者，心膈间病；语声啾啾然，细而长者，头中病。

此数语系《金匱》文，寂寂然，不敢语，属二阴经；喜惊呼，则又属厥阴肝经。病入三阴，厥阴主筋骨间，知其病在下焦；声出不彻，声不扬也，胸中大气不转，出入艰滞，知其病在中焦胸膈间；啾啾然细而长，声自下焦阴分，缘足太阳，而上达于颠顶，故知其病在头中。

按：声气根于肾中，上于胸膈，出于肺管，达于鼻，转于舌，辨于唇，或气虚而音微，或机停而语蹇，或膈间有滞而气碍，或鼻间有违而音乖，散见各书，细心人当自领取，非笔楮所能尽也。

问察原委

病家不可讳病，医家不可护短，须察问其原委，乃不昧于治法。

问尝贵后贱，虽不受邪，病从内生，名曰脱营。尝富后贫，名曰失精，必问饮食居处，暴乐暴苦，始乐后苦，皆伤精气。

此是问病之原由也，问法不止于此，当推类以求。

凡诊者，必知终始，有知余绪，切脉问名，当合男女。

此一节是总言察问之法，必知终始，谓起病及其终病形如何，可全察矣。有知余绪，有即又字，余绪，谓其兼见之微证，必兼察之，乃知何者为重病，何者为轻病，或合治，或分治，可得言也。再切脉问名，以定其病之主名，使无差爽。男女各有不同，又当合计，各有病情病状之实，乃无误矣。此段问法甚详，在人细究。附录陈修园问证歌括曰：一问寒热二问汗，三问头身四问便，五问饮食六问胸，七聋八渴均当辨，九问旧病十问因，再加服药参机变，妇人尤必问经期，迟速闭崩皆可验，更添片语告儿科，天花麻疹全占验。

诊脉精要

察脉知病，精之至矣，然《内经》、仲景，皆合人迎趺阳合诊，今则独取寸口，盖去繁就简，为得其要，兹所引注，皆独取寸口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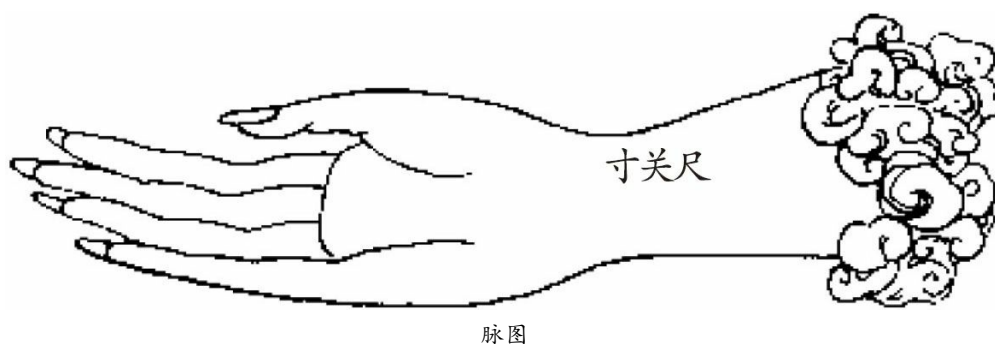
十二经中皆有动脉，独取寸口，以决五脏六腑死生之法，何谓也？寸口即今掌后诊脉之所，此《难经》发问以起下义。近出西医，不知脉法，即欲以此攻斥脉法，谓周身皆有动脉，何得以手之寸口为诊。彼盖不知中国人创立脉法，已先自为问难，所谓十二经，皆为动脉者，早已代洋医说过，早经较辨，彼西医既不知脉，何得侈口妄谈哉？

然寸口者，脉之大会，手太阴之动脉也。人一呼脉行三寸，一吸脉行三寸，呼吸定息，脉行六寸。人一日一夜，凡一万三千五百息，脉行五十度周于身，荣卫行阳二十五度，行阴二十五度为一周，复会于手太阴。寸口者，五脏六腑之所终始，故法取于寸口也。

近说肺朝百脉为华盖，五脏六腑之气皆上熏于肺，故即肺寸口之脉，可以诊知各脏，其说亦通，而究不知营卫相会，为五脏所终始，故独取寸口，越人立法甚精矣。卫气之行，西医不知，营血之行，西医知之。西医云：血出心管，行于周身，转回则为紫色，受炭气故也。回血入心，路经肺管，呼出之气，吹之紫色，乃散复入于心。此即《内经》营周身之义矣。无一息不有血出于心之左房，即无一息不有血回入心之右房。然计所出之血待其回入，亦须一日一夜。特营血之行，与卫不同，营血则息息皆有出有入，卫气之行，则须一度乃复于肺，而与营血相会，此小会也。盖卫气昼行于阳则寤，夜行于阴则寐，必昼夜各行二十五度，乃复于肺，而与营气大会，故营言周于身，卫则言复会于手太阴，文义显别，不可混也。营卫周行脏腑内外，而皆会于肺，故独取肺脉，即可以诊脏腑内外诸病矣。按《灵枢》云，人经脉前后上下左右，周身十六丈二尺，一周于身，为一度，昼夜一万三千五百息，气行五十度，其经脉长短之数，气行传递之路，皆详于《脉度营气》篇，兹不具论。观其脉动，与气行分言，则知脉是营血，气附脉行，昼则行营外，为行阳二十五度，夜则行营内，为行阴二十五度。《内经》云：老人夜不寐，营血虚，卫阳不得入于阴也。观此则知营卫相附之理。营周而复始，故无一息不返于肺以入心，卫行必一度乃反于肺也，其五十度，则阴阳之数已行尽。而反于肺，则名曰大会，脏腑之所终始也。以其会于肺，故即肺脉便可诊脏腑诸病。西医不知营卫相会之处，而但知脉是血管，辨中国诊脉之非，只自形其粗浅耳。

从关至尺，是尺内阴之所至也，从关至鱼际，是寸口阳之所治也。

关者，尺寸分界之地，《脉诀》所谓高骨为关是也。关下为尺，主肝肾而沉，故属阴；关前为寸，主心肺而浮，故属阳。



西医不信脉法，谓人周身脉管，皆生于心中血管，心体跳动不休，脉即应之而动，人身五脏，何得只据血管为断。又言手脉，只是一条，何得又分出寸关尺，此说似是而实非也。细按于脉，至鱼际上则脉不见动，至尺泽下脉亦不见动，盖脉虽一条，而有分散合聚隐见之别。寸口者，脉之大聚会处，为营卫相会之要区，故即以此诊诸病。脉管内属血分，脉管外属气分，迟数是脉管中事，浮沉是脉管外事。至于脉之前后，又分寸为阳，尺为阴，盖手脉既属脉之都会，自有部分之别，阳外阴内，天地不易之理，凡主表主上主气，属阳者，皆诊于寸，主里主血主下，属阴者，皆诊于尺也。

上部法天，主胸以上至头之有疾也；中部法人，主鬲以下至脐之有疾也；下部法地，主脐以下至足之有疾也。

此即《内经》上竟上者，胸喉中事，下竟下者，少腹腰足间事之义。盖天下之理，本天亲上，本地亲下，各从其类，故左寸在上应心，右寸在上应肺，左关在中属肝，右关在中属脾，左尺在下属肾，右尺在下属命门，总是分上中下之义。其分左右者，则以水为天一，宜配在左，火为地二，宜配在右，水生木，木生火，故心肝均位于左，火生土，土生金，故脾肺均位于右，各从其类之义也。至于六腑，又各从其类以配次之，肺之腑为大肠，肺居右关上寸部，则大肠宜配于右关下尺部矣，亦有时诊于右寸，总见肺与大肠一家故也。胃从脾，配在右关，三焦从命门，配在右尺，膀胱从肾，配左尺，胆从肝，配在左关，小肠从心，配在左寸，小肠亦可配在左尺，以心位于左关之上，则小肠当从之于下也。脏腑之位次既明，又推之于形体，则喉舌头面胸前肩膊，皆当诊于寸部，腋下腹际从腰以还，皆当诊于关部，小腹尾尻二阴股胫膝脚，皆当诊于尺部，此《内经》竟上竟下之法，实大易亲上亲下之理，其旨微矣。辨证有分部，诊法有合三部，共诊法最要通其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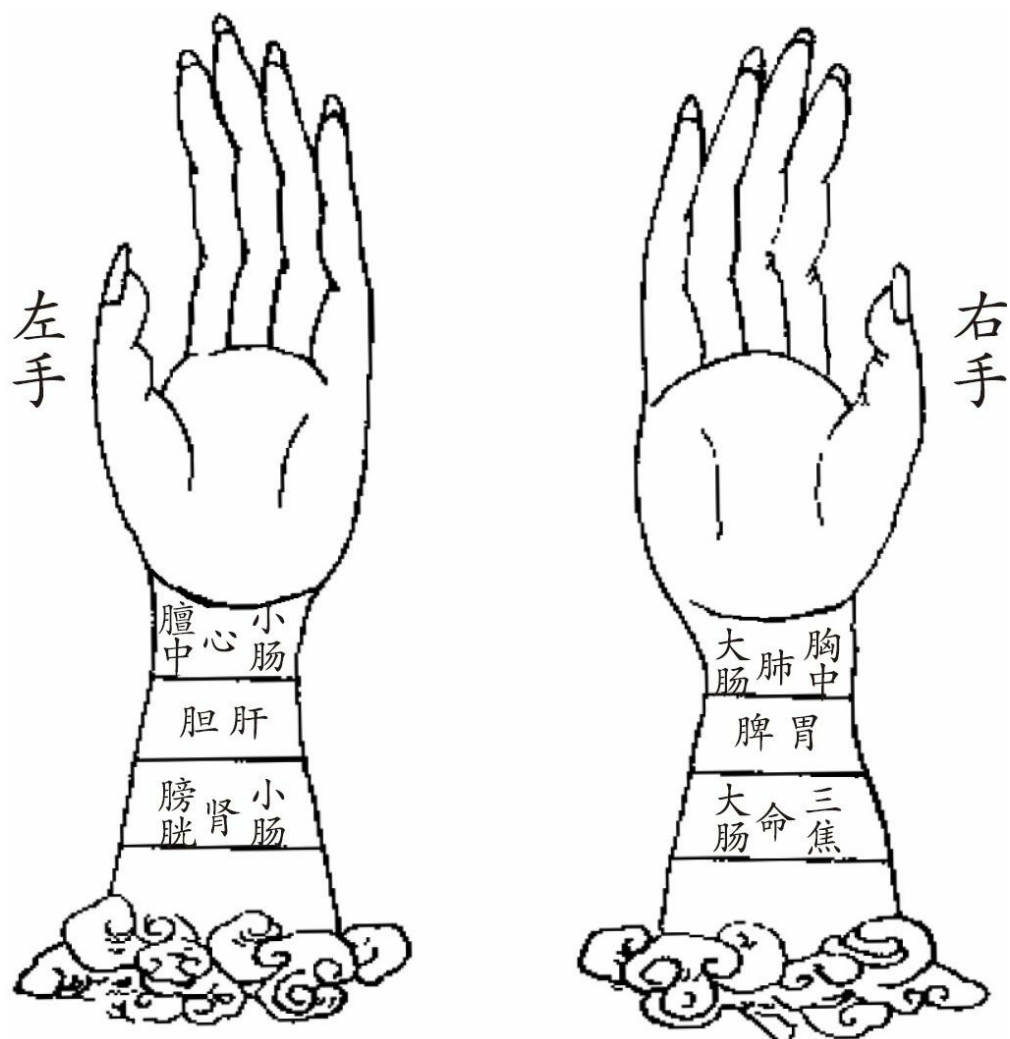
方可言诊，西医所不知也。

旧诀部位，左心膻中、肝胆、肾小肠，右肺胸中、脾胃、命大肠。周梦觉《三指禅》脉法，以为左心小肠、肝胆、肾膀胱，右肺大肠、脾胃、肾命门。然犹有未尽之义，宜分为左寸心膻中小肠，左关肝胆，左尺肾膀胱及小肠也；右寸肺胸中大肠，右关脾胃，右尺命门三焦及大肠也。盖大小肠或附于肺，以其表里相通也，或附于两尺，以其居下也。膻中即包络，胸中即肺衣，古法不诊三焦，以未知三焦之根即在肾系，今特配于右尺，于义乃备。

脉有三部九候，三部者，寸关尺也，九候者，浮中沉也。

此与《内经》三部九候之法不同，然头手足遍诊之法，其废已久，故即从《难经》，以寸关尺为三部，三部各有浮中沉，是为九候。

呼出心与肺，吸入肾与肝，呼吸之间脾也。其脉在中，浮者阳也，心肺俱浮，浮而大散者心也，浮而短涩者肺也。沉者阴也，肝肾俱沉，牢而长者肝也。按之濡，举指来实者肾也，脾者中州，故其脉在中，是阴阳之法也。



手图

上节以部位分五脏，此又以呼吸浮沉分五脏也。心肺在上部，出气由之，故呼出属心肺，一呼脉当二至也。肝肾在下部，入气归之，故吸入属肝肾，一吸脉当二至也。呼吸之间，脾主中宫司出入，脉当一至，故呼吸定息。脉来五至者，为无病，若多一至，则有一脏太过，若少一至，则有一脏不足。此察至数之法，知此义，则知至数迟速之故。其脉在中以下，又言以浮中沉，分别五脏也。言脉在人肌肉之中，轻按即见为浮，浮为在外属阳，心肺府之，浮而大散，其应在心，浮而短涩，其应在肺。重按乃见为沉，沉为在里属阴，肝肾应之，牢而长者弦之象，属肝经，濡而实者滑之象，属肾经，脾者中州，故其脉在中，是阴阳适中之地也。此以沉诊肝肾，浮诊心肺，中诊脾胃，取配之义亦多方矣。

春脉弦，夏脉钩，秋脉毛，冬脉石，四时皆以胃气为本，四时之变病，死生之要会也。

钩即洪，毛即浮，石即沉也。胃气见于脉，乃和缓之象，言弦钩毛石，各见和缓，为有胃气。四时之变，谓太过不及，不得胃气，则可以知其病矣。此详言五脏四时之主脉，而又归本于胃气。近代《三指禅》脉诀，以缓脉为纲，诚能知胃气为本之旨，学者可以一览。

数者腑也，迟者脏也，诸阳为热，诸阴为寒，数则为热，迟则为寒。

腑属阳，故数脉当应腑，脏属阴，故迟脉当应脏，数则为热，诸阳主气也，迟则为寒，诸阴主气也。夫以迟数分脏腑，此未尽然，而数则为热，迟则为寒，盖有一定不易者。觉察跳动，出于心血之起落，属脉管中血之所主。心主火，血虚火少则动迟，血多火旺则动速。又凡脉之粗大细虚，皆脉管中事，当与迟数同断。脉法要辨脉管内是血分，脉管外是气分，则诊治自有分别。

浮者阳也，滑者阳也，长者阳也；沉者阴也，短者阴也，涩者阴也。各以其经所在，名病顺逆也。

浮滑长为阳，沉短涩为阴，据此治病，已得其要。又再分各经以定顺逆，如肾脉宜沉而反浮，心脉宜浮而反沉，则为逆。既明脉之定象，又言脉无定体，固经而分顺逆，其法最细。西医但知脉是血管，而不知气附脉行血管外，即气道也。西医云脉外有膜，名脉鞘，光滑而薄，分数层，中有小孔如筛。按此即附脉行之气孔也。脉管只是一条，动则俱动，故迟数无部位之分。气则上下异其轻重也，故浮沉有三部之别。从此类推，而气管血管，分诊合诊，则脉无遁情。余读西医书，即益知古圣之精，尤愿西医，读古圣书，亦可补其不及也。

此诊法，全从《难经》，盖《内经》遍诊头足，自越人变法，而群趋简易，后世《脉诀》，托始于此，于法甚精，故宜从之。再参诸脉书，则尽其奥矣。

审治处方

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微者逆之，甚者从之，坚者削之，客者除之，劳者温之，结者散之，留者攻之，燥者濡之，急者缓之，散者收之，损者益之，逸者行之，惊者平之。

诸法以寒治热，以热治寒，攻散补平，皆易知之。惟微者逆之，甚者从之，此理极其微妙。盖微者如小贼，可以扑灭，甚者如巨盗，巢穴深固，非诱之不为功。西医如治热证，则以水压胸，此热者寒之之正法也。然热之微者，可以立除，如热之甚者，反逼激其热，使内伏入心而死。香港疫症，如此治死者多矣，皆不知甚者从之也。比如被火伤甚重，则忌用冷水浇，恐火毒伏心而死也。然则逆从之法，可不讲耶？

逆者正治，从者反治，热因寒用，寒因热用，塞因塞用，通因通用，其始则同，其终则异，可使破积，可使溃坚，可使气和，可使必已。

逆者以寒治热，以热治寒，故为正治；从者热病从热，寒病从寒，故为反治。又言反治之理，热药因寒而得其用，寒药因热而得其用，即所谓反佐之治也。塞因塞用，如满逆不下，从而吐越之。通因通用，如泻痢不止，从而润降之。其始则与病从同，所以诱之；其终则与病各异，所以敌之也。变幻莫测，故可破坚积，以期其必愈。

病在下，取之上，病在上，取之下，病在中，旁取之。

此又言治病不可逐末，当求其源委所在，如小便大便不利，病在下也，然多是心肺传移之病，故当取之上。头目耳喉间，病在上也，然多是肝肾之邪上犯，故当取之下。病在中，属脾胃，然多是少阳厥阴之邪所犯，故宜旁取之。

治法之详，当求各书，然能洞明《内经》大义，则各书治法其理已具。西医言治多执着，故鲜神妙。

气味阴阳

西医言，彼国用药，历试而知，较有实据，不比中国，专以色香气味，分配脏腑，则影响无据矣。不知西医此说，适形其陋，曰历试，则毫无把握，惟凭尝试矣。彼惟不论五行，专以形气立说，所以得半遗全。譬如彼言养气能养物，百果羹肉，得养气皆不坏，取养气以水银、白矾、硝石，烧之即出。不知彼所谓养气，即中国所谓阴气，中国以水养果羹，即取其纯阴不化，水银等纯阴，故多养气。轻气能发火，是轻气即中国所谓阳气，然则西医言轻、养，何如中国言阴阳，为得其实也。使气味形性，不兼论之，则一物之功用不全，且西人试验，岂古人尝药未试耶？

积阳为天，积阴为地，阳为气，阴为味。

人与万物同一天地，即同一阴阳，万物各禀天地之阴阳，以变化人身之阴阳。药之功用，于是乎著，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气味即阴阳之分见者也。

阴味出下窍，阳气出上窍，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脏，清阳实四肢，浊阴归六腑，味厚者为阴，薄者为阴中之阳，气厚者为阳，薄者为阳中之阴，味厚则泄，薄则通，气薄则发泄，厚则发热。

元素曰：清之清者发腠理，清之浊者实四肢，浊之浊者归六腑，浊之清者走五脏。附子气厚，为阳中之阳；大黄味厚，为阴中之阴；茯苓气薄，为阳中之阴，所以利小便，入手太阳，不离阳之体也；麻黄味薄，为阴中之阳，所以发汗，入手太阴，不离阴之体也。同气之物，或味不同，同味之物，或气不同，各有厚薄，故性用不等。李杲曰：味之薄者则通，酸苦咸平是也；味之厚者则泄，咸苦酸咸是也；气之厚者发热，辛甘温热是也；气之薄者渗泄，甘淡平凉是也。渗谓小汗，泄谓利小便。此是辨药之大法，一定而不移者也。西医不言气味，考其用大黄利下，用樟脑发热，功用究不离乎气味，特西医不之解耳。

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咸味涌泄为阴，淡味渗泄为阳，六者或收或散，或缓或急，或润或燥，或软或坚，所以利而行之，调其气使平也。

发散是能升发外散，出汗温四肢也，涌是上吐，泄是下利，渗泄是利小便，六者谓辛甘酸苦咸淡也。宗奭曰：生物者气也，成物者味也，以奇生则成而耦，以耦生则成而奇。寒气坚，故其味咸，可用以软；热气软，故其味苦，可用以坚；风气散，故其味酸，可用

以收；燥气收，故其味辛，可用以散。土者冲气，无所不和，故其味甘，可用以缓。用药之道，总调之使平而已。宗奭此注，深得气味相反相成之性，学者察之。

附李杲之说曰：药有升降浮沉，生长收藏，以配四时，春升夏浮，秋收冬藏，土居中化，是以味薄者升而生，气薄者降而收，气厚者浮而长，味厚者沉而藏，气味平者化而成。按：味薄者，甘平辛平微温微苦之类是；气薄者，甘寒酸平咸平淡凉之类是；气厚者，甘热辛热之药是；味厚者，苦寒咸寒之药是。气味平者，得土之性，能兼升降也。李时珍曰：酸咸无升，甘辛无降，寒无浮热无沉，其性然也。一物之中，又有根升梢降，生升熟降之不同，贵细审焉。

性味宜忌

凡药之性味，各以五行归五脏，而生克好恶具焉，故各有宜忌。盖药得性味之偏，所以调五脏之偏胜也。偏而得中则病已，偏而太过则不宜。

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补之，酸泻之。

肝木性主散达，急而不散，则宜辛以散之。夫辛是金之味，然适得木之性，故辛能补肝，酸是木之味，而反得金收之性，故酸能泻肝。

心欲软，急，食咸以软之，用咸补之，甘泻之。

心为火脏，性主柔韧，急则刚燥，故食咸以软之。咸得水味，而具火性，故入心血。甘为土之味，火生土，则泻其气矣。

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用苦泻之，甘补之。

凡性与味，皆互换，故得木味者得金性，得水味者得火性。惟土为中气，性味不换，得土味者即得土性。缓者和也，脾急则不和，食甘以缓之，以甘之本味归脾，能补土也。以苦泻之者，甘升苦降，味相反而功异也。

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用酸补之，辛泻之。

肺主秋收之金，急则反常，故用酸以收之，辛则能散其气也。

肾欲坚，急，食咸以坚之，用苦补之，咸泻之。

肾体沉石，欲其坚，病则失常。惟苦味具寒之性，能坚之，故以苦补之。咸则润软，故能泻肾。

辛走气，气病毋多食辛，咸走血，血病毋多食咸，苦走骨，骨病毋多食苦，甘走肉，肉病毋多食甘，酸走筋，筋病毋多食酸。

五脏之本味，即能伤及五体，总见太过之为病也。

按照肺肝之例，苦亦泻心，酸亦泻脾，而云甘泻心，苦泻脾，总见性味之功用，非出于一途也。

七方十剂

七方出于岐伯，谓气有多少，形有盛衰，治有缓急，上下内外之不同，故立七方以制之。十剂出于北周徐之才，谓十种是药之大体，详之则靡遗失，惟十剂内缺寒热两端，后人又加寒热二剂，是成十二剂。医者但熟七方十剂之法，便可以通治百病。

大方

病有兼症，邪有强盛，非大力不能克之，如仲景之大承气汤、大青龙汤，一汗一下，皆取其分两重，药味多，胜于小承气、小青龙也，学者可以类推。

小方

病无兼证，邪气轻浅，药少分两轻，中病而止，不伤正气，如仲景小承气之微下，小建中、小温经之微温，小柴胡之微散，皆取其中病而止，力不太过也，余仿此。

缓方

虚延之证，剽劫不能成功，须缓药和之，有以甘缓之者，炙甘草汤、四君子汤，治虚劳是也。有以丸缓之者，乌梅丸治久痢是也。有多其物以牵制，使性不得骋而缓治之者，薯蓣丸治风气百病，侯氏黑散，填补空窍，须服四十九日是也。有徐徐服以取效，如半夏苦酒煎，徐徐呷之；甘蜜半夏汤，徐徐咽下是也。

急方

病势急，则方求速效，如仲景急下之，宜大承气，急救之，宜四逆汤之类。盖发表欲急，则用汤散，攻下欲急，则用峻峻，审定病情，合宜而用。

奇方

单方也，病有定形，药无牵制，意取单锐，见功尤神。如仲景少阴病咽痛，用猪肤汤；后世补虚，用独参汤、独附汤。又如五苓、五物、三物、七气，皆以奇数名方。七枚、五枚等，各有意义。然奇方总是药味少，而锐利者也。

偶方

偶对单言，单行力孤，不如多品力大，譬如仲景用桂枝麻黄，则发表之力大，若单用一味，则力弱矣。又如桂枝汤，单用梓枝，而必用生姜以助之，是仍存偶之意也。肾气丸桂附同用，大建中椒姜同用，大承气硝黄同用，皆是此意。

复方

重复之义，两证并见，则两方合用，数证相杂，则化合数方而为一方也。如桂枝二越婢一汤，是两方相合；五积散，是数方相合；又有本方之外别加药品，如调胃承气汤加连翘、薄荷、黄芩、栀子为凉膈散，再加麻黄、防风、白术、枳壳、厚朴为通圣散。病之繁重者，药亦繁重也。岐伯言奇之不去，则偶之。是复方，乃大剂，期于去病矣。又云偶之不去，则反佐以取之，所谓寒热温凉，反从其病也。夫微小寒热，折之可也，若大寒热，则必能与异气相格，是以反佐以同其气，复令寒热参合，使其始同终异，是七方之外，有反佐之法。

补可扶弱

先天不足，宜补肾，六味丸、肾气丸、二仙胶之类是也。后天不足，宜补脾，四君子、归脾汤、补中汤之类是也。气弱者宜补肺，人参是也；血弱者宜补肝，当归是也；神弱者宜补心，枣仁是也。再审阴阳轻重治之，则妙于补矣。

重可镇怯

怯则气浮，重以镇之，有四等：惊气乱，宜琥珀至宝丹之类；恐气下，宜二加龙骨汤、磁珠丸、沉香；怒气逆，宜生铁落饮、芦荟丸、滚痰丸之类；虚气浮，宜安神丸之类。其余代赭石汤、风引汤之类，皆当推究。

轻可去实

风寒之邪中于人身，痈疮疥瘡发于肢体，宜轻而扬之，使从外解。仲景用麻桂，今人用人参败毒散、香苏饮、香茹、白芷、薄荷、荆芥之类，又小柴胡为和散之总方，加减用之，可以和营卫而去诸邪，当类推焉。

宣可去壅

头目鼻病，牙噤喉塞，实痰在胸，水火交结，气逆壅满，法宜宣达，或嚏或吐，或令布散，皆谓之宣。取嚏如通关散，取吐如胆矾、甘草、薄荷，令其布散，如越鞠丸、逍遥散之类，又如四逆散、九气丸，皆是散意。

通可行滞

火气郁滞，宜用通剂，利其小便滞于气分者，用木通、滑石、六一散之类。滞于血分者，用防己导赤饮、五淋散之类。凡味淡者，皆利小便，得金水之性也。凡药白皮通茎，皆利小便，象三焦之纹理也。

泄可去闭

邪盛则闭塞，必以泄剂，从大便夺之，备急丸泻寒实；承气汤泻热实；葶苈泻肺汤，是泄其气；桃仁承气汤，是泄其血；十枣汤泄水；秘方化滞丸，攻积。由此求之，凡宜破利者，皆泄之类。

滑可去著

著谓留而不去也。痰粘喉、溺浊淋、大肠痢等症皆是。宜滑泽以涤之，瓜霜冬葵子散、榆皮饮、痢症三方之类是也。

涩可固脱

脱如开肠洞泻，溺遗精滑，大汗亡阳之类，宜用涩剂以收敛之。理中汤、桃花汤止利，参芪术附汤止汗，六黄汤止盗汗，固精丸、天雄散止滑精，术附汤止小便。大约牡蛎、龙骨、海螵蛸其质收涩；五味、诃子其味收涩；莲房、棕灰、麻黄根其性收涩。随加寒热气血诸品，乃为得宜。

湿可润燥

燥者枯也，风热怫郁，则血液枯竭，而为燥病。上燥则渴，或为肺痿，宜人参白虎加花粉、琼玉膏、救肺汤。下燥则结，麻仁丸、苁蓉丸。肠燥则膈食，宜当归芝麻丸。筋燥则缩挛，宜阿胶竹茹汤。总之养血则当归、地黄，生津则麦冬、花粉，益精则枸杞、菟丝，在用者广求之。

燥可去湿

外感之湿，宜神术汤汗之；湿之为痰，宜二陈汤降之；湿停不溺，宜五苓散利之；胃湿宜平胃散；脾湿宜肾著汤；皆治寒湿也。又有湿热之证，反忌燥药，当以苦坚清利治之，知母防己汤、黄柏散相宜。

寒能胜热

寒热者，证治之大端也。热证如伤寒温疟虚癘，何一不有。当以寒药治之，其间进退出入，在人审矣。甘寒之剂，白虎汤、甘露饮之类；苦寒之剂，金花汤、龙胆泻肝汤之类。大抵肺胃肌热，宜银翘、石膏；心腹热，宜芩、连；肝肾热，宜黄柏、知母、胆草。

热可制寒

寒者阴气也，积阳生热，能制寒证，辛温之品是矣。附子汤、附子细辛汤，治太阳少阴之寒；四逆汤、理中汤，治脾肾之寒；吴萸汤、乌梅丸，治肝寒；青龙汤治肺寒；薤白治心胸之寒；回阳救急汤，统治里寒；桂枝汤统治表寒。方难尽录，读书者宜遍查之。